

安静的面纱

ANJINGDE MIANSHA

高低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我无法得知是不是命运齿轮的旋转安排了我们的相遇，还有那些悲欢离合。我总是停在路上辨别着方向，过往的行人匆匆，好像都戴着面纱般，看不清他们的样子，就在这时我看到眉清目秀的你，款款而来，是这虚幻中清晰的真实。当我站在高楼大厦下抬头仰望时，我才终于明白，不见天日的爱情果实，枯萎落地却不能生根，只有腐烂。

愿我们彼此素面以待，无须遮掩。

愿你此生，所有温柔付出，都有深情回应。

上架建议：都市小说


ISBN 978-7-5502-7186-9

定价：29.80元

安静的面纱

ANJINGDE MIANSHA

高低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静的面纱 / 高低著 .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4

ISBN 978-7-5502-7186-9

Ⅰ . ①安… Ⅱ . ①高… Ⅲ .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Ⅳ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6756 号

安静的面纱

作　　者：高　低
选题策划：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徐秀琴
策划编辑：欧阳秀娟
封面设计：小徐书装
版式设计：王玉双
责任校对：方　淇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市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0 千字　880 毫米 ×1230 毫米　1/32　9 印张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7186-9
定价：29.80 元

目录

楔　子

这是一辆县际班车。36 个乘客，各怀着心事，有的打盹，有的看着窗外，也有的在低头悄语。

车上有几个八零后。27 岁的海成东正低头给妻子发着短信。和妻子华筱筱秘密结婚以后，他经常出差在外，在不方便打电话的时候，两人不是在 QQ 上说话，就是用短信交流说不完的甜言蜜语。

海成东帅气的脸上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深邃而又迷人，可他却很少去看其他的美女。自从认识了华筱筱后，他就开玩笑地说："老婆，我这双眼睛是专门为你而生的，除了看你，就再也装不下其他的女人了！"

车上的美女也有不少，海成东没有认真地看过其他任何一个女人。

在车后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一脸忧郁的姑娘，她叫王静，有些苍白且显得稚气的脸庞，暴露出她虽然生理年龄已经成熟，但其心理年龄好像并未达到能在社会上行走自如的境地。她的穿着很随便，不像是那种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入时的女人。从朴素的穿着来看，她不应该是那种大家闺秀，倒很像是一个生活在贫苦农家的姑娘。

在她前边两排靠窗的位置上，坐着一个叫胡初安的小伙子，他好像脸都没怎么洗干净一样，看起来有些茁壮的身子透露出一些小男人才有的气魄；方正的脸庞上一双贼亮的眼睛转动得不是很灵活，就好像是被生活逼迫得有些疲惫一样，嘴唇四周那软软的胡须顽强地生长着，虽杂乱却不失灵气。

中间位置上，一左一右坐着两个美女，一个打扮入时的梅娉婷，一个

没施多少粉黛就已经风韵十足的柳小颖。两人坐在一起，一个从容，一个却显得有些焦虑，从容的偶尔对着小圆镜子看自己哪儿缺点脂粉，焦虑的就时不时地往车窗外看着，好像希望从车外看到一点什么意想不到的人和事儿一样。

远处扬起一阵灰尘。

这样的灰尘实在是太过平凡，没有任何人会去在意它。

泰青川是个承包建筑工程的大老板。五十岁出头的他有着非凡的精力，昨晚和一帮朋友打牌喝酒到深夜，玩得相当尽兴。回到家里，却不知道什么原因惹恼了老婆刘泽芳，两人闹起了不高兴，老婆便不让他上床，可借着酒兴他兴致又相当高，于是独自开车到了小情人丁如花住处，一直玩到凌晨方才尽兴。迷糊地睡到太阳晒疼了屁股，他才睁开眼睛，猛然想起今天还要到平水县去谈一笔生意，一看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也顾不上打电话叫司机，干脆自己开车前往平水县。

泰老板的驾驶技术也算是一流的，只是昨晚确实玩得过于疲惫，加上去往平水县的路况不是特别好，有一半是山路，再加上最近几天一直阴雨绵绵，路况更是好不到哪儿去。

奔驰车奔驰在山路上，泰老板回味着昨晚小情人的温柔，心里涌起无尽的幸福。

小情人丁如花今年三十不到，原是泰青川公司的职员，自从和他好上后，想上班就上班，不想上的时候就与人赌钱度日。丁如花赢了钱存到自己卡上，输了钱就到泰老板面前撒娇，把他侍候得舒舒服服，又能拿到一笔赏钱。丁如花与泰青川的床上关系，几乎没有人知道。

泰青川对她简直是百依百顺。而对于自己的老婆刘泽芳，他虽然很爱她，但毕竟这个快四十的女人与丁如花比起来，臃肿了一些，世故了不少，她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与他同甘共苦，所以他多少对她有一些敬畏。而刘泽芳也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贤惠女人，对于泰青川前妻生的孩子泰谦她一直视如己出，这一点更让泰青川对她无法挑剔。

但牙齿与舌头就是再好，也总有相互打架的时候，偶尔夫妻俩也会因

为一点不如意小吵一下，就当是调剂生活而已。

可这一次，他们的小吵却让泰青川似乎失去了许多。

泰青川感觉越来越疲惫，虽然山路的坎坷让他努力集中精神，可昨晚销魂的后遗症也确实太严重了些，毕竟他已经是五十多的人了。

他眼前出现了重影，就好像丁如花趴在他身下，如梦似幻的感觉让他激动……

一个颠簸，重影更严重，他努力稳住方向盘，前边是弯道，他本想减速，可对面飞速驶过的汽车扬起一阵灰尘让他视线受阻。他想赶紧逃离灰尘，于是本来踩向刹车的脚又猛然踩向油门。正在这时，一阵急促的喇叭声突然响起，紧接着凄厉的刹车声猛然传进他的耳鼓，他本能地去踩刹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砰”的一声巨响，直直地撞向对面飞速而来的班车……

班车由于刹车太急，加上奔驰毫无保留的冲撞力，两车翻滚着冲出了路基，倒在了山路下……

01　突如其来

平水县是个半山半坝的县，近年来的发展一直处于求稳状态，所以其经济状况与邻近的几个县市比起来，确实是逊色了不少。很多平水县的年轻人、中年人都喜欢到邻近的县市去找活儿干，挣钱养家。

从平水县城开往邻县古井市的班车上有三十六个乘客，大部分人在出车祸前都是不认识的，不过是萍水相逢的路人。

汽车翻滚着倒下路基时，由于路边树木的缓冲，车里的人受伤不是很严重。司机见车子停止了落势，就赶紧查看汽车情况，确定油门关闭，车子没有漏油情况，就赶紧对车里大呼小叫的乘客叫道："大家不要急，请相互照看一下，车门已经无法打开，快用安全锤砸开玻璃窗，尽快离开汽车。"车里的人好不容易才冷静了一些，男人七手八脚地把车窗玻璃砸了，将小孩和老人往车窗外推拉。很快车子里的人就出去了一大半。

胡初安和海成东等几个年轻男人将需要帮助的人推拉出车窗后，他这才将目光落在车厢最后。坐在最后那个座位上的王静，由于突然的撞击，左脚严重扭伤，她根本就无法走动，只好流着泪静静地看着众人。她看着胡初安来回地帮助别人，心里涌起一股特别的感觉，她多希望胡初安能尽快过来帮助自己呀！

终于，胡初安注意到她了，她眼里的泪水如泉般涌了出来，分不清楚究竟是因为疼痛还是因为感动。

胡初安走到她面前："美女，你怎么坐着不动，受伤了？"

"嗯。"她使劲点头，想动身子，却动不了。

“伤在哪儿，我来抱你。”

“脚扭伤了，动不了。”

胡初安赶紧凑过去，抱起她的上身，慢慢地将她抱离座位，同时对前边的海成东说：“她脚扭伤了，你到车外去，将她接出去。”

海成东一听，赶紧往车窗外钻，谁知他往下跳时，却被树枝一挂，落地不稳，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胡初安对车外叫道：“谁来接一下这个美女？她的脚扭伤了。”

满脸是血的汽车司机出现在车窗外，他小心翼翼地将王静接过来，抱出了车窗。王静看着胡初安，眼里满是泪水。

胡初安脸庞上也有血迹，可是看不出究竟是他受伤了还是救助别人的时候染上的。他看车里没有人了，最后一个出了车厢。下了车，胡初安拉起袖子擦脸，混合了血迹的汗液将他的脸弄得更花了。

海成东跳下时太猛，被树枝一带，又重重地跌在一堆乱石上，他下意识地想躲避，却因此受伤更严重，有两人将他扶到一边去了。

胡初安看了看从车里出来的所有人，受伤重点儿的都躺在地上，轻点的坐在一边，没受伤的在照看着受伤的。他回头又看了一眼破烂的班车，这时，他才注意到不远处已经底朝天的奔驰。

胡初安也顾不上许多，就赶紧向奔驰跑了过去。

看到卡在方向盘安全气囊里的泰青川，胡初安一时没了主意，他回头向众人叫道：“快来人帮忙，这司机卡在里边了。”

痛苦的泰青川那一刻神智还是清醒的，他估计自己也就是断了脚折了胳膊而已。他看着倒立着的胡初安，见他手忙脚乱在帮着自己，绷紧的神经一松弛就晕了过去。很快，古井市医院的救护车呼啸而至，所有人先后被送到医院检查救治。

看着眼巴巴望着自己的王静，胡初安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得一个劲儿地安慰她别担心。

帮着将王静抬上担架的时候，王静拉着他的手说：“哥，你要陪着我。”

胡初安先是一愣，马上笑着说：“好的，你先和他们去医院检查，我随后就到。”

“你不是也受伤了么，和我一起去吧。”王静拉着他的手不放。

“听他们的安排吧，我没什么伤，你听话，我随后来找你。”

胡初安挣脱她的手，看着护士将她抬上了车，他又转身去帮助其他人了。曾护士见王静一直看着胡初安落泪，就问道：“他是你亲哥哥么？”

王静苦笑：“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

曾护士愣了一下，笑了：“看他是个好小伙子，你放心随我们去检查吧，他一会儿也会到医院来的，等他到了，我想法让他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病床前。”

坐在中间位置的柳小颖，只是惊吓过度，身上并没有伤。当男人们将车窗打开后，她被人先弄了出去，以便照顾伤者。她刚在地上站稳，就听到一声凄厉的叫声在慌乱嘈杂的声音中响起：“哎呦喂，我的脸破相了！”

36 个乘客，加上司机和奔驰里的泰青川，总共 38 个人，在车里受伤的有 13 个人，加上后来跳下车时意外受伤的海成东，共计 14 个人伤情严重一些，其他人只是多少有些擦伤而已，问题并不严重，在医院检查了之后就离开了。胡初安最后一批到达医院，曾护士将他的擦伤处理了后，笑着对他说：“你真勇敢，大家都在夸你呢。”

胡初安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帮助一下别人，也是应该的。没其他的事儿，我得走了，还赶着去干活呢。”

曾护士拦住他说：“你先别急，有个叫王静的病人特别要求让你去陪陪她。”

“谁？”胡初安皱着眉头，“不用了吧，如果我救的每个人都要我去陪，我哪分得开身呢！”

护士笑着：“人家叫你哥，却连你姓名都不知道，你不觉得也应该去看看她么？看她的样子挺可怜的，也没告诉我们她家人的电话，你还是去看看她吧。”胡初安不好再推辞了，只好跟着护士的脚步来到病房里。

王静只是扭伤，医生给她复位后，缠好了绷带让她躺在病床上不要动。

看着胡初安出现在她面前的那一刻，王静哇地哭了出来。

胡初安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妹子，很疼么？”

王静伸出手，想拉住他的手，胡初安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自己的手伸

了过去，王静一把拉住，死死地抓住不放："哥，谢谢你！"

"别这样，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就在这儿好好养伤，我得先到工地去报个到，明天我再来看你。"

王静眼睛里一下子流露出无比失落的神情："哥，你不会不来看我了吧？""怎么会呢，我说要来就一定会来。我总得先到工地报个平安，让他们别替我担心呢！你呢，不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王静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很难看，她望着胡初安："哥，我没亲人了。"

胡初安一下子愣住了，看着楚楚可怜的她，他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隔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别担心，我不走了，就在这儿陪着你，不过，请你先放手，我去给朋友打个电话，让他们放心。"王静这才依依不舍地放开了胡初安，他微笑着出了病房，转身去找电话。

在护士站，胡初安简要地告诉曾护士，那个叫王静的姑娘不会有亲人来照顾，他决定暂时留下来照顾她一下，不过他得给朋友报个平安。曾护士很爽快地把自己的手机借给了他。

胡初安从包里拿出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很快找到了要打的号码。

就在胡初安站在过道里打电话的时候，过道里冲上来一男一女两个人。

那女的冲到曾护士面前就问道："护士啊，请问泰青川在哪个房间？"

"你们是他的亲人么？"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曾护士告诉他俩："他受伤很重，还在手术室里抢救，请你们先到那边去坐着等一会儿。"

这两人是泰青川的老婆刘泽芳和儿子泰谦。

泰谦接到父亲受伤的电话时，正在与一个刚认识的女网友在宾馆的房间里缠绵。

看着自己身上的娇艳女人，浑身一丝不挂的泰谦笑着说："妖姬，你太漂亮了。"

"漂亮有什么用，你又不想娶我做老婆。"

"咱们这才认识不久，我就对你这样有感觉，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说不定我会非你不娶呢，就怕你会看不上我呢。"

"就怕你娶了我，却无法满足我的要求。"

“你都有些什么要求，很高么？要天上的月亮还是星星？”

“现在的女人都是钱养出来的美丽，你觉得你能有足够的钱让我永远美丽么？”

“哦，无非就是吃穿养护一类的费用嘛，那点费用我还是有的。”

“看你年纪轻轻的样子，不像你说的有三十岁呢，难道你真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

“这个嘛，等咱们交往得差不多了，你会知道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的。哎呀，美人，来吧，只要曾经拥有，谈什么天长地久，你那么远跑来会我，不只是想和我谈这些无聊的话题吧？”女人开始宽衣，笑容很是放荡。当女人俯下身子，他身体一个激灵，闭上眼睛正在享受，衣服里的电话却突然响起。泰谦很不情愿地探起身子去拿放在床头柜上的衣服，被女人伸手想挡住，她嘴里发出呜呜声，很显然，她不想泰谦接电话。

泰谦微笑着：“我看看究竟是谁的电话，万一是重要的生意，错过了可不好。”女人露出不悦的神情：“什么生意？肯定是你什么女友找你吧。”

泰谦已经拿出了电话，一看是父亲打来的：“我爸打来的……喂……”

泰谦马上接通电话，刚喂了一声，却听到对方是个女人：“喂，你是泰谦吧？你父亲出了车祸，正在古井县医院里抢救，你赶快来一下。”

泰谦啊了一声：“情况严重吗？”

在得到对方说伤者还在昏迷之中，情况不明朗的答复时，泰谦已经翻身从床上跳了下来。他手忙脚乱地穿着衣服：“对不起妖姬，我父亲出车祸了，我现在必须到医院去一下，你先在这儿住着，等我看了他的情况后，再来和你相会。”那女人皱着眉头：“你搞的什么把戏？”

泰谦一听这话，心里有些不高兴：“医院的护士用我爸的电话打来的，我再无聊，也不会用自己父亲的性命开玩笑吧？这是五百块钱，你先住着，晚上我再联系你。”

泰谦不等女人伸手，把钱放在床头柜上，转身一边系着腰带，一边往外走。妖姬看着泰谦离去的背影，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

泰谦出了宾馆，给后妈刘泽芳打去了电话：“刘姨，我爸出车祸了，正在医院里，我这就打的过来接你，我们一起去医院。”

正在牌桌上打麻将的刘泽芳没好气地说："昨晚他还好好的，还将我骂了一顿，后来离开家，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咋就出车祸了呢？"

再怎么有气，一听秦青川出了车祸，刘泽芳心里还是挺难受的，当即丢下手里的牌，飞快地向牌室外走去，站在街边等着儿子的的士过来。

胡初安站在窗子边，背对着众人打了一个电话后，转身低头正准备去还护士的电话，却与匆忙向手术室走去的秦谦母子俩撞了个正着。刘泽芳心里焦急，没防着突然出现的胡初安，两人相撞后，脚步不稳的她重心不稳，一屁股坐在地上。

胡初安手里的手机也因撞击飞出了手心，掉在大理石地面上摔成了三块，滑出了很远。他傻了，呆呆地站着，看看摔坏的手机，又看看坐在地上的刘泽芳，他还没反应过来时，已经被秦谦一把抓住衣领，劈手一个响亮的耳光就落在了他脸上。

胡初安猛然醒悟，怒视着秦谦，面前这个白净的小伙子年纪和自己差不了多少："你凭什么就打人，又不是我故意撞她的！"

"难道是我们故意撞你的？"秦谦针锋相对。

刘泽芳已经站了起来，她拦住秦谦："秦谦，算了，我没什么事儿，快去看你爸吧。"

胡初安拳头早已经捏出汗了，如果秦谦再敢动手，他肯定不会饶了他，要说打起来的话，对方肯定不会是自己的对手："我借别人的电话也摔坏了！我还没叫你们赔呢！"

"你还有理呢，你长眼睛没，这里是公共区域，拿着个破电话，你显摆什么？"

胡初安扬起了拳头："你也太不讲理了，走，咱们到外边去，今天我还非得让你给我说清楚了，究竟是谁没长眼睛！"

"谁还怕你不成！你把我姨撞倒在地上，现在就要去检查一下，要是跌出个什么骨折，我跟你没完！"秦谦抓着胡初安的手放开了，但随时都注意着胡初安的动作。

胡初安冷笑，看着母子俩："你怎么不坐在地上不起来呢？"

这时，听到二人的争吵声，一下子围了好几个人过来。

检查了自己确实没有受伤，正准备离开的柳小颖围了过来；手上缠着绷带正在病房里安慰伤者的司机围了过来；护士听到动静，也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走了过来。

一见是救人英雄被人扭住，司机拦在了二人中间："怎么回事？"

泰谦怒目圆睁："他不长眼睛，把我姨撞倒在地上，还好意思让我赔他手机！"司机看着泰谦："你吼什么吼，你什么人？"

曾护士接口说："他是那个奔驰车司机的亲属！"

一听这话，司机突然来气了，他用没有受伤的手，一把抓住泰谦："你凶什么凶？你有什么理由凶？你爸是这起事故的直接引发人，那么多人躺在病床上，你就没有一点忏悔的心，还在这儿撒什么泼？你知不知道他是谁？要不是他发现你爸卡在车里，等其他人赶到现场，你爸早因为流血过多死在车里了！你不但不心怀感激，你还好意思打人！你有没有人性啊？"

泰谦傻了，看着众人怒视着他，他极力让自己镇静："我也不知情呀！"

"不知情你就可以随便打人？"司机突然扬手就给了泰谦一耳光，"你以为有钱就可以随便打人的么？"

刘泽芳见众人都愤怒地看着他们母子俩，赶紧站到司机面前："对不起众位，刚才是我心里着急才撞着他的，我给大家道歉了。"她拉起泰谦的手，就钻出了人群。

众人看着离去的二人，司机说："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血肉之躯，还不是经不起撞击！谁再有钱也买不通阎王！"有人笑了。

胡初安走过去将手机捡起来，重新装上，却开不了机了，他皱着眉头，看着曾护士说："真对不起，把你的手机摔坏了，我另外买一个赔你吧。"

曾护士微笑着说："错不在你，算了，反正也是旧手机，不要你赔。"

柳小颖说："要赔也要让那个打人的人赔，你救了他老子，他不但不感激还打你，要我说，你们医院就应该狠狠宰那种人一把，他不是有钱么，有钱就应该出十倍的钱，给其他人医治！"

曾护士笑着说："哪有这样的理了，大家散去吧。小胡也是因为要照顾一个病人，无心之失，我不会让他赔手机的。"

众人散去，司机陪着胡初安向王静的病房走去。

“小胡，你真是个好人。”

胡初安不好意思地笑笑：“出门在外，谁没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听护士说，王静没有亲人，她就希望你陪着她？”

胡初安点头：“反正我在城里打工，每天还是可以抽出一点时间来看她的。只是她的医疗费用……”两人进了王静的病房，王静一看胡初安进来了，脸上一下子露出了微笑。

司机站在她面前：“你就在这儿安心养伤，所有的费用由公司承担的。”

司机离开病房后，胡初安站到病床前，看着王静：“还疼不？”

王静摇头：“没那么疼了，谢谢哥哥答应留下来照顾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

“你家里的亲人呢？你怎么不叫一个来照顾你？”

“我爸在外地打工，家里还有一个后妈，要照顾读书的小弟弟，哪有时间来照顾我。反正我在家里也是多余的人，这车祸真要是要了我的命，倒还可以给我爸留下一笔钱呢，这如今，哎……”王静眼里含着泪。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好死不如赖活着。现在的社会，只要你肯付出，生活还是好过的。”胡初安在外边跑了好几年，多少也感触到了一些如何做人的道理。

“哥哥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我父母就我一个孩子，没其他人。”一说起父母，胡初安心里就有隐隐的痛，可是再怎么痛，他也不会轻易跟外人说的。

早些年，胡初安的父亲胡华光是当地一个脑子相当灵活的小商人，不管什么生意，只要来钱，他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去碰碰运气。那个时候生意还挺好做，而他也是一个相当能干的人，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胡华光还是相当风光的，不但让老婆吃得好穿得好，还暗地里在外边养了一个小情人。

胡华光的霉运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他在大城市里做生意，几个月都不回家一次，老婆栾光燕急了，到大城市里找了好几回都没有找到他究竟在哪个地方落脚。后来栾光燕终于从一个与他有生意往来的人那里得知他的具体住处。她找到胡华光做生意的地方，却发现老公与别的女人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一起，做生意挣来的钱都花在了那个女人身上。栾光燕

心里的那个气啊，如同火山一般爆发了，她揪住那个女人，两人在大街上就打了起来。事后，胡华光再一次挪了地方。当栾光燕带着十几岁的儿子胡初安去找胡华光时，母子俩差点就流落街头了。

栾光燕不得已只好带着儿子回到了家里。几个月后，胡华光一无所有地回到家里，告诉她，做生意亏本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想着只要胡华光平安地回来了，钱财算得了什么，栾光燕原谅了他。

可她哪里知道，胡华光趁着她不在家时，将家里所有可以变卖的家具家电全部弄去卖了，说是要还人家的债，并想东山再起！

栾光燕看着一无所有的家，昏死过去，要不是胡初安饿得凄惨的哭声将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她真的会一睡不起。带着儿子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恢复了理智后，栾光燕将两亩多地种上庄稼，原指望秋天收了后，日子就会慢慢好起来。可谁知，庄稼刚收起来，胡华光就拉走了大部分的粮食去抵债主的债了。

随后几年，胡华光再也没有钱在外边混了，只好在家种地，靠着种些蔬菜粮食换些钱来偿还旧债。当他真正一无所有时，他的心性也收了不少。

这个时候，胡初安已经十八岁了。就算胡华光再混账再没有出息，他终归是自己的父亲，就算对父亲的不争气再有恨意，如今的家庭局面也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了。

胡初安跟随村里人到建筑工地上去打工挣钱，小小年纪的他不怕吃苦，最初几年他挣的钱，全部交给母亲栾光燕替他保管，准备将来重振家业，娶妻生子。谁知，不知道什么时候，胡华光居然将那笔钱弄去还债了！

栾光燕发觉儿子的钱没有了时，差点就拿刀杀了胡华光。胡初安挡住了母亲，原谅了父亲，怎么说也是一家人，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可就再也回不来了。

儿子对自己的宽容让胡华光彻底醒悟过来，四十多岁的他终于决定好好做人了。农闲时，他也跟随建筑队外出打工挣钱，农忙时就在家里干活。又几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债越还越少了，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时，老婆栾光燕却因为常年积劳成疾，病倒了。

已经 28 岁的胡初安又辛苦了几年，刚攒了一笔钱，准备托人给自己

寻个老婆时，母亲的突然病倒又让他一下子陷入了僵局。母亲的病非得花上一大笔钱才能医好，可如果将存的钱拿去医治母亲的话，自己娶老婆的理想势必就会化成灰烬。

在世间活了28个春秋，最疼自己的也就只有含辛茹苦的母亲，如今母亲病了，自己怎么可以看着不管呢？老婆算什么，错过了这次机会，还有许多机会的，只要自己肯干，挣得到钱就不愁娶不到老婆；可母亲只有一条命，这次不医治好，自己就会永远失去母亲！

大道理不用去讲，这些浅显的小道理胡初安能有不懂的？他毫不犹豫地将所有的钱拿出来给母亲治病。母亲的病暂时没什么大碍了，可要完全治好，还得花上更多的钱与更长的时间！

让胡华光在家照顾母亲，胡初安毅然去了工地，从此他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就想早日挣够钱治好母亲，并能娶个老婆回家。

工地上不那么忙时，他就赶紧回家看看父母，买点好菜改善一下生活。

谁知这次要不是急着赶回工地，哪里就会遇到车祸呢？

王静看着脸庞黑黑的胡初安，听说他家里没有其他人时，心里不禁涌起一丝躁动。

“胡哥哥没有女朋友么？”

“我根本就是一无所有，连养活自己都有些困难，哪里还敢让别人跟着受罪呢！”胡初安一时也没明白王静问话的意思，只将真实的想法说出来而已。

“哥哥这么好的人，就算跟着吃点苦也是幸福的。”王静脚上的疼早已经麻木了，想着自己在家里拼命地干活，却始终得不到人疼爱，她又开始落泪。

看到王静落泪，胡初安有些不知所措。没有交过女朋友的他，也不知道如何去猜测女人的心理，他以为她落泪是因为疼，或者是肚子饿了。

“你是不是饿了，我这就去给你买些吃的回来，你等我啊！”

王静还没反应过来，胡初安已经大踏步走出了病房。

王静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胡哥哥真是太好了，这么体贴人，只是自己话里透露出的意思，他究竟明白不明白呢？

胡初安其实也真是没有太明白王静话里的意思，毕竟自己和她也不熟悉，要不是这次车祸，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和她说上一句话，更别说有机会照顾她。听她说她的家庭状况，她肯定是有所隐瞒的，至于隐瞒的是什么，胡初安哪里知道。说不定她是逃婚出来的呢！要不然就肯定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自己还是小心一点的好，免得到时害人害己。

胡初安见王静落泪，是真以为她饿了。他匆忙地想出去给她买些吃的回来，当他路过一个病房时，却无意间听到病房里有个女人打电话的声音。

“哎呀，亲爱的，人家为了来见你，差点就连命都没了，你就舍不得过来看我一眼呀！”

那娇滴滴的声音让胡初安背皮子麻了一阵又一阵，他忍不住停下了脚步，探头往病房里看了一眼，这一看不打紧，他的目光正与一个女人碰在了一起，他不禁皱了一下眉头，回头速速离开。

病房里和胡初安四目相对的女人是柳小颖，而打电话的却是梅娉婷。本来不认识的二人怎么会在同一个房间里呢？

原来当柳小颖正准备离开医院，路过梅娉婷的病房时，听到她在里边大呼小叫地喊疼，就好心地停下来，走进病房想安慰她几句。

两人说了几句话后，柳小颖才想起，这个女人就是和自己坐在同一排靠窗边的老是对着镜子看妆容的美女。

“美女，你也别担心，伤口很快就会好的。”柳小颖确实不知道如何安慰面前这个伤心的人。

梅娉婷看着她，心说，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有受伤你哪儿知道别人的伤心呢！“脸上的伤口倒是容易好，可心灵的创伤呢？我都被吓破胆了，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好呢？”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要这么想。想想那架势，要是车子突然爆炸了，我们一车人还不都成烤肉了？这都是大家都命不该绝，这如今也只是一点皮肉伤，你就不要那么悲伤，好好养着，心情好一点，伤口就会好得快一些。”柳小颖说的都是实话，大家都是女人，说起话来更容易激起共鸣一些，她也是一心想把梅娉婷劝得平静下来。

哪知她不说这话倒还好一些，一听完这些话，梅娉婷瞪大了眼睛：“你

这话的意思是，你们没受伤的人都是心眼儿好的，我们这些受了伤的人就是心眼儿不好的了？”

“哎呀，我哪是那个意思呢！”柳小颖怎么也想不到好心说的安慰的话居然被误解，一时之间她都不好解释了，支吾了好一会儿，“我……我……我的意思……是……”

幸好在她还没有想到下文如何说时，梅娉婷的电话响了起来。

柳小颖赶紧帮忙将她放在床头柜上的坤包给她递了过去。梅娉婷拿出电话一看，是约自己吃饭的网友打来的，她脸上的表情开始迅速变化着。

“喂，亲爱的，你还知道打电话来呀……对，我已经在县城里了……你还问呢，我这不是躺在医院里么？哎呀，人家为了来见你，差点就连命都没了，你就舍不得过来看我一眼呀……”

听着梅娉婷肆无忌惮地撒娇，柳小颖浑身的鸡皮疙瘩猛然间风起云涌，她回头往病房外看去，想离开，却正好与往里边看的胡初安四目相对。

胡初安迅速地离开了，柳小颖见梅娉婷一时之间也打不完电话，她就想往病房外走，离开这个蛮不讲理的女人。

她刚跨出几步，却被梅娉婷突然叫住：“你给我回来，我们的话还没说完呢！”柳小颖一愣，回头看着梅娉婷：“你叫我回来？”

“是啊，我朋友还没来之前，你得再陪陪我。”不容置疑的口气。

柳小颖心里很是不高兴，但看着梅娉婷缠着的绷带，她又心软了，毕竟受伤的人是需要安慰的，发点脾气也没啥，出门在外，能给别人一点帮助也是快乐的事儿。想到这里，柳小颖又回身走了两步。

梅娉婷见柳小颖回来了，又笑着对电话说：“亲爱的，我没说你，你快点过来啊，我等着你。”

梅娉婷把电话挂了，示意柳小颖坐到床边来：“你就再陪陪我说说话吧，等我朋友到了你再走。”

“我得先声明，我刚才的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受伤的人心眼儿不好呢，你如果再误解我，我就只有离开了。”柳小颖怕梅娉婷再纠缠刚才的话，先给她打个预防针。

哪知梅娉婷一听她说完，居然笑了起来，很明显因为笑牵动脸上的肌

肉，让她的伤口又疼了起来，她哎哟了一声，收住笑："美女，你别在意，我就是心直口快的人，刚才也是和你开玩笑的，别往心里去，就陪我再坐会儿吧，咱们说说话。"

"说什么好呢？"

"你到这边来干什么？会友还是打工？"

是啊，自己为什么要离开家，漫无目的地跑这边来干吗呢？

柳小颖还在犹豫，梅娉婷笑了："是不是你老公在这边打工，你来找他的？"

老公？唉，那个长不大的老公马腾渊，她真不想说他，说起他，她就有一肚子的气。马腾渊马上就是三十岁的人了，却还和十几岁的小孩子一样，成天就知道打游戏，成天就知道玩儿，也不在厂子里好好工作，时不时地请假，却不干正事，而是跑去网吧打游戏！

柳小颖真不想说起令她伤心的老公："我只是出来散心而已，也就是到处看看，没有具体的目标的。"

"哎呀，没事儿你到处跑啥，要不是菩萨供得高，差点连命都跑没了。"梅娉婷继续说着，"我猜想你是不是也是出来会网友的？"

"会什么网友呢，我才没那么浪漫呢！天天都为生活操心，哪还有心思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事儿呢！"

"呵呵，看姐姐的样子年纪也不大，时不时地会会网友，心情会不一样的，你的生活铁定会充满阳光的！"

"哎呀，老了，哪有你们这些小年轻的心境。"

"姐姐哪一年的？"

"82 年属狗的。"柳小颖还真把自己当姐姐了，"妹子是哪一年的？"

梅娉婷先是一愣，突然就笑了起来，却又突然哎哟一声，用手去捂额头。

"你笑啥？"

"我 81 年腊月的，属鸡的。"

柳小颖尴尬地笑笑："姐姐看起来比我年轻多了，我还以为是 88 年左右的呢。"

梅娉婷长叹了一声："哪有那么嫩呢，老姑娘了，就快成没人要的了。"

"谁说没人要了？这年头，女人可吃香了，只要你好好利用你的长处，就不怕找不到幸福，怕就怕你选花了眼，错过了机会。"

"其实要把自己嫁出去应该是不难的，关键还是想找一个真正合心意的男人太难了。"

"有时候你还是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如果第一眼看着合意，就会有发展的机会。"

"我才不会相信那种一见钟情的事儿呢，我的爱情观是宁缺毋滥，就算最终嫁不出去，也不把自己随便抛售给别人。"说这话时，梅娉婷心眼儿里直冒汗，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贵，眼前这个女人也不是什么朋友，今天说过话后，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再见面的，总得给她留下一个相当好的印象呢！

她说什么一见钟情的事儿，那不等于把自己摆在很随便的位置上么？为什么要自己去钟情别人？我要让别人钟情于我！

柳小颖哪里猜得到梅娉婷心里是怎么想的，看她本来已经是快三十的人了，却和二十三四岁的姑娘一样，人家有如此好的本钱，高傲一点也无可厚非。自己还比人家小一岁呢，居然看起来比她大了四五岁的样子。人啊，真不可相比啊。

"就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千万别掉了身价。"

"漂亮？还漂亮啥呢，我都破相了！我一定要让汽车公司赔偿我的损失！"

02　一见钟情

另一间病房里，海成东左脚缠着绷带，躺在病床上给女友华筱筱打着电话。

“筱筱，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你还疼吗？我正在加班呢，听说你受伤了，我心里很疼，就和一个同事换了班，我今晚替她上班，明天就有一个整天来陪你了。”

“筱筱，你可要注意身体哦。其实在车祸发生时，我并没有受多么严重的伤，只是在跳出车窗时，我失足摔伤的，医生说左腿胫骨粉碎性骨折。”

“汽车公司会给你赔偿么？”

“我只要咬定说是在汽车发生车祸时受的伤，我就不信他们不赔偿。”海成东已经打定了主意，只要能拿到一笔赔偿，自己就少辛苦几年挣买房的钱了。

“可是，车里有目击证人，人家保险公司是要调查的，你……”

“这个你放心，和我一起在车里救人的那个年轻人已经被当成英雄了，只要我请他帮我说句话，就说我在车祸发生时就已经受伤，我忍痛帮助别人后，在跳离车厢时，让伤情更严重的，只要有他的证明，我就不信成不了事实。”

“你好好休息吧，我要工作了，明天我就来看你。”华筱筱还有好多话想和心爱的人说，可是为了他们俩的幸福生活，她不得不忍受心灵的折磨，先工作要紧。

海成东虽然不会责怪老婆，但自己这个时候躺在病床上，特别需要人

照顾，可她却为了钱拼命工作，这样做究竟值不值？

两人的婚姻目前还是个秘密，只有少数的好友知道二人是情侣关系，却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暗地里领了结婚证，因为现在结婚需要一笔很大的开销，两人目前还需要存钱买房，哪有钱去请客呢！

海成东挂了电话，护士来查看他的情况，他就顺便问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况，当得知和自己一起帮助别人的那个小伙子自愿留下来照顾素不相识的病人时，他突然有了主意，强烈要求护士帮他把那个小伙子叫到病房里来，说要感谢他。

胡初安到医院外的面食店买了一盒抄手，提着往回走时，路过水果摊前，看着诱人的水果，他又想买些给王静吃，一问价钱，吓得他直伸舌头：我的乖乖，大苹果五块钱一斤，香蕉也是五块钱一斤。看那苹果一个就有七八两，再看那香蕉，肯定是选育品种，比自己平时吃的大了许多许多。胡初安伸手捏捏裤包里的钱，好像只有几十块了，是自己一周的伙食费呢。

前段日子，母亲生病时想吃水果，胡初安为了满足母亲的要求，问了好几个水果摊，挑中等的价格买了些香蕉、苹果，那也是三块多一斤。花二十块钱各买了三斤放到母亲面前，她一听价格那么贵，就不住地埋怨自己嘴馋，后来再也不说要吃水果了。这如今，是买给别人吃的，总不至于也捡便宜的买吧。胡初安想了想，硬着头皮选了两个苹果，五根香蕉，往电子秤上一放，马上显出金额：21.3 元。老板很大方地让他给 21 元，3 毛就让了。

胡初安真想不要了，21 块钱，是自己两天的伙食费呢！加上买抄手的 8 块钱，自己已经要饿三天的肚子了！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自己这样做值得么？对家中的老母亲，自己还从来没有敢这么大手大脚地花钱呢！迟疑了那么一下，胡初安还是掏出了钱，让老板把苹果和香蕉装好，他赶紧提着它们向医院里走去。

胡初安觉得脸上有些发烧，幸好这里的人都相互不认识，要是突然碰到一个熟人，问起受伤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要对她大献殷勤，他还真不好回答。想想自己买了那么一点水果，也太寒酸了一点了，真要是拿去看认识的病人的话，肯定还不好意思拿出手呢！这姑娘也就叫了自己几声哥哥

而已，虽然声音不是那么甜美，但已经让他觉得很满足了。

走在过道上时，他不住地往四周察看，生怕遇到认识的人。当他看清楚过道里并没有谁在意他的时候，他就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进了王静的病房。王静所在的病房里又进来一个病人，有两个病人家属围着病人嘘寒问暖。他也不去注意那些了，很快走到王静病床前，将水果放在她枕头边，又把抄手拿出来，端到王静面前。

“你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我给你买了点水果，你想吃的时候就吃些，吃完了我再给你买！”

王静感动得说不出来话了，颤抖着从他手里接过盒子，泪眼看着他：“哥，我……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快别说那些，先好好养好伤再说吧。”胡初安见不得女人落泪，正想不出如何安慰她时，曾护士走了进来，笑着对胡初安说：“小胡，你真是个好人。有一个受伤的病人想见你，你去二楼 223 房间看一下吧。”

“谁呀？”胡初安皱着眉头，心说，又是谁要见自己？脑袋里并没有什么熟人的印象，究竟会是谁呢？

“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他说他和你一起在车厢里帮助过别人呢！”

哦，是那个小伙子啊！胡初安心里有谱了，虽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那眉清目秀的样子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在车子出事前，他根本不知道车厢里还有那么一位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帅哥。在大家都出手帮助别人时，他俩自然就联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那个小伙子最先抓起车厢里的钢锤敲碎了玻璃，然后将两个年龄大点的身强力壮的男人送到了车窗外，让他们俩在窗外接住其他人。

由于当时的情形太乱了，胡初安和那个小伙子心有灵犀一般配合得很好，一个抓起伤者的左臂，另一个就自然地去抓起伤者的右臂，然后两人齐齐用力将伤者小心翼翼地送到车窗外。

车厢里的人基本都送出去了，那个小伙子才出了车厢的，他什么时候受的伤，好像是下车那会儿吧，不知道伤情如何了。

“哦，他的伤严重不？当时他还和我在车厢里救人呢，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受伤了。”

曾护士微笑着说："他的骨折挺严重的。从手术室里出来，他就向我们打听你的消息。"

"我真应该去看看他。姑娘，你好好休息，我去看一下就回来。"

胡初安向病房外走去，王静心里又涌起一些感动：这位哥哥真是个好人，对别人都那么好！这样的人真是世间少找呢！

觉得胡初安是个好人的人，不只王静一人。

但也有人觉得胡初安简直就是没事儿找事儿，自己的伤口都还在流鲜血，却要帮别人就医，何苦呢？

另外一个觉得胡初安是好人的人就是躺在病床上想见他的海成东。既然他是个好人，如果寻求他的帮忙，只要他能说上一句中听的话，那海成东的构思就会成为现实，所以海成东从心里到口里都把胡初安想成是好人。

而觉得胡初安简直就是往头上养虱子的人就是美女梅娉婷。她之所以有这个想法，却是在听了柳小颖给她讲了在过道里胡初安被人打了一巴掌的事儿之后，她冷哼着说："有钱有什么了不起，当初就应该让他老子卡死在车子里，开飞车让那么多人受伤，他还好意思打人！"

"我还听护士说，那小伙子是在这个城里的一个工地上打工的，你看他脸都没有洗干净一样，黑黢黢的，就因为他救的一个姑娘叫了他一声哥哥，他就答应放下工作在这儿照顾她。"柳小颖索性将听来的新闻全部告诉了梅娉婷，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找点什么话题，挺闷的。梅娉婷眼睛都睁大了："不会吧，也许人家早就认识。试想，如果不是认识的人，他怎么会随便答应照顾别人，要是被他老婆知道了，那还得了？"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柳小颖摇头，"咱们不也是不认识么？出门在外，相互帮助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咱们就不要乱猜了。"

"一会儿我朋友就来了，感谢你留下来陪我说话。"

"你通知你的亲人没？"

"我不是这个城市里的人，告诉他们会让他们更担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有朋友来看一眼就行了。"

柳小颖哦了一声，看着眼前这个美女，心说：看你这样子就是娇生惯养的主儿，你朋友要来照顾你还不得被你折磨死呀。

海成东躺在病床上，一脸的痛苦，看着胡初安走了进来，他勉强在脸上挂上了一丝笑容："帅哥，谢谢你能来看我。"

胡初安微笑着看了他一眼："哎呀，想不到你一跳下车就伤成这样。"

海成东突然压低声音对他说："大哥，其实我在车厢里就受伤了的，只是当时为了救别人，没顾得上疼痛，当跳下车时，由于本来脚已经受伤，所以承受不了冲击，才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在车厢里我倒是没注意到你脚上有伤。"

"当时那么慌乱，就注意着去救别人了，哪顾得了自己。哎，大哥，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说。"

"要是有人问你我的伤，你就说在车里就已经受伤了的。"海成东注意着胡初安的神情，看他听了自己的话后有些什么反应，当他看到胡初安皱了一下眉头时，他又赶紧说了一句，"你就照我说的说法说，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胡初安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心说：你本来就有伤，在车厢里与车厢外受的伤又有什么区别呢？难道你想有人来采访你时，你说在车厢里受的伤，就更显得你特英雄是吧？肯定是这个想法！想到这里，胡初安笑了，爽朗地说："好啊，我记住了，不管记者还是什么人问我，我都说你是在车厢里就受伤了的，你忍住伤痛和我一起帮助别人！"

海成东脸上突然有一些火辣辣的感觉，胡初安居然认为自己是因为想成为英雄才要他这么说的，哎，管他呢，只要他照自己的说法说了，对自己的构思就会有帮助。

"其实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有难处的。"海成东转着眼珠，得想一个完美一点的借口，让他说谎时不那么尴尬，想到这里，他说，"其实吧，我让你这么说，是和我的女朋友有关的。"

"哦，你女朋友对你有意见？还是怕你今后成为残废？"

"我女朋友对我倒是没什么意见，就是他父母觉得我少了些出息。如果把我说得勇敢一些……"

"你本来就很勇敢的，哪还用得着说呢？"

“呵呵，那个时候也不是什么勇敢不勇敢的事儿了。这如今，我这腿骨已经粉碎性骨折了，会不会留下后遗症都说不清楚。明天我女友来看我时，如果她知道我是忍痛救别人，或许她父母会改变一些对我的看法。”海成东总觉得说这些话很有些别扭，可是箭已经在弦上，他是不得不发了，反正不管结果是什么，只要面前这个和自己联手救别人的人说一句谎话，对自己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胡初安点头，答应一定按他的想法说。

海成东见他答应了，心里有些欣喜，他示意胡初安在床头的柜子里把他的包递给他，他从包里拿出一百块钱：“大哥，我有些饿了，能不能请你帮我去买些水果一类的东西来？”

“想吃什么？”胡初安接过钱。

“你就买些苹果啊香蕉一类的。”

“买多少？”

“全买了吧。”

“你吃得了那么多么？”

海成东笑：“你先买回来吧，会有人和我一块儿吃的。”

胡初安退出病房，去帮海成东买水果。他刚走下楼梯，就听到角落里有人在打电话，听那声音，有些愤怒，更有些担心，他忍不住侧头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了一眼，却见是刚才打自己的年轻人侧对着自己打着电话：“……如花，不是我冷落你，咱们是同学，这么多年的情义难道你还怀疑我么？我爸出车祸了，我在医院里，过两天我来找你吧。”

胡初安哪有心思听别人的隐私，一见是打自己的人，他赶紧扭头就要走。刚走出两步，他却突然被人抓住。

胡初安回头一看：“你干吗？还想打一架？”

泰谦不好意思地笑着：“大哥，对不起，我拉住你，只是想给你道个歉，刚才真的很对不起。”

胡初安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了，不自觉地笑了：“没什么，不打不相识嘛，我叫胡初安。”

“我叫泰谦，听别人说我父亲是你从车里救出来的，我都不知道如何感谢你。”泰谦和后妈刘泽芳在手术室外等着父亲消息的时候，从别人嘴

里知道了父亲被救的全过程，想着刚才的鲁莽，他突然觉得太对不起胡初安了。

“不用说感谢的话，你爸情况怎么样了？”

“医生说手术还要一些时间，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泰谦打量着眼前这个寒酸的小伙子，“我爸病情好点后，肯定会当面感谢你，我想知道如何联系你。”

“不用了吧，遇到那样的事儿，谁都会出手的。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儿而已。”胡初安也确实没有可以让别人联系到自己的方法，即便是有，这时候他也不可能就随便给别人，真要那样做了，自己还不就成了为了利益而出手的人了？

泰谦赶紧摸出钱包拿出一叠钱：“刚才你的手机摔坏了，这就算我赔你的钱。”

胡初安一愣，拒绝道：“算了吧，那手机是一个护士的，人家都说不要我赔了，我又怎么好意思收你的钱呢？”

“既然是别人的东西，就更应该买一个新的赔给别人了。你收下这钱吧。”泰谦也是真心的，只是他没有想到胡初安居然会是这样的一个硬汉。

胡初安挡开他的手：“把你的钱收下吧，等你爸好些了，我会去看他的。这两天我要在这儿照顾一个没有亲人照顾的姑娘，暂时还不会离开这儿。”泰谦还想说点什么，胡初安已经大踏步走出了医院大厅，不再理会他。

泰谦看着胡初安出了医院大门，只好把钱收起来，正要回身往里走，电话又突然响起，一看是母亲左金艳打来的，他赶紧接了起来：“喂，妈，有什么事吗？”

左金艳在泰谦十岁不到的时候就离开了他们父子，但母子俩却一直都有联系。说起左金艳离开泰青川的原因，却是因为当年泰青川太穷了。

左金艳一直对儿子的终身大事相当关心，已经托了好多朋友给他找对象，可没有哪一个美女让泰谦动心过。这一次，左金艳通过七弯八拐的关系，打听到一个有工作又有魅力的女孩子，她决定让儿子去相亲。

“儿子，妈这次给你介绍了一个美女，这一次保证让你满意。”

“妈，你就省省心吧，我爸出车祸躺在医院里，我哪有心思看对象呢！”

“啥？你爸出车祸了？情况怎么样？”

“还在手术，医生说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左金艳哦了一声，虽然两人已经有差不多二十年没有好好说过话了，但对于泰青川她还是没有恨意的，“那我找时间来看看他吧。”

“随你便吧。我和刘姨在这儿照看着他。”妈妈能不能来看父亲都没多大意思，泰谦对这一点还是相当肯定的。就在泰谦找对象这个事儿上，泰青川和左金艳就持的是相反的意见，虽然两人早已经不是夫妻了，但在儿子未来的幸福这点上，二人还是保持着警觉的。

泰青川一切都尊重儿子的选择，父子俩经常就感情问题进行探讨，他赞成泰谦说的，爱情是情感的港湾而不是金钱的奴隶，所以与他交往的女生，不管有多么漂亮多么可人，只要露出一丝对他们家的公司感兴趣的样子，而不是对泰谦这个人有好感，那两人的关系都将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发展。

左金艳觉得儿子年龄大了，快三十的人了，总得先成家，然后再谈立业的问题。她认为，泰谦不成家，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长大长心，要收回他的玩心，才能真正将家业发扬光大。本着这样的想法，左金艳一直毫不懈怠地寻找着满意的儿媳妇。

这一次，她终于打听到一个远房的表妹有个女儿，比泰谦小两岁，人长得漂亮不说，而且学历也高，在城里的工作也相当体面，于是她说尽了好话想见一见表妹的女儿，表妹倒是答应了，可她女儿却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见，只说是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时间，等以后有了空闲再说吧。

左金艳没法，只好先给儿子打了个电话，试探一下他的口气，她哪里知道，得知的却是前夫遇到车祸的事儿。既然是这样，儿子没有心思看对象的事儿也可以原谅，那就等一切都好起来后再说吧。

胡初安在水果店里买了一百块钱的各类水果，十多斤分装在两个口袋里，看着这些有吃过的，也有没吃过的水果，透出的清香让他口水直冒，心说：这人也算是有钱人，自己花钱一下子买这么多水果，三两天怎么吃得完？

胡初安刚走到医院门口，一辆出租车飞快地停在他身边，从车上风风火火地下来一个男人，英俊的脸庞，有神的眼睛，一身名牌服装，提着一

个棕色公文包，看样子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样子。

胡初安盯了他一眼，侧身走自己的路，那人看他提着那么多水果，估计也是在医院里看病人的，于是快步跟上他，问道："兄弟，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有一些车祸中受伤的人在这里医治？"

胡初安狐疑地打量了他一下，还没来得及开口，那人已经猜到他想什么了，赶紧笑着说："我是到这个城市来出差的，一个朋友约我见面，谁知她半路出了车祸，打电话跟我说在医院里，出租车司机说可能在这个医院里。"

胡初安这才告诉他："应该大部分都在这个医院里，你去问护士吧。"

胡初安将水果提到223病房海成东的面前时，海成东探手从袋里拿出两个苹果，一些香蕉，然后说："好了，我就吃这么些，其他的我都不喜欢，你拿去吃吧。"

胡初安哪里肯要："这怎么行，全部留下你自己吃吧，哪有我帮你买一下就非得吃的道理。好了，你没有其他事儿的话，我先走了，我还有事儿。"海成东叫住他："我刚才听护士说了，你在照看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要不你把这些水果给她送去吧，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话还能让胡初安接受，他站住了，王静也挺可怜的，没有亲人照顾不说，自己就是想给她多买一点吃的也没那个能力，既然他有这个心意，就替她谢谢他吧。海成东见他有些心动，赶紧又说："你就替我送过去吧，不然，一会儿我还得让护士帮忙。"

"好吧，既然你这么有心，我就替王姑娘谢谢你了！"胡初安回身提起水果，"今天晚上我会在这儿照看王姑娘，如果到晚上你亲人还没来，我可以过来陪陪你！"

"真是太感谢你了！"海成东真的有些感动了。看着胡初安走出病房的背影，他突然为自己的伟大计划激动不已。

柳小颖正和梅娉婷在病房里说着话，突然走进来一个男人。

"请问，梅娉婷小姐在这个病房里吧？"这个男人就是刚才胡初安在医院门口遇到的那位。

梅娉婷停止与柳小颖说话，怔怔地看着眼前微笑的男人："你是？"

“我是风一样的男人，杨劲。”他笑着。

梅娉婷突然惊讶地叫了一声：“你是劲儿！哇，你简直太帅了，比视频里帅多了！”

“梅儿，真对不起，我来迟了！”杨劲赶紧走到病床前，也顾不得柳小颖在旁边尴尬地站着，他就伸出手去握住梅娉婷的手。

梅娉婷紧紧地拉住他的手，眼睛里放射出不一样的光芒：“你能来，我已经很感动了！可是我再也不会有以前的美丽了，你看，我都破相了！”

“问题不严重吧？”杨劲看着她额头的绷带问。

柳小颖赶紧接了一句：“擦破了一点皮而已，不碍事儿。”

杨劲也感觉到自己实在是有点过头了，不好意思地回头看了一眼柳小颖：“这位是你朋友么？”

“我们在一个车里，柳妹妹是见我孤身一人，自愿留下来陪我一会儿的，你现在来了，她就要走了。”梅娉婷看着柳小颖，“柳妹妹，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一段痛苦时光，真不知道如何感谢你，咱们这一别，也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

柳小颖不好意思地笑笑：“有缘自然会见面的。好了，我走了，祝你早日康复！”

柳小颖看了杨劲一眼，他那有神的眼睛突然像一把利剑一样刺中了她的心扉：自己怎么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帅这么有气质的男人呢？

柳小颖转身离开时，含羞地对着杨劲嫣然一笑。

杨劲突然有想让柳小颖留下的念头：“柳小姐如果不忙的话，能不能再留一会儿，一会儿我想请你吃顿饭，感谢你一直陪着梅儿。”

梅娉婷一听这话，心里很不高兴！但出于礼貌，她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只好顺着杨劲的口吻说：“是啊，柳妹妹就再待一会儿吧。”话虽然说出了口，但她后悔极了，如果柳小颖真的就厚着脸皮留下了，自己和杨劲说起话来就不知道有多少顾忌了。柳小颖本来没有随便留下的意思，可是，从杨劲的眼神里传来的渴望，让她心里一颤一颤的！哎呀，柳小颖呀柳小颖，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花痴了！面前这个男人是有女友的，你犯什么晕呀！

“哎呀，梅姐姐，你朋友既然已经来了，我再留下，那多不好意思呀，

我还是先走一步，你们慢慢聊吧！”柳小颖很爽快地转身往病房外走去。刚走出病房的那一刻，她很想杨劲能突然出现在她身后，恳请她留下。

可她回头往屋子里看的时候，却看到梅娉婷用手扳着杨劲的肩头，两人在说着什么。柳小颖的脸突然红得烫人，自己这是怎么了，又不是没见过男人，犯得着这么激动么？可是杨劲的笑容那么悦目，声音那么有男性魅力，他那五官长得那样标致，搭配得那样摄人魂魄，如果能与他生下一男半女……哇，自己都想到哪儿去了！柳小颖觉得自己的脸更烫了，她低头想迅速走出医院。

下楼梯后，柳小颖加快了脚步往大厅外走，却突然听到一个充满磁性的声音叫道：“柳妹妹，请你等一下！”柳小颖心跳突然加快，她不由自主地站住了。她刚站稳脚跟，杨劲已经微笑着站在了她的面前：“哎呀，柳妹妹的行动简直就是风摆柳啊，迅速而婀娜，我在后边跟着，简直都要惊呆了，你真应该去当模特儿！”

柳小颖故意现出一丝愠怒在脸上：“你没事调侃我干吗，去和你的梅儿调情去！”杨劲笑：“哎呀，对不起，我是真心夸奖你的，不要把我看得那么轻浮好不好？我奉了梅儿的命令，特地出来请你去吃点东西的。”

“我不饿。”

“那我请你喝杯咖啡，等到你饿的时候再请你吃饭吧。”

“你不去陪你的梅儿？”

“她说想休息一会儿，我就趁这个时候来陪陪你了！”

“我可不要你陪！咱们又不认识。”

“可是你的眼神却告诉我，你其实很想和我说话的！”

哎呀，羞死人了！自己怎么就被人看穿了心思呢？柳小颖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要不要答应面前这个帅气男人的邀请！

反正他和梅儿也只是网友，看他们的样子也是初次见面，既然如此，和他说说话也不影响什么。想到这儿，柳小颖赶紧笑着说：“好吧，帅哥，我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就陪陪你吧。你说到哪儿去吃饭？”

“我也是出差刚到这边不久，咱们打的去找个好点的饭店，我请你吃西餐怎么样？”

“吃中餐吧，西餐不习惯。”

“就依你。”杨劲很潇洒地飞快转身带着柳小颖出了医院大门，叫了一辆出租车。

胡初安将海成东送给他的水果提到王静面前，告诉她这是和他一起帮助别人的那个小伙子送给她的时，她感动得流着泪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车厢里时，你是一直都坐在后边看着我们帮助别人的对吧？”胡初安皱着眉头，他还是没有想通，为什么海成东要说自己是在车祸发生时就已经受伤的。

王静想了想说：“我当时疼得不得了，就希望你们能快点把我救到车厢外，怕万一汽车爆炸了就惨了，哪里还有心思注意别人呢。”

胡初安一想，王静的话也在理，是啊，那个时候大家都怕得不得了，谁还会去在意别人。哎呀，就当海成东就是在车祸发生时就受伤的吧，何必再去苦苦寻求真正的答案呢，就算知道真相是什么，对自己也没有什么用。既然已经答应了他，任何人问起，都说是在车祸发生时他就已经受伤了的，就不要再去想是什么原因了。

会不会真有记者来采访车祸的新闻呢？这万一记者问起自己，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自己该怎么回答呢？

胡初安突然间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自己怎么会就想到这个问题上了呢？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记者怎么会来采访自己呢？

看着王静在吃着香蕉，他突然间也觉得有些饿了，不自觉地吞了吞口水。他的吞咽动作被一直注视着他的王静看在眼里，她赶紧抓起香蕉，撕了皮就往胡初安嘴边递：“哥，你忙了很久了，一定饿了，快吃点吧！”

胡初安伸手接过香蕉，啃了起来，挺甜的：“还真有些饿了。”

“饿了你就多吃点，香蕉，苹果，哎，这是什么东西？”王静看着塑料袋里还有不认识的水果，就拿出来，递给胡初安看。

胡初安看了一眼：“卖水果的老板说叫什么火龙果。”

“好吃么？”王静看着乌红的果体，很是好奇。

“我也没吃过。”

“怎么吃？”

“我把它划开，也许吃里边的果肉吧。”胡初安把香蕉皮丢进垃圾桶，从衣包里拿出小刀，接过火龙果，从中划开。

“哥哥，你真好。”看着胡初安小心翼翼地把果子摆在自己面前，王静由衷地说。

“你快吃吧，我出去看看其他人，看他们还有人需要帮助不。”

“你和我一起吃吧，先别去看，有护士看着他们。听护士说，好多人的亲人都来了，你去也帮不上忙的。”

胡初安想想也是，自己与别人都不认识的，去了也未必能帮上忙，既然答应了王静照看她，自己就不到处走的好。

他用小刀把果肉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刀尖挑上，喂给王静吃。

王静深情地看着他，眼里仿佛有好多的话。

柳小颖的美和梅娉婷的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美。

柳小颖眼神里透露出的温柔与善良，是一个纯朴女性的感性之美，她不做作不矫情，脸上的笑容不管是深是浅，都给人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

而梅娉婷的美，除了她用打扮格外装饰出来的美外，更有一种女性大方泼辣的美，她的笑容给人的感觉就好比巧克力般甜美，腻而雅，从她那张小嘴里发出的娇滴滴的声音，与她快三十岁的年龄显然不符。

杨劲在网上和她视频聊过，多次的交谈都没让他觉得反感，反而觉得这个女人知性漂亮，有学识，更有一种让人无法把持的温柔，所以当他要到这个城市出差时，就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梅娉婷，希望她能抽出时间来见个面。

他哪里知道，一个很平常的邀请却差一点要了她的命！

当他听说她出了车祸时，他心里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两人的交往或许是老天所不容的！

杨劲是个正在闹离婚的男人，而且他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他所服务的公司经常在外地有工程，所以他总不在家里，女儿交给老父老母带着。像杨劲这么有能力的男人，其实喜欢他的女人有很多，只是没有几个他看得上眼的。杨劲是个充满着欲望的成熟男人，他的多情不只在心里，也不

只在嘴里，更多的是要付诸行动的！

原以为梅娉婷可以陪自己在这个城市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可目前的情况是，她躺在病床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下地行走呢，自己在这边能待多久他一时也说不清楚，难道就在医院里陪着她？那也太不值得了！

柳小颖的笑容与痴怨的神情让他突然间觉得：这个女人才是可以陪自己度过几天美好时光的人！

坐在对面的柳小颖缓缓端起酒杯，杯里的红酒闪着诱人的光泽，她用充满柔情的目光看着杨劲："我从来不喝酒，今天就陪你喝一点吧。"

"葡萄美酒夜光杯，难得佳人对面陪。来，为咱们的缘分干杯。"杨劲的笑容干净利落，声音里的诱惑让柳小颖感觉浑身舒畅！

两人对坐着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杨劲一个劲儿地往柳小颖碗里夹菜，她矜持的笑容就好比一块又一块的石头，不住地投向杨劲的心海里，激起一阵又一阵的浪潮。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杨劲的电话响起时，他才突然醒悟："哎呀，我还忘了，我得给梅儿送饭去。服务员，请你炒两个菜打包。"

柳小颖一听这话，心里马上有些不爽了，可是，对面这个男人毕竟是梅娉婷的朋友，自己有什么资格非要他陪着自己呢？

杨劲已经窥出了她的心思，笑着对她说："咱们到医院去，你也不用进去，我进去把饭菜送给她，然后就出来陪你。"

03 塞翁失马

“她一个人在医院里，你今天晚上不陪陪她？”

“我和她只是网友关系，再说我是来出差的，我也有我的事儿要办，她不可能非要我在那儿陪她的。”

“你们这些人……”柳小颖说了半截话，后边的话她也不想说得太明了，说别人滥情，不等于是说自己么？自己和他才一个照面而已，就厚着脸皮接受了别人的邀请，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呢？

可是他确实是自己喜欢的帅哥，和家里的老公比起来，简直是天上地下。虽然老公马腾渊对自己不错，但长不大的老小孩性格也确实让她头疼。

哎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既然自己是出来游玩散心的，能遇到自己喜欢的帅哥，人家也愿意陪自己，何乐而不为呢？看他那雄健的体魄，做起事儿来，肯定很让人销魂！

哎呀，又想到哪儿去了，柳小颖觉得脸烫得吓人，不知道究竟是酒精的作用还是心理的原因！

看着杨劲起身去结账，她的心潮开始泛滥了！

傍晚时分，胡初安在过道里再一次遇到泰谦时，泰谦告诉他，父亲的手术很成功，现在父亲在加护病房里，生命体征没有问题。他再一次向胡初安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胡初安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后，赶紧离开，他要到海成东的病房里去看看他，并向他告别，他需要回工地去睡觉，明天早上再来医院照看王静。

还在病房外，胡初安就听到海成东在和什么人说话，进去一看，原来

他正在打着电话，从语气里判断，电话那头一定是他的女友。

看到胡初安进来，海成东赶紧对着电话说："我朋友来看我了，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

看着海成东忙不迭地挂了电话，胡初安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打扰你了，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要回工地去休息，明天早上再来这儿照看王静。她感谢你送给她的那些水果。"

"哦，那你一路小心些，今天也把你累坏了，回去早些休息。"

"嗯，你女朋友今晚会来照看你么？"

"她要加班，明天才能来的。"

"我说你女朋友也真是的，无非几个钱的不是，你都伤成这样了，她还要加班。"

海成东苦笑着说："他们请假是要扣掉一个月的奖金的，所以她才不得不与同事换班。这一点我还是理解她的，毕竟咱俩还并不富裕，再加上有很多事儿旁人是不理解的，所以我苦点也没啥。"

"你也早些休息，我先走了。明天见。"

胡初安离去后，房间里继续着先前的冷清，他猛然间有一种莫名的孤独，伤处突然一阵钻心的疼痛，他差点没叫出声，紧紧地咬住嘴唇，落下了眼泪。

女友刚才在电话里说：由于海成东一直以来受不到她父母的看重，所以她父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在暗地里替她张罗着找一个更配的对象！女友当然不愿意，可是又不能把两人已经办了证，并且早就住在一起的事实告诉父母。她怕在海成东事业没有搞成之前，突然抛出的事实会让患有心脏病的母亲受不了！

女友因此烦恼得不得了，利用工作休息的空当打来电话问候海成东，同时也让他想想办法，以应付父母让她去相亲的事实。

当年海成东在公司的招聘会上，在众多的女同事中，他第一眼就看上了眉清目秀的华筱筱，很有幸，二人同时被公司招了进去，从此海成东有了许多机会追她。

半年后，二人感情迅速升温，当谈及婚嫁时，却受到了女友父母的强

烈反对，他们觉得凭女友的条件，完全可以找一个比他条件更好的男人，那样女友才不会跟着他受苦。二人的爱情不得不转入地下。

这话激起了海成东的强烈不满，他一定要做出成绩来，让女友的父母改变对自己的看法，高高兴兴地答应把女儿嫁给他。

可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让工作了几年后的海成东清醒了许多，如果就这样在公司里没日没夜地干下去，前程真的不知道光明不光明，要想有更大的成绩，挣到足够多的钱让他与女友享受真正的幸福生活，谁知道哪个年月才能实现。

海成东决定背水一战！

华筱筱父母提出的条件是：海成东必须有一套一百平方米以上的房子，还得有一辆价值不低于十万元人民币的小车，要不然，是肯定不会答应华筱筱嫁给他的！

海成东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工作了六年，将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也不超过十万元，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城市里买房子车子，没有五六十万，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如今，手头的钱要是给了房子首付，就没有买车的钱，要是买了车就没有房子的首付款，就凭这些，要想将华筱筱娶进门，那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不过，华筱筱看重的是海成东的真情，背着父母，华筱筱答应嫁给他，只不过，两人得将已经结婚的事实隐瞒到等海成东成功了后，能够满足父母的要求后才公布二人成婚的事实。

这是何等痛苦的选择！但这又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一年前，海成东开始瞒着公司在外边跑业务，什么生意来钱，只要有门路，他就要去闯一下，他坚信，只要自己敢打敢拼，就一定会有成绩！

半年前，当公司进行业绩考核评定时，海成东进入了公司总裁的视线，近几个月来，海成东基本没给公司带来什么收益，还时不时因为旷工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公司最终决定，辞退海成东！

既然没有了工作，海成东只好更加努力地跑业务，他应聘了不下三个公司的业务跑单员，用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挣钱的洪流中去！

从此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外跑业务，很少能在家待上十天半月的。华

筱筱在省城上班，住在城外租的房子里，每天上下班都要花上近一个小时赶公交车。每当独守空房时，她都感到很寂寞。可一想着海成东没日没夜地在外奔波，心头有再多的委屈，她都只有忍着。

华筱筱父母知道她还和海成东保持着朋友关系，但华筱筱早在父母反对之初就当面答应过他们，如果海成东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就不会轻易嫁给他。可背地里，她又怎么舍得轻易放弃海成东对她无微不至的关爱？

两人奋斗了几年，除了吃穿用度，基本没有存下什么钱。海成东急了，华筱筱的父母也急了，可华筱筱明白，再怎么急又有什么用？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唯有努力，唯有用尽全身力气挣钱，等到有房有车的那一天，方能得到父母的认可。

华筱筱本来有吃零食的习惯，自从两人暗地里结婚，需要攒钱实现目标以后，她改掉了多年以来养成的吃零食的习惯，也将生活标准一降再降。同事看她吃得寒酸，过得清苦，都奉劝她，不要因为攒钱，连命都不要了，可她乐观地说："少吃脂肪，多吃素菜，有利于身体健康，更用不着再花钱去减肥了！"

海成东每每听到妻子这样说话，心里酸得不得了，可是又能有什么办法，自己在外也是省吃俭用的，能赶公交车去谈业务，他就肯定不会打的！

这次到平水县谈业务，原本可以等到第二天跟随客户的车回省城的，可一想着在平水县城里住下，势必又要花上一笔钱，倒不如赶回家和老婆一起吃顿温馨的晚餐！

天有不测风云的古话历来都可以用在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中的。这一次，海成东做梦也没有想到，那风云还真的难以预测！

在车厢里救人时，他还在暗喜自己没有受伤，可谁知跳出车厢后，居然会倒霉到那种地步：好好的一条腿，瞬间就摔成了骨折！

躺在手术台上，海成东眼泪流得如同断线的珠子，是伤口的疼，也是对自己的大不幸感到无比悲哀。

当他被推出手术室时，虽然下半身还处于麻醉状态，但他的听力还是清醒的。过道里有人在议论，医院里这些在车祸时受伤的病人，保险公司会赔偿多少钱！

一听到这个消息，海成东突然之间看到了希望一般：自己的脚受伤如此严重，应该也能得到一笔赔偿的！

可是自己不是在车祸当时受的伤，是属于自己不小心跳下车时受的伤，又在不在赔偿范围内呢？

转念又一想，当时的情形那么混乱，又有谁知道自己是不是车祸发生时受的伤呢？对了，只要有人能证明自己是在车祸发生时就受伤了，那一切都好办了！

海成东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胡初安见了一面。当他得到胡初安毫不犹豫的答复时，他就好像看到了一大笔的赔偿款送到了自己的手里。他破天荒地提前拿出了一百块钱，让胡初安去买水果。他要让那个从农村里出来的，连脸都没有洗干净的胡初安先尝到一点甜头，让他在帮自己说谎时不至于脸红。

这个晚上，海成东失眠了，他既要担心自己的爱情，又要担心自己的想法能不能实现。更可恶的是，麻药的药效过去后，伤处的疼痛实在是难以忍受。睡不着，真的睡不着，听护士说，输的生理盐水里不但有镇痛的药，还有安神的药，照理说自己应该能沉沉地睡觉的，可是为什么就睡不着呢？

说实在话，在某些时候，他特别希望能有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一下自己，只要自己的英雄事迹能在新闻里出现，那关于赔偿的事儿就能成为定局。

可是他的想法好像真的离现实太远了！

直到天都快亮了，他实在撑持不住了，麻药的效果好像一点也不管用了，他疼得麻木了，这才迷糊地睡去。

刚闭上眼睛，海成东就看到了红红的百元大钞，摆在面前的大钞是那样诱人，他笑出了声，伸手去抓钱时，一阵风吹来，那些钱被吹得满天飞舞，他跳起来去追可爱的钞票，谁知却一脚踏空，他跌下了悬崖……他就那样飘飘悠悠地往悬崖下掉，可怎么也掉不到底！

海成东惊出了一身汗！他猛地睁开眼睛，阳光温柔地落在病床上，护士小姐一脸冷酷地看了他一眼："该吃药了。你亲属今天会来不？"

海成东突然间感到无比失落，老婆什么时候会来呢？

胡初安一早起来就去给工头请假。工头听说他又要去照顾素不相识的

人时，调侃他："你小子不挣钱娶老婆了？难道你把她照顾好了，她就会让你睡上一觉？"

胡初安脸红了，他哪有那些想法："那姑娘太可怜了，受了伤又没有家人来照顾，住在医院里连买吃的钱都没有。超哥，我想借点钱。"

"你这个月才做了几天活儿，又要借钱？"工头皱着眉头，"你上次回去给你妈医病刚借了钱的。"

"我能不能预支一点下个月的，超哥，多少你借点给我吧。"胡初安厚着脸皮讪讪地笑着，"我看那姑娘挺可怜的，我想买点营养品给她。"

"你这人怎么就这么闲？她既然是在车祸中受的伤，自然会有人给她出钱医治，你操什么心啊？要是你操了心后，能捡个老婆那还值得！"超哥从包里拿出两百块钱，递给他，"下个月不许耽搁了，两百块钱省着点用。"

"谢谢超哥。我这就去医院里了，下午回来。"

胡初安转身要走，被工头又叫住，压低声音给他说："你小子别那么死脑筋，就算你想老婆想得发疯，也别把钱乱花。花上几十块钱，去找个小姐来陪你睡一晚都比把钱花在不认识的女人身上划得来。"

胡初安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工头，迈步走了。

当胡初安提着热乎乎的早餐出现在王静的病床前时，王静哽咽着叫了声哥哥，眼泪就不住地往下掉。

这天上午十点多，还真有电视台的记者出现在医院里，就昨天的车祸进行了采访。

当有病人告诉记者，守在王静病床前的胡初安就是当时的救人英雄时，记者马上就来到王静所在的病房对他们俩进行了采访。

记者问胡初安，救人时心里是怎么想的，胡初安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自己当时就想着帮助那些困在车里的人，当时车里还有一个叫海成东的小伙子，他虽然当时脚已经受伤了，但还是尽力去帮助别人。他现在就在223病房里。"

"你和王静以前就认识么？"记者早已经听说胡初安是义务来照顾受伤的王静的。

胡初安摇头："我见她没有亲人来照顾，就自愿留下来的。我有个问

题想问你一下，可以么？”

“什么问题？”女记者有些不解，微笑着看着他。

“像他们这种在车祸中受伤的人，有没有一点什么赔偿？王静的亲人没有来，我又没有多少钱，你们能不能帮着呼吁一下？”胡初安鼓足了勇气终于说出自己很想说的话。

记者哪里料到他会问这个问题，想了想说：“你放心，像他们这种情况，汽车公司或者保险公司肯定会给一定的赔偿的。像王静这种情况，我一定要帮她寻求社会帮助！”

“谢谢你！哦，对了，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海成东，他才是真正的英雄！”胡初安说完就往病房外走，也不管记者是不是跟在他的后边。

胡初安其实也朦胧地觉得，海成东之所以要自己帮他证明他是在车祸中受的伤，他就一定有什么企图，但究竟是什么企图，他又一时想不明白。不过，不管海成东是什么样的企图，肯定都与自己没有关系。如果记者的采访对他的企图有帮助的话，那干脆就把记者引向他。

记者突然来到自己的病房，海成东有些惊讶。

听到记者说胡初安告诉他们，海成东忍着自己的伤痛帮助别人，他才是真正的英雄时，他忍不住感激地看了一眼胡初安。接下来，他皱着眉头，忍受着无尽的伤痛一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说话的同时，目光不停地落在自己的伤腿上，记者们自然就把镜头给了那只痛脚。

采访了海成东，记者说要去采访一下这起车祸的肇事者，马上就有人告诉记者，胡初安就是努力挽救肇事者生命的第一人。

镜头再一次对准了胡初安，记者问道：“这起惨烈的车祸因他而起，你为什么还要救他？”

胡初安淡淡一笑：“他也是一条生命，只要他还没死，我们就有义务救助他。”

胡初安的回答，让现场的所有人鼓起了掌。

很快，记者来到泰青川的病房外，泰谦将记者拦在门外，说父亲还没有清醒过来，并说，这起事故如果责任在父亲身上，他一定不会推卸该负的责任，并请记者在查明事情真相前，别打扰病重的父亲。

记者问了一句："对于救你父亲的胡初安，你们有什么表示没有？"

泰谦一愣，他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会有的。等我父亲醒了后，我会听从他的安排。"

中午时分，一脸忧伤的华筱筱出现在海成东的病房里了。小夫妻俩抱头哭了一会儿后，海成东安慰她："不要悲伤，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你这样会不会残废呀？"华筱筱看着缠满绷带的脚，不无担心地说。

"医生说恢复得好的话，不会有问题的。"

"那要到什么时候？我真的害怕我父母知道你出了车祸，会加紧逼我去相亲。"华筱筱担心的不全是海成东的伤情，却更远地想到将要面临的危机。

"实在不行，你就给他们摊开了说，就说咱们已经办了结婚证的，如果他们再逼你，就是粗暴干涉婚姻自由，是要受法律制裁的！"

"他们可是我的父母，我妈还有心脏病，难道你就忍心看着他们痛苦？"

"可是如果不把事情说清楚，更加痛苦的是我们！"

"我宁愿忍受所有痛苦，也不愿看到我妈病倒！"

"筱筱，对不起，我不能给你幸福！我真是无用！"海成东突然间哭了起来，"这如今，钱没有挣到手，不但丢了工作，还伤了脚，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呀！"

华筱筱一见海成东伤心成那样，她倒突然间失去了主张，本来嘤嘤哭着的她，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亲爱的，你别哭了，我们总得想想办法渡过这个难关！"华筱筱抚摸着海成东的手，充满柔情地说。

"你有认识的律师朋友么，我这脚是在车祸中受伤的，你帮我打听一下，我们可以向他们索赔多少钱！"海成东压低声音在她耳边说着。

华筱筱突然愣住了："只是听说有意外保险，那也不是多大的一笔赔偿呀！"

"如果我被鉴定的伤残级别越高，得到的赔偿就越多！只是这一切都需要有人……"

华筱筱紧紧地皱起了眉头，顺着海成东的目光看向他那只受伤的脚。

海成东和华筱筱都有些害怕他们俩的事儿被更多的人知道，又加上华筱筱还得赶回去上班，所以她很快又离开了医院，带着对海成东的一肚子担心。

泰谦怕再被记者骚扰，又为了父亲的健康着想，他和刘泽芳商量着将泰青川转到省城医院里去。很快泰谦的请求得到了院方的同意，泰青川被秘密地转院了。

汽车营运公司派来了代表，看望了所有伤者，并承诺一定会处理好这次事故，不会让伤员受到再一次伤害。

代表同志在司机的陪同下，特意慰问了胡初安，感谢他在最危急的时候挺身而出，并表示，公司一定会褒奖他的见义勇为的。

胡初安突然感到很是不安，他突然间觉得，自己留在医院里虽然是别无所求的，但在不知情的人看来，会不会以为他是故意想沽名钓誉呢？

当天晚上，车祸新闻播出后，王静的父亲和后娘在电视里看到了她。第二天，他们俩便出现在了王静的病房里。

王静有了亲人照顾，胡初安如释重负，他向王静道别，说自己要回工地去干活了。

王静流着泪，非要胡初安留下联系的方法，不然不放手。不得已，胡初安将超哥的电话告诉了她，并说：“你先好好养好身子，等你出院的时候，我再来看你。”

王静让父亲将水果装了一些，非要胡初安提回去吃。胡初安要推辞，王静说：“你要不吃，我就把所有的全扔掉，咱们都不吃。”

胡初安只好提着水果离开了医院。坐在回工地的车上，他静静地回想着这两天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所有事儿，想到后来，得出一个结论：自己对别人的帮助是应该的，是不求回报的；王静向自己递来的眼神充满了柔情，难道她对自己有意？可是她才刚满 20 岁，和自己差距那么大，再说，就算她真的想爱自己，自己又有什么本事让她生活得快乐？如今自己在工地打工，挣那么一点钱，连养活自己都困难，又如何能给她幸福呢？

胡初安想得心眼儿都疼了，他皱着眉头回到工地时，见工友们在休息，就把水果分给大家，并特意给超哥留了一个大苹果。

胡初安开始埋头在工地干活儿。几天过去了，人们已经不再谈论那次车祸中他的英勇表现了，他也就渐渐开始忘却那惊心动魄的一刻，可是他所不能忘记的还是王静看着自己时的眼神。也不知道王静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也没有一个联系电话，要早知道如此牵挂，走的时候至少应该将医院的电话号码记住一个。

工友们在每天晚上临睡前总要在工棚里说些有荤有素的笑话，这几天，胡初安成了他们调侃的对象。

“安仔，你娃抱着那姑娘出车厢的时候是抱着她哪儿的？你没有去捏捏她的包子？”

“安仔，你也在医院里照顾了她两天，就没有把手伸进被子里摸摸她？”

“你呀，还真舍得为她花钱，听超哥说，你借了两百块钱都是为她买营养品，你那样做值得么？你真要把两百块钱拿来逍遥，也能玩上好几回呢！”

“可惜那两百块钱了，打水漂漂儿了！”

不管工友们如何调侃，胡初安都不会争辩，任凭他们怎么说，反正这寂寞的夜晚大家总得有点消遣的话题！那王静也不是自己什么人，大家说说而已，就让他们爽了嘴巴吧，反正他们说得累了，也就不再有兴趣了。

胡初安倒真的以为大家会在说了几天晚上后就不再拿王静说事儿了。

可是，事情总有向反方向发展的可能，因为生活中总是充满着变数。正当大家调侃胡初安的热情就要消失时，却突然又有另外的新闻一下子在工棚里传开了。

有一个大老板正在到处寻找胡初安，听说是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胡初安听到这个消息时，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肯定是泰青川。

看来泰青川已经恢复健康了。胡初安脑海里猛然间闪现出他在汽车里看到泰青川血淋淋的样子。当胡初安伸手去抱住他，要把他从驾驶室里抱出来时，泰青川痛苦的眼神就慢慢地紧闭起来。

胡初安当时只想着救人，他没有时间去考虑事后会有什么结果。

幸好泰青川已经恢复健康了。

像工友们调侃的那样，这万一泰青川在被救出汽车后死了，你胡初安是因为不懂救护之法，让原本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伤者受到更多意外，那你

胡初安就准备打一辈子工来还债吧！

玩笑是玩笑，可静下心来后，胡初安还真的就担心起泰青川的病情来。很多天以来，每晚他都要注意收看本地新闻，关于那次车祸的后续报道，除了保险公司对当时的伤者进行了赔偿的一句新闻外，就一直没有关于肇事者泰青川方面的消息。

这是为什么？

担心归担心，牵挂归牵挂。看到伤者得到了赔偿，胡初安替王静捏着的一把汗也就自然风干了，王静可以用那笔赔偿款养好身子了。

王静投向胡初安的眼神让他在好几个夜晚里无法入眠。他每天都要讨好一般地向工头超哥问好，不为别的，就想超哥能告诉他，什么时候有个女人打电话来问候他。可是许多天过去了，超哥没有告诉他一丝和王静有关的消息。

胡初安彻底失望了，渐渐地也就不再去想王静的事儿，把心思全放在了认真干活儿挣钱上。

这突然间传来的大老板在寻找救命恩人的新闻让原本已经平静了的胡初安又生出许多感慨，但并没有表现在脸上。

他倒并不是希望一定要得到泰青川的什么感谢，只要他能记得自己曾经帮助过他就行了，何必弄得让人不好意思呢？

泰青川也是搞建筑的，而且人脉也很广，所以很快就找到了胡初安。

来工地接胡初安的是泰谦。

当工头陪着泰谦找到正在干活的胡初安时，他平静地对泰谦微笑了一下。

“胡哥，你让我们好找，我爸想见你。”泰谦微笑着说。

“不用了吧，你看我这一身脏的。”胡初安谦虚地推辞着。

“哎呀，安仔，人家泰老板大老远来找到你，你怎么着也得跟着去一趟呢，快，去换身干净衣服，今天的活儿就干到这儿，我给你算一天的工资。”超哥伸手拉住胡初安的胳膊，就往工棚走去。

泰谦跟在身后，对胡初安和超哥说：“我爸转院后的第二天就清醒了，他在电视里看到记者采访胡哥的新闻，就一直念着要见他。可是我们也不知道胡哥究竟在什么地方，所以就一直托人打听胡哥的消息。直到昨天，

你们这个工地的老板才打电话告诉我说，胡哥在这儿干活，所以我今天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

超哥笑着说：“难得泰老板这么有心。安仔是个能干的苦命人，他跟着我在工地干了许多年活儿了，这往后，只要泰老板有工程的时候，分点给安仔做就好了！”

泰谦笑着：“这个完全可以。”

两人正说着，胡初安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站到了二人面前，可脸上的灰尘还没有洗干净，超哥赶紧从包里拿出纸巾：“把你的脸擦干净。”

胡初安回头向水管走去，接起水洗了一把脸后，跟在泰谦身后，上了他的小车。

泰谦将胡初安直接接到了省城大医院，当他俩走进泰青川的病房时，还有一个姑娘守在病床前。

泰谦告诉父亲：“爸，这位就是救你的胡初安大哥。”

泰青川怔怔地看着胡初安，激动了好一会儿，伸出手：“小胡，谢谢你！我在昏迷前的最后一刻，看到的就是你这张清楚的脸，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泰老板可别这么说，当时的情形，不管是谁发现了你的情况，都会热情地伸出手的。”胡初安微笑着，“你现在康复得还不错吧？”

“托你的福，我挺好的。今天请你来，一是想见见你，二来也想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三来也是想看看你有什么需求。听说你是在工地干活儿的，我也是干工程的，只要你愿意，这今后只要我有工程，你就可以组建一个小组跟着我挣钱。”泰青川说的都是真心话。

可这话却让胡初安突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自己虽然也在工地干了许多年活儿，可是却从来没有想过，某一天自己可以组建一批人马接活儿干，自己有那个能耐么？

“谢谢泰老板。我就是应你的邀请来看看你，目前我还没有那个能力组建人手干活儿，等以后有机会了再说吧。”胡初安说的也是实在话，他不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虽然泰老板有心提携自己，但自己也不能因此就不知天高地厚呢。

“那好吧，我始终给你留着机会，什么时候你觉得可以组建人手带队干活儿了，只要跟我说一声，我立刻就能让你有活儿干，不管是我的工地还是我朋友的工地，保证让你有足够的工程可做！”泰青川的话如果是说给超哥一类的人听，那简直比让他们登天还高兴。

胡初安听到这话，虽然舒坦，但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凭自己的能耐，想组建干活儿的队伍，哪有那么容易呢！做工头首先要有魄力，还要有一定的实力，当工程进度款没有到位时，自己就得给工人垫付工资，自己穷得连饭都快吃不起了，哪还敢想那些事儿呢！

胡初安有些尴尬，正不知道还要说些什么时，泰青川又笑着吩咐那个漂亮的姑娘：“小丁，把那五万块钱拿过来。”

丁如花从旁边拿起一个纸袋，递到泰青川面前。

泰青川接过纸袋，往胡初安面前一递：“小胡，这里有五万块钱，算是一点心意，感谢你对我的救助。”

胡初安愣了一下，赶紧起身摆手说：“哎呀，泰老板，这怎么好，我可万万不能收这钱的。我在你危急的时候出手相助也是出于本能，怎么可以收你的钱呢？”

“胡哥，你就不要推辞了。”泰谦从父亲手里接过钱袋，“这钱你是一定要收下的，不然我们会过意不去的。这样吧，爸，你就先歇着，我和小丁去陪胡哥吃顿饭，然后我送他回去。”

“好吧，你一定要把他送到家。小胡，这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一定要告诉我们哦！”泰青川说得很真诚。

胡初安真不知道说什么好。跟着泰谦和丁如花出了医院，又到一个大酒店吃了一顿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好的饭菜。

胡初安在席间听着丁如花和泰谦说话，就觉得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怎么看他都觉得两人也确实是郎才女貌的佳配。可为什么丁如花的眼神充满着热情，而泰谦却好像有些淡然，难道两人正在闹着别扭？

饭后，泰谦将丁如花送到医院门口，又掉头送胡初安回家。

“胡哥，我先送你回家把钱放下，如果你还要去工地的话，我再顺道送你。”

“其实，其实，我……这怎么好意思呢？”胡初安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没什么的，你也别不好意思，不管是谁救了我爸，他都会这么做的。以后你要有什么困难，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只要你说一声，只要我能帮上忙的，就一定不会推辞。”

胡初安还能说什么呢？

五万块钱，可以帮父亲把所有的旧债全部还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用因债而东躲西藏的了！剩下的，可以让母亲把病治好，改善一下生活！

放在泰谦身边的那个装了五万块钱的纸袋是那样诱人！

胡初安时不时地去瞄一眼那个纸袋，干活儿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次性拿过这么多钱，这如今，突然之间自己就有了五万块钱，要不是父亲有那么多的旧债，这五万块钱也够自己娶个老婆了！

可是，还是先帮父亲还了债再说吧，老婆的事儿再慢慢说。

泰青川的病情一天天地好起来，可躺在医院里的海成东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虽然拿到了一笔营养费，但具体的赔偿还要等他出院以后，拿到伤残鉴定书以后才能给他定赔偿的数字。

华筱筱只是偶尔出现在病房里，她要上班，不可能每天都陪着他，再说，她还要躲避父母的追查，和海成东的地下关系已经让她有些疲惫了，所以在医院里陪着他时，她的脸上并没有多少幸福的感觉。

海成东把所有的一切看在眼里，他也不好意思挑明，只能在华筱筱不在的时候，趴在枕头上偷偷地哭泣。

病人的心情好，伤口就会好得快，像海成东这样，既要担心自己的爱情，又要盘算如何才能拿到最高赔偿，他的病情能好得了么？

04 悲喜交加

有一晚，海成东强撑着身子起来小解，想着自己的凄惨境地，他不禁越想越伤心，一不小心，他跌了一跤，让本来快要愈合的伤口又再度裂开，那撕心裂肺的疼痛让他在静静的夜里不禁鬼哭狼嚎起来，吓得隔壁的病人瑟瑟发抖！

海成东再一次被送进了手术室，医生检查了伤情后，摇头说：“你这样不配合治疗，恐怕你很难好起来，而且很有可能留下后遗症。”

真要瘸了倒好，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赔偿！

海成东突然之间看到自己眼前有一大堆的钱，而那钱慢慢地堆积起来，成了一幢很高的楼房！

很多人都明白，理想和现实之间，看似只隔着一堵墙或者只有一张纸的厚度，但真正想要实现目标的时候，就好像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有的人穷尽毕生的精力想要去跨越，最终却掉入鸿沟里永远无法脱身。

海成东并不是脑子不灵活，而是灵活得过了头，究其原因，和多年来的艰苦奋斗却得不到别人的肯定有关，当最爱的女人华筱筱一脸愁容地在他的病床前诉说心中的苦楚时，就更加加重了他的罪恶感，他决定铤而走险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伤残级别被定得越高，得到的赔偿就越多，就可以让自己拥有一幢房子，脚已经伤了，就算瘸了又有什么可怕的，如果能拿到赔偿，至少自己可以少奋斗十几年！

这是不是老天看自己可怜，暗中在帮助自己呢？

可自己真要是瘸着一条腿了，华筱筱的父母又会怎么想呢?

一想到这个实质性的问题，海成东的头就疼得越厉害了!

不光是海成东头疼，梅娉婷看着镜子中额头上的伤痕，她有种说不出的感受。

那天杨劲说是来看自己的，可在病床前没坐几分钟，就借口有事出去了，直到傍晚时分给她送来一份晚餐，两人才聊了不到半小时，杨劲就离开了医院。

接下来的几天里，杨劲几乎每天都给梅娉婷送来鲜花，带来可口的饭菜，陪着她坐上半小时后，然后就忙着去干自己的工作了。

杨劲的潇洒与热情让梅娉婷和他在一起时，感到相当快乐。漫漫长夜里，睡不着时，她都会去回忆杨劲和她说的每一句话，抛给她的每一个笑容。

要不是在医院里，梅娉婷真想抱住杨劲亲个够。随着对杨劲了解的慢慢深入，她觉得再过些时日，她一定会义无反顾地爱上这个大眼睛的爽朗男人。

可她哪里知道，当杨劲在医院里陪着她的时候，在医院外的某个地方，还有一个女人等着杨劲完成这个例行任务后，就和他一起到处逍遥。

这个女人就是柳小颖。

自从柳小颖和杨劲一起吃了一顿饭以后，不管杨劲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

在她的心里，杨劲实在是太有魅力了，不管是说话还是做事，都是那样干净洒脱，和自己的老公马腾渊比起来，那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倒不是说马腾渊一无是处，他对自己的爱也是无可厚非的，但他那孩童般的个性，却让她确实很受伤。

和马腾渊结婚五年了，婆婆每天都注视她的肚子，希望在某个早晨看到她的肚子突然间大起来，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柳小颖就是没一点怀孕的迹象，身材还是那样苗条，那样惹火，也难怪婆婆会指桑骂槐地说她是不会下蛋的鸡婆。

柳小颖起初也以为马腾渊吃了什么避孕的药，问他时，他总是笑着说：“哎呀，我都还是小孩子，没有玩够呢，让我带小孩子，我哪有时间工作

学习玩游戏呀！”

“你想什么时候带小孩子？”

“三十岁以后吧！”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避孕的药了？”

马腾渊一脸无辜地说：“你什么时候看我吃过药了？想是老天爷见我可怜，还没有能力带小孩子吧，所以才……”

“胡说！要不就是你的工具有问题，趁这两天放假，我陪你去医院里检查一下吧！”

“干吗要检查？我哪一次质量不高？难道没让你满足么？”

“你倒是让我满足了，可是你没有满足你妈的要求呀！你没看到你妈看我的眼神，都快把我恨死了，你不在家的时候，老骂我是不下蛋的鸡婆！”

“哎呀，管她干吗，咱们俩的小日子还没玩够呢！来，只要我们俩快乐，你就权当没听到她说什么。”

“那怎么行，如果这两年我再不生小孩，恐怕在这个家就待不下去了！”

“那你就没有想过，会不会是你的问题呀！”马腾渊抱住柳小颖就亲了起来，“其实你也别想那么多，不管我俩是谁的问题，都不影响咱们俩的恩爱。现在这个社会，要养个小孩多不容易呀，就我那点工资，刚好够我们一家人生活，要是添个小孩，光是奶粉钱都会弄得你我去卖血呢。与其去养小孩弄得焦头烂额，倒不如咱们两个快快乐乐地过日子来得自在！”

“可你妈就想着传宗接代的事儿呢！”

“哎呀，她是个死脑筋，你怎么就想不开呢？现在是什么社会了，谁还注重那个事儿？真要是我的问题，她再怎么想也解决不了问题的。反正我也不想要小孩，我只要能让你得到满足，我就不会去检查的，免得弄得心里不高兴！”

马腾渊已经把硬得出奇的家什递到了柳小颖的小腹，那滚烫的硬硬的东西顶得她生疼。

她还能说什么，看来还真是马腾渊的问题了！

马腾渊的动作越是剧烈，柳小颖就越是走神。婆婆说，如果今年柳小颖再不为马家添后，她就要以死来逼马腾渊与柳小颖离婚，并给儿子娶个

会生儿子的老婆！婆婆对她的冷言冷语就好像是鞭子一样抽在她的心上。终于在那一天，当马腾渊被公司派去出差后，面对婆婆的冷眼，她决定外出散心，并决定碰碰运气。

她的运气也实在是太不好了，居然遇到了车祸！

不过，她的运气也实在是太好了一点，她居然没有受伤！

更让她觉得自己的运气实在是好得不得了的是，她居然奇迹般地遇到了杨劲这么帅气的男人！

当她看到杨劲的第一眼时，她就希望，要是能有一个杨劲那么好的基因的孩子，那就是老天给她的最好礼物！

说实在话，柳小颖与梅娉婷的美是不相上下的，不过柳小颖那种质朴的美比梅娉婷更甚。因为柳小颖更成熟，更具有女性的柔性美，五年的婚姻生活不但没让她臃肿，反而让她更加风姿绰约。

杨劲何许人也？英俊，帅气，魅力逼人，一双眼睛就好比是多情的播种机。像梅娉婷这样不为生活发愁的大女人，目前的目标就是猎色，一旦猎到合适的人选，就想法把自己嫁出去，在不了解杨劲的婚姻状况的情况下，他的表面条件是很符合她的要求的。

而对于柳小颖来说，她的目的和梅娉婷是不同的，她并不在乎杨劲是否有家室，她只想向他借点东西，以向婆婆证明自己并不是不下蛋的鸡婆！

杨劲是北方人，爽朗的个性让他的人缘特别好，被公司派到哪儿去督导工作，都会有不少朋友与他合得来。

来会网友梅娉婷之前，他倒是有一些想法，可是在见到梅娉婷的那一瞬间，所有的想法就消失得差不多了。梅娉婷和他以往见过的女人比起来，多了些高傲，多了些让人无法在一瞬间接受她的距离。他就只想把她当成是普通的朋友交往。杨劲找的是朋友，是情人，他可不想再找一个独断专横的老婆。

柳小颖对他的家庭情况没有问过半个字，这一点让杨劲都觉得有些奇怪。在宾馆开房的头一天晚上，柳小颖娴熟的技巧让杨劲感到无比舒畅。当杨劲想戴套时，被她阻止了，他也没想什么，只淡淡地问了一句："不怕怀上？"得到的回答是："安全期。"

既然是这样，谁还要那么麻烦呢？

柳小颖不开口问他的情况，他也就不问她半个字，两人在一起只说些眼前的快乐，偶尔也说一些杨劲的工作，听他讲一些见闻。杨劲的语言能力过于丰富，时不时地逗得柳小颖笑个不停。几天过后，柳小颖已经有了一种片刻都不想离开杨劲的心理。

杨劲又去医院里看梅娉婷，柳小颖百无聊赖在站在过道里等着杨劲出来。她正低头看着手机，却不料梅娉婷突然站在了她的面前："柳小颖，你怎么在这儿？"

柳小颖一愣，抬头见梅娉婷一脸狐疑地看着自己，她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杨劲这时刚好走到梅娉婷身后，柳小颖看向杨劲时，脸刷地红了，支吾说："我……我来……来看一个病人……"

梅娉婷是何等聪明的人，她看了看柳小颖，又回头看着杨劲，见他一脸的尴尬，她什么都明白了。

不再等柳小颖说话，梅娉婷已经冲回了病房，片刻之后，她将杨劲送给她的鲜花、水果和营养品，通通丢在了过道里。

整个过程，梅娉婷一言不发，在丢完东西以后，她把目光投向柳小颖，淡淡地说一句："你可要好好保重自己，别让别人卖了，你还要替人家数钱！"

杨劲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看着柳小颖一脸的不自在，他拉起她，回身就走。杨劲拉着柳小颖，两人在街上走着。

"后悔不？"

"有啥后悔的？"

"怕不怕我把你卖了？"

"能卖多少钱？"

杨劲围着她转了一圈："凭这身材，这相貌，恐怕没有几个人买得起，如果再加上那娴熟的技巧，哇，简直就是无价之宝了！"

柳小颖笑着："你这个大坏蛋！"

笑了一会儿，杨劲突然悠悠地说："哎，本不想得罪娉婷的，即便不能做情人，也可以做朋友的，谁知她竟然那样傲。"

"你有多少情人？"

“你猜猜。”

“这哪能猜得着，我对你又不了解。”

“不了解你也敢和我交往？你就没点什么顾虑？”

柳小颖轻轻地嘘了口气：“有什么值得顾虑的，都是你情我愿的事儿。”

杨劲神秘地笑笑：“你怎么不问一些关于我的情况？”

“我需要问么？我即便是问了，你要不回答，或者随便说个谎，我还不是白问。假如你真想告诉我你的情况，你自然会告诉我的。”柳小颖不是一般的聪明，就算是杨劲真肯告诉她实话，她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告诉他。

“呵呵，我在江湖上跑了这么多年，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我要是告诉你实话了，你还会和我好么？”杨劲注意着柳小颖的神情，想看她究竟是真镇静还是假镇静。

柳小颖淡淡一笑：“你说与不说，是说真话还是假话，其实都不影响我对你的感觉。我只在乎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并不在乎你的过去有些什么秘密。”

杨劲一听到这话，倒弄得心里有些不自在了。虽然说两人在一起也就只是玩玩儿，或许明天他离开这个城市后，会很快忘记柳小颖这个人，但突然之间他又觉得，如果真要将她彻底忘干净，恐怕已经很难了。

因为在不知不觉中，他倒是觉得柳小颖是个好女人。

杨劲决定把自己的过去告诉柳小颖。

这天晚上，当两人在宾馆里再度缠绵之后，柳小颖躺在他怀里，倾听了杨劲的人生故事。

杨劲出生于1981年3月，老家在华北平原的一个小城镇里。父亲在小城里做小生意，母亲原本是父亲请的帮手，两人好上以后，更加尽心地打理小店。杨劲出生后，父亲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杨劲十四岁那年，父亲和朋友一起搞起了建筑装修的生意。开始的两年生意还搞得不错，可后来由于合伙人起了奸心，父亲连本带利赔了个精光。脾气刚烈的父亲哪受得了这等冤屈，和合伙人论理时，两人从言语冲突到大打出手，气愤的父亲一怒之下抓起屁股下的木头板凳向合伙人横扫过去，来不及躲闪的合伙人

被打中后腰，顿时瘫倒在地。虽然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但终究也落下了残疾。

可怜的父亲因故意伤害罪被判了六年的刑期。母亲带着年幼的杨劲苦苦地守着小店过日子。杨劲十六岁初中毕业，就到处去打工挣钱。等到父亲从监狱里出来，杨劲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父子俩齐心协力，组织人手一切从零开始。三年后，杨家恢复了昔日的荣光，一家三口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这个时候，父母开始张罗杨劲的婚事。由父母做主，杨劲娶了小镇里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的女儿牛小红。因为牛小红从小被惯出来的大小姐脾性，新婚后不久，小两口就开始了无休止的对立。

一年多以后，牛小红生了个女儿，原曾想有了女儿的束缚，牛小红会改变一些个性，可谁知她竟然将吃奶的女儿丢在家里，自个儿到朋友家去一玩就是几天几夜不回家。杨劲觉得如此的婚姻生活着实不堪，提出与牛小红离婚。起初牛家不答应，当杨劲的女儿一岁以后，牛小红与杨劲的对立更加厉害。她提出的理由也很简单：杨劲没有多大本事，全是仰仗她娘家的实力才能挣钱，可他却对她相当不尊重，时不时地骂她，让她很没面子。

这都是哪门子的理由！杨劲再也受不了了，单方面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诉。婚很快就离了，从此杨劲带着女儿生活，有工程忙时，就把女儿丢在家里，让母亲带着。

杨劲不管从人品还是能力来看，都是同龄中的佼佼者，他已经离婚的消息，很快就在他的周围掀起了不小的风波，有许多人给他介绍对象，他都一一回绝了。他想等自己真正做出成绩来以后，再考虑终身大事的问题。

几年过去了，杨劲也认识了不少的女人。人家对他有好感的，他不喜欢，他喜欢的，人家对他的好感又没多少。终于有一个双方都有些感觉的女人进入了他的视线，可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他看出了她对自己有一个六岁多的女儿心怀芥蒂。

杨劲看父亲老了，也不想他再那么劳累，在外奔波，就应聘进了一个做钢结构的公司。他本来是个很阳光的大男人，很多问题他都看得很开的，可这一次，他多少还是有些迷茫了，他决定让公司派自己出差。在他出差

的这个城市附近，有一个他才认识不久的网友，他要见见她，兴许会让他得到一些安慰。

听到这里，柳小颖诧异得不得了：原来杨劲并没有结婚！

可他的话究竟是真还是假呢？

仔细地观察了杨劲说话时的神情，虽然带着一些感伤，但措词清晰，不像在叙述别人的故事，更不像是在编故事，用以博取自己的同情。这么说来，杨劲还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男人！这种男人一旦付出感情，会一发不可收拾的！

柳小颖有些迟疑了，要不要告诉他自己的真实目的？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算有情人的人呢。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柳小颖轻描淡写地问道。

一听这话，杨劲有些耐不住了："我想来想去，还是不愿意和她结婚。"

"为什么？仅仅因为她不喜欢你有个女儿？"

"或许是吧，但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你，因为我太喜欢你了。"

"你……"柳小颖傻了，杨劲实在太实诚了！"我是不可能和你结婚的！"

"为什么？你不喜欢我？"

"难道喜欢你就非得嫁给你不成？"

"那你究竟想和我保持一种什么关系？"

"我也说不清楚，走着看吧。"柳小颖心里对老公马腾渊还是很爱的，她不可能说不爱就不爱了。

再说眼前的杨劲，就凭他刚才的那些话，就算都是真的，与自己又有多少相干呢？如果自己真的和马腾渊确实过不下去了，跟着杨劲也不是什么错误选择。可眼前，自己和杨劲无非是露水鸳鸯而已，而和马腾渊五年的情义那才是夫妻真正的情分。

柳小颖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怎么可能说移情别恋就奋不顾身？

杨劲不可能猜得到柳小颖的真实意图。既然她就想玩玩儿，又有什么不可呢？自己是个大男人，她都不怕玩出火，自己还怕什么？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这不是很多男人都追捧的事儿么？

柳小颖对自己的依恋，让杨劲突然之间觉得自己还是活得特浪漫的！

梅娉婷曾经对杨劲说过，她喜欢浪漫的爱情，她就希望能找到一个懂得浪漫的男人来爱自己，疼自己。杨劲对她的话不置可否，他知道自己不是那种懂得浪漫的人，多年生活的磨砺，早将他打磨得从来不会站在现实的尘土里去幻想浪漫的仙境了！

梅娉婷对杨劲的幻想彻底破灭了，这个现实的男人让她觉得他很龌龊，居然打着来看自己的旗帜却与只见过一面的女人好得如胶似漆，这一点实在是让她无法容忍！

可是，杨劲的爽朗，杨劲的男人气魄又确实让她一时之间无法忘怀，但是她又如何忍得了杨劲对她的背叛？在网络里，两人聊得热火朝天，天花乱坠，可谁知，真正来到现实中时，杨劲给她的伤害却是那样的深！

天下就没有一个好男人！

突然之间，梅娉婷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对男人的矜持，对男人的彬彬有礼，简直就是对自己青春岁月的一种犯罪！

她要努力找回自己的尊严，她要找回属于自己的快乐！当然，自己也不是那种不讨男人喜欢的女人，凭自己的姿色、才学与地位，要想找到玩物也不是不可能！

梅娉婷在走出医院的那一刻，当她站在路边等着出租车，拿出化妆镜看着自己额头上的新鲜伤疤时，她猛然间下定了决心：要报复天下男人！

决心刚刚定下时，突然间电话响起了短信的铃声。梅娉婷打开短信一看，是一个叫袁春立的男人发来的：亲，你在哪儿？很多天没有你的消息，我都快疯了，这是我发给你的第 26 条短信，你为什么不回一个呢？

第 26 条短信？梅娉婷苦笑了一下，这才想起，这几天自己因为生气，一看到短消息，不管是谁的，看也不看一眼就迅速删掉的做法也确实有些过头了。

袁春立，这个比自己大了三岁的大男人，个头和自己差不多，人虽然长得没有杨劲帅气，但也不是猥琐；不过，袁春立是个追求浪漫的人，所以刻意表现出来的温柔就少了些阳刚的魅力；一个大男人，一打电话就拖着声音向对方示好，让梅娉婷有时背皮子发麻。梅娉婷之所以一直以来对他投向自己的目光避了又避，还是因为他的身份问题：他是典型的官二代，

其父在平水县出任过县委书记一职，最近又去了省里。袁春立因为有父亲的庇佑，所以不管做什么生意都顺风顺水。只是他的生意，他从来不会亲自去打理，只交给心腹去管理。梅娉婷和他的相识并不浪漫，那是在一次正规的聚会场合，由朋友介绍认识的。

几次交往以后，梅娉婷发觉袁春立其实是一个想法过于脱离现实的公子哥，又听说像他这种官家子弟，身边美女如云，怎么也不可能专注于梅娉婷一个人。由此，梅娉婷渐渐疏远了袁春立，即便出于礼貌不得不面对时，她表现出的态度都是不冷不热的。

可袁春立对她却真像是着迷了一般，几乎每天都要向她的办公室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由于不敢随便得罪他，虽然梅娉婷不堪其扰，但始终保持一种优雅的姿态，她所把握的度让袁春立既不觉得是在疏远他，也不会让他觉得就可能随便亲近她。梅娉婷原以为这样做，久而久之会让袁春立识趣地离开自己，可她哪儿知道，也正是她这种做法，让袁春立错误地以为梅娉婷其实是在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

梅娉婷利用假期出来会网友，谁知却遇到车祸，不得不向单位请假。除了主管领导知道她请假的原因外，少有同事知道她是因为车祸请假的，所以当袁春立打电话到她的办公室找她时，就无法确切知道她的去向。他知道她不会轻易接他的电话，所以就一次又一次地给她发充满柔情的短信，哪知道梅娉婷居然连一条都没有看，就无情地删除了。

这第 26 条短信，要不是因为心里不爽，想找个人诉诉苦，她也许还不会看。

梅娉婷很快拨通了袁春立的电话，还未开口说话，心里的委屈就猛地聚到了一起，她先啜泣起来："袁哥……"

"哎呀，梅，你怎么了？干吗哭啊？"袁春立心都紧了，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她究竟受了什么委屈。

"我出车祸了，这许多天躺在病床上，也没人来看看我……"

"啥？车祸？严重不？"袁春立一下子紧张得不得了，连声音都变了，"你怎么不告诉我？你现在哪儿，我马上就来看你！"

"我在古井市人民医院，正准备出院，你有空来接我么？"梅娉婷突

然间有了一个想法，既然有人可以殷勤地侍候自己，又何必非要赶公车回去呢？

“好，好，你在医院里等着，我马上就开车过来！”

梅娉婷清晰地听到袁春立将钥匙一类的金属器件碰得叮当响的声音。听他焦急的嗔怪的声音里饱含着柔情，她的心一下子得到了不少满足！

本来是来会杨劲的，可谁知却会了一肚子的气，还差点赔上小命，这种委屈让她很多天以来都非常胸闷，这会儿有人来给自己抚平伤口了，她自然是相当欣慰。

站在街边也不是办法，梅娉婷将刘海拨下来遮住额头的伤口，返身往医院里走，她要坐在那儿等袁春立的到来。

梅娉婷刚走到门口时，却听到有人在叫自己：“梅小姐，是你么？”

梅娉婷回头一看，却是穿着半新不旧的救人英雄胡初安，她马上一脸堆笑，问道：“英雄特意来医院看我的么？”

胡初安不好意思了：“我以为你早出院了，我今天本来是回工地的，顺道来看看王静。”

“哦，原来不是来看我的呢！”梅娉婷打趣，“你好像很多天没来这儿了？”

“王静的父母在照顾她，我在也没有意义呢。今天就是想来看看她好了没有。”

“你来迟了，听说前两天她拿到赔偿后，她父母怕多花钱，就把她接走了。”梅娉婷也是听护士说的，她去王静的病房看过她，但并没有和她说话。王静给她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农村小丫头，傻傻的，没点精明的样子，梅娉婷哪有心境和她说话。

听说钱一到手，其父母就催着王静出院了，胡初安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梅娉婷见胡初安特意来找王静，就有些好奇了：“你知道她家住在哪儿么？”

胡初安摇头：“我没问过。”

梅娉婷笑了：“你俩倒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梅娉婷话里的意思明显含着讥讽，可胡初安并不清楚她是什么意思，

只认为她确实是在夸自己，所以脸一红，倒有些不好意思了："美女说什么呢，我当初也只是觉得她可怜，所以才照顾她的。"

"我早听护士说了，你花自己的钱给她买营养品，你真是个好人。"这句话倒是出自梅娉婷的真心，就算心里再不平，面对像胡初安这样的好人，她也不可能再出言讥讽呢。

两人又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后，胡初安听说海成东还在这个医院里，他便告别梅娉婷，去了海成东的病房。

胡初安刚刚离开，梅娉婷又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一个叫代一江的小伙子打来的。

梅娉婷一看电话上跳出的名字，脸上的笑容一下子绽开了："喂，小代啊，怎么想起给姐姐打电话了？"

代一江在电话那头先问她好，然后问起了托她的事儿，并说，最近这段时间闲在家里没事儿做，想到表哥的工地去找点活儿做。

梅娉婷眼珠一转，突然有了一个新奇的想法："哎呀，我说小代呀，你托姐姐的事儿，我正抓紧时间给你办呢，只是领导也忙，我不可能天天催人家不是？你想到你表哥的工地去干活，你表哥在哪儿呀，会不会因为太远，到时叫你回来的话，又来不及呢？再说，你一个大学生，到工地又能干什么呢？要不，姐姐给你一个建议，你看可好……"

泰谦那天送了胡初安回家后，转回头又到医院去陪父亲。

他到医院时，刘泽芳正和丁如花陪着父亲在说话。

刘泽芳只知道丁如花是泰谦以前的同学，在泰家的公司里上班，却并不知道泰青川与丁如花的暧昧关系。

丁如花长得并不漂亮，她也是一个相当现实的女人，在她眼里，只要有奶便是娘。在进入公司之初，她和泰谦走得很近，可泰谦对她并没有多少意思，他就觉得她接近自己，无非是看在金钱的份儿上，所以一直以来对她的态度都是不冷不热。丁如花感觉到危机以后，表面上依然对泰谦尊重有加，可暗地里却向泰青川抛出了媚眼。

泰青川在多次试探泰谦后，得知儿子对丁如花没有半点感觉，他于是将在办公室打杂的丁如花升成自己的贴身秘书，一有应酬等活动时，泰青

川就总是带着丁如花出席。

泰谦只知道丁如花工作的调动，却并不知道丁如花已经被调到泰青川的床上去了。丁如花对刘泽芳一如既往地尊重，那声“刘姨”叫得她浑身舒坦。刘泽芳虽然对丁如花并没有多少好感，但碍于她是儿子的同学，又是老公身边得力的秘书，所以疏忽了她的真实意图。

刘泽芳也知道泰青川在外边拈花惹草，但她从来不想去过问究竟是谁。在她看来，像泰青川这样有成就的男人，不管在外面怎么样，只要他一如既往地爱她，她就满足了。

丁如花得以快乐地生存。

泰青川出的这次车祸在很大程度上伤了他的元气，他决定放手让儿子泰谦来管理公司。这个想法一出头，他就与在身边照顾自己的丁如花说了。丁如花一听这话，真不知道是悲是喜，这好不容易俘虏了老头子，原指望再跟着他过上几年饭来张口、钱来伸手的日子，可这老头子居然出了车祸，这要是他不再管理公司的话，自己还能从他身上捞到多少油水呢？

丁如花不得不考虑前途。

泰谦知道父亲的想法，静下心来想想，父亲病在床上，公司里总得有个管事儿的，自己再也不能游手好闲了，所以他满口答应了父亲的要求，静静地听着父亲告诫自己要注意的事情。

末了，泰青川告诉泰谦：“儿子，你就放手去管理公司吧，这公司迟早都是你的。要是我不出这次车祸，你还可以用心地学习几年，这如今，我也只能让你立刻上马了。另外，公司里有很多事儿，小丁知道得很清楚，你要是有不明白的，可以和她商量。”

还能怎么做，自己才是泰氏公司的法定继承人，这到头来自己还不如旁人明白，可见自己是多么混蛋呀！从今天开始，再也不能那样让父亲担心了。

泰谦告别父亲，和丁如花前往公司接管工作，一路上，丁如花含情脉脉地看着他。

“谦，你准备好了没？”

“有什么要准备的？”泰谦刚才看到父亲看丁如花的眼神，心里有些不

舒服，但并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父亲的眼神那样充满哀怨。

“接管公司的事儿啊！你爸和我说了好多，他说，不管你什么地方不懂，都可以和我商量的！”丁如花虽然说的是泰青川的原话，但在泰谦听来，却有些刺耳。

“我爸把你当儿媳妇看了？”泰谦语气里有些不满。

“你觉得呢？”丁如花不管他怎么想，但想着和泰青川的关系，她不禁有些脸红。

“我们真的不适合。如果我们勉强结婚，那以后的几十年，我不会快乐，你也不会幸福，何苦呢？”

“我什么地方配不上你？你对我就没有一点感觉？”

“要说感觉还真的从来就没有过，我一直都是把你当成同学来对待的，当初你想到我们公司来找个事儿做，我就明确地对你说过，我只是把你当成是同学来帮助的。这以后，公司由我来管理了，你也依然是我的好助手，好同学，遇到合适的男人，我觉得你还是对他们多动动脑子，别把想法耗在我的身上。”

丁如花听完这话，简直快疯了！她把头靠在车窗玻璃上，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我还一直以为你在等待我熟悉公司的情况后，就和我结婚呢！原来一切都是假的，可惜我这么些日子以来尽心尽力地学习了！”

“也不可惜呀，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一直都在我们公司里工作，只要我们公司存在一天，你就能干一天，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你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你就不能接受我？”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对你就觉得只能是同学，不会再有其他关系了！”泰谦目视前方，路旁的树飞快地倒退着。

“如果我想做你的情人呢？你给这个机会么？”丁如花豁出去了。

泰谦呆了！

05　竹篮打水

胡初安走进海成东的病房时，刚好听到海成东伤心地打着电话，那变了腔调的声音让人感觉他就好像是一个受伤很深的小孩。他本想退出病房，稍等会儿再进来，可海成东已经看到了他，他也不好意思再缩回脚，只好尴尬地笑了一下，慢慢地向里边挪动脚步。

海成东赶紧对电话说了最后一句："好了，你什么也别说了，我这儿来人了，晚些时候我再打给你吧。"

不等对方答话，海成东就挂了电话。抹了把眼泪，苦笑着对胡初安说："你来了，快请坐，这么多天都不来看我一下。"

"我得打工挣钱呢，你好些了么？"胡初安本想岔开海成东的思绪，将他从刚才的不快乐里引出来，谁知他的这句问候却更勾起了海成东的伤心。

海成东原本已经抹去的眼泪，突然之间又想往外涌了："老胡啊，你看我这个样子还好得了么？腿上的伤还没好，这心上又被人刺了一刀！"

胡初安哪里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但也不好继续往下问，让人家更伤心，只好随便安慰几句："哎，你也别太伤心，这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坚强一些，不要把眼前的事儿看得太重。老话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觉得吧，在大多数时候，你还是要看得远一些好。"

"话是这样说，可是你看我现在的情形，想走走不了，我老婆她……"海成东猛然间觉得向一个交情并不深的人诉苦，着实不应该，赶紧就把话头打住了。老婆现在处于两难境地了，自己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很有可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保险公司要等他伤好出院后，看他的伤残级别赔钱，

要是真的落下残疾，倒可以多弄点钱，可岳父岳母又肯定会因为他成了瘸子而逼着华筱筱和他断绝所有关系！这样的难题怎么就会让自己遇上呢？真是老天不长眼啊！

“你老婆这几天没来照顾你么？”胡初安有些奇怪，这老公伤成这样了，就算工作再重要，也应该在这里照顾病人才是。

海成东苦笑：“她工作的单位太苛刻，请一天假扣半个月奖金，要请上几天假，连工资都得扣去一大半。像我们这种靠工资吃饭的人，哪经得起那样扣啊，所以我让她别请假。”

“可你……你这情况……”胡初安无话可说了，哪见过这样要钱不要命的人，“你就没有其他亲人来照顾你一下么？”

“我老家离这儿一千多里，父母年事又高了，我怎么可能麻烦他们？再说我也没有兄弟姐妹，唉……”

“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你有钱，还怕请不到人照顾你么？”

“这问题的关键就是没钱呢！我真要有钱，就不会让我老婆那么辛苦地上班了。”海成东说到这里，连心尖都是疼的。

“你不是说你跑了几个公司的业务，难道就没点搞头？”胡初安有些不相信眼前这个二话不说就舍得花一百块钱买水果的人，会有如此多的苦水，当初还以为他是腰缠万贯的人呢，想不到受伤了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

“给人家跑业务能挣多少钱呢，你要有业绩才能有钱进，这如今我躺在医院里了，连业务都跑不成，又哪来钱进呢？”

“现在的大老板都是电话里边谈生意，网络上边揽活儿呢，你难道没有……”胡初安有些不相信海成东真有那么苦。

“我才跑业务几个月，人缘还没那么好，局面还没打开，许多需要当面沟通的人和公司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去沟通嘛，这往后只要我打开了局面，照样可以在电话里解决所有问题。到时我只要在家里坐着，在网上看样品，找客户，到那时，就根本用不着我到处跑了，那钱就哗哗地往我账户上流呢！”海成东嘴上这么说着，心里有些惭愧，可是他不愿意被胡初安这样的农民工看不起。要不是因为自己当初有求于别人，他哪里有工夫与他这个什么都不懂的人说话呢。

胡初安是个实在的人，热心而大方，老话说，一个人一生三穷三富还不一定到头呢，像他这种实实在在的人，说不定哪天就会时来运转，到那时可能还有利用的价值呢。这会儿虽然看他那样寒酸，但在这寂寞的时候有他陪着说说话，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就权当是不花钱请的陪聊吧！

“听你们有知识的人说话就是长见识。我啊，就是书读得少，本来很想学电脑的，可是人太笨了，这手一摸着那个什么鼠啊就不停地发抖。”胡初安想起跟工友到网吧去玩时，见人家玩得起劲，他也想试试，工友试着教他用鼠标，可他费了很大的劲儿，就是把那光标移动不到重点上，弄得工友笑个不停。

海成东淡淡一笑：“其实吧，电脑的使用还是很简单的，现在的电脑又便宜，两三千块钱就能买个新的笔记本电脑，只要你多看多用，自然就会了。你没见那些几岁的小孩子玩电脑游戏玩得那么好，难道你比他们都不如么？不可能是吧！所以呀，什么时候你买了电脑了，只要我一教你，保证你很快就能学会！”

“真的么？那简直是太好了！”胡初安一下子来劲了，他其实也听说现在的电脑便宜，只是自己是一个打工仔，有电脑又有什么用呢，再说每个月挣那么点钱，哪有闲钱买电脑呢！“你真的肯教我？”

“那是当然，怎么说咱们也是患难之交呢，只要我有时间，你有电脑，我就肯定会把我懂的全部教给你！”海成东知道话可以这么说，但真正要他教胡初安学电脑，那可能是天方夜谭了！毕竟明天自己一出医院，天南海北到处跑业务，哪还会有时间教面前这个笨人学电脑呢！这么说话，无非是想让胡初安感觉到自己的热心。

胡初安听了海成东的话，一下子兴奋起来了：“东哥，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有你这个有学识的人做朋友做老师，简直就是我的荣幸！我真想现在就有一台电脑，好跟着你好好学习，将来也学你一样，在网上挣钱！”

“看把你高兴的，没电脑说啥都没用，你啥时买了电脑再说吧。”

胡初安的兴奋劲儿一下子减少了许多，叹了口气：“其实这次我本可以有钱买电脑的，可我爸欠的债太多了……”

海成东皱起眉头：“你们工地给你奖金还是政府给你发见义勇为奖了？”

“那些好事哪轮得到我头上？我给你说句悄悄话吧。”胡初安把嘴凑到海成东耳边，轻声把泰青川给了自己一笔救命酬谢的事儿告诉了他。

海成东瞪大了眼睛，想不到如此好事居然突然就落到胡初安头上！要不是自己翻出车厢时受伤，说不定就会和海成东一起去救那个泰青川，说不定自己也会得到一笔酬谢，可老天怎么会和自己开起如此玩笑？

“他给了你多少？”

“五万。他还说，以后不管我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他帮忙，他还可以给我工程做。可是我哪有那个能耐，找了工人干活儿，就多少得有些资本给工人垫付工资，我现在连娶老婆的钱都没有，哪还敢想那些呢！”胡初安心不设防了。

海成东脑子飞快地运转起来：“其实有五万块钱，你也可能做一点什么生意了，只要找好了项目，保证比你在工地干活挣钱来得快！”

“我哪有做生意的脑子，再说，我爸欠的旧债太多了，把他的债一还，把我妈治病时欠的债一还，就剩不了多少了，哪还有做生意的钱呢，想买个电脑的钱都挪不出来了。”胡初安拿回家的五万块钱也确实是拿去还那些债了。

海成东失望了，眼前这个小伙子还真的笨得出奇，脑子怎么就不灵活一点呢？如果换作是自己，肯定先拿那五万块钱好好地做点生意，反正那些债已经欠下了，迟点时候还也不是不可以，如果生意做得好，也不会花太长时间就能还清的！

哎，算了，和他讲这些如何打算人生、算计生活的道理简直就是对牛弹琴！还不如自己闭着眼睛养会儿神。

“今后你要是有了些积蓄，想做点什么大事儿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会好好帮你策划，让你既能赚钱，还能享受美好的生活。”海成东微笑着说。

面对如此热心的人，胡初安差点就感激涕零了，他也没去认真想想眼前这个比自己还不济的倒霉蛋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真是太感谢你了，为表示我对你的敬意，我请你吃中饭。我这就去外边的馆子里弄些菜来……”胡初安站起身就要往外走。

海成东赶紧说："哎呀，用不着那么麻烦，我这伤还没好，医生说有许多忌口的，你真要请我，等我出院以后，你再请吧。"

想想也是，病人一般都有忌口的，这万一弄些菜来，他吃不得或者吃了后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症状，自己罪过还大了："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到医院的食堂给你打份午饭来吧！"

这个胡初安，你也真是太实在了！哎，早知道你连谦让的话都不会说，我干吗要那么虚伪呢！可这个时候也不能再改口说自己需要吃些什么补品了："那真是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在这儿的话，我又得麻烦人家护士了！"

胡初安转身出了病房，海成东看着他消失的背影，不知不觉中升起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

华筱筱的父母终究还是从别人的嘴里知道了海成东受伤的实情。从几天的观察里，他们见女儿正陷入一种悲伤之中，就选择时机告诉华筱筱说：你和海成东只能是朋友。他们是绝对不允许女儿嫁给一个没有作为的男人的，况且看他受伤那么严重，很有可能将来会留下残疾，真是那样了，他又如何能保证女儿的终生幸福！

母亲告诉华筱筱，她托的人已经和对方说好了，这几天就要给她安排一次相亲！

华筱筱看着母亲有些发紫的嘴唇，她那就要跳出喉咙的话又不得不生生地吞了下去！

海成东在医院里躺着，自己却不能守在他身边，华筱筱这心里已经够痛苦的了，这如今还要去相亲，天啊，这世间居然还有如此残忍的事儿！

相亲就相吧，反正自己已经是嫁了人的，只要自己要命都不答应，满足一下父母的好心也就是了，对自己也不会有多大的损失。

只是能不能向对方说明自己的状况呢？恐怕这将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万一说了，势必会让自己的婚姻状况大白于天下，母亲在一气之下会不会有危险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可是这不说吧，万一对方真对自己有意，想要发展下去，又该怎么办？

看来还是只有看事情的发展再说。

华筱筱趁着去卫生间的机会，打电话告诉了海成东自己的无奈。面对多方面的压力，华筱筱对海成东说："我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你出车祸的事不知道是谁告诉了我父母，他们对我说了好多的话，完全不顾我的感受，非要我去相亲，你说我现在怎么办？不去吧，说不过去，去了吧，对不起你。再说我现在已经是已婚的人了，如果人家真要来真的，我可怎么办？"

"我觉得你还是把你已经和我结婚的事实告诉你爸妈！"海成东已经考虑不到那么多了。

"你这不是把我妈往死路上推么？你没见她多走一点路就喘不过气来的样子么？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应他们的要求去相亲，走个过场，然后用冷脸对付对方，让他知趣离开而不暴露我们的事情。"华筱筱坚定地说。

"既然你已经决定这么做了，我还能说什么？我只是担心，这万一对方对你动了真情，你可怎么办？"海成东想着漂亮温柔的华筱筱当初是如何打动自己的，就害怕她躲不过这一劫，"你这几天还能来看看我么？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我时时刻刻都想守在你的身边，可是……"

"都怪我太无能了！"海成东已经带着哭音了，自己伤成这样，老婆既不能在自己身边照顾自己，还要加班加点地工作，这对她的折磨何尝就小了？这如今她还要应付各方面的压力，既要保全自己，还要不让自己的秘密泄露，所有这一切，对一个弱女子来说，是何等的残酷！

两人的对话因胡初安的到来而不得不中断。

胡初安无意中向海成东提供的信息，让他突然间有了一些打算，他要好好利用胡初安这个好人，看能不能为自己找到一条致富的路子。

泰谦这两天不停地接到母亲左金艳的电话，问他究竟哪天有空，她要陪儿子去相一门亲。

泰谦与母亲的对话让坐在副驾上的丁如花皱紧了眉头，她看着泰谦："你真要去相亲？"

泰谦笑着说："我妈一直以来就在给我寻找合适的姑娘，听说这一次她给我介绍的是她的一个远房侄女，她是个很能干又漂亮温柔的女人。"

"哼，漂亮温柔？会不会又是冲着你的钱财来的？"丁如花不屑地说，"你不是一直以来都不喜欢那种只爱钱财的女人么？"

泰谦看也不看她一眼："你还是最懂我的。"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泰谦摇摇头，淡淡地说："我们之间目前的关系是最能让我们的友谊持续的，如果你想更进一步，那我们之间的情义可能也就至此止步了！"

丁如花瞪大了眼睛，眼里有泪："我究竟哪儿不好，不能让你接受我？只要你能告诉我，我一定改正，改到你能接受我为止。"

泰谦皱起眉头："你还是相信缘分的吧？我们之间有同学之谊，这已经是你我之间最好的缘分了，你还奢求什么？其实你什么都不错，你也用不着为我改变什么，保持现状好不？"

丁如花一抹眼泪："停车，让我下去！"

"我们还要去办事呢，你不去我一人怎么搞得过来？"泰谦一时不知道如何说，没有停车的意思。

"你不是很能干么？哪里还需要我？我去照顾泰总，让他另外派个人来协助你，我可侍候不了你！"丁如花一脸幽怨，看着车窗外。

"现在我也是泰总啊，你侍候谁不是侍候？再说，只要你干了活，就一定有工资奖金的，你又何必计较呢？"泰谦要不是出于老同学的面子，哪里还耐着性子和她说这些。

丁如花也是聪明人，如果这话再说下去，恐怕不应该让泰谦知道的一些隐情就会露馅了，既然已经是这样了，那也就只好先这样，容后再计议吧！反正泰总现在还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只要不把所有的关系搞僵，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儿。

想到这里，丁如花不再强硬地要求下车，也不再把悲伤的神情摆在脸上。沉默了好一会儿，泰谦终于忍不住了，开始没话找话。

"你在我们公司里也工作好几年了，为什么不找个你喜欢的？"泰谦还是很关心丁如花的未来的。

"我喜欢的不喜欢我，我还能喜欢谁？喜欢我的我又不喜欢。"

"你没听人说，找个喜欢你的人做老公，找个你喜欢的做情人的话？"

"你为什么不那样做？"

"你怎么知道我没那样做？我现在不是要找我喜欢的做老婆么？只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值得我喜欢的女人。"泰谦的话看似是真话，也给自己一直以来都过的单身生活做了一个注解。

"像你们这种有钱的花花公子，就像采蜜的蜜蜂一样，一辈子哪能专情于一朵花呢！"这句讥讽的话一出口，丁如花感到心里高兴了许多，哼，谁叫你那么贱，伸过来的舌头我还不知道咬么？

"我可不是蜂子，哪朵花有蜜就往哪朵花靠！"

"你和蜂子有什么区别？十年前就听说你在交女朋友，你就没数一数你究竟和多少女人上过床，这其中真就没有一个你喜欢的？"对于泰谦的过去，丁如花还有不知道的？

"有一次我和朋友去唱歌，无意中听到一首歌，让我感触很深，那歌中唱到，三十以后才明白，要来的早晚会来，三十以前，学别人装模作样谈恋爱。想想还是你说得对，像我这种人，三十岁以前知道什么叫谈恋爱么？还不就是把女人哄上床么？"泰谦不知道是自嘲还是在借这话劝解丁如花。

"对女人而言，你有钱又有魅力，还用得着去骗么？只要你一个微笑，或许她们就迫不及待地想同你上床了！"

"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当然，你随便什么时候都装得像个人。"

泰谦笑了："你觉得我在你面前装得特像个人是吧？"

"我倒是希望你以后别在我面前那么做作，随便一点，你对别的女人怎么样，你就怎么对待我，我会相当感激你的！"丁如花原指望这句话能挽回一点什么，可是她没有想到的是，泰谦接下来说的话，让她更加失望，而且更加坚定了她需要迂回寻找自己的幸福的决心！

"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想明白了，其实成天无所事事，老是去寻找上床目标的生活实在是没有意义。从我父亲出车祸那天开始，我就好好地

考虑了一下，从此后我要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好好学习做生意，不再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女人的身上。男人嘛，总得活得有意义一些，静下心来，好好做有意义的事儿，找个彼此相互喜欢，可以相互激励的女人过一辈子才是相当重要的。”

泰谦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凝重，可以看出他说的是真心话，他也确实是把丁如花当成朋友，才会在她面前说这些话的，只是丁如花怎么也想不通，一个那么滥情的男人，怎么就会说变就变呢？

三年前，当丁如花工作不如意，通过其他的同学找到泰谦时，希望他能给她一份稳定一点的工作，泰谦二话不说，让父亲在公司里给她安排了一份办公室的工作。丁如花有了稳定的工作后，相当感谢泰谦的帮助，于是想方设法接近泰谦。每次和泰谦出去玩，都玩得很疯。

丁如花清晰地记得，自己和泰谦的第一次上床是因为泰谦被灌得烂醉，当她扶着他进入宾馆的房间后，泰谦重重的身体把她压在了地毯上，随后吐了她一身的秽物。她又费了好大的劲儿将泰谦弄到浴室里去洗，经水一泡，泰谦清醒了许多，红得像火一样的眼睛看着丁如花，将她整个燃烧了起来！

那次过后，两人的秘密关系持续了不到一个月，泰谦就再也不同她那么接近了，而后不论她如何求他，他就是不给她机会，二人逐渐冷淡下来了。

丁如花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她一直不知道自己不被泰谦喜欢究竟是什么原因。

泰谦也一直不愿意告诉她的原因是：他其实是看不惯丁如花的势利眼，对她那种崇拜金钱的个性更是嗤之以鼻。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丁如花属于那种相貌平平，而且也不太注重修养的人；更糟糕的是，她在与泰谦上床后，就在办公室里明里暗里地显摆，就好像自己一定就是未来的老板娘一样！

要不是出于同学的关系，泰谦早就让父亲解雇她了。可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不好食言，只要丁如花努力工作，这份同学情谊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有这话在先，泰谦也就只能选择远离丁如花。

丁如花失去了泰谦的宠幸，也意识到了生存的危机，于是埋头用心工作。当她慢慢掌握了公司的具体情况以后，她明白了，泰谦爱玩，公司的真正操作者是他的父亲泰青川，她于是将媚眼抛给了泰青川。

这是丁如花第一次采用曲线救国的方式挽救自己的生存危机。

她也一时没有想到的是，很快她就要第二次设定自己的曲线救国路线了。

这一次却是公司的小老总泰谦将要去相亲，以寻找公司未来的老板娘的时候。

华筱筱的母亲黄其碧在一次去看望生病的亲戚时，意外地与同是来看望亲戚的左金艳坐在同一条长凳上吃午饭。大家虽然多年前就彼此相识，但并没有多少共同的话题。

这一次两人是因为儿女的婚事展开了对话。

左金艳因此知道了华筱筱是在外企工作，因为一直以来忙于工作，而耽误了自己的婚姻大事。黄其碧为这事儿愁得头发都白了，可是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左金艳也是早听说过华筱筱能干、贤惠、孝顺，而且人也长得漂亮，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女，但她没有想到的是，二十八九岁的她还会待字闺中，她马上就想到了自己那个让人操心的儿子泰谦，已经三十岁了还没有成家！

黄其碧听左金艳把儿子吹得天花乱坠，多少有些不相信，事后悄悄地询问了亲戚后才知道，其实左金艳说的大部分都是实话，结论是：泰谦是个好小伙子，虽然前些年有些花心，但干起事儿来，也是人才中的精英！

黄其碧动了心。

泰谦出于对母亲的尊重，也出于想找个真正让自己喜欢的女人好好过日子，所以他听从母亲的意思，丢下工作来相亲了。

早早地和母亲到了事先选好的宾馆茶楼里，母子俩等了近半个小时，华筱筱才在黄其碧的陪同下，打的来到宾馆。

听母亲说要叫左金艳左姨，华筱筱一脸微笑地甜甜地叫了声左姨，却

连正眼也不去看泰谦。左金艳赶紧对儿子说："泰谦，这是你黄二姨，这是你华妹妹，快叫呀。"

泰谦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了，这哪儿是相亲呀，分明就是在认亲嘛！"黄二姨你好，华妹……"

华筱筱匆匆地瞟了他一眼，在母亲的示意下，她走到左金艳身边："左姨，很多年以前我在姨丈那儿见过您，这转眼间许多年过去了，您老人家还这么健朗！"

"我印象里的你那时好像还在读高中是吧，伶俐聪明，嘴巴又甜。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是越来越漂亮了，真是你妈的福气。"左金艳看到华筱筱的第一眼就觉得这个姑娘真的不简单。

黄其碧将泰谦上下打量了一通，眼睛里有很多话要问，可见女儿与左金艳说得那么亲热，她也只好接嘴说："哎呀，我哪有姐姐你那么好的福气哦，我这女儿虽然能干，但总是忙于工作，终身大事从来不挂在心中，这让我好是操心呢！"

"我说你呀，其实也用不着那么担心的，像咱筱筱这么好的姑娘，只要姻缘一到，你就自然跟着享清福了！"左金艳拍了拍华筱筱的手，又看向泰谦，示意他抓紧时间说话。

"享啥清福哦，只要她过得幸福快乐，我这当妈的，就算苦点又算得了什么？只是……哎，她从学校一毕业，我就开始操心，她这都工作了许多年了，我也请朋友帮忙介绍了好几个小伙子，可她就是连看一眼都不愿意。今天也正好是星期天，要不然，要让她请假的话，真的比登天还难。"

"华妹妹在公司里是干什么工作的？"泰谦终于抓到机会插话了。

"成本会计。"华筱筱答话时依然没把目光投向泰谦。

"哦，你一天的工作应该很忙很累了？"泰谦继续问道，希望能将她的目光引向自己。

"习惯了。"回答依然简洁，华筱筱依然没有想看一眼泰谦的意思。

左金艳笑着对黄其碧说："妹子，我想去一趟卫生间，你去么？让他们俩在这儿说会儿话吧。"

左金艳对华筱筱说："筱筱，你就在这儿跟泰谦说会儿话，我和你妈

去一下就回来。"

两个老人离开后，泰谦微笑着问华筱筱："我的情况你了解了一些没有？"

"没有。"依然简洁，依然没有把目光看向泰谦的意思。

"为什么？难道是你母亲逼你来相亲的？"泰谦有些疑惑了，如果猜测是真的，那这相亲还有什么意义？

"不为什么，没人逼我。"华筱筱的目光落在雅间的墙壁上。

"那就好。其实我倒是有点被母亲逼着来相亲的意思。呵呵，不怕你笑话，我抱的是一种侥幸的心态。"泰谦看着华筱筱，看她有没有接自己话的意思，稍微停顿后，他见她根本就没有把目光转向自己，就只好接着往下说，"我以前交的一些朋友，她们当中有很多人一听说我们家有大公司就眼睛发亮，看向我的眼神就好像是看着一个通体发光的金娃娃一样！让人很是郁闷的。"

"哦。"

"我觉得你是一个不喜欢说话的人。"

"嗯。"

"你在公司里和同事也不喜欢说话么？"

"不。"

"那你和我找不到话题么？"

"嗯。"

"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泰谦都不知道找什么话说了。

"苍蝇！"

"什么？"泰谦一愣，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华筱筱指着从眼前飞过的苍蝇："喏。"

泰谦这才看到还真有一只苍蝇在面前飞舞，他松了一口气："我还以为你……呵呵，这宾馆的卫生条件做得不是很好，我这就叫服务员换房间。"

华筱筱淡淡一笑，不容置疑的口吻："不用！"

"不好吧，你会不会因为看到苍蝇而影响心情？"

华筱筱摇头："不会。"

"这世间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一些肮脏的东西，只要我们自己洁身自好就好。"

华筱筱突然把目光看向泰谦，她明显是在怀疑：你一个富家公子，能说出这样的话，有点让人不太相信。

"别用那么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虽然前些年我是混了些，可这些年因为要学着管理公司，也不能那么混了。"泰谦赶紧澄清自己。

华筱筱微微一笑，又把目光投向那只飞来飞去的苍蝇。

"难道我还没有一只苍蝇帅么？"

"你有它自由么？"

泰谦哈哈一笑："是啊，人活着，哪有那么多的自由，有些束缚是在所难免的。俗话说没有规矩，哪来方圆。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其他生物比自由的。"

"嗯。"

"你就不能多说两个字？"泰谦调侃地说。

"嗯，嗯嗯。"

"呵呵，你不想亲口了解我一点？"

"不。"华筱筱摇头，目光随着苍蝇落在旁边的沙发上。

"你什么也不想知道，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没。"

"那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好。"

"你能给我你的电话号码么？"

"我记不住。把你的给我吧，我打给你。"

泰谦笑了："哎呀，你终于多说几个字了。"他赶紧告诉她自己的电话号码，"13838**8888，很好记的。"

"买的？"

"嗯，很多年前花了几百块钱买的。"

"哦。"华筱筱低头拨着号码，泰谦的电话响，一看号码，记下。

“华筱筱是吧，‘xiǎo’字怎么写的？”

“竹头，单人，一竖，反文。”

“哦，是小竹子的意思么？”

“你挺有学问的。”华筱筱终于正眼看了泰谦一眼，“其实就是大小的小的意思。”

“哦，要说学问，哪敢和你比，我也就是猜的。”泰谦笑了。

“猜猜我现在怎么想的？”见泰谦的眼睛清澈透明，华筱筱有些不好意思了，她又把目光移向别处。

“你想尽早结束这次相亲是吧？”从华筱筱一直都不拿正眼看自己的情形来看，她肯定是被母亲逼着来的，从她的表情里可以看出，她想离开，但为了礼貌，为了亲人，她在努力忍着，只希望早些离开这儿。

“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是什么意思么？”

“我不是杨修，你也不是曹操，有什么可以误的？”

华筱筱笑了：“知道曹操在门上写个‘活’字的用意吧？”

“杨修说了，那是太‘阔’了。怎么想起问这个？”泰谦一时没有明白华筱筱的意思。

“要是你想问我对今天这个事儿的看法，我也只能在门上写一个‘活’字。”华筱筱回头看着茶楼那扇漂亮的门。

泰谦哈哈一笑：“其实也没啥，随便选了这个地方坐坐而已，要是去普通的茶楼，太吵了。”

“摆阔罢了！”

“哈哈，那下一次见面，时间地点由你选。”泰谦对华筱筱开始有好感了。

“再说吧。”华筱筱端起面前的茶喝了一口，目光不自觉地落在水果盘里。

她这个细微的动作被一直看着她的泰谦捕捉在眼里了，他马上起身说：“你先坐会儿，我去吩咐午餐。”

泰谦往外走时，华筱筱回头看着他的背影，忽然之间，她心里涌起一种特别的感觉：泰谦的背影很高大，海成东那看似有些单薄的背影实在是

不能和他相比，要是躲在这么厚实高大的背影里，那该有多么安全！

华筱筱突然间感觉到脸在迅速地发红发烫：自己已经是有夫之妇，如何能有这种龌龊的想法！

正当华筱筱自个儿都觉得想法有些肮脏时，母亲和左金艳却突然走进了房间。

左金艳看着华筱筱红红的脸蛋，越发显得美丽动人，心说：看来两人肯定有意思，要不然怎么会如此激动？她快步走到华筱筱身边坐下："哎呀，筱筱，你对泰谦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她想都没想说出了三个字，忽然间又觉得这个说法不就相当于自己直接承认了对他的感觉么，于是又赶紧把话说全了，"他是挺好的一个人。"

"你们可以继续交往么？"左金艳趁热打铁。

"只怕他真正了解我以后，会让他失望的。"华筱筱说的倒是实话，但又不敢把话挑得太明了，她将目光转向母亲，看着她因为兴奋而显得很有活力的笑容，她实在不忍心说出真话，让老人家突然倒地！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黄妹，咱们先去吃午饭，连吃边说。"左金艳看着华筱筱，越看越喜爱。

华筱筱心里却如同打翻了五味瓶，她真不知道应该先尝尝哪种味道了……

06 飞来横财

华筱筱最终决定不把自己相亲的事儿告诉海成东，一来她不想让他伤心，影响健康；二来她也不好意思把自己那龌龊的感受说出来；第三呢，她实在不忍心看着母亲久违的笑脸突然之间晴转多云。

只是这往后自己要如何应付两个男人，以及在两个家庭间周旋呢？华筱筱连做梦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梦由心生，这话不假。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话也是真理。

华筱筱连上班的时候都在权衡利益轻重，并在心底深处将两个男人进行对比。

不管她从哪个角度比较两个男人，海成东都永远不是泰谦的对手！

这接连几天的梦里，华筱筱都梦见自己被人追杀，而且她能亲眼看到自己的身体被人分割成两半！那明亮锋利的刀具在砍向自己时，却又变得钝滞不堪，身体就像被生拉活扯一般分成两半，那疼痛如果是在现实里……哎呀，那是想都不敢想！

华筱筱多次被噩梦吓醒，她满身是汗，抱着枕头，坐在黑暗里发呆，她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实在是不安全，也不知道究竟哪个男人才能给自己真正的安全感！

自己也是快三十的人了，多么需要一个被家人被朋友承认的温馨的家呀，像这等地下党一般的生活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呀！如果真要等海成东功成名就，让父母承认他，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他现在躺在医院里，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康复都不知道！

泰谦实在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而且就像母亲说的，如果真能与他成为一家人，那自己根本就用不着没日没夜地工作，连父母都能跟着享清福！这好像应该是左金艳对母亲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的话，而母亲又是看到华筱筱的眼神并没有直接拒绝泰谦时，才试探着与她说的。

华筱筱对泰谦并不排斥。

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生出如此这般的心理，这完全是对海成东的亵渎，更是对两人这么多年来感情的否定！

自己不应该是那样轻浮的！

华筱筱经过很多次心理斗争后决定：和泰谦交往一下可以，是为掩人耳目，但绝对不能背叛对海成东的感情！等到时机成熟，再慢慢告诉泰谦自己的困难境地，以期求得他的原谅，并决定在交往期间再也不向泰谦抛半个媚眼，更不会同他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

华筱筱这边已经想好了应付泰谦的方法，可泰谦呢，自从认识了不一样的华筱筱以后，他就变得更加深沉了。

自打开始懂得男女之事那天开始，泰谦认识并交往过的女人不计其数，还没有哪一个给他留下过如此深刻的印象！

以前认识的所有女人，一听说他是有钱人家的公子，两眼就会放光，可华筱筱同他说话期间，语言始终是那么简洁，对他的态度也是不冷不热，不卑不亢，既没有显得对他不尊重，也没有显现出对他的亲近感，那种把握得相当精确的距离感，让泰谦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他猛然间醒悟，这就是自己想要的感觉，这就是自己一直以来追求的那种可以丢进老君的八卦炉里煅烧的感觉：自己需要的爱情是情感的港湾而不是金钱的奴隶！

华筱筱给予泰谦的印象就是那种清纯得好似不识人间铜臭味儿的感觉。

泰谦决定要加紧时间再与华筱筱交流，如果多次交往后，华筱筱给自己的感觉还是和当初一样，那就得抓紧时间投入感情，或许自己姻缘的春天真的已经快来了！

泰谦这些天脸上的微笑越来越多，越来越迷人，这点变化根本逃不过女人的眼睛！特别是他身边一直都在关心牵挂着他的女人。

再说泰谦的任何一点变化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她未来的幸福，

所以她不得不每天都睁大锐利的眼睛捕捉来自泰谦脸上、眼里以及肢体上任何一点不同于平时的变化。

这个特别关心泰谦的变化的女人，当然就是丁如花。

泰青川自从多年以前在一处香火胜地受到老禅师的点化后，一直以来都相当信奉佛。家里供着一尊从寺院里请回来的保护神，每天早晚一炷香。他时常对泰谦说：做人要有善心，不要因善小而不为，也不能因恶小而为之，做事要对得起天理良心，举头三尺有神明，只要平时积累了善行，到了危急关头，菩萨自然会保佑你的。

能在车祸中脱险，而且不会留下任何残疾，泰青川把这一切都归功于神明的保佑，所以对于救助自己的胡初安，他一再嘱咐泰谦要好好待他。

他对泰谦说："车子翻滚到路边时，严重受损，在那种情况下，一般人都会想到车子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如果换作别人，谁肯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助车里的驾驶员？可胡初安没有想到那些危险，毅然去救人。所以自己的命是胡初安救回来的，是菩萨保佑的，所以对胡初安，要心怀感激。"

听泰谦说，胡初安拿到了钱，首先想到的是还了他父亲以前做生意时欠下的债，又还了医治母亲时欠下的债，如此说来，肯定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他告诫儿子，如果胡初安还有困难，无论如何都要再帮一下他，给他提供赚钱的机会。

胡初安虽然得到过五万块钱，但那钱转眼之间就进了别人的腰包，他换来的只是一点轻松心情而已，并不能改善多少他目前的窘迫状况。他依然没有钱娶老婆。

没有钱不等于就不能有老婆。只能说有钱的娶老婆时可以风光一些，面子好看一些；没有钱时，两个人只要领了结婚证，睡到一起自然过的也是夫妻生活，一样可以满足自己的原始欲望，一样可以传宗接代。

快三十岁的胡初安由于没钱，也没有尝到过女人究竟是什么滋味儿，所以当他好心地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时，他自然就受到了工友们的嘲笑。当他去医院想见一下王静时，却得知她已经被父母接出了医院，可自己并不知道王静究竟是哪儿的人，又没有可以与她取得联系的方式，看来要想再次见到王静就基本等于是不可能的了。

自己也曾给过王静一个电话号码，那是工头超哥的，如果王静有意联系自己的话……会不会她搞丢了号码呢？这都快两个月了，如果她有意的话，怎么可能就不打个电话呢？

看来她确实是把自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唉，所有的幻想与奢望都破灭了。

她曾经看着自己时眼神里那多情的温柔原来全是假的！自己还曾很多次在梦里看到过她……现在看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工友说：不要相信那些装得很可怜的男男女女，特别是女人，他们会在你防不胜防的时候置你于死地！

母亲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咱们这样的穷人家，只求能够平安生活，过一辈子就行了，别奢求你能得到许多，也别去奢望那些本不属于你的东西。

是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王静与自己并没有什么约定，两人之间也没有什么长久的友情，有的只是在那个危难时刻他伸出的一双救助的手。不要把给予别人的帮助记在心里，也不要想着要得到回报才伸出援手！人嘛，总是活得问心无愧的好！

这样想来，胡初安淡定了许多。渐渐地，他也不再希望在某一天能听到超哥叫自己时那欣喜的声音，也不奢望王静会突然出现在工地上。

日子总还得要继续，钱还得自己努力去挣。胡初安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每天照样与工友们说笑着干活儿。

俗话说得好：一天不说下三乱，时钟不会快点转。每到休息时，大家就聚在一起，抽烟的抽烟，喝水的喝水，说笑的说笑。那些出门在外，很久没有享受过夫妻生活的人就开始调侃没有结婚或者才新婚不久的小年轻，荤段子满天飞的笑声中，夹杂着生活的无奈与辛酸，也饱含劳累的男人对安定生活的向往。

胡初安每每听到那些话，脸就会发红。可那些接触过女人的男人哪里管他的感受，一见他脸红，就非要绘声绘色地描绘那些细节，弄得胡初安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听吧，生理反应会很强烈，很快就会搭起帐篷；不听吧，更会激起工友的嘲笑，而且听觉也不可能说关闭就关闭的了，偏

偏不能听的偏想听！他又怎么能躲得过？

也不知多少次，当他正听得出神时，却不防有工友从后边一把抓住他的下身："哇，大家快看呢，安仔要射了！"

此时的他想要摆脱困境，把柄却在别人手里，稍微一用劲就会很疼，他只好任凭别人摆布，求饶似的央求别人放手。等到对方一松手，他就会奋身一跃，把对方抓住，或者直接就按倒在地，惹得别的工友哈哈大笑，他也能在与工友的摸爬滚打中得到一种慰藉。特别是在晚间休息时，几个人在通铺上闹上一阵后，就会很疲倦地进入各自的梦乡。

当胡初安的梦中不再有王静的笑容时，当他已经逐渐忘却曾经对她的思念时，突然有一天下午，当他正与工友们干得热火朝天时，却被人告知，工地外有个女人找他！

那一刻，胡初安着实一愣，会是什么人来找自己呢？

当他跑到工地门口时，却见到一个年轻的身影，他真是愣住了：来找自己的竟然是王静！

原来，两天前，王静曾经打电话给超哥，问他胡初安还在工地干活没。得到了工地的准确地址后，王静偷偷从家里跑了出来。

超哥接到王静的电话后，原本想第二天告诉胡初安的，谁知因为工作忙，居然把这事儿给忘了。

王静按照超哥给的地址，从家里出发，转了几次车才到古井市城区，又问了好几个人，这才找到胡初安所在的建筑工地。

王静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一身泥土的胡初安，她的眼泪忍不住刷地流了下来，她扑到他面前，嘴里叫着安哥，就想要抱住他，被胡初安伸手拦住："我太脏了……"

胡初安本也有些不好意思在众人面前被女人拥抱，他躲闪着。

"安哥，我终于找到你了。"王静声音有些哽咽，她低下了头。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找我了。"胡初安更是惊讶。

"我是偷跑出来的，我爸妈不允许我到处走，更不允许我来见你！"王静说出了自己是如何来见胡初安的。

一听说王静来见自己是不被她的父母同意的，他又不得不多了一个心

眼："既然他们不允许你来见我，你真该好好在家待着，别来看我，你看我这个样子，一无所有，你来了，我也不能好好招待你。"

"难道我来看你，就是希望你招待我么？"王静瞪大眼睛看着他，眼神里有许多的委屈。

"你那么远来找我，想和我说点什么？"胡初安听说她的父母反对她见自己，他已经不知道有多委屈了。想当初在医院里时，王静的父母很感谢他对女儿的帮助，并说请胡初安方便的时候到他们家去玩儿，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这如今王静来看自己，却是偷着跑来的，这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就想来看看你，也没有其他的意思，如果我能在这个城里找点什么事儿做，我就可以经常和你在一起了呢！"王静看来是下定了决心才跑出来的。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你要是早些告诉我你要来找活儿干，我还可以帮你看着一点，这如今哪有那么容易，说找事儿就能很快找到啊。"

"我什么事儿都能做的，饭馆服务员，给人家当保姆都可以的。"看来王静是铁了心要在这个城市里找点事儿来做了，看她背着的鼓鼓的包裹就知道，她一定是将换洗的衣服都带着的。

胡初安突然想起，自己和工友们经常去吃饭的那个馆子，一到人多时就有些忙不过来，说不定去问问，还真能找点事儿呢。

胡初安也顾不上去给工友们打招呼了，他笑着说："走吧，我知道一个馆子，说不定他们还真的要找人呢！"

王静跟在胡初安身后，两人一前一后地出了工地的大门。

"安哥，不管找到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和你经常在一起了。你高兴么？"王静抑制不住脸上的喜悦，她好像觉得只要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生的幸福。

胡初安走了两步，又回头怔怔地看着王静的脚："你的脚全好了？"

"好了。"王静点头。

"他们赔了你多少钱？"

"连同营养费和医疗费，听我爸说一共是一万三千块钱，结了医院的账后，还剩下七千左右，全部被我妈拿去了。"

“你怎么不在医院里多住几天？我去看你时，你已经不在了。”胡初安一时想不明白，既然人家赔了你钱，就应该完全好了后再出院呢，“万一回去后没医好，怎么办？”

“我妈说在医院里住一天就得多花钱，多住几天所有钱就花光了，反正也只是扭伤，回家去慢慢养也不是不可以，所以我们就回去了。”

胡初安一听到这话，肯定了当初的想法，这也不能怪王静。如此说来，像自己这种没有钱也没有本事的人，在王静的父母眼里也是根本就没有地位的！自己有什么本事娶她？

一直以来期望王静在自己面前出现的胡初安，此刻心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低头走着，王静倒是欢快得不得了，她见胡初安没有多少表情，就问道：“安哥，你不高兴我来找你？”

“没。”

“那你看到我怎么没有笑容在脸上？”

“我笑了啊！”胡初安勉强堆些笑容在脸上，却是相当难看。

“你这叫高兴么？简直比哭还难看。”王静伸手去挽他的手，他慌忙避开，王静一愣，“你怎么了？”

“咱们还是保持距离的好，我怕你父母反对我和你交朋友。”胡初安不得不把心里的担忧说出来。

“反对？你怕他们反对？我这不是偷着来看你的么？他们反对有什么用，我们可以不去见他们呀！”

“他们毕竟是你的父母，就算我们躲得了一时，怎么可能躲得了一辈子，你始终是他们的女儿，你得在他们面前尽孝的。”胡初安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爸是亲的，这是后妈，她对我本来就不好，我凭什么还要对她尽孝？我受伤赔的那点钱都被她全部拿去了，她要顾她的儿子，哪里会真正关心我！我干吗还要对她好？就算我一辈子不见她，我都不会有愧疚！”王静一下子把心里的委屈说了出来。

胡初安更惊讶了，原来王静比自己还命苦，她两个多月都没有给自己打来电话，也肯定是因为她在家里时没有机会给超哥打电话找自己！

许多日子以来对王静的猜疑在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王静对自己的感觉还是挺真的。

胡初安想到这里，脸上才有了一些笑容："你也别这么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学会宽容才是。"

王静不以为然地说："我宽容她，她能宽容我么？我就要追求自己的幸福，他们不允许我做的事儿，我偏要做给他们看！"

胡初安无话可说了，幸好很快就走到了那个饭馆。

胡初安拉着王静和老板交涉了一下，老板看了王静一眼，摇头说不要人。

王静急了，赶紧说："老板，我什么都能做的，洗碗，炒菜，端盘子，招待客人，我只要一份工作，至于说你给多少工资，你就先试用几天再定吧。"

老板还想推辞一下，老板娘在厨房里听到了王静的话，她出来问道："你会炒菜？"

"嗯，一般的家常菜，我都会做的。"王静见老板娘向自己问话，赶紧笑着说。

"在我们这儿干活儿，忙的时候挺累的，你吃得消不？"老板娘打量着王静。

"我是农村里出来的，地里的活儿咱经常做，累点儿算啥，只要有活儿干，有饭吃，有地方住，我什么苦都能吃。"王静说话还真不含糊，她的话让老板娘动了心。

胡初安也赶紧帮着说话："老板娘，我和工友们都是你们这儿的常客，她是我朋友，如果你能给她一个工作，我保证，每天都把工友们拉到你这儿来吃饭。"

"哼，你还别说这事儿，说起来就有些让人伤心，你们来吃饭我也赚不了你们多少钱，无非就是凑个人多。"老板娘一点也不客气，"要是你真的那么能干，我倒可以请你，只是住房的事儿，恐怕一时也解决不了。"

王静一下子高兴了："没事儿，只要你答应用我，我就到我安哥那儿去睡，每天按时来上班就是了！"

胡初安一下子脸红了，自己和工友们睡在通铺上，王静要来睡觉的话，

睡在哪儿呢？

“那就说定了，你先去把自己住的地方安排好，晚上就来熟悉一下。每天我包你三顿饭，至于每月给你多少工钱，我还得看你做事究竟得力不得力！”老板娘也不和老板商量，一口就定了。

胡初安回头看了一眼老板，见他脸色多少有些难看，可也没办法，他就赶紧走到老板身边：“老哥，我朋友来帮你们，有什么做不好的地方，你一定多教教她，我先谢谢你了！”

老板终究还是挂了一点笑容在脸上：“你记得把你的工友们每天叫来吃饭就是了。另外，每周的饭钱要及时付，不然你朋友就没得工资拿哦！”

胡初安笑：“那是自然！谢谢了。”

两人从饭馆里出来，王静笑得很甜，可胡初安却连看都不敢看她一眼，他站在路边，皱着眉头。

“安哥，我有工作了，可以和你在一起了，你怎么还不高兴呢？”

“只是你住的地方怎么办？”

“你那儿没地方住？”王静这才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了。

“我和工友们都睡在通铺上，大家都是男人，你一个女孩子，睡哪儿好？”胡初安确实想不出办法来了。

“你们这不是在修房子么？修这么多房子还能没个地方睡呀？”王静指着已经修了一半的高大的楼房，“你就不能在里边随便什么地方整理一个铺？”

这话倒提醒了胡初安，他突然有了主意。往常，不管哪个工友的老婆来了，那个工友就必定是在场地上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垫上几层竹胶板，整理一个铺出来，两口子就在里边享受温馨快乐了！

既然王静已经这么想了，那自己就赶紧行动吧，找个角落弄一个铺。

胡初安在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铺了五层竹胶板，然后到工棚里把自己的被子垫子拿了过来。他刚把铺铺好，王静看了一眼被子，皱着眉头说：“你什么时候洗的？”

“两个月前吧，最近一直忙得很，哪有时间洗。”胡初安看着王静，心儿在颤抖。

王静坐到铺上："明天一早我把它洗了再去上班吧。"

"你真要和我……要不，你就睡这儿，我去和工友们挤挤。"胡初安还是有些不太相信眼前的事实。

王静怔怔地看了他一眼："为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再说，你不在我身边，这夜里万一有人想来强暴我怎么办？"

胡初安眼睛都大了，王静费尽心机偷跑出来，原来只是为了到工地来和自己睡在一起！自己真要和她睡在一起了，会不会弄出什么不应该出现的后果？王静在他脸上吻了一下："安哥，你放心，我是铁了心要跟你的，除非你不要我。走吧，我还得去买些洗漱用品。"

胡初安脸红得发烫，他没敢回应王静的吻，慌忙站起身，向外边走去。

两人在小卖部买洗漱用品的时候，王静看到旁边有卖体育彩票的，觉得好奇，就非要胡初安买两注碰碰运气。平时有工友买过，从来没听说谁中过奖，所以他才不会轻易拿出钱来买这个骗局的。

只不过今天为了让女友王静高兴，他很大方地拿出四块硬币，对打票的人说："随便给我打两注吧。"

两张彩票到手，王静接过看了一眼，就让胡初安放在贴身的包里："看看我们有没有运气。"

"我的那些工友经常买的，可最多只能中五块，我从来就没见他们中过几百块的，这东西根本就是一种大骗局，哪有那么容易中大奖的呢。"胡初安笑着。

"那不是白丢了四块钱？"王静嘟着嘴。

"我这是花钱让你买个高兴。"胡初安很不在乎地说。

"早知道，我还不如买四块钱的瓜子，吃着才香呢。"

胡初安一听这话，赶紧又掏出十块钱递给她："想吃瓜子就去买吧。"

王静接过钱笑了，回身就往小卖部里跑去，很快她买了一些瓜子和糖回来，笑着递到胡初安面前："安哥，你的。"

"你吃。"胡初安没有伸手，心说，看来又是一个花钱的主儿，自己平时连个糖都舍不得买来吃，这往后要是不努力挣钱，哪里养得起她呢！

晚上，胡初安将工友们都吆喝到馆子里，老板娘一看比平时还多来了

一些人，自然很是高兴，就让王静和老板同时给顾客炒菜。

王静虽然有些紧张，但她从小养成的大胆泼辣的性格让她很快就能与老板两口子搭得起手了，她那双勤劳能干的双手干起活儿来，让老板娘特别喜欢，在她炒菜时，老板娘直接站在旁边调教她，炒出来的菜，据工友们说，味道比平时吃的还要好！胡初安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吃过饭，胡初安没和工友们一起回工地，而是留在了饭馆里，和王静一起干活，老板娘见没有客人来了，就让王静先回去，明天正式上班。

两人走出饭馆，也没急着往回走，王静想看看城市的夜景，就拉着胡初安往街道走去。

干了一天的活儿，累得着实有些够呛的胡初安为了博得王静的喜欢，只好努力忘却疲劳，又陪她走了一个多小时这才回到工地。

工棚里，工友还在热火朝天地斗着地主，说着各色笑话。胡初安悄悄地拉着王静越过工棚，往两人的爱巢走去。

坐在铺上，胡初安拉着王静的手，两眼喷火一般地看着她："静，你真的愿意跟着我过日子？"

王静使劲点头："像哥这么好的人，天下很难找的，我可不想跟着那个二愣子过一辈子！"

"谁是二愣子？"胡初安心想，该不会你已经嫁人了吧。

王静咯咯地笑了："我后妈给我找的男朋友，一天到晚就知道打牌，人长得又不帅，脾气还不小，我一和他走在一起，心里就发毛。"

"你们……已经结婚了？"胡初安瞪大眼睛，生怕自己落个拐人老婆的罪名，刚刚涌起的欲火一下子熄灭了不少。

"我可没答应嫁给他，去他家时，他非要和我睡觉，后来我就不去了，我妈再要让我去他家时，我就逃出来了。我可不想和他睡在一起，整个晚上他都不停歇。"王静很平静地说着，伸手揽过胡初安的肩头，嘴唇凑到了他的脸上。

胡初安的心猛地又跳得很是剧烈，原来她是逃婚出来的！自己还敢不敢要她呢？胡初安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王静已经把他按倒在床上，开始动作起来。王静是经过事的人，胡初安还没有和女人如此亲热过，他只觉

得浑身发烫，血液不停地上涌，那条还没使用过的枪硬得快要爆裂了！

她一把抓住胡初安，笑个不停："安哥，你好大哦，我喜欢死你了！"

胡初安思想乱得很，还在斗争要不要和二愣子争夺这个女子的时候，一阵潮热的感觉突然蹿上他的脑门，他忍不住啊地叫了起来！

胡初安赶紧集中思维，任凭王静含着自己的命根，他双手按住她的头，随着王静的吞吐，他感到相当刺激。

胡初安和工友们去看过影片，熟悉很多动作，他翻身把早已经赤条条的王静压在身下，挺枪上阵。

一身大汗随即淋漓而下，王静轻微的呻吟声激起胡初安更多的欲望，他躺下，又让王静坐在身上，这动作把胡初安刺激得很快就达到了高潮，他紧紧地抱住王静，屁股努力上扬，在一阵又一阵的挑动中，胡初安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交合！

两人疲惫地躺下，相拥着迷糊了半个多小时后，胡初安的欲望又再一次升腾了，这一次，他把自己看过的姿势几乎通演了一遍，两人再次达到了高潮，谁也没有劲儿再进行剧烈动作了，这才沉沉睡去。

要不是王静一早就要去饭馆里干活儿，胡初安在她起床的时候还真想再来一次。他将王静送去饭馆后，回来一看时间还早，又脱了衣服钻进被窝，一下子就睡死过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胡初安突然从梦中惊醒，工友小四揭去他的被子，正用手弹他硬得出奇的家伙："哎，起来上班了，昨晚搞了一晚上，累惨了吧？"胡初安睁开眼，见是小四，推了他一把："几点了？"

小四笑："上班了！超哥来了，正找你呢！"

原来超哥这两天因为有事，将王静打电话的事儿给忘了，昨晚突然想起这事儿，今天一早就赶来想告诉胡初安有女人找他，谁知听工友说，胡初安已经和那个女人睡在了一起，他不禁笑了起来，特意和工友们到王静干活儿的饭馆吃了一顿早餐，见识了一下王静的风采。

"瓜娃子有瓜福！"这是超哥在看到胡初安时笑着说的第一句话，接下来他又对胡初安说，"安仔，你要是还没睡醒，今天我就放你半天假，你再去睡半天，下午再干活，免得出安全事故，我还是给你记一天的工。"

"那怎么好意思呢！"胡初安倒有些过意不去。

"没事儿，超哥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以后超哥要有不顺的时候，你若大富大贵了，给超哥一碗饭吃就行了！"

胡初安笑了："超哥说哪里话，你才是有福相的人，你看我这样子，一辈子都是干苦力的，哪里敢奢望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呢！"

"哎，你别连想都不敢想嘛，其实你是很有善缘的，只是你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我敢肯定，将来有一天，你要敢上阵时，肯定会有贵人帮助你，到那时，超哥我就望尘莫及了！"一段时间以来，超哥在坊间早听说了泰青川的公司对胡初安的重谢了。

超哥认为胡初安如果某一天发迹的话，肯定会和泰青川有关联，可胡初安却从来就没有把泰青川曾经说过的话放在心上，他认为人家说的只是客气话，而自己本来也没有那个能力，所有的因素加起来，自己还是脚踏实地地干活挣钱糊口要紧，什么时候攒到可以把王静娶到手的钱时，再说成家立业的话。

由于太劳累，胡初安和王静都将曾经买过两张彩票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十天过后，胡初安见没有牙膏了，就去小卖部买牙膏，见到卖彩票的广告，这才想起自己曾经买过的两张彩票还没有兑奖，他就找卖彩票的借了笔，可又想不起自己究竟买的是哪一期，干脆就把近期中奖号码全抄了下来。卖彩票的告诉他：前几期，这个销售点中过一个两百万的大奖，至今都还没有人去领奖。

这句话根本就没有引起胡初安的重视，自己是从来不奢望买彩票中奖的，而且也只有那么两张彩票，哪有那么容易中奖的呢。

回到工地，胡初安在自己住的地方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那两张彩票，当他都快要放弃时，突然无意间想起那天洗衣服时，把彩票放到了竹胶板之间了，于是赶紧揭起第一张竹胶板，那两张彩票果然还在那儿。

看准了彩票的期号，胡初安将抄的中奖号码一对照，天啦，他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上了，又再仔细地看了一遍，确实七个号有六个号是相同的！

哇，我的天啦，中大奖了！这张票肯定就是卖彩票说的那张中了两百万的票！

胡初安很快让自己镇静下来！不能喜形于色，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自己有钱了！

就算是王静也不能让她知道，即便两人睡在一起了，但她却是正经许配给那个二愣子的，如果她知道自己有钱，拿了钱又跑了怎么办？所以这笔钱只能自己一个人去领，等到真正把王静娶到手了，再告诉她彩票中奖的事儿，目前只能告诉她，彩票没有中奖，早丢了。

打定了主意，胡初安在第二天跟超哥请假说：母亲的病又犯了，他要回去照看母亲一天。

王静因为饭馆太忙，也没在意胡初安的神情变化，她只是在胡初安临走时告诉他，早些回来，不然晚上她一个人睡，有些害怕。

胡初安不自觉地揶揄了她一句："你不是一直说有个帅哥给你抛媚眼么，如果我没回来，你就把他找来陪你嘛！"

"你还别说，你要是三两天不回来，我还真的就去找他了！一个人躺在这儿担惊受怕，还不如去找自己喜欢的人陪着，安全得多。"王静只顾自己说着快乐，她哪里管胡初安心里是怎么想的。

胡初安一听到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眼前这个女人，做爱时那么浪，在饭馆里又是那么活泼，目前她是没地方落脚，所以才同自己睡在一起，如果某一天，自己真要不在她的身边，谁要是给她一杯奶，她就又成为别人的乖乖女了！自己能算哪根葱？

想到这些胡初安背心都在冒汗，幸好自己没有将彩票中大奖的事儿告诉她！她要是知道了，她后妈也就会知道，那自己还不得花个几十万才能将她买到手啊！

胡初安的一身冷汗一直到他将大奖领到手时都没有干过。

在回家的路上，胡初安决定，还是先埋头继续干活，等把这个工地干完了，看王静是不是真心跟着自己过日子，再决定娶不娶她。

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将家里的破房子修好。

07 同病相怜

胡初安是因为有钱了发愁，海成东却是因为没钱发愁。

胡初安是担心睡在身边的女人会不会是真心想嫁给自己，而海成东却是担心本来已经是自己的女人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而被人逼飞了。

胡初安在县城里取了五万块现金，拿回家里，悄悄地交给母亲栾光燕，然后把父亲胡华光叫来，郑重地告诉二位老人，准备将家里的破房子拆了，修成楼房。

胡华光哪里相信儿子突然又有钱了："你哪儿来钱修房子？上次那五万块钱，我说要修房子，你非要还债，现在哪儿来买材料的钱，难道你给人家笑一个就把材料送你了？"

胡初安看了父亲一眼："爸，我把你欠的债已经还清了，你从今以后也用不着东躲西藏的了，更不用那么劳累地挣钱还债了。现在我就希望你和妈在家里先把房子修好，然后好好在家过日子。"

"你哪来钱修房子？"胡华光总是不相信儿子有钱。

"钱的事儿你别担心，我自有办法。我已经给了妈五万块钱买材料。你先去把一些先期要买的材料备好，请好的师父。咱们就修一幢二层小楼，你看什么样式好看就修什么样式的。也别想着省钱，估计就按二十来万的造价修吧！"胡初安说得很平静。

胡华光眼睛都绿了，怔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又去找那个泰老板借钱了？"

"是他想帮我们脱贫。等我把这个工地做完了，就要去他们公司干活，慢慢还他们的钱。"胡初安正好顺着父亲的话说了钱的来源。

胡华光一听这话，心里有了一些底："既然是借的钱，那就尽量少借一些，房间也不用修那么多，够住就行，先简单修好，以后有钱了再装修……"

"没事儿，爸，你就按我说的话去做，要一步到位，你也别担心钱的事儿，也不要对外人说什么，只说是泰老板借钱给我们修房子就是了。"胡初安现在是暂时不想把自己有百多万的事儿说出来，"我还是继续在工地干活，修房子的事儿就你们俩操心了，免得外人说三道四。"

胡华光看了一眼老婆栾光燕，希望从她眼里看出一点名堂，可栾光燕的眼神里同样是迷惑，她也在猜想，儿子究竟哪儿来的钱。

"爸，这以后，我会按时给你一些零用钱、烟钱，你把你自己照顾好，别老是去和别人赌钱。你要是再欠下别人的什么债，我就再也不会给你还债了。妈那儿的钱是用来做生活费的，你们俩在家也吃好点，别亏了身体。哦，对了，妈那儿买材料的钱，你计划多少就买多少，别把钱花光了房子还没修好，那我们就对不起泰老板了。"胡初安多少还是有些担心到老都不长心的父亲再给自己捅出个什么娄子，自己再来收拾残局就确实有些让人伤心了。

胡初安交待完家里的事儿，就安心地赶回工地了，胡华光和老婆从第二天开始就着手计划修房子的事儿。

胡初安回工地的第二天，抓住休息的时间就和工友一起去买了两个千把块钱的手机。工友知道他得到泰老板酬谢的事儿，所以对他一齐买两个手机的事儿也不是很惊讶：胡初安有老婆了，有个手机好联系。

胡初安晚上将手机给王静时，王静两眼放光，高兴得不得了，这一晚，她不顾疲劳，竭尽所能愉悦了胡初安。

第二天，胡初安在休息时，突然想起海成东曾经告诉自己的，要学会用电脑，将来就有机会在电脑上发财的事儿。可自己又不懂电脑，既然海成东答应教自己，那就只有请他帮忙给自己买一台电脑，免得被人欺骗。胡初安曾经听人说过，有人因为不懂电脑，买电脑的时候就被人骗了。自己可不愿意做那个冤大头，既然有朋友能帮忙，为何不利用呢？

海成东接到胡初安的电话时，正在因为自己受伤赔偿的事儿伤脑筋，

他一听是胡初安声音，马上就说："哎呀，老胡啊，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我一有手机了，想通话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你，呵呵。"胡初安对海成东一直都相当真诚。

"拿工资了？买的新手机？"海成东心说，就你在工地上拼死拼活挣的那点钱，你还真舍得花钱买新手机呀，恐怕买的是个二手的吧。

"嗯，一齐买了两个，我一个，我老婆一个。还准备给我爸买一个。"胡初安心里高兴，这几天来的喜悦都没敢与别人分享。

"哦，这才多长的时间啊，你这么快就发了？"海成东猜测着这小子究竟发了什么横财，一下子财大气粗起来。

"什么发了，根本就没有的事儿。只不过去年做的活，老板把工资和奖金全部给了我而已。"还是得慎重一点，随便撒个小谎，也别让别人猜测出一点什么来。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说你真要发财了，咱们就可以合伙做生意了呢！"海成东开起了玩笑。

"我哪是做生意的料呢，就想着请你帮我买一台电脑，我也想学点先进的东西呢！"胡初安说出了打电话的目的。

"哦，你想要个什么价位的电脑？"

"我就玩点小游戏，看点电影电视什么的，你觉得买什么样的好就买什么样的吧。"

"既然你要求不是很高，又经常在外边，就给你买台手提吧，带着身边方便。我就去找我那个卖电脑的朋友给你拿台四千左右的吧。从他手里拿电脑，是拿的出厂价，比外边买要便宜至少四五百。"

胡初安现在真的是财大气粗了，他还真没想过要去计较那四五百块钱，只要朋友肯帮忙，那就是看得起自己，再说自己要想学会用电脑，还得请海成东教自己呢，请个老师都还得花些钱呢！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哎，东哥，你现在情况怎么样？脚好了没？"胡初安还是不忘关心一下海成东的情况。

"脚倒是好了，可心灵的创伤什么时候好得了呢！"海成东叹了口气。

“哎呀，我说你呀，不是有首歌叫什么‘阳光总在风雨后’么，你多听听，心情好点，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的！王静受伤时都拿到了万把块钱的赔偿，你呢？”

胡初安这句话简直把海成东伤到家了，真有一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感觉，可胡初安也是不知道呢，他随便的一句问话，把海成东弄得脸红脖子粗。

海成东都不好意思开口说那事，敷衍说：“哎呀，当时他们说要等我伤全好了，看级别给赔偿，这如今我的伤倒是好了，可他们又找出诸多的原因不想赔我钱了，你说我这是什么事儿啊，我正想法求法律的援助呢！”

胡初安一听这话，就觉得一旦进入法律程序，那麻烦可就大了，赶紧说了一句：“他们给你多少你就拿着吧，别去和他们打什么官司，你一个人哪里斗得过人家大公司，真要打个几年官司下来，你就能确定你能胜利？别到那时什么也没有了。”

胡初安说的是实话，可海成东听着就很别扭，没好气地说：“算了，不和你说这事儿了，你电脑的事儿，我这几天忙过了，就给你送来。”

“你既然太忙，电脑的事儿就搁一下吧，反正我又不急着用。”胡初安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怎么可以让别人放下自己的事儿，特意去给自己买电脑呢？

“没事儿，我一买好，就给你电话，你再告诉我地址，我给你送来！”

“好吧，到时我请你喝酒，给你报销路费。”胡初安笑得很爽快。

挂了电话，海成东皱着眉头想了很久，他想象不出现在的胡初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不到三个月没有联系，他居然就摇身一变，变得那么财大气粗了！

胡初安究竟变得多有钱，看来自己得赶紧去会会他，说不定还真有用得着他的那一天呢。反正这几天自己的业务做得不顺，赔偿的事儿也搁浅了，老婆呢，说是天天忙于工作，电话都懒得给自己打了，自己还不如趁着给胡初安买电脑的事儿，出去散散心，顺便赚他几个钱。

主意一打定，海成东就开始行动了，他跛着脚去了电脑城。

海成东的老婆华筱筱告诉他，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公司里的事儿特别地

多，老板要求他们财务部的人加班加点地干活，家离公司远的，可以住到公司的宿舍里。

华筱筱已经快十天没有着家了。

华筱筱的公司里是有点事儿，可还没有忙到非要他们住公司宿舍的地步。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回家一看到海成东瘸着一条腿走路，她的心里就堵得慌。

她努力不去想父母看到现在的海成东会有怎样激烈的情绪，但海成东趴在她身上时，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敏捷，也不能让她享受到以前的那种刺激时，她的眼前就开始浮现泰谦的笑容，她有意无意地把两个男人拉到心里进行了无数次的对比。

有那么一刻，华筱筱自己都觉得脸红，觉得自己实在是有些过分。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当她闭着眼睛享受海成东的抚爱时，脑海里居然浮现出泰谦的笑容，而且她居然想象如果是泰谦趴在自己身上，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天啊，感觉能够想象得出来么？

华筱筱不得不逃离海成东租住的房屋！她怕海成东会看出自己肮脏的灵魂，她怕自己意识的背叛会让她无处遁形。

她最近一次接受泰谦的邀请是在三天前。那一天是周末，本来她已经答应海成东，这个周末无论如何不加班，回去陪陪海成东的，可是正当她收拾行装要往回赶时，却突然接到泰谦兴奋的电话。

“筱筱，今天是周末，明天你不用加班吧？”当得到她有些迟疑慌张的答复后，他笑着说，“那就好，我要给你一个惊喜，这段时间正是观赏牡丹的大好时节，今天我们去牡丹盛开的丹山，先住一个晚上，明天好好地爬山赏牡丹怎么样？”

华筱筱支吾了片刻，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好吧，我就在公司等你，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我已经在路上了，可能十分钟后就到了，你准备一下吧！”

挂了泰谦的电话，华筱筱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上了，这是什么事儿啊，几分钟前才打电话给海成东，要回家去陪他，这会儿又答应泰谦，要和他一起去看牡丹，自己又不会分身术，如何应付两个男人呢？

最终，华筱筱红着脸，带着哭腔给海成东打了个电话："老公，真对不起，我刚才又接到公司总部的电话通知，今天上级要来检查工作，我们公司全体员工都得加班！真对不起老公，我下周回家一定好好陪你，给你做好吃的。"

海成东失望的心情简直无法言表，可是又有什么办法，总不能让华筱筱丢下工作回家来陪自己吧，这家里还少不得她挣的那份工资呢！

"没事，你要注意身体，别累坏了哦！"海成东故作轻松地回答，笑着安慰她，"老婆，只要你心里还有我，我再苦再累也值得。这些天我已经跑了好多单位，有意向合作的单位有好几家，只要我的业务这一次能成三五笔，那这个月我们就有至少三万的收入了！"

哼，三万，说得好听，你三个月能挣回三万，我就谢天谢地了！华筱筱挂了电话，心里涌起一种悲哀。海成东已经不知道多少次告诉她，他的业务进展得很不错，很快就有收益了，可是快半年了，他的收益在哪儿？收益没有，倒收获了一条瘸腿！

华筱筱本不想那么苛刻地把海成东想得那么不堪，可是事实摆在眼前，两人结婚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他许诺的东西没有一样有眉目，这能不让自己担心么？

爱情是崇高的，不能拿物质的多少来衡量，可是爱情缺少了物质的支撑，又哪来幸福可言？华筱筱觉得自己已经够努力了，和海成东的甜蜜已经平淡了。眼前的世界是现实的，现实的世界就是金钱与物质的世界，缺少了这些东西的爱情，始终是无法浪漫起来的，更别说想实实在在的温馨了，那简直就等同于天方夜谭。

唯美、浪漫、甜蜜而让人向往的爱情只是小说家笔下虚幻的感情寄托，在现实的世界里根本就无法生存！

华筱筱觉得自己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倒不是说就非得和海成东离婚，然后嫁给泰谦，她只是觉得，离开海成东一段时间，让他静下心来想想以后的路怎么走也是可以的。

自己之所以这么做，确实是出于一种无奈。

对于泰谦，那也是一种无奈，不但是无奈，更是无奈中的无奈。她原

本想，把泰谦当成一个朋友来交，目的只是想让父母放心，让泰谦的形象遮掩自己与海成东不可告人的婚姻。

可是，当她发觉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时，她又着实觉得自己很无辜，很无奈，也很无聊。

华筱筱又不敢大张旗鼓地拒绝泰谦的邀请，怕万一有什么消息传到父母耳朵里，自己苦心经营的骗局就会失去意义，还很有可能搭上母亲的老命；但她又不敢堂而皇之地接受泰谦的邀请，因为她心中对海成东的爱虽然打了些折扣，但怎么说也是经过了多年的洗礼的，不可能说丢掉就丢掉，所以她得防着自己接受泰谦邀请的消息不至于很快传到海成东的耳朵里，让他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想到这里，华筱筱不自觉想到不久前听来的一条歇后语……堂屋里推鸡公车……进退两难。这可真是她目前的处境和心境啊！

华筱筱打开泰谦的汽车门时，才看到后座上还坐着一男一女。

泰谦笑着介绍说："这是杨劲，是和我们合作做工程的公司派来的管理人员，她是杨劲的朋友柳小颖。"

华筱筱坐在泰谦身边，微笑着向二位问了一声好。

泰谦启动车子，这才告诉她："去看牡丹其实是杨劲提议的，反正明天也没有多少工作要做，带着你们去观赏一下风景，也是一件乐事。"

一路上，杨劲时不时地说两句笑话，他那标准的普通话发音，让华筱筱禁不住回头多看了他一眼。

柳小颖每当听到杨劲的笑话，就总是爽朗地笑个不停，还时不时地去拍拍杨劲，瞧她俩的那个亲热劲儿，华筱筱禁不住有些醋意。

泰谦在华筱筱面前总是显得很儒雅，说话的语调轻柔，笑起来的声音虽然不洪亮却不缺少磁性，华筱筱听得出，他是故意压低嗓门，也许是怕音量过大，吓着华筱筱吧。

如果真是这样，那泰谦真是一个很会体贴人的好男人。

四个人在丹山附近一个镇上找了一处宾馆，开了房间。开房间时，华筱筱让开两个单间，一个双人间，柳小颖会意了华筱筱的意思，赶紧说："就开两个标间吧，我和筱筱住一个房间，你们两个男士住一个房间。"

泰谦爽快地答应了，可杨劲却回头看着柳小颖做了一个鬼脸。

看来这天晚上不会有故事发生了。可是越是觉得不会有故事的时候就越有精彩的故事发生。

晚餐，四个人喝了红酒，点了几道很有风味的菜肴，还没到晚餐结束，华筱筱就已经有些醉意了，她拉着柳小颖，非要她讲一讲是如何和杨劲认识的。

柳小颖明显有些尴尬，她不知道从哪儿开口，因为自己和杨劲的相识毕竟有些过于偶然，而且自己怀着的不可告人的秘密也着实让人难以启齿，她求救似的看着杨劲，那目光里饱含着尴尬。

杨劲很快就会意了柳小颖的意思，他爽朗地笑着说："要说我和小颖，那真是叫千里姻缘一线牵……"

杨劲的话才一出口，柳小颖的脸更红了，更烫了，可是在酒精的掩护下，谁也看不出来，她接口就说道："谁和你有姻缘了？咱俩只不过是朋友而已。"

华筱筱想到刚才在车里看到二人的暧昧眼神与时不时拉在一起的手，她笑着说："你们俩的朋友关系可真是暧昧呀！"

泰谦哈哈地大笑起来："我倒是听说你们俩的故事很是浪漫的。"

"有啥浪漫的，无非就是臭味相投而已。"杨劲举起酒杯，和泰谦喝着。

柳小颖趁机对华筱筱说："一会儿我再告诉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柳小颖这一段日子以来心里都不怎么好过。

她和杨劲好上以后，时不时地回家一次，告诉成天打游戏的老公马腾渊，说自己在古井市城里找了一个保姆的工作来做。马腾渊也没多问什么，只说只要你喜欢，你就做吧。

话还没有说完，马腾渊就抱着柳小颖索爱。俗话说，小别胜新婚，这柳小颖自觉愧对马腾渊，所以竭尽全力迎合老公，马腾渊也没有注意到柳小颖的变化，爱做到一半时，电脑里却突然传来 QQ 有消息的声音，他马上停止战斗，退出战场去和人聊天去了。柳小颖正被弄得性起，哪知是这种情况，她不禁有些不高兴，可又不敢说什么，只好埋头便睡。她刚睡得迷糊时，马腾渊又从背后抱住她，挺枪便刺……

如此三番四次的折腾，让柳小颖觉得马腾渊实在是无聊，她不自觉地想起杨劲对自己的温柔。

可是，自己真是不能对杨劲投入感情，毕竟这儿才是自己的家，毕竟这个从背后抱着自己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老公。

柳小颖只是抱着借个种的想法与杨劲混在一块儿，可是快三个月过去了，她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那宝贝还是按时来拜访她。她在每个月的那几天，也是特别卖力地与杨劲裹在一起，可是怎么就没点成功的迹象呢？

难道自己真是不会下蛋的鸡婆？

柳小颖对杨劲越来越喜欢的时候，就想着要更深一点了解他，可是如果只是从他嘴里问的话，谁知道他的话是真是假呢？

柳小颖最终决定要从第三者那里去打听一下杨劲的真实情况。

杨劲的电话里还有梅娉婷的号码，柳小颖想法记了下来。

柳小颖打电话给梅娉婷，想约她一起吃顿饭，遭到了她的断然拒绝。

柳小颖在电话说："梅姐，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是，我真的有许多的话想对你说，你能不能找个空闲时间，咱们一起坐坐？"

梅娉婷本来想说，自己和你柳小颖又没有什么瓜葛，而且你还是抢我相好的仇人，自己哪有什么话值得和你说呢！但又转念一想，从柳小颖的声音里听出的是一种焦急，是一种渴望，她突然之间又改变了主意。

梅娉婷和柳小颖最终还是见面了。

柳小颖开门见山地对梅娉婷说："这段时间以来，我和杨劲虽然经常在一起，但我总觉得他有好多的事儿瞒着我，所以我想向梅姐了解一下你所知道的他究竟是什么样的。"

梅娉婷用忧郁的眼神看着柳小颖，抿了抿嘴唇，幽幽地叹了口气说："柳妹妹，不是姐姐吓唬你，你呀，实在是太容易相信人了。像你这种性格的女人在社会上混，真的很容易上当。你还记得当初我曾告诫你的话么？别让人卖了，你还要帮人家数钱。"

"记得。"柳小颖点头，当时自己就觉得梅娉婷是妒忌自己得到了杨劲的爱，而她却突然之间就失宠了。

"你记得就好。杨劲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在他约我见面以前，我都

只是从网上聊天里了解了一点点，要说真正把他看透，还是在他在我面前突然改变主意，和你玩在一起后，我为了查明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托我一个朋友，在网上对他进行了人肉搜索。”

“啥叫人肉搜索？”柳小颖哪里知道这些新名词。

“就是在网上查找和他相关的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我的朋友把查找到的他的资料给我看时，我当时就惊呆了，庆幸自己没有和他好下去，同时我又担心你被她骗了，只是我也没有办法联系到你。”

“哎呀，谢谢梅姐居然还想着我。”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况且我只是在嘴上劝劝你，又不是要为你动刀动枪。”

梅娉婷用很是担心的语调将自己了解的杨劲告诉柳小颖时，柳小颖听得连眼珠子都要眦出来了：“想不到他居然是那样一个人！”

为了满足梅娉婷想看自己笑话的心理，柳小颖故意装作受伤很深的样子，脸上的眼泪擦了又流，流了又擦，当她还没把自己对杨劲的怀疑说完时，眼泪已经把脸上的粉冲得差不多了，像个花猫！

梅娉婷查到的杨劲的资料里说：杨劲是一个钢结构公司的二老板，由于对自己现有婚姻的不满，所以经常借助出差的机会，在外地养小老婆。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至少有三个女人为杨劲生下了孩子！

柳小颖听到这些，眼睛瞪得更大了：“他真是个不可理喻的家伙，想不到他居然是那样的人，我还一直以为他真是爱我一个人呢！”

“爱你一个人？你想都别想！”梅娉婷撇着嘴说：“他在网上把自己说得如同情圣一般，当初我也是听进去了他的话，才答应和他见面的。你也见到了，他才和你打了一个照面，就撇下我这个网友和你打得火热，你觉得这样的男人能让你有安全感么？”

看到梅娉婷替自己担心的样子，柳小颖真想把自己的真实意图说出来。可是又一想，自己想要借种的事儿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何必因为一时的不快乐就把隐藏很久的真相告诉一个曾经相当恨自己的女人呢？

柳小颖最终留给梅娉婷的印象是，她虽然对杨劲已经有种难以割舍的情怀了，但对他的怀疑已经加深了许多，她会在将来某个时候揭穿杨劲的

丑恶嘴脸的。

两人快要分手时，来接梅娉婷的小伙子出现了。梅娉婷笑着向柳小颖介绍："小代，这是柳小颖。哦，柳妹妹，他叫代一江，是我朋友。"

梅娉婷一边说着，一边同代一江做出很是亲昵的动作，当代一江俯下身子时，她在他脸上吻了一下。

代一江的目光停留在柳小颖脸上，他吃了一惊，这女人好像在哪儿看过，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

柳小颖走后，代一江问梅娉婷："姐，这女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不可能吧，哪有那么巧的事儿？"梅娉婷哪里相信这世间会有那么多巧合。

代一江突然惊讶地叫了一声："哦，对了，我曾经在我表哥的公司里看到过一次她，她是和一个钢管公司的老总一同来的。"

"你表哥究竟是谁呀？做很大生意的么？"早就知道代一江在他表哥的公司里打工，可梅娉婷一直就没将这事放在心上，这会儿听说柳小颖居然在他们公司里出现过，那意思就是说，杨劲很可能与代一江的表哥有业务上的往来。

"我表哥就是秦谦。哦，对了，在那次车祸中我表姑夫差点连命都丢了，从那以后，公司里所有的事儿我表哥才慢慢接手过来的。"代一江很是得意，"我表哥他们公司做了很多年的土建工程，和他们打交道的各种公司多了去了。我表哥说了，只要我在他们公司里多干几年，抓紧时间考些什么证，保证比做公务员来钱。"

"那你就听你表哥的话呀，何必还要费力考什么公务员呢？"梅娉婷揶揄他。

代一江苦笑："工地上的活儿太累了，整天在工地上走动，一身都是灰，哪有坐在办公室里干净呢！"

梅娉婷看着代一江，心说：可怜的孩子，你中毒太深了！你以为公务员有那么好考的么？等你考上公务员，胡子都白了，和范进有什么区别，你以为你还能有多大的作为呀？趁着这两年老娘还能玩你，你就先好好当我的玩具吧！

“你表哥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什么时候可以介绍给我认识一下？”梅娉婷笑着。

“好啊，只要你有空，我随时可以带你去见我表哥。”代一江拉着梅娉婷的手，向停在路边的奔驰走去，“我是开我表姑夫的车来接你的。”

梅娉婷看这汽车成色很新，同袁春立那辆老车比起来，简直不可相提并论。

柳小颖和华筱筱坐在宾馆房间的床上，两人脸蛋绯红。当柳小颖把自己和杨劲相识当成是一种笑话告诉华筱筱时，她陷入了沉思之中。

柳小颖末了总结说：“其实爱这种东西你真的不可强求，男女之间也就那么一回事，爱就爱了，做就做了，过去的当成一种回忆，有时回味一下，可以当成是一种经验，但你却不能活在回忆里，你始终得追着明天的太阳生活。人不能老是活在黑暗里，在阳光下生活心情才会好，只有心情好了，青春才会常在。要不然，年纪轻轻的就是一副老太婆的样子，那多不划算呀！”

听着柳小颖的感叹，华筱筱什么都明白了，她站起身，身子还有些摇晃：“我去把杨总给你叫过来。我想出去转会儿，一个小时后我回来，你们的事儿估计也干得差不多了。”

华筱筱说完这话，脸更烫了，想不到这样浪荡的话居然会从自己嘴里出来。柳小颖来不及去拦她，她已经走出了房间，站在隔壁房间前敲门了。

来给华筱筱开门的是围着浴巾的泰谦：“你们还没睡呀？”

华筱筱微微一笑：“柳姐想和杨总说会儿话，你叫他过去吧，我想出去走走。”

华筱筱转身，步子有些蹒跚，泰谦紧赶一步，一把抓住她的手臂：“看你这样子，一个人出去走，我怎么能放心，要不，你进来坐会儿，我换了衣服和你一起出去。”

正在冲澡的杨劲一听说柳小颖找自己说话，连头发上的泡沫都来不及冲掉就围着浴巾出来了，他见泰谦正拉着华筱筱的手，就笑着说：“泰总，你们进来吧，我去和柳小颖说话了。”

杨劲一只手拉住浴巾，微笑着从二人身边挤过，进了隔壁的房间，关

上了房门。华筱筱听泰谦说得也有道理，再说自己也确实有些醉意，不如等着他一块儿出去，于是跟着泰谦进了他的房间。

老婆华筱筱究竟是不是在公司加班，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海成东。

前些日子他只听华筱筱说父母逼着她去相亲，但一直没告诉他结果。她要他相信，她对他的感情是不会变的，相亲只是一种无奈之举，是为了给他们俩的隐婚提供一把保护伞。

这如今这伞究竟起到作用没有，海成东却总是得不到答案。

趁着去城里给胡初安买电脑的机会，海成东去了华筱筱工作的公司，从门卫那里得知，公司这段时间并没有加班。

海成东傻了。

他转过街角，站在一棵大树下，拨通了华筱筱的电话："喂，筱筱，你今天加班要加到什么时候，会不会回来一趟，我实在想你。"

"我妈病了，我在家陪她。"华筱筱的声音并没有什么异样，淡淡的，像平时一样有些忧郁。

"哦，那你要保重身体。我这个女婿真是窝囊，连你妈病了，都不能来照顾她，你就替我多尽一份孝心吧！"海成东突然之间如释重负，原来华筱筱没有告诉自己的实情是她妈病了，哎，自己怎么就那么小人呢？

两人互道了再见，海成东脸上有了些笑容，他向电脑城而去，他决定买了电脑就去找胡初安，如果他真是发了，他就要想法让他和自己一起成立一个赚钱的公司！

华筱筱和海成东打着电话的时候，泰谦一把从背后抱住了她，她怕泰谦万一发出什么声音就惨了，赶紧和海成东道了再见，挂了电话。

泰谦微睁着眼睛："谁的电话呀，让你那么紧张？"

"公司里的一个同事，问我今天要不要出去玩儿。"华筱筱不得不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外一个谎言。

泰谦开始抚摸她的身体。

华筱筱开始兴奋。昨晚和泰谦的缠绵让她享受到了一份久违的幸福。

不得不承认泰谦是个高手，这一点，海成东没法和他比。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和海成东做爱，华筱筱总能看到父母责备的眼神，让她很是不安。

昨晚在酒精的掩护下，她觉得自己真是罪恶到了极点，可是泰谦的舌头真的就好比是一把利剑，让她全身酥麻，如同飘在九天云外……

哎呀，泰谦又开始舞动他的利剑了，她赶紧拦住他："先去洗一下吧。"

说着，华筱筱光着身子起身向浴室走去，泰谦赶紧跟在她身后。

泰谦调好了水温，微笑着欣赏着华筱筱玉质一般的胴体："筱筱，你真美。"

华筱筱看着泰谦结实的躯体，脸开始发烫，她不自觉地伸手抱住泰谦。

泰谦将她抱进浴缸里，两人开始缠绵……

水实在是太温柔了，它流过每一寸肌肤，都把一种难能体验的快感累积到华筱筱的心灵深处。

泰谦坐在水缸里，他将华筱筱抱住，让她骑坐在自己身上，那坚硬的家伙比水还烫，它正慢慢地侵入华筱筱的体内……她感觉到一阵紧似一阵的酥痒冲击着全身的神经，她紧紧地抱住泰谦，轻轻地咬着他的耳垂。

泰谦双手托住她美丽的臀部，先是慢慢地上下移动，然后加快了速度。一会儿过后，泰谦抱着她站了起来，他将她的双脚盘在自己腰间，紧紧地抱住她走出浴缸，为了不让进入她体内的东西晃悠出来，泰谦不得不用一只手紧紧地箍住她的屁股，以便让她紧紧地贴在自己身上。

华筱筱哪里享受过这等待遇，她简直就要晕过去了……

泰谦抱着她一步一颠地从浴室里走到床边，他一只手撑住墙壁，一只手搂住她的腰间："筱筱，我要让你享受这世间最美的瞬间！"

泰谦的肩膀很宽阔，很性感；泰谦的皮肤很滑，很硬，很有质感；泰谦的动作很柔，很猛，很有质量。

华筱筱完全沉浸在泰谦给予她的幸福里，这世间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事更美，还有什么人能比眼前的人更重要？

她完全想不到了！

08 针锋相对

泰谦和华筱筱相亲并最终成为朋友的事实，在不久以后还是让丁如花知道了。她多次试探泰谦，想从他嘴里得知二人的关系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但都没有结果。

现在的泰谦不再会像以前那样到处炫耀自己的感情世界了，况且丁如花并不是他喜欢的女人，他怎么可能随便就将自己的感情世界告诉她。

丁如花也知道自己在泰谦心中的地位如何，要不是因为自己是他曾经的同学，就算是自己工作做得再好，只要她稍微有些出格，都很有可能被接管公司的泰谦扫地出门。

虽然自己有泰青川这道符，但也不是能镇得住所有的鬼魅的，而且和泰青川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地下关系，这如今就更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事儿了。哪怕有那么一丁点闪失，让泰谦知道了自己和他父亲的关系，那她能得到的待遇都只能是泰谦更多的冷眼。

丁如花知道泰谦已经和新交的朋友一起出去赏花时，她的心开始流血了。

曾经的泰谦是如何花心，丁如花也不是不知道，她委身于泰青川的目的还是想在泰家的公司里站住脚，以获得最大的利益。这如今泰青川不再掌权，公司的实权在泰谦手里，她要想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她就得重新部署一切！

丁如花频繁出现在泰青川家里，可刘泽芳时刻都在泰青川身边照顾他，丁如花根本就没有机会撒娇以获得泰青川的帮助，她决定将自己在刘泽芳

心里的形象加强，让她和自己一起拉拢泰谦。

主意一打定，丁如花的笑脸就更加灿烂，她一口一个刘姨，喊得那个亲热劲儿，连泰谦都不是对手。家里大部分的活，丁如花都帮刘泽芳做了，俨然就成了泰家不花钱请的保姆。

看着丁如花的勤劳与能干，刘泽芳高兴得不得了，在泰青川面前也不知道多少次提及："青川，要不咱们让泰谦娶了如花吧，这么好的儿媳妇，哪儿去找呢！"

泰青川乍听这话，心中顿时五味杂陈，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儿，后来听多了，也就淡然了。丁如花在家照顾他们时，他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电视或其他地方，让自己的目光不落向丁如花。可是无论他如何想躲避丁如花，都逃不过她的声音往他的耳朵里钻！以至于后来，只要丁如花一到他们家来，他就出门去散步或者找老朋友说话去了。

刘泽芳被泰青川拦了几次言后，也就不在他面前提及让泰谦娶丁如花的想法了。可是看着能干的丁如花，她又暗下决心，一定要和泰谦好好说说，只要泰谦娶了丁如花，这往后婆媳俩的关系肯定是让别人羡慕的。

丁如花知道泰青川心里的鬼，他是拉不下面子。自己呢，要不是利益使然，自己能贱到如此地步么？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刘泽芳已经承认自己了，那就从刘泽芳入手，争取早日将泰谦收入自己裙下。

泰谦并没有将亲妈左金艳给自己介绍女友的事儿告诉父亲和刘泽芳，也并没有把自己非常喜欢华筱筱的事儿说出来，他想等到瓜熟蒂落时再告诉他们。可是他的这一做法，却在丁如花将这事儿告诉刘泽芳时，引起了她的强烈不满！

丁如花和刘泽芳闲谈时，说起了泰谦和女友出去旅游的事儿。

"刘姨，前些天泰总出去旅游的事儿你知道么？"丁如花微笑着说。

"知道啊，听说是和一个公司的老板一起去的，说是去赏牡丹呢！"

"你知不知道泰总其实是带了她的女朋友一起去的？"

"呵呵，和她一起去玩的女孩子多了去了，没听说他会把哪个当成是他真正的女朋友，我倒是觉得奇怪，你怎么没和他们一起去呢？"刘泽芳认真地说。

“我哪有那资格？看来刘姨还蒙在鼓里呢，我听同事说，泰总的这个女友，是他亲妈给他介绍的，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呢！”丁如花故意装作很不在意的样子说道。

刘泽芳皱起了眉头：“不可能，如果真是那样，泰谦肯定要给我们说的，这么大的事儿，就算不想给我说，他也得给他爸说一声吧？”

丁如花一看时机到了，就冷哼一声：“人家哪儿把你看在眼里，这如今泰总已经全权掌握公司了，他亲妈给他介绍的女友又听说是她的远房侄女，如果这事儿成了，泰氏公司就再也没有刘姨你的地位了，你也不想想，就算那个时候老泰总还有威望，但实权在小泰总手里，我真不敢想象，到那个时，谁还会真正关心你们的生活呢！”

刘泽芳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她从泰青川的嘴里多少知道一些左金艳的为人，那个女人唯利是图，她如果真想拉拢泰谦而控制泰氏公司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

“你听说那个姑娘人品如何？”

“那人我倒是没见过，可听同事说，她挺傲的，还听说是在什么外资企业工作的。你想啊，那外企是什么地方，是勾大心斗大角的地方，是能把糊涂人变成精细鬼的地方。她能在里边工作多年，可见她不是一个一般的人。如果泰总一旦和她成了好事，说不定她会从幕后走到台前，全部控制泰氏公司也不一定呢，到那时候，就算他想踢了泰总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丁如花说得事儿好像就真的会发生一样。

刘泽芳听得出了一身冷汗，手有些微微发抖。

“刘姨，我给你说的这些你可千万别说给小泰总听，也别给他说是我说的。你只要能证明我说的话有一部分是真的，那你就得想法和他亲妈进行斗争，以保证你今后的人生快乐！”丁如花见自己今天的目的达到了，赶紧又添了一句，“我能不能成为泰家的一员倒是其次，只是今后不管如何，只要刘姨看得起我，我就一定是和您老人家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刘泽芳用很是感激的目光看着她，身子有些微微发抖。

泰谦一天到晚忙于公司的事儿，这段时间很少回家，听丁如花说泰青川很想让他回去说说公司的情况，他满口答应，说自己会在空闲时打个电

话回去。可他还没有空下来时，家里已经打电话来了。泰谦一听是刘泽芳的声音，就赶紧笑着说："刘姨你好，我爸呢？他也好吧？"

"好倒是挺好，就是咱们都快成被人遗忘的角落了！"

"哎呀，刘姨你可别这么说，你也知道公司里的事儿多得不得了，我又才接手公司，不得不多花点心思，等这段时间忙完了，我一定回来好好陪陪你们二老。"

"只怕到时你又要陪老婆孩子和其他人，哪儿能轮到我们呢！"

"说什么呢，刘姨？"稍作停顿，泰谦又加上一句，"刘姨是听说什么了吗？"

"没，什么也没听说。只是不习惯你不在家的日子。往常你还没接手公司的时候，能隔三岔五地带个朋友回来和我说说话，我感觉挺快乐的，这如今你爸没事就去找人下棋散步，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都有点怕明天我就会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症呢！"

泰谦笑了："刘姨，你说什么话呢！等这段时间过了，我每回家一次就带个朋友回来和你说话，让你高兴。"

"不要每次都带不同的朋友回来，你什么时候能带个能和你生活一辈子的姑娘回来，刘姨就放心了！"

"会有那么一天的。哦，对了，刘姨，有人来了，一会儿我忙完了再给你打电话啊，问我爸好。"

泰谦匆匆地挂了电话，也不容刘泽芳说什么。她放下电话，丁如花的话在耳边响起，她皱起了眉头，下定了决心，如果泰谦真的要和左金艳联合起来控制公司，她一定会和他们斗争到底！来敲泰谦办公室门的不是客户，而是代一江。代一江手里拿着一叠资料，站在泰谦对面，笑着说："表哥，这是刚做好的投标资料，你一会儿空了看一下。"

泰谦伸手接过："一江，你考公务员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还在进行中。今年考不成，明年我还要考。"

泰谦一听这话就笑了："你真觉得公务员能让你飞黄腾达？"

"人家那么多人都在考，我就不信我比他们差！"

"你是在给自己寻觅幸福还是在和别人较劲？"

“人总得有些追求是吧？我不是说我就非得干公务员这一行，但现在我还年轻，总得有个奋斗的目标呢！”

“好吧，不管你干什么，表哥都支持你。公司里始终给你留一个位置，将来就算考不上公务员，你也用不着为找不到工作发愁。”

“谢谢表哥。哦，对了，表哥，我有一个朋友想认识你，你什么时候有空我给你俩约一下。”代一江想起梅娉婷对自己说的事儿。

“你的什么朋友？干什么的？”泰谦没有多少心思，心说，你一个毛头小子能结识到什么有利用价值的朋友哦。

“她是平水县县委里的人，我考公务员的事儿就托的她。如果表哥能和她认识，将来咱们公司在平水县做业务时，说不定会有一些方便的。”

泰谦哦了一声：“过段时间再说吧，现在太忙了。”

泰谦的目光已经落在了投标书上，代一江赶紧出了办公室。他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给梅娉婷打去了电话，告诉她这段时间表哥出差，过些日子有空了他再帮她约。

梅娉婷一挂了电话，就冷哼一声，一个公司的老板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还这么大架子。明天周末，还是让袁春立来陪自己玩吧。

泰谦要说忙也不是特别忙，只是目前他心里已经有一个华筱筱了，他就突然间觉得，自己也应该收收心了。如果不是因为华筱筱的魅力吸引了他，代一江跟他说是个美女想见他时，他一定会满口答应。

可是华筱筱虽然和他越来越亲密，但她就是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工作，多抽时间来陪他，这一点倒是让泰谦有些不愉快。两人每天早晚都要通一次电话，说些见闻，说些公司里发生的趣事。华筱筱从来不问他，关于他的公司的情况，也不问他究竟有多大的产业，更不会在他面前撒娇说：如果自己不工作的话，他会不会让她生活得很幸福！一段时间过去了，华筱筱依然工作很忙，依然每天和他通电话，但却很少主动说，要同泰谦共度良宵。

泰谦自己倒有些忍不住了，在一个周末，他突然出现在华筱筱工作的公司外，将正要回去的华筱筱截住了。

“筱筱，我都快疯了，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找我？”泰谦看着她微笑的眼眸。

“你工作忙，我也忙。只要彼此爱着，又岂在朝朝暮暮是吧？”

“都说相思苦，我以前还不知道，现在终于知道是什么滋味了。要不你别干这工作了，我就要你陪着我，我能养活你的。”

华筱筱微微一笑：“我现在干得挺好的，我为什么要你养活呢？”

“你现在是我女友，我不想让你太累。”

“只是女友而已，咱们还没有成为夫妻之前，我可不敢轻易去享你的福。咱们还是先各自干各自的，等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就在家相夫教子不是很好么？”

泰谦还能有什么说的，两人坐在车上，漫无目的地不知道要到哪儿去好。泰谦突然回头看到古井市最好的宾馆，就将车开了过去。

华筱筱对老公海成东的若即若离，让海成东很是迷惘。

海成东的腿受伤很严重，虽然愈合得不错，但现在走路多少有点不自在。再加上海成东本想借受伤发上一笔财的愿望没有真正实现，现在正准备进入法律程序阶段，这多少让他的心灵上受到了一些冲击。

听说胡初安好像发了，海成东赶紧花了两千块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胡初安送去。胡初安这段时间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工地上干活，丝毫没有让别人看出他是一个腰缠万贯的人。就连王静，他也没有告诉她一丝一毫。他之所以不愿意告诉她，还是因为他对她有些担心。每天在饭馆里吃饭，他总是时刻注意着她究竟在和哪些人打情骂俏。

其实王静也就是太活泼了一些，虽然姿色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差，但她的活泼也让饭馆的生意好了不少。老板娘最近很是高兴，答应给她涨工资。当她晚上把这话告诉胡初安时，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你是干活的，又不是卖笑的，看你每天都对人笑得那么灿烂，我这心里就不是很舒服。”

“咱是打工的，给人一点笑脸也是应该的，你要是看不惯，那你养着我啊，我不去打工，每天就在家笑给你看。你有那本事养着我么？每天做工累死累活又能挣得了几个钱？”王静倒不含糊，这些话一出口，倒真还有点伤了胡初安的自尊。

他赌气两天没上班，就睡在被窝里，对工头说自己病了，一干活就全

身疼。工头笑他，一定是晚上活干得太多了，身子虚了。

胡初安晚上也没干多少活儿，就算他想干活儿，王静也不配合他，因为她白天太累了，一倒床上就睡得死死的。胡初安没有办法，兴致来了时，只好用特殊办法进行解决了。

这天，他正躺在铺上无所事事时，接到了海成东的电话。

“喂，老胡，你要的电脑，我给你弄到手了，你在哪个方位，我这就给你送来！”

胡初安马上就跳了起来：“哎呀，太感谢你了，花了多少钱，我这就去取。哦对了，工地太脏了，我们就在太白茶楼见面吧，我取了钱就在那儿等你。”

“太白茶楼？是古井城外江边的那个茶楼么？”

“对，我离那儿不远。你可以打的过来，我给你报账！”

“算了吧，我这儿离你那儿还有几十公里呢，我先赶班车过来再说。”

胡初安知道海成东肯定是在省城的什么方位，但为了能尽早看到向往已久的电脑，也为了不让为自己办事的海成东劳累，他还是坚持让他打的过来。“哎呀，你就打的过来吧，不过百八十块钱，你的腿也不是很方便，让你坐班车过来，我怎么过意得去呢？”海成东告诉他，电脑是托朋友从总公司拿的，在外边买至少得四千七八，因为是内部价，所以只花了四千。胡初安取了五千块钱，站在太白茶楼外的大树下，等着海成东的的士出现。

将近一个小时后，海成东出现在他面前了：“我是赶公交过来的。给你省点钱嘛，咱们都是干苦力挣点钱，何必那么浪费呢？”

一听这话，胡初安有些感激。两人进了茶楼，胡初安要了一个雅间。

一边喝茶，海成东一边教胡初安如何用电脑。半小时过去后，胡初安弄得满头是汗，可用得还是不得法，连鼠标都不怎么听他的使唤。

海成东笑着说：“这东西只要入了门，用起来就快了。这样吧，我把你想要玩的东西都给你用快捷方式弄到桌面上，你玩的时候就点桌面就成了。以后你会用了，自然就不是问题了。”

胡初安认真地看着海成东操作完后，用感激的眼神看着海成东：“真

是太谢谢东哥了！”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打电话给我。这样吧，我还有点业务要谈，要先走一步。”

“那不成，无论如何你得把饭吃了再走。从那么远的地方给我送来，让你受累，我若连饭都不请一顿，未免太不够意思了。”胡初安收拾好电脑，硬是拉着海成东进了附近一家最好的饭馆，请他吃了一顿当地的特色餐。饭毕，胡初安拿出四千五百块钱：“东哥，这四千是电脑的钱，这五百你就替我请一下你朋友，感谢你们俩的帮助。”

海成东怔住了，这小子还真是发了财呀，这么大方！两千买的电脑说成四千，他愣都不打一个就给钱，还另外给五百，看来他发的财也不是什么小财呢！胡初安究竟发的是什么财呢？

海成东突然想弄清楚胡初安究竟是什么原因突然间就这么财大气粗，所以他眼睛一转，有了主意。

海成东收下钱，起身去了卫生间。回来时，他一脸无奈地告诉胡初安，刚才在卫生间接到电话，今天要谈的业务，时间被推迟了，要明天才能去，因为对方突然有重要会议要开，他今天下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教胡初安用电脑了！胡初安一听这话，自然相当高兴。当下，两人又去了太白茶楼，继续一边喝茶，一边学电脑。看着胡初安在移动不听话的鼠标，海成东眼睛一转，问道：“胡哥，你最近好像发财了？”

“嗯。”

“政府给了你见义勇为奖？”

“不是。”

“找了个有钱的老婆？”

“不是。还没老婆呢。”

“那你的钱是哪儿来的？捡的？”

胡初安停止用鼠标，回头看着海成东，压低声音说：“和捡的差不多。”

海成东笑了：“你说在哪儿捡的，我也去试试。”

“彩票。”

“啊，你买彩票中奖了啊？”海成东哪里相信这样的事实，这小子气门

真是长满了啊，自己买了好多年彩票，最多的就是中了个四百的奖，他怎么就中了大奖了？“中了多少？”

“也不多，几十万而已。”

海成东看他说这话时没有多少表情，心里很是不平：“几十万，而已？”

“是啊，不就是钱嘛，想想钱和命比起来，还是命重要得多，要是在车祸中死了，再多的钱都没有用的。所以在那次车祸过后，我看淡了很多，钱嘛，有就花，没有就少花点。”

海成东出冷汗了，自己费尽心机想发点财，每天东奔西走却没有一点成绩，如今还弄得老婆不高兴，奋斗了好多年了，连个固定的窝都没有，连个固定的工作都保不住，这钱依然不跟自己，自己究竟得罪了哪路菩萨？

“你想怎么利用那笔钱？”海成东开始进入正题。

“还没想好。想过投资点什么，可是自己没那本事。只能放在银行里取利息了。”

“哎呀，银行那点利息能干吗呀，要不你找个合伙人，一起做点什么生意，那样生钱才快呢！”

“可我认识谁呀，不认识的人，我也不放心呢。”

“这样吧，这段时间，我帮你想想，究竟搞什么东西来钱，到时我再告诉你。我敢保证你一定能赚到很多钱，过些年，你就坐在家里吃也吃不完了！”胡初安眼睛都大了：“真的？”

“那当然是真的，咱们这么好的朋友，我还能骗你不成？”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如果你真能帮我赚到钱，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到时给你三成的酬谢。”胡初安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海成东的提议，在他看来，海成东是个和自己很合得来的人，他不因为自己是个农村里出来的打工仔，从认识他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和自己掏心掏肺地说话，所有这一些加在一起，足以说明海成东是真把自己当成朋友的。

“你究竟有多少钱，我好根据具体情况制订相应的发展规划呢。”海成东想知道他究竟发了多大的财。

胡初安心里愣了一下，随口说：“也就七八十万吧。”

哦哟，还真有不少呢！海成东心跳得突突的！

要是能把这些钱全让他拿出来，那自己还愁什么事儿搞不定呢？

海成东走神了，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新房已经在装修了，他也看到了老婆开心的笑脸，他更看到了丈母娘对自己的认可，他也看到了自己坐在汽车里，窗外的风景走马灯一样迅速地变化着！

“哎呀，你啊，就是不懂行情，现在如果你要有这么些钱，不拿出来投资的话，多年以后，你的钱会贬值得连台笔记本电脑都买不起。从现在开始，你要把你的七八十万变成七八百万，七八千万，到那时，不管物价怎么变化，你都不会受穷，但你把这钱存在银行里，你想想，现在的物价，一天天就跟打了膨大剂一样，今天买斤肉才十元，明天就是二十元了，你说你那钱几年过后能买几斤肉？”

“那你说如何投资呢？”

“我倒有个初步的设想，你要花一部分的钱来买股票，另外的钱拿来找商机，一旦商机成熟，你还愁你的鸡不生蛋么？”

“可我听说现在的股市跌得很厉害呢！”

“这你就不懂了呢，跌，肯定会有的。就像老祖宗说的，物极必反，凡事不管是涨是跌都有一个极点，只要涨的极点一过，肯定就是跌，可跌的极点一过，那马上就会涨了。这两年股票都基本跌到低谷了。你没听说国家拿钱出来救市么？在股票跌的时候，只要能看得准，就一定能赚上不少。我有个朋友，经济危机开始不久，他的几十万就赔得差不多了，后来我给他一指点，让他另外买了些股票，现在全盘都有些下跌的趋势，但是去年他依然赚了几十万，本钱回来了，今年还在继续涨呢！”海成东说得跟真的一样。胡初安听得出了神。

两人分手的时候，胡初安一再告诫海成东，自己中奖的事儿，千万不能让第三者知道，而自己和他将要进行的合作，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海成东明白胡初安是什么意思，这样更坚定了他要想法让胡初安进入自己设定的轨道的决心。从胡初安说话还有些迟疑的神色里，他知道他肯定是中大奖了，而且中的奖肯定不只七八十万那么简单。自己和他只是有一点点交情而已，其他任何人他都没说自己中奖的事儿，独独告诉了自己，这一点就说明，胡初安还是信任自己的，他也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投资的

项目，真能赚上一笔也不错。

只是，搞什么项目，既能让他赚到钱，自己也能轻松弄到一些好处呢？钱是胡初安的，自己帮他策划项目，赚取他一些信息费，策划费也是应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自己也不算是对不起他。

海成东开始心安理得地，花空心思地想项目，要将胡初安的钱弄出来还是要花些脑筋的。

杨劲所代表的公司与泰谦他们公司的合作，因为工程之间的衔接出现了漏洞（这也是杨劲的前任突然离职的原因），让杨劲他们损失了不少，在谈判如何给补偿时，泰谦让步很少，这让杨劲有些不高兴。

杨劲虽然心里相当不高兴，但脸上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来，毕竟这往后还很有可能要再次合作的，不能因为一次不愉快就失去将来所有的机会。做生意嘛，就得眼光远一些，目标大一些。

可杨劲心里始终有个疙瘩，这都什么事啊，本来就是泰谦他们施工方面出的错，导致杨劲他们的钢构预制件一放上去就出现了偏差，可如果改动土建部分，花去的工时太多不说，损失就更大，当初泰谦给出的方案就是：改动钢构预制件，等工程完工时，适当给杨劲他们一些补偿。

有了泰谦的这句话，杨劲二话没说，就真的动手改动预制件。这样做的结果，让泰谦他们减少了损失，而杨劲他们却因此多花了材料和人工，关于这笔多出来的开支，泰谦倒是认了，可一说到是否追加一些奖金时，泰谦却闭口不谈了。

杨劲一走出办公室，脸上的微笑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候在办公室外的柳小颖迎上杨劲："怎么样？"

"哼，我算是知道泰猴子的厉害了，以后和他打交道就得多个心眼。这一次我吃亏了，下一次再也不会上这个当了。"杨劲依然愤愤，快步向公司外走去。柳小颖跟在他身后。

两人的对话被站在旁边的一个女人听了去，她冷笑了一下，心里有了主意。

泰谦这几天一直和公司的几个头儿在研究新工程的投标问题。

标书投出去以后，很快得到答复，他们的标得到了甲方的认可。

泰谦自是很高兴，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告诉了华筱筱。

“筱筱，你真是我的女神，自从和你认识以后，你不知道，我们公司这段时间以来，干什么工程都相当顺利。”泰谦真的很高兴。

“是吗？”

“那是当然。今晚你有空么？我想请你吃顿饭，庆祝一下。”

“这周你都是第几次庆祝了？明天还有什么事值得庆祝的，要不你一起挪到今天吧，我明天晚上可没空陪你哦！”华筱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呵呵，明天还有什么事儿值得庆祝，我到现在还不清楚呢！或许明天我们还要投一个大工程的标，又或许以前做的工程有一大笔款子要到账，这些都是值得庆祝的事儿呢。”泰谦坐着老板椅转了半个圈，面对着窗外，看着远处的高大建筑物说着。

“泰总，我突然间觉得现在的你一点也不像一个三十岁的成功人士，像你这样一遇到有点高兴的事儿，就喜形于色，还非要拉着我去庆贺，这样让人不得不觉得你是一个没怎么见过大世面的人呢！”

“呵呵，只要自我感觉良好就好，我要活出的是自我，不是别人眼中的我应该是的样子，你说呢？”泰谦哈哈大笑，“就这么说定了，下班后我来接你。”

泰谦刚挂了电话，丁如花推门进来：“泰总，昨天刘姨让我告诉你，让你今晚回家去吃饭，你爸有事儿要对你说。”

“哎呀，真不巧，你刚才怎么不说呢？我刚约了人。”

“约的什么人，不能推么？”

“这怎么能说推就推呢？刘姨要叫我回去吃饭，她怎么不打电话给我，非要让你带话？”泰谦有些怀疑地看着丁如花。

“或许她觉得我能把话带到，所以就没打电话吧。”

“你昨天又去我家了，去干什么？”

“刘姨让我去的，她说家里冷清得很，就想多个人说话。”丁如花看着泰谦的脸色。

“家里不是才请了保姆么？怎么会没人说话呢？”泰谦有些奇怪。

“前天保姆被刘姨辞退了。她说她就想家里再多口人……”

“多口人？”泰谦笑了，“她不是想给我介绍对象了吧？”

“她已经在我面前说了很多次了。其实你也应该体谅一下她老人家的心情，把你的女友带回家让她看看。”

“她就是想我和你一起回去吧？一会儿我给她打电话，这事儿没得商量。如花，你也知道，最近我和我朋友过得很开心，你就开开心心地认真在公司工作吧，什么时候遇到比我好的，我会送你一份大礼。你就别跟刘姨一块儿掺和了！”泰谦只是想再次重申自己的立场，哪知这句话却惹恼了丁如花。

“什么？我和刘姨在掺和？我为什么要掺和？我掺和进去对我又有什么好处？你结不结婚，有没有女朋友，和我没有一丁点关系，就算你一辈子找不到老婆，我一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会再和你睡到一张床上！”丁如花因为生气，语速很快，她也不顾这是办公室，噼噼啪啪就像机关枪一样向泰谦打了过去。

泰谦还能有不明白的，这不明摆着，丁如花在拉拢刘姨，她就是想和自己好，就凭她这个性，永远都没有那个可能了！

泰谦不失礼貌地对她说：“如花，好了，今后咱们在一起的时候只说工作的事儿，其他任何事儿都不许说，好不？”

丁如花怨恨地看了一眼泰谦，回身走出了办公室。

泰谦重申了对丁如花的态度，这让她彻底明白了自己在泰谦心中是没有丝毫位置的。再这样耗下去，她不但得不到好，还只能落下笑柄！

泰氏公司已经不能再待下去了！

丁如花决定，要在自己离开这个公司以前，狠狠地捞上一笔！

杨劲正和柳小颖在饭馆里吃饭。突然电话响起，他一看是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就漫不经心地接了起来：“喂，谁呀，我正在吃饭，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打过来吧。”

“是我呀，杨老板真是的，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对方有些发嗲的声音，让他有些不舒服。

杨劲稍微一愣神：“你是泰氏公司的丁主任？”

“是啊，我以为杨老板这么快就把我忘了呢。”

“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么？”

“要说事儿嘛，倒是有一点儿，只是在电话里不太方便说。这事儿呢，关系到下一次你们公司能赚到多少钱，所以咱们最好还是找一个地方好好说。”

杨劲一愣，这女人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但很快他就镇静了下来：“要不这样吧，今天已经很晚了，明天我还要到公司里去，咱们先碰个头，再说下一步，如何？”

丁如花笑了：“好啊，我相信杨老板会对我的信息感兴趣的，到时咱们好好合作一把，我保证你能将以前的损失赚回来！”

丁如花话音一落，就挂了电话，杨劲听到这最后一句话，他皱起了眉头。

“颖，你在泰氏公司里走动，对那个丁如花有印象吧？”

柳小颖看着他，一时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丁主任是吧？她是个挺活泼的人，我每次去公司，她都要陪我说会儿话。”

“你对她有什么看法？”杨劲相信女人看女人的眼光一定比男人更准。

“我觉得她那人太精了，还有就是，她在他们同事的眼里印象不好，好像大家都不太喜欢她，但大家又都不愿意得罪她。我敢肯定，丁如花与泰谦肯定有些过往的故事。”

“既然是过去的故事，那些人怕她又有什么用？我猜想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凭我的直觉，这个女人的心思不是一般的！”

“她给你打电话干吗？”

“这样吧，你明天和我去公司里，要是方便，你就找其他人了解一下她这个人。”

柳小颖突然间觉得自己就好像间谍一样，打听一个人的一些事，不过这种事儿对女人来说还是挺容易的。

09 强强联手

大概有十天左右丁如花没有出现在泰青川的家里。

这天晚饭时，泰青川开口问刘泽芳："小丁怎么这么久没来家里了？"

刘泽芳很不高兴地说："人家在这儿，你又不待见别人。我还听她委屈地说泰谦也不希望她总往咱们家来。我就不明白了，像如花那么乖巧的女孩子，错过了，上哪儿找去。"

泰青川一听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想丁如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当初泰谦对她冷漠以后，她为了钱靠近自己。这如今自己不再掌权公司了，她居然又想与泰谦重续旧缘！这样的女子，她是为钱而生的，如果就此得罪了她，她会不会把一些不能让人知道的秘密捅出来呢？

反正自己已经老了，就算她想说些什么东西出来，对自己的影响也不是很大，相反就等于她搬起石头砸的是她自己的脚。很显然，就算自己不再理她，泰谦也会因为同学关系让她留在公司里工作。只要她留在公司里，肯定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她什么时候会干出什么样的事儿，谁也说不清楚！

泰青川突然间觉得自己应该多放点心思在公司里，在丁如花身上，免得公司被别人贻害。

"老刘，不是我说你，你太过于善良，你看人只看表面，有些人嘴上说得很甜，心里却黑得无法形容，对那种人，在商场上，最好是不要接触的。"

"我看小丁可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刘泽芳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泰青川一时找不到开导老伴儿的话了，他不能把自己和丁如花的过去说出来，但又必须让她不再把泰谦的事儿与丁如花扯在一起，于是他说：“丁如花在公司里多年，在我身边工作了很多年，我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了钱，她什么活儿都愿意干，可一有了钱，她又会夜以继日地与别人进行赌博，直到输得精光才回来上班！你想想，这样的人，一旦成为我们家的人，我们的公司能经得起她多少次赌博？”泰青川总还是有办法的。

刘泽芳瞪大了眼睛，她猛然想起，丁如花曾经对自己说的：“刘姨，你要是觉得闷的时候呢，就去找一些老人家陪你玩牌吧，那样既能消磨时间，也能让自己得到享受，不至于太闷。现代医学说，如果一个老人太闷了，是会闷出病来的！”

刘泽芳不再拿丁如花说话了：“我听她说，咱们泰谦有了女朋友，是他妈给他介绍的，你让他找个时间带回来看看吧。”

“他有了女朋友不是更好么？现在没有带回来，肯定是对方还没有准备好。泰谦想找个什么样的女朋友，你我又不是不知道，一直以来很多女孩子他都看不上眼，就是因为对方不是爱钱就是爱权，如果真有一个女孩子让他喜欢了，那这个女孩子就是他所想娶的，咱们就不要催他，只要时机一成熟，他自然就会带回家来的。”

“泰谦也有好久没有回家了，公司真有那么忙么？”

“我也想到公司里去走一趟，明天你陪我去吧。”

丁如花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到泰家去，确实是因为受到了冷落，更是因为泰谦话里透出的意思，让她好好工作，别把心思花在别处！丁如花的心思没有花在泰家时，就真的把心思花在了别处……她已经私底下和杨劲进行了很多次交流。

丁如花很明确地告诉杨劲，如果杨劲肯与她进行信息合作，事后给她百分之三十的好处费，她就能保证杨劲他们接下一个工程的时候，利润在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之间。这样说来，这可是一个很好的诱惑，杨劲暗地里思索了一下，很爽快地答应了与丁如花进行合作。

杨劲表面上对泰谦还是恭敬有加，不满的事儿依然要说出来，至于泰谦如何分辨他话里的意思，他就不管那么多了。有时，他想方设法想从泰

谦嘴里知道一点秘密，可泰谦是何等聪明的人，给他的信息都是假的，与丁如花提供给他的真信息不知道差了多远。杨劲不会轻易得罪泰谦，也不会将丁如花随便出卖，他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挽回以前的损失，还要得到最大的利润，但也不想与泰氏公司搞得天翻地覆。

这一天，杨劲与柳小颖刚走进泰氏公司，丁如花就笑着迎了过来：“哎呀，杨总，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泰总正在开会，要不要我给你通报一声？”

“没事，我坐着等他一会儿。”杨劲走进会客区，坐在沙发上看着报纸。

柳小颖和丁如花开始了闲谈。

柳小颖看着丁如花的新首饰：“哎呀，丁主任，你今天真是太漂亮了！这首饰配你这肤色，简直就是完美！”

丁如花一听这话，心里自然很是高兴：“柳姐，你也应该去买一副的，不贵，才七千多一点。”

柳小颖瞪大了眼睛：“还不贵呢！我哪有那么多钱消费这么高档的东西。”

“哎呀，杨老板那么有钱的人，不会这点钱都不肯为你花吧？”丁如花向杨劲走了过去，“杨老板，你干吗不去给柳姐买一副首饰呢？”

杨劲哦了一声，目光从报纸上移开：“什么首饰？”

“就我这样的，柳姐很喜欢的。”丁如花在他面前摆弄着。

杨劲说：“你是主任，她是平头老百姓，你觉得她戴这么贵重的东西有什么价值？”

“怎么就没有价值呢，至少可以体现你对她的爱呢！”丁如花知道杨劲与柳小颖的关系，但却并不知道柳小颖靠上杨劲是什么企图，她还真以为他们俩是一对儿呢！“柳姐那么漂亮的人，你要给她买这些东西戴上，她和你走在一起，又高贵又典雅，你的面子不知道有多风光呢！”

“面子有什么用？现在这年头面子又值多少钱？还是关系要紧，关系越铁越值钱。”杨劲笑着，“等我赚了钱，她想要什么，我就给她买什么。”

“柳姐，你听到没有，这话他可是说在这儿了，等他下一个工程赚钱了时，我们就督促给你买首饰！”

柳小颖回了一句："这做工程有赚就有赔本的时候，你怎么就能肯定他下一个工程就一定能赚到钱？"

"只要他听我的话，我保证他赚钱！怕就怕他没那个胆量！"

丁如花说这话的时候，不防秦青川和刘泽芳刚好从外边走过。秦青川一听这话，皱紧了眉头，他稍微一停顿，然后迈着坚定的步子出现在门口。

杨劲一侧头看到了他，笑着起身招呼道："哎呀，老秦总，今天刮什么风把您给刮来了？"

秦青川挺直腰身走了进去："在家闲着都快闷出病来了，出来走走。秦谦已经好多天没有回家了，总说他很忙，他妈又惦记着他，所以就来看看了，想不到碰到了你呢！"

"哎呀，刘姨，秦总，你们真是稀客！"丁如花笑着起身迎了上来，扶着刘泽芳坐下，"我去给二位沏茶。"

"不用忙了，我见你和杨总说得挺热闹的，就走了进来，没有打断你们什么吧？"秦青川看着杨劲，想从他脸上看出一点什么。

杨劲不知道秦青川听到了刚才丁如花的话，开玩笑说："丁主任太能干了，我想挖秦总的墙脚呢，想聘丁主任到我们公司上班呢！"

"哦，小丁一直在我们公司工作，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如果你真看得起她，我们倒是可以忍痛割爱，只是不知道人家小丁愿意不愿意呢！"

丁如花端着茶递到刘泽芳手里，笑着说："只要杨总能出高于我们公司两倍的工资，我有什么不愿意的呢？"

杨劲心里哼了一声：你觉得你值那个价么？当下不动声色，笑着说："我是花钱请员工，又不是花钱买奴隶，只是丁主任真能值得起那个价值，别说两倍，三倍四倍我都敢出！"

呵呵，你们俩一唱一和，欺负我没听到你们刚才的对话么？秦青川这么想着，冷不丁地说："在很多时候，小丁的价值是高于给她的工资的！"

这话一出口，秦青川有些后悔，毕竟老婆还在旁边坐着，这话里的意思，丁如花不可能不知道，但杨劲明白多少却不得而知了。

丁如花的脸很快就红了，为了掩饰不快，她回头对柳小颖说："柳姐，想出去走走么，我陪你，让杨总和秦总在这儿说话吧。"

柳小颖马上会意，起身和丁如花向外走去。

杨劲依稀听别人说过丁如花与泰青川的关系，但他从来没放在心里，毕竟那是人家的私事，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可刚才泰青川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不是有些怀疑丁如花？退一万步说，就算他怀疑丁如花，可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自己和丁如花想就信息进行合作还在洽谈阶段，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他那么说在暗示什么呢？

“泰总，看样子你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真是可喜可贺呢！”杨劲想岔开话题，就拿泰青川的身体说事儿。

“哎，我们这些人就是菩萨供得高哇，要不是平时积德，那么严重的车祸，早就成肉饼了！”泰青川这话已经不知道多少次对别人说起了，“这人啦，有时候你还真得信那么一点。俗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只要我们做事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亲朋，对得起这个社会就活得问心无愧了！”

杨劲心里一紧，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做事又啥时对不起你们了？倒是你们做事光想着自己不吃亏，却把风险全部转到别人头上，你们就这样对得起亲朋的？

杨劲虽然心里不高兴，但也故意装作不明白泰青川话里的意思，顺着他的话往下说：“是啊，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奉行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像曹操说的，宁可天下人负我，也不要我负天下人。我觉得泰总您老人家就做得很好，以前我们合作的时候，你总替我们着想，即便是吃亏，我们也吃在明处，至少心里舒服。”

“哦，你是说泰谦与你的合作有什么不愉快么？”

“没有，哪有的事儿！”杨劲赶紧笑着说，“小泰总对我们可好了，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合作，就算他在某个时候亏了我，那也是不得已，我怎么可能放在心上！”

“既然是这样就好。做生意嘛，总有不如意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就得放长放远，也只有那样才有长远的利益，长久的朋友，你说是吧？”泰青川站起身，“小杨，你在这儿坐会儿，我和老婆子去看看泰谦就得回去吃药了！”

杨劲赶紧起身把他俩送到门口："泰总你们走好！"

望着两个老人往泰谦的办公室走去的背影，杨劲突然间有一种罪恶感。回想与泰氏公司的几次合作，与泰青川有过三次交道，泰谦接手时是第四次合作。前三次，在这儿驻地的前任是杨劲他们公司的另一个副总，虽然公司没有赚到多少钱，但大趋势是那样，泰青川也给他们漏了底，泰氏公司也没有多少利润，给杨劲他们的利润已经算是最大限度的了。

杨劲对泰青川的敬重不只是他的德高望重，还在于他做生意的精明之处。而泰谦，虽然大家都是同龄人，而且同样是做工程的人，但泰谦给杨劲的印象就是：他有些像女人那样的斤斤计较的个性，说白了，就是有些抠；要是他大方一些，又怎么会三十岁了还没结婚？

杨劲突然间觉得自己都有些小肚鸡肠了，不就和泰谦有点不愉快么？怎么能把人家的婚事拉到一块儿进行比较说事儿呢？

泰青川在走向泰谦的办公室时，回想着刚才和杨劲的谈话，又将丁如花的言谈举止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他突然间感到背心有些发冷。

泰谦正在会议室开会，听说父亲和刘姨在办公室等着自己，就让大家先讨论一下，他回到了办公室。

"爸，刘姨，你们怎么来了？"泰谦回身关上门，笑着说。

"你刘姨很多天没见到你，想你了，就让我陪她来看看你。"

"刘姨，对不起，我这段时间确实有些忙，前一个工程在结算阶段，新工程在投标阶段，加上我需要熟悉所有的东西，所以我把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也没回家好好陪陪你们。等把这段时间忙过了，我会每天都回家的。"

"你可要注意身体，别累坏了。"刘泽芳看着泰谦，怜爱地说，"工作挣钱固然重要，可要是身体累坏了，再有钱又有什么用？"

"刘姨说得对，我一定注意。爸，你这段时间没有什么不适吧？"泰谦看着父亲，觉得他好像突然间老了许多。

"我倒是没啥事儿。只是我有句话要告诉你，你一定要注意你身边的某些人，有些商业秘密尽量不要让不应该知道的人知道，你是懂得其中的利害关系的。"泰青川本想要儿子注意丁如花的话说出来，可又一想，还是点到为止的好，毕竟现在自己也只是怀疑，还没有拿到确切的证据证明

丁如花已经有二心了。

“哎呀，好不容易来看看泰谦，你说那么多干吗？哎，泰谦，听说你妈给你介绍一个姑娘，你什么时候带回来让我们老两口看一下吧。”刘泽芳还是念念不忘这事儿。

泰谦笑了：“刘姨，过些日子，等筱筱不那么忙了，我也空了，我自然就会把她带回家来的。哦，对了，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我照有一些相片在电脑里，你们看看吧。”

泰谦去打开电脑，将华筱筱指给刘泽芳和泰青川看。

相片上的华筱筱更有一种迷人的妩媚，那笑容里虽然有一些淡淡的忧愁，但丝毫不影响她的丽质。刘泽芳越看越喜爱，就要泰谦给打一张出来。

泰谦找来相片纸，刘泽芳选了一张华筱筱和泰谦的合影：“就打这张吧！”

很快，一张 A4 幅面的大相片摆在了刘泽芳的面前：“老泰，这姑娘真的和泰谦很配！”

泰青川笑着，也不答话。从相片上看，这姑娘与丁如花比起来，纯净，干练，更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这才是真正让泰青川默认的本质。

看到父母都很喜欢华筱筱，泰谦自是相当高兴：“刘姨，华筱筱是在外企工作的白领，她与其他女子不同，她精明能干，做事理智，和我相处这么长一段时间，她从来没问过别的人问的那些问题。从这一点看，至少她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女子。”

“你那么喜欢她，就抓紧时间带回来我们看看。”刘姨一脸微笑，“我还一直以为你喜欢那个女子呢。”

“哪个？”泰谦一时没明白刘泽芳指的是哪个。

泰青川当然明白，赶紧插了一句，结束了这段对话：“别听你刘姨瞎扯。你先忙着，我们回去了。忙完了这段，回来汇报工作啊。”

泰谦点头：“爸，刘姨你们慢走，我就不送了啊，会议室还在开会呢！”

泰青川刚走到门口，突然又回头对泰谦说：“对了，你什么时候有空，再去看看那个小胡，如果他有什么困难，你就替我帮帮他。”

泰谦笑着：“爸，你放心，他是你的救命恩人，自然就是咱们的恩人，他真要有什么困难，只要拿钱摆得平的，就一定没问题。”

"话可不要说得那么满，只要我们时刻记在心上，能帮就帮一把。有的人，就算你想帮，人家也未必领你的情呢！"泰青川和老婆向外边走去。

泰谦看着他们俩的背影，突然之间觉得父亲老了许多，走路的样子颤巍巍的，好像一阵大风就能把他吹倒一样。

泰谦其实并没有把胡初安的事儿放在心上，想着既然已经给了他五万块钱，而且也告诉他只要想做工程，开口说一声就成了，可胡初安当时就回绝了，说自己并没有那个能力，泰谦还能说什么。

泰谦也曾打过电话给胡初安的老板，听说他依然在工地好好地干活，也就没有多问什么，回头忙自己的工作时，就把胡初安忘到背心上去了。

此时的胡初安与海成东打得火热。

海成东三天两头借口说跑古井市的业务顺便来找胡初安喝酒，并教他用电脑。

胡初安还真以为海成东是顺道来看自己的，自然很是高兴，每次他都请海成东吃当地最好的酒菜，然后再找一个茶楼，两人一边聊目前赚钱的方向，一边学习如何使用电脑。

听海成东把目前的形势分析得那么透彻，胡初安听得一愣一愣的。时不时地，海成东分析完一个项目，都会感叹一句："哎，要是去年我有资本，我肯定投资这个项目，说不定到现在我已经是身家过百万的富人了，哪里还用得着这么辛苦地东奔西走呢！"一会儿说到目前的形势，他又感叹："哎，我这人就是运气太差，喝凉水都卡牙。前几个月，我一个朋友听了我的话，投资了这个项目，三个月后，人家赚了几十万，只可惜，我当时出车祸躺在医院里，错过了这个大好的机会。还好，我朋友还算是有人情味儿的，赚了钱也给我了一些策划费。只是那么一点钱，又如何能投资项目呢？"

胡初安冷不丁地说了一句："你朋友都是听你的策划才赚钱的，你可以找他们借点钱，把你想搞的项目搞起来，赚了钱马上就还他们就是了呢！"

"哎呀，话是这么说，可是人有时还得靠运气不是么？我这人什么都好，就是运气差了些。俗话说得好，亲兄弟明算账，这借钱总归是借的，赚了钱倒还好说，这万一赔了怎么办？我拿什么还人家，所以说呀，我还

是觉得，目前吧，我也只有帮人的命，我甘愿为朋友们策划项目，等他们一个两个都赚得腰包鼓鼓的，到那时什么事儿都好说了。”海成东不无向往地说。

胡初安目光落在电脑屏幕上：“哎，怎么就没反应了呢？”

“哦，你点的程序太多了，死机了。要重启机子。”

“我也好像没点什么呢，这几天它怎么就老是死机呢？”

“可能是病毒太多了。要是能上网，升级一下病毒库，杀杀毒就好了。”

胡初安似懂非懂地点头说：“这病毒可真厉害，连电脑都吃。”

胡初安与海成东见面的时间多了，自然干活的时间就少了一些，小工头有些奇怪，就问他：“安仔，你一天到晚折腾啥呢？有活你也不干了，你以为你是富翁了，就不用干活了？”

胡初安也不想和他多说：“这段时间我的电脑老师空闲时间多，我就想跟着他学习如何使用电脑，挣钱嘛，随时都可能挣，这学习用电脑的机会一错过，以后老了，想学都学不进去了！”

小工头不屑地说：“你我都是卖苦力的人，学电脑有屁用啊。你不就得到人家五万块钱的感谢费么？这年头，别说五万块，就是五十万都办不成啥事儿的。这城里头，房子五六千一平方米，你那钱能买多少平方米？就算再送你辆汽车，汽油八块多钱一升，你能买多少油？我看你要是不认真干活，就是你有车，你也只能推着走。”

要不是和这个小工头常年在一块儿干活，大家都是朋友，胡初安肯定和他顶起来了。不过，人家说的也是实话，他也是为自己好，胡初安只有微笑着说：“有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要有钱了，我才不自己开车呢，我请司机。”

小工头围着他转了一圈：“你昨晚睡觉没盖严屁股，感冒了是不？这胡话说得还挺有滋味儿的！”

胡初安向远处一指：“哥，那边有人叫你！”

趁小工头回头看时，胡初安飞快地溜走了。

胡初安这段时间不务正业，而且到吃饭的时候并没有出现在饭馆里，多少引起了王静的注意。晚上一回到工地上的铺，王静见胡初安正在电脑

上玩着，劈头就问："你是玩游戏玩上瘾了是吧？今天怎么没来吃饭？"

"哦，我老师今天顺道来看我，又教我使用电脑呢，我陪他吃饭去了。"胡初安说得很平常。

"你那什么老师哦，怎么那么有时间，经常顺便来看你？"

"其实你也认识他的，你还吃过他买的水果呢！"

王静还是第一次听胡初安说他老师的事儿，眼睛瞪得很大："谁呀？"

"和我们一起出车祸，在车上和我一起救人，然后他自己又受伤的那个海成东！"

王静哈哈地大笑起来："哎呀，是他呀，如果他再顺道来看你，你一定要带到我们那儿来吃饭，我亲自给你们炒菜。这几个月不见了，他的脚好了没？"

"脚倒是好了，只是他的赔偿款好像还没到手。"

"谁叫他那么贪呢？哎，你还别说，我总觉得他那个人心眼特别多。你和他相处，一定得多个心眼，别被他弄去卖了，你还得给他数钱。"

"你别把人说得那么不堪好不好。我承认他是有些自私，但他肯尽心尽力地教我学电脑，凭这一点，我就不能怀疑人家的。"

"我说你呀，简直和二愣子没有两样，你怎么就听不来人话呢？"

"你什么时候学会说人话的？"

王静猛地扑到他身上，把他压住："我叫你再这么说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胡初安抱住王静，两人在铺上滚了起来。胡初安害怕压着旁边的电脑，喘着气，侧着身子去搬动电脑："小心点，几千块钱买的呢！"

"哎呀，一个破玩意儿，值那么多钱，送我还不要呢！"王静不停在他身上蠕动着，忽然抬头停止动作，"什么，几千块钱买的？你怎么突然就有那么多钱买这种东西？"

胡初安自觉说漏了嘴，赶紧借把电脑往旁边搬的动作，遮掩自己的窘态："我这可是按揭的呢，每月付四百，得整整付一年呢！"

"没钱你操什么漂亮？埋头干活挣钱要紧，学人家玩电脑，箩筐大的字你认得几挑呢！"王静揶揄他，又把他扳倒，平躺在铺上，翻身骑了上去。

“没钱就不兴学习了呀？你没看到现在这个社会，不学习就非得落后不可！出门去买个什么票啊什么的，你要连电脑都不认识，那个触摸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看你连方向都找不到，连车票都买不着。”胡初安抱紧王静，也顾不上她湿湿的吻，自顾自地说着。

想着这些天海成东对自己说的那些话，胡初安怎么能不心动，只是他还想好好考虑一下，究竟如何与海成东合作才是最好的方式。

胡初安正在走神时，突然电话响了起来，接起电话一听，是母亲焦急的声音。一听完母亲的话，胡初安呆了！

胡初安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父亲胡华光居然还那么混蛋！

丁如花不知道多少次在心里骂泰青川是个老混蛋，泰谦是个小混蛋。可是再怎么骂，至少在目前自己还得在人家的鼻子底下生活，就算有再多的怨恨，在自己的目标实现以前，自己是不能让他们起疑心的！

于是丁如花在与杨劲达成了一致意见以后，反过来对泰谦的热情依然未减，她要掩饰住所有的一切，让泰谦无法很快察觉到自己的背叛行为，直到自己与杨劲的秘密协议完全完成为止，到那时，拥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丁如花将再也不是别人手中的玩物！丁如花做梦都差一点笑出声来！要不是柳小颖时刻都在杨劲身边，丁如花真想在寂寞难耐的时候与杨劲激情一番。

杨劲虽然与自己年龄相当，但看起来他更成熟，更具有男性的魅力，而且那张帅气的脸蛋长得跟某个明星一样。

某一天，丁如花从一书画摊经过时，猛然间看到了那个帅气男星的大幅的照片，她一下子就笑出了声：这人怎么和杨劲长得那么相像呢？

她买了两张，一张正面，一张侧面，挂在墙壁上，欣赏了好半天，得出的结论是：杨劲与这个男生确实有四五分相似：眼睛大，鼻子尖，就连笑容都有几分神似！

好几个晚上，丁如花一时难以入眠时，看着明星的图片，想象着杨劲抱住自己是如何的温柔，在这样的意淫中，丁如花心累得不行了，才渐渐入睡。

杨劲只是将丁如花看成是一棵墙头的杂草而已。有利用价值时，轻轻

地吹她一阵风，让她飞舞一段时间，等到利用价值消失了后，杨劲可能连她姓什么都不会再想起。

他也看出丁如花看自己时，眼里的渴望，可是他总觉得她给自己的感觉，让他有些作呕；再加上美丽温柔的柳小颖在身边，她即便是不言不语，不笑不愁，静静地陪在他身边，都能让他感到人生的快乐所在。

杨劲觉得自己已经不可抗拒地爱上了柳小颖。

柳小颖的心思却并不在杨劲爱不爱自己的这个事实上，她还是希望自己的某一生理周期别太正常地到来。

为了不让老公担心自己，柳小颖时不时地回家一趟。

这一次，柳小颖回家的时间久了一些，杨劲坐在办公桌前等泰谦时，百无聊赖地拿出手机给柳小颖发短消息。

杨劲聚精会神地发着短信，却不想丁如花悄悄地走到他的身后，将他发的短消息内容全部看在眼里。

丁如花轻轻地搭一只手在杨劲肩头："哎呀，我说杨总，你这人怎么就单恋一枝花呢？"

杨劲吃了一惊，回头看了他一眼："你这人怎么越来越像鬼魅了，什么时候进来的？"

"你那么用心地想着你的心上人，眼里哪里还有别的女人的存在？"

"存在得再多都不是我的菜。不喜欢吃的东西，就算是山珍海味，对我来说都如同杂草垃圾。"杨劲本意也想讥讽一下丁如花。

可丁如花偏偏就当没听懂一样："你没有尝过的东西，又怎么知道味道不合你的胃口呢？就好比马铃薯，就好比螃蟹，总有第一个人先吃了，才知道那是美味儿，世间才有更多的人吃呢。"

"窗前已有花一簇，又哪管他人花满园呢？"杨劲低头看自己的手机，伸手拨开丁如花搭在自己肩上的手臂，"这儿是公司，你还是注意一下形象。"

丁如花冷笑："我就是我，我才不管别人怎么看呢！"

丁如花扭身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往过道里看了一眼，见没有人向这边走来，她赶紧回身走到杨劲身边，俯身在他耳朵边说着："杨总，今晚陪陪我，怎么样？"

“为什么？”

“今天是我生日，再说咱们的合作怎么着也值得庆贺一下，不是么？”

杨劲笑着：“好吧，还有其他人么？”

“就我们俩不是更好么？”丁如花无限向往地说，“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过一个浪漫的生日，今天我想实现自己的夙愿，不知道杨总给这个机会不？”

“要不我再找几个我的朋友一起来陪你？”杨劲依然调侃她。

“不嘛，我就希望和你一起，就咱们两个人！我有好多话要给你说的。”

“千万别被人误会才好。”

“被人误会了才好呢，就怕想被误会都没机会。再说，就算真是误会了，那我们正好就把误会做成事实！”丁如花笑得很开心。

杨劲打了个冷战，心底正在思索着如何应付这个事儿，秦谦走到了门口，他看到丁如花正俯在杨劲耳边，就赶紧退到门外，轻轻地咳了一声，然后大声叫着杨劲走了进来。

丁如花赶紧站直了身子，她知道秦谦肯定看到了自己的动作，但他却并没有把目光投向自己，而是直逼杨劲：“杨总，这几天，你的柳美人不在身边，你是不是显得有点寂寞了？要不要今晚我请你出去喝酒唱歌？”

“哎呀，秦总，你一天都忙于工作，这些小事儿哪还用得着你分心呢，我已经和杨总约好了，今晚我找些个朋友陪杨总去玩儿。你就去陪你的筱筱吧！”丁如花深怕杨劲真的被秦谦叫走了，自己的打算又泡汤了！

杨劲正不知道要回答谁的时候，秦谦已经看出他眼里的迟疑，哈哈一笑说：“哦，既然杨总又有新欢了，那我也就不用操那份心了！说吧，你等我究竟有什么事儿要说。”

杨劲正求之不得要岔开话题，赶紧说：“秦总，我听说贵公司又接到了大工程，我就在想，如果秦总有意向的话，我想与你们再次合作。”

“你不怕我又像这一次那样让你吃亏么？”秦谦心里一惊，新中标的消息回来没几天，公司里除了几个重要人物知道外，没对任何一个外人说，杨劲怎么就知道了呢？

“哎呀，秦总，我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做生意嘛就好比赌博，总有输赢的。再说我的前任与你们的三次合作都很愉快，如果我在这儿就将这

合作弄断了，我又怎么向我的老板交待呢，对吧？”

泰谦从丁如花看杨劲的眼神里，就什么都明白了。他突然想起父亲曾经说的话：你一定要注意你身边的某些人，有些商业秘密尽量不要让不应该知道的人知道，你是懂得其中的利害关系的。这话该不会就是针对丁如花说的吧？

再怎么说她都是公司的老员工了，就我们对她这么多年来的照顾，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初到此地的杨劲？就算她真给杨劲透露了什么消息，其实也没什么大碍，最多就是想帮助他拿到这个工程而已。

但是如果她真要同柳小颖抢杨劲的话，呵呵，那她也太有些不自量力了，就自己对杨劲的观察，他对柳小颖的感情可不是一般的，不可能说变就变的，你丁如花就算想发起进攻，进行争夺，那也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与魅力！

泰总微笑着告诉杨劲：“杨总啊，你也别着急，咱们是老合作伙伴了，只要我们一有工程，首先考虑的肯定就是你们，只有当你们确实不想做的时候，我们才会寻找别人。”

杨劲心说：哼，你比狐狸还老到，说这些骗人，要不是丁如花说你暗地里在寻找其他的公司报价，我还蒙在鼓里呢！

10　浪漫情怀

泰谦其实只是在暗中授意手下，按照新中标书的要求，先多寻找一些有实力的公司，等到时机成熟，再让这些公司与杨劲的公司一起竞争，他也并没有说就非得避开杨劲他们。做生意嘛，合作是关键，当然了，能以最低的价格拿到最好的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泰谦还在酝酿阶段，被丁如花钻了空子，心里有些焦急的杨劲并没有去细想什么，只觉得泰谦不告诉自己新中标的事儿，肯定是对自己不满。再加上丁如花告诉她的一些内部消息，他再与泰谦给自己说的情况一比较，他更坚信泰谦可能想中断两家公司之间的合作。

想着与他们的合作几次都没有获得理想中的成绩，这突然之间又要被踢出局，杨劲心里怎么着都有些窝火。

丁如花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对于丁如花的邀请，杨劲其实并没有心思一定要接受，可是转念一想，或许能从她那儿知道更多内部消息。假如自己不接受她的邀请，她要认为自己口头答应她的合作是假的，自己又怎么解释呢？再者，她要投入别人的怀抱，那自己不是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了么？

看她那个样子，肯定就是因为得不到泰谦的爱而成为怨妇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她才决定在离开泰氏公司前捞上一笔的。

自己真要与丁如花合作了，泰谦对自己肯定会有意见，那以后的合作肯定就会断掉！

断就断吧，有什么了不起的！天下又不是只有你们泰氏一家可以合作

的公司。与你们合作几次了，却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如果这一次能将前几次的一些损失弥补回来，就算断掉以后的合作都值得了！

这些问题，杨劲已经不知道在心里盘桓了多少次了。

杨劲在公司里一直挨到丁如花下班，他却并没有等到她来叫上自己，他就打着呵欠故意慢吞吞地走出公司大门，站在街边等着出租车。

丁如花气喘吁吁地跑到他身后："哎呀，杨总，说好的了，你怎么一个人走了呢，也不等我？"

"我以为你说着玩的呢！"杨劲笑着，看都不看丁如花一眼，看到前边有辆空车，伸手拦住。

"我有那么无聊么？说好的事儿就一定得做。你说吧，到我家还是到哪个酒楼去。"丁如花见车一停下，就抢先坐到后排，她见杨劲要去坐前排，就说，"哎，你坐后边来呀，我又不吃了你。"

杨劲只好关了前门，坐到她身边："去酒楼吧，我怕你弄的东西我吃不惯。"

丁如花笑："好吧，你去过太白酒楼么？那里的环境不错，而且菜品也很不一般。"

杨劲和泰谦前段日子哪儿没去玩过，哪儿没去吃过，他能有不知道的么？"那里的东西太贵了！"

"哎呀，今天是我生日，我难得潇洒一回，再贵也不要你花钱的！"丁如花告诉司机去太白酒楼。

车子开出没多远，斜刺里出来一辆车，司机猛打方向盘，丁如花没防备，身子倒在了杨劲身上。

丁如花嗔怪司机："哎呀，你怎么开的车嘛！"

杨劲笑："这不正合你的意么？"

"我可不愿意强迫别人。"丁如花回敬一句，"人有时候是挺贱的，以为自己很讨别人喜欢，殊不知，人家就是故意应付的。"

"我这可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我可没想着要打你啊，别把自己比作老英雄。"

"英雄我自是不敢当的，只是我目前已经是骑虎难下了，而且有种我

若不入虎穴，就难得虎仔的感觉。”

“公平交易。你要真不愿意陪我，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其他人，老娘我今天是铁了心要找人陪我过生日。”

杨劲笑了：“泰谦会来么？”

“天下男人还没死光呢，就算死光了，也轮不到他！”丁如花一点没有生气的样子，他知道杨劲这个时候只是在和自己开玩笑。既然他已经上了自己的贼船，就由不得他了。逞逞嘴上的功夫，说几句笑话而已，也没啥值得生气的。

“你就那么恨他？我可听说你们俩既是同学，而且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床谊哦。”杨劲是听柳小颖说的，而柳小颖是从公司其他人的嘴里知道丁如花的过去的。既然知道了那段历史，那坊间传言的丁如花和泰青川的关系也有些不明不白的传闻，杨劲也肯定听说了，只是他怎么着也得给丁如花留一些面子，所以他只拿泰谦说事儿。

“我为什么要恨他？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我在人家手下混了这么多年饭吃，就算没有什么大恩大德，那阶级友情还是存在的呢！你说是吧？”丁如花笑着伸手去抓杨劲的手。

杨劲没有避让，顺势捏住她柔软的小手：“你的皮肤真好，你可真会保养。”

“我哪有你们小颖的皮肤好哦。”

“真的，她的皮肤很粗糙的，没有你的柔软。我就有点怀疑了，你这是真皮还是人造皮革？”杨劲一本正经地说着。

司机一听这话，忍不住笑出了声。

丁如花先是一愣，既而回答：“我这可是人造真皮！你闻闻，有天然香味儿的！”

她把手臂伸到杨劲鼻子底下。

杨劲把头一扭：“我最近几天一直吃素的，你别引诱我。”

两人正闹着，司机停了车：“二位，到了。”

杨劲先下车，抬头一看，一溜仿古建筑，气势非凡，装饰豪华。建筑物对面是一条大河，河堤上密密麻麻的是露天茶坊，连在一起的遮阳伞给

这河岸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太白酒楼旁边是太白茶楼，再过去是太白宾馆。杨劲以前没怎么注意，今天突然来了兴致，问丁如花："干吗都取太白的名字？难道李白来过这儿？"

"李白来没来过我不知道，这条江叫太白江。从这儿往上游大概几公里处，你看，有山的地方，这会儿天气不是很好，晴朗时你可以看到山边有座仿古建筑，那就叫摘星楼。"

"看来古井市真有开发李白到此一游旅游景点的打算呢。只是李白诗中描写的危楼究竟在哪儿，他们知道不？"

"管它在哪儿呢，他们争的是一首诗，可有许多地方争的西门庆那个人呢！争诗嘛倒还有点创意，争一个淫棍的出生地，想着都叫人恶心。"丁如花不屑地说着，拉着杨劲往酒楼里走。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都要做好，当然是要花心思的呢。一个地方没有可以值得称道的东西，怎么能够发展得起来呢？总得有点创意不是么？"

"再要有创意那也得弄点美好一点的东西吧？争西门庆那样的文学人物有什么意思，他是什么好人么？"

服务员迎了上来，带着两人向雅间走去。

"可是真要搞什么好人旅游景点，却未必有人会去，比如武松等英雄人物的出生地，据说就有地方搞过，不过没能成功。"

两人在房间里坐下，丁如花连菜单都不看，直接要了一份酒楼的特色二人组合餐：浪漫生日典雅餐。

"那西门庆就能拉到旅游产值么？"丁如花很是怀疑。

"你还别说，去旅游的人还真多了呢！"杨劲笑着摇头，"这人啊，大部分的人表面上风风光光，人模人样的，可骨子里都逃脱不了一个淫字。"

丁如花笑了起来。

很快，服务员将雅间的大灯关了，在昏暗的各色小灯的照射下，一种朦胧温馨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服务员端来了插有蜡烛的小生日蛋糕："美女，祝你生日快乐！"

丁如花突然伸手拉了一把杨劲："杨总，喜欢么？"

喜欢？从何说起？就算自己想浪漫，也得和对的人在一起，就凭你，营造的气氛再暧昧，自己的心也浪漫不起来呢。

“喜欢啊。我还没享受过如此浪漫的晚餐呢！”杨劲违心地说。

服务员一走出雅间，丁如花猛然间趴在杨劲肩头，一股很浓的香水味儿让杨劲头脑开始发晕。

将近一个小时后，两人走出太白酒楼。当两人向前边不远的太白宾馆走去时，路过太白茶楼前的空地时，意外地碰到了两个人。

丁如花挽着杨劲的胳膊，一脸幸福的醉意：“杨总，今晚真是太幸福了！”

“我只是陪你过了一个生日而已，你怎么就幸福成这样，你也太容易满足了吧？”杨劲已经不知多少次示意自己并不想陪她过夜，可丁如花哪里理会他这些。

丁如花眼中的杨劲，此时就好比自己手中的玩物：你要是敢有半点不乐意，那后果是什么，你自己可以去设想，所以不管你怎么示意不想陪我，我就是装傻，看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杨总，你难得有这自由的夜晚，在这么浪漫的气氛里，难道你真的就没有一点意思？”丁如花进一步挑逗他，并且用手抚摸他的臂膀。

“并不是我没有意思，只是你还没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杨劲的话还没说完，突然看到前边几步远的地方，有两个人正怔怔地看着自己。

停车场雪白的灯光下，那两个人都有些面熟，可是杨劲却一时想不起究竟在哪儿看到过。

对方中的一个开口了：“丁美女，你怎么在这儿呢？哎呀，帅哥，自从在医院那次见面以后，好久没见到你了，我还以为你不在这儿了呢！”

“你是？”杨劲一时确实想不起对方是谁的，他说的医院……“哇，哦，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救人英雄胡……”

胡初安笑了：“什么英雄哦，我就是胡初安，我们在医院里见过一面，当时你是去看那个叫梅娉婷的美女的，是吧，哎，你怎么……”

旁边的小伙子赶紧拉了一把胡初安，阻止他往下说：“哎呀，帅哥，

你还认识我不？我当时躺在病床上，你还来看过我一眼，虽然我们没说几句话，但我对你的印象还是挺深的！”

杨劲尴尬地与他握了一下手，支吾了一下，摇了摇头：“倒是面熟，只是没人告诉我你贵姓。”

“我叫海成东，和胡初安，梅娉婷，还有柳小颖，我们那次是坐同一辆车的。”海成东微笑着说。

杨劲猛然醒悟了，柳小颖不只一次对他说起过胡初安和海成东，只是他哪儿有心思去关心别人的呢！想不到今天会在这个地方撞见！哎呀，真是撞得是时候，这不正好借这个机会摆脱丁如花的纠缠么？

“哎呀，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柳小颖对我说过，你们俩都在汽车里救人的。你在跳出车厢时脚受伤了，现在好了吧？”

“东哥不是跳出车厢才受的伤，他在车里就受伤了，只是忍痛救人而已。”胡初安赶紧纠正了杨劲的错误说法。

海成东走了两步，故意露出还有一些跛的姿态：“已经几个月了，走路还有些不自然。医生说，不会有太大的后遗症的。”

“哦，那就好，那就好！”杨劲看着两人都挎着包，就好奇地问道：“二位在这里谈事？”

海成东赶紧抢着说：“我来这边是谈业务的，安哥在这附近工地上干活，我顺道来看看他，并教他学电脑。”

“就是。杨帅哥你和丁美女是一个公司的？”胡初安早看出丁如花的不满。

胡初安到泰青川那儿拿钱的时候，看过丁如花，他对这个冷脸的美女印象很深，只是两人没有说过话。

“嗯。”丁如花很不高兴地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杨劲根本就没去管丁如花的表情，自顾自地说：“我们公司与丁主任的公司有合作关系。”

“这么说你和泰总是老相识了？呵呵，真是太好了，我去拜访泰总时，还可以看到你呢，这又多了一个熟人。”胡初安一脸笑容，马上就邀请杨劲，“杨帅哥，这样吧，我和东哥正要去前边的酒楼吃饭，你们也一起去

吃点吧，我请客。”

丁如花冷冷地说："谢谢，我们已经吃了。”

海成东没机会说话，可有机会观察丁如花，他很快就明白了，要么是丁如花缠着杨劲想成其好事，这其中也许会有一些什么公司秘密在里边；要么就是两人本来是出来偷情的，被外人撞见了，所以她脸色不好看。

海成东赶紧接口说道："安哥，要不咱们改天再请杨帅哥吧，今晚他是佳人有约呢！”

可胡初安就像不懂事的人一样，挽住杨劲的手就往酒楼那边拉："哎呀，杨帅哥，无论如何，你今天得赏这个脸，我得敬你一杯酒。咱们且不论以前是否认识，就凭你是泰总的合作伙伴这一点，我今天都得请你喝一杯。”

杨劲早知道胡初安与泰家的事儿，在这个节骨眼上，想要摆脱丁如花，其他任何借口都是苍白无力的，这胡初安的突然出现倒给了杨劲一个绝好的脱身机会。

当下杨劲嘴里半推半就地推辞着，手却紧紧地抓住胡初安的手不放："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再说，我是出来陪丁主任过生日的……”

胡初安一听，笑着对丁如花说："哎呀，丁主任，今天是你生日呀，怎么这么巧呢，今天也是我的生日，走吧，我们一起去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日聚会！”

丁如花心里冷哼一声：哼，鬼才愿意与你一起过什么生日呢，你当你是谁呀！配与本小姐一起过生日？当下，她幽怨地看了杨劲一眼："你真要和他们一起去喝酒？那我先走了？”

“走嘛，一起去给你们俩过一个生日。”

“哼，我哪有那福气！”

“那你去哪儿？”

“去公安局改出生日期，明年我的生日提前了。我哪敢与你的朋友同一天过生日呢！”丁如花一说完，迈步向前边走去，一辆出租车很快在她面前停下。

丁如花的话让三个男人都一愣，海成东反应快，看她上了车，说了句：

"什么人啊，你以为你好高贵不成！还没人愿意和你一天过生日呢！"

杨劲松了一口气，笑了："哎呀，要不是你们俩，我还真不知道如何摆脱她呢！"

"杨总，你还怕被她强奸了不成？"胡初安拉着他往酒楼走去。

"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愿不愿的问题。如果心里喜欢的人，会拼命去追，要是不喜欢的呢，就会拼命去躲。"

"那你怎么没和你喜欢的梅娉婷在一块儿呢？"胡初安狡黠地笑着。

"她呀，我们只是网友而已，自从在医院里见识了她的高傲以后，我们在网上都很少交流了。这人嘛，总是与自己心性相同的人相交的。哦，对了，胡英雄，今天真是你生日？"

胡初安不好意思了："别那么叫，杨总，就叫我小胡就是了。我哪是今天生日呀，我这不是为了给你解困才那么说的么！"

杨劲愣了一下："你怎么就知道我想摆脱她？"

"我一看到你时，从你的眼神和动作里就已经知道了，你是迫不得已才出来和她一起喝酒的，那会儿正往宾馆走，那肯定是去开房，可是你却并没有多么兴奋，再说你抓住我的手时，手心里都是汗，分明就是想让我帮你一把摆脱眼前的困境嘛！"胡初安说得杨劲不住地点头。

"哎呀，小胡，不，胡哥，咱们年龄差不多，想不到你这么精明。令人佩服！"杨劲夸着胡初安，眼神却看向海成东，"海英雄做的什么业务？发了吧？"

海成东尴尬地笑笑："哎呀，快别说发这个字，都快羞死人了，如果再跑不到业务，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你可别在我面前哭穷。我听小颖说，你们那些在车祸中受伤的人都有赔偿的，像你这种差点致残的人，不说多了，至少也应该有二十万左右的赔偿吧。这几个月也就应该是保养治疗，也不至于都花光了吧？"

海成东摆手："不说那个，说起来就让人更伤心。"

三人进了雅间，海成东又折身去了卫生间，胡初安这才悄悄地对杨劲说："他赔偿的事儿，目前正在打官司，他老婆又正在和他闹矛盾，他烦着呢。"

杨劲什么都懂了，他打量着胡初安，他的穿着比上次见到时精神了许多，眼睛里放出的光芒也那是那样透明。

“我听小颖说，你和当时一个受伤的姑娘好像有感觉，你们后来有联系没？”

胡初安笑了：“当时能有什么感觉哦，就只是觉得应该出手帮助一下需要帮助的人。那一帮还真帮出了名堂，这会儿，她就在我们工地外的一个饭馆里干活，我们天天都在一起的！”

“好人总是有好报的。”杨劲的话刚说完，海成东就从外边进来了，杨劲这句话自然被他听了个一清二楚。

杨劲看着他的跛脚，心里一阵火热，幸好刚才那话不是对着海成东说的，要不然自己无意中得罪了人还不知道呢。

海成东也没把杨劲的话放在心里，劈头就问杨劲：“杨总，我听梅娉婷说，柳小颖和你很好呢，怎么就没见她和你一起呢？”

“她家里有点事，前两天回去的。”杨劲说的是实话。

胡初安接口说道：“哎，谁家里没有一点急事呢？我家里前两天还出了点事儿呢，这几天还处理不下来呢！”

“胡英雄有什么困难么？”

“哎，一言难尽啊！”胡初安叹了口气，猛然想起他回到家里，母亲用忧郁的眼神看着他，告诉他，他父亲胡华光与人赌博，不但把用来买材料的钱输了大半，还欠了别人一笔赌债。两人因为记的欠债数目相差十元而言语不和，于是大打出手……

梅娉婷发觉袁春立喜欢使用男士香水，在一些他认为比较浪漫的场合，他身上的香水味儿就更重。关于这一点，梅娉婷有些不太舒服：你一个大男人，整天弄得香喷喷的，是什么意思嘛，难道脂粉气就能让你更浪漫不成？

不过，梅娉婷就算再不喜欢袁春立的行为打扮，她都不会说出来，更不会轻易将厌恶摆在脸上。她是个实用主义者，在她眼里，男人就得实在，不能靠一些外来的装饰强化自己的形象，那样只能适得其反！

她喜欢杨劲的干净利落，浑身透露出一种只有成熟男人才能具有的魅力。可是，杨劲也实在是太花心了，与她只见了一个面，就被一旁的柳小颖给勾引走了！柳小颖也实在是太可恶了，不过，也托了柳小颖的福，才让她真正看清了杨劲的本质，让她免于成为杨劲的俘虏。

回过头也看袁春立，他虽然女人气重了点，但他的细心也突显了他的温柔，这可是一般的男人所没有的品质。代一江呢，只能是自己郁闷寂寞时的玩物。人不风流枉少年，趁着自己还没有嫁出去之前，先玩个够，等到成了某人的老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俗话说得好，常在江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就算你再聪明，机关被你处处算尽，你也总有失算的时候。

梅娉婷也不例外，本来她是够聪明的，可也有一句老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她这一次却是因为工作太忙，弄得晕头转向时，错误地把发给代一江的短消息发给了袁春立。

梅娉婷接连加了三天的班，有些睡眠不足，就想在周日好好放松一天，让代一江来陪陪自己，于是就写了一条短信：亲，我的江，后天是周日，请无论如何来陪我一天，我实在太累了！需要在你宽阔的胸膛上休息一天！

信息发出去后，她马上就将这条消息从手机里删除了，然后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等着代一江给自己回信。

梅娉婷等了许久，居然没有回信，她以为代一江忙于工作暂时没时间回，也就算了。等到手边的工作一忙起来，她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再说收到短信的袁春立一看这条短信，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再静静地想了又想，梅娉婷对自己一直都是叫名字的："春立，亲，你来陪陪我！"什么时候也不可能叫自己"江"呀，更不会称呼"我的江"。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难道她又有新欢了？这个叫"江"的新欢究竟是何方神圣居然会让高傲的梅娉婷如此失品？

袁春立冥思苦想后，终于有了主意。

梅娉婷这天晚些时候给代一江打了个电话："小代，你后天有空么？"

“有啊，梅姐有什么吩咐？”代一江显然很高兴接到梅娉婷的电话。

“你上午没收到我的短信么？”梅娉婷觉得有点奇怪。

“没啊，我今天一天都没收到什么短消息。”

“奇怪了，我给你发过一条短信，约你后天来陪我的。”

“我真没收到。没事儿，梅姐，我同学也说经常有短消息收不到的情况。现在你告诉我了，我周日一定早早地来陪你。你说到哪儿玩，我们就到哪儿去玩儿。”能同美女一起出去玩儿，当然是很高兴的事儿，何况，只要自己把梅姐姐侍候好了，只要她一用心，自己的将来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想到这里，代一江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很甜了。

“我们去找个农家乐，好好玩一天吧。”梅娉婷很是向往那种美丽的田园生活，在都市里生活久了，到田园里去看看景色，那才是一种很舒服的消遣呢！

“好啊，我们就去找一处景色很美的农家乐玩。”代一江猛然想起这周日自己不能开公司的车，就说，“我表哥这周有活动安排，我不能开公司的车，要不要我找朋友借一辆车？”

“算了吧，我们就赶公交车去就是了。”

“好，就这么说定了，我明天就到你那边来，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好好玩一天。我听说这段时间有个叫清风荷韵的地方，每到周末游客特多！”

两人就这么说定了。梅娉婷放下电话，就觉得有些奇怪，代一江怎么就会没有收到自己的短信呢？是不是自己错发给别人了？如真是错发给别人了，怎么会对方不回个短消息呢？

梅娉婷很快就把短信的事儿忘了，她并没有仔细去想，这短消息错发或者没收到也属于常事，再说自己也没发什么见不得人的短消息，还怕什么安全部门查到头上不成。

这样想着，梅娉婷也睡得很安稳了，在梦里，她又梦到了代一江那虽然幼稚但却也结实的胸膛，他把他手忙脚乱的第一次给了她以后，她一直都挺怀念那一晚的温柔。

可是有一个人就睡不安稳了，自从他收到了短消息后，他就把和梅娉婷交往以来的所有细节都好好地想了一遍，他最终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

地方做得不对，梅娉婷对自己也看不出有什么异样，至少目前两人的爱还是很有基础的。

可是这个“江”究竟是什么人？难不成梅娉婷是不小心打错了字？

袁春立经过一晚的无眠以后，看到天终于亮了，他拿出手机又将那条短信看了一遍，然后拨通了梅娉婷的电话。

“喂，娉婷，我的小懒虫，你起床了没？”

电话那头传来撒娇的声音：“春立，你怎么越来越坏了，这么早就打电话吵醒人家。不是跟你说了么，晚上八点以后，早上八点以前不许打电话的么，有事也只能发短消息的。”

“可是你也规定了，在你上班的八个小时中也不能打电话的，这一天就有二十个小时我不能听到你的声音，你说对我来说这是多大的折磨呀！”袁春立虽然心里装着很大的谜团，但为了不让梅娉婷怀疑自己，他也故意把声音放得很柔，柔得就跟撒娇没有什么区别了。

梅娉婷一听袁春立的声音那么暧昧，浑身的鸡皮疙瘩立即堆了一层又一层，她猛地坐了起来，语调一下子变得很生猛：“春立，你是不是浪漫得过头一点了？”

“我倒是想和你一起过一个浪漫的周末，只是你有时间么？”

“没有！我今天上午和明天上午都要加班。我倒是很想和你一起出去玩，可是领导周一有重要会议，这才布置下的任务，必须今明两天完成。”梅娉婷不得不撒了一个谎。

撒这样的谎对于梅娉婷来说，简直就是随口说来。反正电话就是一个方便撒谎的工具而已，对方又看不到自己的神情变化，而且只要对方不是故意进行录音存证什么的，将来就算是他知道自己撒谎了，到那时来个死不认账，就说自己没说过那样的话，他也是无可奈何的。

梅娉婷的精明就在于他能把两个男人完全掌控在手心里，而且能让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知道她对他们究竟隐藏着什么。袁春立和代一江都知道梅娉婷工作太忙，所以都心甘情愿地等着她召唤，不管她什么时候寂寞了，也不管她什么时候想买什么东西了，不管是他俩中的哪一位，只要一接到她的电话，都会屁颠屁颠地从很远或者很近的地方用火箭一般的

速度来到她的身边。

袁春立想玩的就是浪漫，所以她对梅娉婷的突然召唤一类的小把戏乐此不疲。而代一江因为有求于梅娉婷，因为她向他保证了，他在参加公招考试时，她可以帮上她的忙。

梅娉婷虽然不太喜欢袁春立过于做作的浪漫，但喜欢他的出手大方，以及还有一些可以利用的背景。也正是因为她不太喜欢袁春立过于阴柔的一面，所以她才在心里把袁春立叫作“袁鸡肋”。而代一江，年轻，帅气，热情，有小男人不可多得的风情，他比那些过于成熟的男人多了一些率真，少了些造作。

梅娉婷有时也真希望，他们两个人的优点如果聚集在某一个人身上，她都会毫不犹豫地嫁给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脚踩着两只船，却还在思量第三只船上究竟有些什么美丽的东西。

代一江是可以带她通向第三只船的使者。

周六下午五点左右，代一江给梅娉婷打来电话，说自己已经在平水县城车站里了。

梅娉婷先是一惊，既而感叹年轻人的神速，她赶紧告诉代一江到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自己。

梅娉婷一放下电话，心情愉悦得不得了，她马上开始打扮自己，然后提上坤包，像风一样卷出房间，往约定的地点而去。

梅娉婷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通常都是在外边吃饭，所以即便她想弄一顿好吃的招待代一江，她也许也没那手艺，再说那些很久没用的锅碗瓢盆都懒得去洗。

两人约会的地点选在县城西北角上的一个叫方竹笋的火锅厅。这个火锅厅属于中等以上收入的人群喜欢去的地方。店内装修大方，环境优雅，用餐氛围轻松，与那些面向低收入消费人群的火锅厅有点区别，来这里消费，每个人最低消费都是在百元以上，但菜品绝对够价值。

梅娉婷姗姗到来时，代一江已经点好了菜品，鸳鸯火汤锅马上就要沸腾了。

一见梅姐来了，代一江好是兴奋，马上站起来给她摆好了凳子：“梅

姐，一路上辛苦了。”

“哎呀，我的小代越来越体贴人了，这些话听起来心里好舒服，就算让姐累死也值了！”梅娉婷嘴里这么说，心里也确实是受用非常。

即便代一江确实是因为想利用她，但是不管从言语还是行为上，他表现出的亲近程序还是把握得很好的。火锅厅里人很多，很少有人会去在意别人，但两人却都很注意形象，不会在大庭广众下表现得相当亲密。代一江或许是因为年轻才有的这点矜持，梅娉婷宁愿看作是他的修养，而对他有种比较特别的喜欢。

两人一边吃着一边说着这段时间以来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新鲜故事。梅娉婷有意无意地问起代一江表哥的事儿。

“你表哥最近生意很忙是吧？”

“他在接新工程，一般这种情况下都是比较忙的。”

“要是你告诉我，我有工程介绍给他，他会不会抽出时间来？”

“如果真有工程，他肯定不会错过机会。”

梅娉婷笑了，心里有了主意。

两人正说得热闹的时候，突然有人走到梅娉婷对面：“美女姐姐，你好啊！”

梅娉婷定睛一看，居然是经常和袁春立玩在一起的小伙子，她赶紧笑着招呼：“小赖呀，快坐下一起吃点吧。这是我表弟小代，他路过这里，特意请我吃火锅。”

小赖看了一眼代一江，笑着：“不了，姐姐，我和朋友们在那边吃呢，见你在就过来问候一下。你们慢慢吃。哦对了，你怎么不打电话给我哥，他每天都在等你电话呢！”

“我表弟来去匆忙，我就没有告诉他。”梅娉婷心里很不是滋味，真是倒霉，居然在这里遇到这种人！

小赖离开以后，梅娉婷很是扫兴，吃了一点东西后，就再也没有胃口了。代一江怎么也想不到是什么原因，往她碗里夹菜：“梅姐，再吃点吧。”

梅娉婷苦笑着：“你慢慢吃吧，我已经吃好了，没胃口了。我去趟卫生间。”

她起身离开，代一江抓紧时间又吃些东西，等到她回来时，两人赶紧离开了火锅厅。

梅娉婷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两人前脚离开火锅厅，小赖就把电话打给了袁春立。

很快，当梅娉婷和代一江正打的往她家去时，袁春立的电话打了过来。

“你打电话说什么呢？”

“我听说你去吃火锅了，怎么不叫上我？我一个人在家都快闷出病来了。”

“我表弟突然顺道来看我，我哪有时间通知你？这不，我这会儿正送他去车站赶最后一班车回去呢！”

“哦，那你们小心一些。我还不知道你有个姓代的亲戚呢！”袁春立笑着说。

“我家的亲戚多了去了，好几个姓呢，要不要我全部告诉你？”梅娉婷突然火起，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袁春立听出了火星子，赶紧说：“就这样吧，下周我请你吃火锅，去全城最好的火锅厅。”

11 噩梦连连

代一江对梅娉婷的反常言行虽然感到相当郁闷，但他也不便也不想问些什么，一直回到梅娉婷的家里，他都装聋作哑，假装自己并没有去在意她与别人的对话。她知道梅娉婷有自己的生活空间，而自己无非就是她寂寞时候的一个消遣物而已，何必要去认真，给自己找麻烦呢？

想是这么想，可人都是感情动物，相处得久了，多少还是有些感情的。代一江在心里，多少有些吃醋。

这吃醋的来历就是因爱而起的：相传唐朝时候有个宰相叫房玄龄，是个相当怕老婆的角色。皇帝有一回觉得闷了，想拿房宰相寻开心，就说要给房宰相娶小老婆。这皇帝的金口一开，一般的人早就吓得打抖，就算人头落地那也得听啊，可这房宰相想答应又怕老婆，不答应吧，又是抗旨，就回家和老婆商量。老婆说就算让她死，她也不会答应皇帝给宰相娶小老婆。这话又回到皇帝的耳朵里，皇帝怒，那就让她死吧，于是赐下毒酒一瓶，他倒真要看看房宰相的老婆是不是真敢以死相抗。毒酒摆在宰相老婆的面前，她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拿起毒酒瓶子就喝了起来。房宰相一见老婆喝了毒酒，心疼得不得了，可是皇帝要她死，他也没办法呀！正当他眼睁睁地看着要死的老婆时，皇帝出现了，说她老婆喝的是醋，不是毒酒，从此以后，皇帝再也不提给房宰相娶小老婆的事儿了。

这代一江吃醋也没吃到那个份儿上，他只是在心里有些不爽而已，哪敢摆在脸上。

当晚，梅娉婷和代一江缠绵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赶班车去了那个叫

清风荷韵的农家乐。

两人在车上看着窗外的风景说笑着，谁也不会去注意车流。两人哪里知道，他们的班车后边，有一辆车从他们一出门时就紧紧地跟在后边。

在清风荷韵农家乐里，两人订了一天的消遣计划，听从了主人的安排，上午先到附近看一下小村风景，午饭过后再去千亩荷塘，划船采荷。

梅娉婷和代一江平时忙于工作，少有如此闲情到这么美丽的地方来游玩。今天置身如画一般的乡村景色中，二人高兴得手舞足蹈，忘乎所以。一路走来，看了花，看了树，也看了亭台楼榭，当阳光有些刺眼的时候，二人坐在一处小亭里歇息。

梅娉婷看着眼前的景色："哎呀，实在是太美了。早就听说有这么个地方，可就是不愿意凑热闹，总觉得别人都是夸的，想不到还是真的。"

"有些事还是要相信一点的好，不然老是活在自己的想象里，那多累呀！"

梅娉婷伸手拉住代一江："江，来，坐我身边。"

代一江四下里看看，没有看到有人影，就大胆地坐了过去："梅姐要是喜欢，以后咱们就经常来玩儿。"

"再好的地方经常来玩儿都会没有意思的。我们下一次就得另外寻找玩的地方了！"梅娉婷看着代一江青春的脸，"江，你真让姐姐心疼。"

代一江突然听到一声咳嗽，他一惊，忙回头看去，却见不远处站着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昨天晚上在火锅厅看到的那个小赖。

梅娉婷也注意到了有人来，随着代一江的眼神看过去，天啦！他怎么来了？

三人中，有一人就是袁春立！

袁春立当即走到二人面前，笑着说："娉婷，你让我好找哇！"

"你跟踪我？"

袁春立笑着摇头，目光却落在代一江身上："我这哪是跟踪呢，我是在保护你。保护你，你懂不懂？娉婷，他就是你的表弟小代是吧？你昨天不是坐班车回去了么？怎么又在这里出现呢？"

"春立，你这是什么意思？"梅娉婷猛地挡在他面前，"你这样做让我很不高兴！"

“娉婷，我是爱你的，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心意呢？”袁春立苦着脸说，“为了能和你经常在一起，我都不愿意去别的地方工作，就想守在你的附近，不管你什么时候寂寞了，我都会很快出现在你的面前，可是，可是，可是你却舍近求远，你让我情何以堪呀！”

“他叫代一江，是我表弟，因为想考公务员，托我帮他办点事儿，今天有空陪我出来玩玩，怎么了，我又没答应嫁给你，也不是你什么人，你还真想干预我的私生活是不是？”梅娉婷不甘示弱，柳眉倒竖。

梅娉婷让代一江坐在亭子中等自己，她拉着袁春立，二人向远处走去。

“代一江？”袁春立突然想起短信中的称呼“我的江”，可是既然是表弟，怎么要称呼得那么肉麻呢？“真是你表弟，你就用不着总是说谎来骗我呢！”

“你说什么，我在骗你？好吧，就算是我在骗你，就以你那敏感的个性，小女人一样的心性，想玩浪漫的情怀，我若把什么都告诉你了，你还觉得我浪漫么？你让我在工作的时候提心吊胆，在睡觉的时候睁一只眼，生怕你突然之间来一个意外的惊喜，你知不知道，我有工作的，我有正常的作息时间表的，你那些浪漫只能对小女生起作用，你真要和我一起过日子，你就得实在一点，男人一些，别老是长不大，懂不懂！”

袁春立眼睛都大了：“我还一直以为你喜欢这样！”

“我什么时候喜欢你这样了？我一直怕伤了你的自尊，所以才避而不谈，原想你能领悟，然后慢慢改掉，哪知道你居然一点不懂风情！你看看你，穿得一点都不成熟，浑身香水气，这哪是一个在外行走的有成就的男人的装束？我是在场子里工作的人，你说我怎么敢把你带到那些场合里去？”梅娉婷一顿抢白，把袁春立弄懵了。

“只要你不喜欢的我全都改了成不？你以后不要冷落我好不好？”袁春立又开始撒娇。

梅娉婷一身的鸡皮疙瘩就要往地上落了，看准了时机，她赶紧说：“只要你听我的话，我就会把我们的感情继续下去。”

袁春立高兴了，回头看了一眼远处：“他真是你表弟？”

梅娉婷白了他一眼：“不是我表弟，我那么用心干吗？他考不考公务

员与我何干啦？”

“那倒也是呢！”袁春立去拉梅娉婷的手，“今天我就陪你多逛逛，怎么样？这个地方我来过，知道哪儿好玩。”

“那我去给我表弟说一声，让小赖他们送他回去。”

“让他和我们一起玩儿不是很好么？”

“那多影响你我的浪漫。走吧，你让小赖他们先送他回去。”

代一江什么都明白了，虽然心里万分不高兴，但看梅娉婷与袁春立的那种关系，他又不得不把不满压在心底。

代一江在城里汽车站下车，坐班车回泰氏公司，一路上越想越不是滋味儿，想想许久以来梅娉婷对自己的好，原来都是画饼，自己不过是她的一只小宠物，这事儿要让别人知道了，那多丢人呢！以后还需要和她保持联系么？这个问题从此在代一江心头萦绕了很久。

梅娉婷送走了代一江，手心里的汗这才干了一些，看着袁春立很快就已经晴起来的脸，她知道，袁春立是信了自己的话了，悬在心里的石头这才慢慢地往下放。

可是接连几个晚上，梅娉婷都是在半夜里被噩梦吓醒的。

她在梦里总是梦到代一江被不明身份的人追杀，当他浑身是血地跑到她面前时，那张痛苦的脸上那对大大的眼睛充满哀怨，他断断续续地说：“梅姐……都是你……害了我！”代一江突然就倒在她的怀里，瞪大眼睛没有了气息。

梅娉婷不断地重复着同一个梦，她终于还是给代一江打了一个安慰他的电话，告诉他：那天的事儿真的对不起，只要代一江能原谅她，她还是会尽心尽力地帮他完成考公务员的心愿的。

得到梅娉婷怀有愧疚一般的承诺，代一江心里的阴霾才慢慢地消失了一些，但是不久以后，他却得到了另外一个不啻于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直到那个时候，代一江才真正醒悟，自己在梅娉婷的眼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才真正明白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的真正含义。

胡初安遇到的晴天霹雳还真是接二连三的。用两个成语来形容他最近的际遇是最好不过的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如果要在后边添几个字，

那就是福无双至昨日至，祸不单行今朝行。

这福无双至嘛，就是说他救人后得到别人的酬谢，得了五万块钱，帮父亲还了债，也还了母亲治病时欠下的债；他帮助过的女人王静又来到他的身边，把他从一个男孩子变成了男人；接着他买彩票又一不小心中了两百万！嘘，小声点，这事儿在他的生活圈子里，目前他只告诉了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合作伙伴海成东。他希望海成东能成为他的福星，他的鸡能给他下更多的蛋！

可是这祸不单行嘛，还真就在他发横财以后接踵而来了。

首先是，他给父亲胡华光修房子的五万块钱，让他先备材料，可是胡华光只买了一些零星材料回来后，就告诉老婆栾光燕说：材料都定好了，给了定钱，只要房子一开工，一个电话，那些材料就拉回来了。栾光燕信以为真，将全部钱都给了胡华光。谁知几天以后，她正在家里煮饭，却被人告知，胡华光打牌时，同人打架，将对方打死了！栾光燕一听就昏厥过去了，她不是心疼胡华光，而是预料到他已经把儿子修房子的钱输光了，心头一急，血气上涌，她的病又犯了！

其实胡华光并没有把人打死，只是将对方一只脚打断了而已。原因很简单，两人在打牌过程中，胡华光已经输得没有钱了，就同对方记账，到后来，两人记的账目不符，相差十块钱，于是二人就吵了起来。

"你有钱就打，没钱你操什么漂亮？"

"老子几万块钱都输了，还在乎你这几十块钱？回家拿来给你便是。"

"你要现在身上拿得出十块钱来，老子一分钱都不要你的！"

这句话把胡华光刺疼了："明明只差你八十块，你干吗非要说九十块钱？"

"是多少就是多少，我还赖你十块钱不成，谁要是昧着良心乱记，谁拿那钱去吃药！"

那个男人也真是的，活该他倒霉，本来胡华光已经是困兽了，何必再去惹他嘛。他的这句话，彻底地激怒了胡华光，他抓起旁边的一条木头高凳，顺手就向那人打去："你要吃药是吧，我就成全你！"

那人根本没料到胡华光会突然来这么一手，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那

板凳不偏不倚地砸在了他的小腿上，只听一声闷响，那人扑倒在地。

众人赶紧拦住发怒的胡华光，有人去拉受伤的男人，这才发现他挨打的那只脚已经断了！

胡初安给挨打的人治病加赔偿，将预备修一幢房子的钱全部弄进去了。母亲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一时半会儿也出不来了。胡华光在出事了以后，害怕面对儿子，悄悄地出远门打工去了。看着堆放在破院子里的那些零星的建筑材料，胡初安痛哭了一场后，又回到工地继续打工，可是他却难得笑起来了。

与海成东的暗中合作，他只能深深地埋在心里，他不会和任何人说。海成东分三次从他手里拿走了一百万左右作为合作生意的资本。胡初安看着手里的收据，心里就只能期望着海成东能够迅速赚到钱。

海成东当然也是尽心地要将这次的合作做好。他没把自己已经有资金的事儿告诉华筱筱，他想在自己真正有钱有房有车的时候让她突然之间高兴起来，于是在一段时间里，他只时不时地与华筱筱通个电话，告诉他自己一直在勤勤恳恳地跑着业务。

一百万元资金，海成东投资了股票，又按揭了一处百多平方米的房子，房子还在修建中，所以他并不担心装修的问题，等到房子交付时，他就一定会有钱装修了！海成东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胆量！

还有一部分钱，海成东决定找那种回报快的投资。可是几十万块钱，能做什么生意呢？要想在繁华地段租房子做生意，根本就不够。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开始研究市场，他要做那种即时生意，用最直接的方法买进与卖出来赚中间的差价。当然他做的不是那种一件衣服一个碗的小生意，他得做大的，一笔交易至少得上万的那种。俗话说钱赚钱没困难嘛，反正自己有的是启动资金，还怕啥。

海成东的大胆要是在早些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那会儿，他肯定是时代的宠儿，可惜在现在这个时代，那种冒进思想根本就吃不开了。

几个回合下来后，海成东手里连鸡毛都没有几丝了。再回头看他的股票，天啦，都跌得快没底儿了，如果这个时候出来，就等于剩下的只是牛肉干了！

海成东差点没跳楼自杀！

那天晚上，海成东独自一人在出租房里，买了一瓶白酒，吃着在小摊上买的卤菜。他一边流泪一边喝酒，脑子里真的是一片空白，他真想把自己喝死算了！

就在这时，他接到胡初安的电话。

胡初安在电话里并不是问他赚了多少钱，而是告诉他，现在胡初安几乎快要崩溃了！被父亲打伤的人一见他那么爽快地拿出了近二十万块钱，以为他还有很多钱，于是来了个狮子大张口，还要胡初安再付二十万，要不然要将他告上法庭！可目前胡华光逃难在外，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母亲又在精神病医院里，他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一听到胡初安有些哭腔的声音，海成东一个激灵，他得想法帮胡初安渡过难关，于是他对他说："安哥，我说你啊，你真的太傻了！当初你其实只答应给那人医伤就是了，何必给他们那么多钱嘛！现在人家赖上你了，有个办法就是，你和他们扯横，就说是你父亲伤的人，与你无关，让他们去找你父亲要钱。他真要告上法庭，他们那是因为打牌打起来的，判起来也是各打五十大板，他要再想拿钱，简直就是胡扯。我说你给他们那么多钱，简直就是钱把你烧昏了！"

胡初安一听也有道理，听人说，那人的腿接上后，愈合得很好，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就像海成东当初一样，即便是有个什么伤残级别，也赔不了那么多钱，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还一出手就给他们二十万，让他们医好为原则，这下子可好，碰到疯子了！

胡初安被海成东一顿劝，醒悟了。后来他告诫海成东："东哥，咱们的生意，你得慢慢来，别性急，看准方向，反正我相信你的脑子，总有一天，咱们俩会拥有更多的钱的。"

海成东脑子开始冷静了。他睡了一晚后，一大早起来，开始重新策划自己的下一步行动方案，这一次，他需要的是稳、准、狠！

柳小颖回家几天后，家里依然是那个样子，丈夫马腾渊白天出去上会儿班，晚上回家就忙于打游戏，对柳小颖在不在家都没有表示出多大的关心。当柳小颖独自面对婆婆时，一些难听的话又会时不时地传进她的耳朵。

柳小颖真的难受极了。和杨劲每天都通电话，虽然她已经很注意了，但她在打电话时的笑声还是被婆婆偷听去了，于是在下一次的指桑骂槐中，她又被冠以“狐狸精”的美丽称呼，说她既然是在外边勾引到男人了，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

柳小颖实在忍无可忍了，第二天一早也不和马腾渊说，他前脚去上班，她后脚就出了门。

柳小颖来到古井市杨劲租住的楼里一看，杨劲不在，打他的电话也没人听。她坐在屋里生了好一会儿闷气后，想到杨劲可能会在泰氏公司里与泰总他们商量工程的事儿，于是她赶紧往泰氏公司而去。

对于突然到访的柳小颖，泰谦有些奇怪：“你怎么会在这里？”

柳小颖笑：“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我来找杨劲的，他在这儿吧？”

“我已经两天没看到他了。听丁主任说，你们两个不是出去旅游了么？”

“我哪儿是去旅游呢，回家去了，刚刚才到这边儿的，这不马上就到这儿来见泰总了。”柳小颖微笑着说，“我听说泰总接到大工程了，这次肯定会大赚一把呢。”

“借你吉言，只要赚了，肯定少不了你们杨总的。”

“什么我们杨总哦，我和他只是朋友而已，他赚多赚少都与我无关的。”柳小颖知道所有人都把她当成是杨劲的情人了，可是她心里还是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总有那么一天，当杨劲知道自己的情况后，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到那时，别说他会给他一点什么东西，也许就连朋友，两人都不可能再做了。

所以目前，能和杨劲好几天也就只能算是几天了。

泰谦皱着眉头看着柳小颖：“你这话不怕杨劲听了伤心？”

“有什么怕的，我一直就是这么告诉他的。”

“那我可说给他听了。”泰谦开着玩笑，心里却在盘算究竟是怎么回事。

杨劲几天没出现在公司里，而丁如花这几天上班也心不在焉的样子，上一会儿班，就借口有要事要办，头也不回就出去了。至于去哪儿，泰谦连想都没想过去问一下。

“杨劲真没在这儿？”柳小颖四下里一看，“我还以为你们在开会呢，

打电话也不接我的。”

柳小颖拿出电话，准备再一次拨打杨劲的电话。

泰谦笑着说：“我是听说你们俩去旅游了，你却跑到我这儿来找他，你们俩究竟在耍什么游戏？”

“我真是回家去了。今天才过来的。”

“那丁如花说你们去旅游了是什么意思？”泰谦皱起了眉头。

“她是你的部下，她是什么心思你应该知道的。昨晚我给杨劲打电话的时候，听到了她在电话里说话……”柳小颖突然打住话头，她好像想到了什么，“我还以为你们几个在外边喝酒玩呢，所以没多问。”

“昨晚你还和杨劲通了电话，他没告诉你他在哪儿呀？”

“我没想到我今天要过来，所以没问。哪知道今天一早打他的电话就一直没有人接。”柳小颖又拨出了电话，只听电话响了几声，然后就断了，再拨打时得到提示电话已关机。

柳小颖紧紧地皱起了眉头。

“怎么回事儿，他不接你电话？”泰谦也觉得不可能杨劲会玩什么失踪，只是他这几天还确实没有见过杨劲。

“你说你有几天没见到过他了？”

“至少四天了吧。”

“这些天他究竟在哪儿呢？我还一直以为他和你在一起，我就没有问。昨晚他和……他也不可能突然就回老家呢！”柳小颖自顾自地说着。

泰谦抓起电话，拨了出去。

杨劲这些天其实哪儿也没有去，他就在丁如花的住处。

丁如花那天晚上想同杨劲成其好事却被胡初安他们搅了以后，一直耿耿于怀。当再一次见到杨劲时，一点好脸色也没有给他。并且有意无意地在他面前说，要是杨劲没有合作的诚意，那她只有另做打算了。

杨劲与泰谦喝酒时，费了很大的劲儿才隐约听说这次工程相当大，所以泰氏公司准备将其分割，由于公司内部意见分歧大，所以至今未曾公开关于工程的一些消息。

杨劲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标书回来这许多日子了，还不见泰谦与自己说

工程的事儿。看来是自己多心了。但转念又一想，自己与泰谦因为上一次的事儿，已经闹得很不愉快了，就算泰谦真要不再与自己合作，那也是很有可能的事儿。

如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给这一次合作打上双保险呢？杨劲不得不费心了。回过头想想丁如花给自己的承诺，她这段时间向自己报告的信息，无不证明了她的诚意，以及泰谦对自己若隐若现的防备。

虽然泰谦嘴里说得很好听，可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这段时间泰谦都忙着与华筱筱打得火热，休闲时一般情况下不再陪他们这帮合作伙伴喝茶饮酒，杨劲也就没有更多的机会与泰谦静下心来聊天了。

杨劲也曾从其他的老板那儿了解情况，可得到的回答与他一样，大家都还不知道泰谦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杨劲豁出去了！就算失去贞操，他也要将丁如花牢牢地攥在手心里，以保证自己顺利拿到工程。再说，丁如花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主儿，这要是真惹恼了她，以后在公司里办事儿，可能都会遇到她的阻挠。

好汉不吃眼前亏。就算再不喜欢她，她也只是一个女人，看她那饥渴的样子，无非就是想和自己睡觉而已。自己是个大男人，也没有多少损失，最多累一点，汗流得多一点而已，怕什么呢？

又隔了一天，杨劲在电话里直接邀请丁如花："喂，丁主任，今晚你有空么？"

"有没有空关你什么事儿？"丁如花心里很是高兴，既然杨劲主动给自己打电话，那就说明他心动了，但她嘴上依然不冷不热。

"哎呀，丁主任，如果你有空呢，我就想请你喝一杯了，就当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工作的支持了。"杨劲虽然心里有一百个不太愿意，脸上也依然挂着笑，好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带着自然的真诚。

"你不会又半路遇到什么贵人，把我扔一边儿吧？"丁如花耿耿于怀的还是那天晚上的尴尬。

"怎么会呢，要不这一次我就约你到我这儿来，我们自己做吃的，总可以了吧！"

一听杨劲这么说，看来他是有诚心邀请自己了，当下丁如花不动声色："既然你这么有诚意，那你过来接我吧。然后我们再商量到哪儿去。"

杨劲其实就在公司附近，听到她这么一说，他就马上向泰氏公司而来。

丁如花心里狂喜，看看离下班时间还早，赶紧将自己手里的事儿做了一个交待后，静静地坐在那儿等候着杨劲的到来。她已经想好了，这一次她不再会傻到再到那些人多的地方去了，她要牢牢地把杨劲锁定，不再让任何人打扰自己的好事儿，唯一安全且不会被人打扰的地方也就只有自己的家了！

那天晚上，杨劲把自己灌得烂醉，原曾想醉了后就不再去想那么多了。

可等他醒来时，自己还是赤条条地躺在丁如花的身边。他努力地想回忆起一点什么，可怎么就没有一点感觉呢？

丁如花紧接着也醒了，她一个翻身趴在杨劲的胸口："哎呀，杨总，你真是功夫了得！"

杨劲皱着眉头："我醉成那样还能……"

"你呀，真是人中之龙呢！"丁如花抚摸着杨劲的胸脯。

由于杨劲醉得确实有些厉害，再加上丁如花对他的渴望，杨劲睡了整整一天，晚上刚刚精神好一点，丁如花又买回来了好酒好菜。这一次杨劲没喝酒，他只吃菜。

饭后，丁如花让他喝了一杯饮料后，他感觉到浑身开始发热，有一种难以控制的渴望，他迷离的眼睛看向丁如花时，却看到柳小颖在向他微笑，他扑了上去。

杨劲与丁如花缠绵了大半个晚上，直到天亮时，杨劲这才沉沉睡去。

丁如花起身去上班前，将杨劲没有及时充电的手机关成了静音，压在了沙发垫子下。

杨劲哪里知道，丁如花在他喝的饮料里放入了泰青川在这儿玩时没有吃完的药。

丁如花想得到最大限度的快乐，在对自己没有多大兴趣的杨劲面前，她只有采用非常手段了。

丁如花来上班也是一个幌子，她报了到，匆匆处理完需要她处理的事

儿，然后就跑到公司里一个专门供员工休息的房间里倒头便睡。这就是泰谦总觉得自己已经三两天没见丁如花好好上班的原因。

柳小颖来的时候，丁如花正在休息室里睡觉，突然她的电话响起，她赶紧接起，一听是泰谦的声音，她马上警觉起来。

"喂，丁主任，你在哪儿，我到处找你没见你人影，我现在需要一些资料，你来我办公室，我告诉你需要哪些。"

"我这会儿在外边办点事儿，十分钟后回来。"丁如花赶紧撒谎。

"那好吧，你快点啊！"泰谦一听她十分钟就能回来，很明显她没走多远，换句话说，她不可能与杨劲在某个地方胡混。

"柳小姐，你坐会儿吧，一会儿丁主任就回来了，问问她或许知道杨劲在哪儿。"泰谦忙着手里的事儿。

"好吧，泰总你先忙，我去那边坐着等她一会儿。"柳小颖识趣地向外边走去。

看着柳小颖走向窗边坐下，泰谦陷入了沉思中：如果说，杨劲真的和丁如花在一块儿，那会是什么原因让两人走到一起的呢？色？利？还是其他什么？

为什么父亲一再告诉自己要注意公司里的某些人呢？难道这其中真有什么秘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就算他们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也不可能与工程有关，因为下一个工程还没有摆上日程，那究竟是什么让杨劲与没有品位的丁如花走到一起的呢？

泰谦头都想疼了，他替柳小颖不值，那么用心地爱着杨劲，谁知这才回家几天，就发生这些事儿！但愿自己的猜测不是真的，杨劲千万不要和丁如花搞在一起，要不然，面相上就很善良的柳小颖根本就不是丁如花的对手！

泰谦一边整理着手里的东西，一边低头想着一些与自己看似不太相干的事儿，正想得出神，丁如花推门进来了："泰总找我什么事儿？"

"哦，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就在离公司不远的文具店与他们一起选购一批文具。"

"这些事儿你以后就不要管那么多了，没事儿就在办公室里待着。免

得我找人的时候找不到。”泰谦本是无意地随口说的话，在丁如花看来却是很严厉的责备。

“泰总今天受什么刺激了？不是一直都是和我他们一起去采购一些日常用品的么？这也是老泰总定下的规矩，一是起监督作用，二来也是保证买回来的东西的质量问题。”丁如花得理不饶人。

“那以后就不要这么做了，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员工，既然委他们以重任，就得相信他们。好了，不说这事儿了，哦，对了，你这些天看到杨劲没有？柳小颖在找他。”

丁如花顺着泰谦的眼神看去，看到了正低头看着手机的柳小颖：“杨总昨晚和一帮朋友喝酒，可能醉在宾馆里还没有醒吧。”

“那你去告诉她在哪儿去找杨总，回头我再给你说现在要做的资料。”

丁如花扭着腰向柳小颖走了过去。

泰谦看两个女人说得很高兴，可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一会儿后，柳小颖独自离去，丁如花回到泰谦面前：“泰总，要什么资料？”

“你让她到哪儿去找杨劲？”泰谦关心的还是这个问题。

“我让她先回去等着，晚饭以前，杨劲肯定会回去，我让我朋友到宾馆去找杨总了。”丁如花看泰谦皱着眉头，好像有些怀疑一样，“泰总，你怎么突然担心起他的事儿来了？”

“杨总与我们怎么说都是朋友，这大半天手机打不通了，自然要关心一点了，要不然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向他们总公司交待？”

“你说的是，要不，我现在就亲自去宾馆把他找回来？”丁如花不失时机地说。

泰谦想了想：“好吧，你快去快回，把杨总送回去后，给我打个电话。”

有了这句话，丁如花自然高兴得不得了，返身飞快地出了公司。

杨劲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住处的。他只模糊地记得，丁如花把他叫醒，给他穿好衣裤，然后把他送到外边，又把他送上的士，然后他就回来了。他刚一下车，就被柳小颖扶着。

“你怎么就醉成这样？几辈子没喝过酒了么？”柳小颖扶着软绵绵的杨劲往家里走时，轻声地责怪他。

杨劲清醒了一些，使劲地看着扶自己的人，当看清是柳小颖时，他笑着说："小颖，你终于回来了，你再不回来，我就追随西……西天去了！"

杨劲本想说"追随西门庆而去了"，又飞快地一想，这话怎么说得，于是赶紧改了口。

柳小颖正着力扶着他，并伸手去开门，也并没有听出他话里要藏着的意思："这才几天而已，你就能到得了西天？"

"你不知道，我这些天都噩梦连连……"

"都做些什么样的噩梦了？"将杨劲扶到沙发上坐下，她去给他倒水，"丁主任给我打来电话，说在宾馆里找到你了，你还没醉醒，她和朋友把你扶上的士送回来的，让我在楼下等你。"

杨劲哦了一声，心说，原来是这样，噩梦的事儿还得再说下去："我老是梦见被人追杀，男女都有，可又看不清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我拼命地跑，可又有人把我拼命地往前推，非要我去面对那些人，面对他们向我举起的刀！我很多次醒来时都一身是汗。"

"你都是和什么人在一起喝酒呀？我昨天晚上在电话里听到了丁如花的声音呢？"

杨劲一愣，怎么样对柳小颖说呢？他慢慢地回忆着，昨天晚上和柳小颖说过一些什么话，可是越想头越疼，他怎么可能想得起当时说的是些什么话？

看着柳小颖关切的眼神，他真不想骗她，可是如果不说假话就会伤她的心，只是说什么样的假话才能让她不至于那么担心呢？

"我想想，有土建的贾总，有做涂料那个什么总，反正是一帮做生意的人，多交交他们也是有好处的……"

"给我说那些也没用，我也管不着，我只要你注意自己的身体，别让别人把你搞垮了！"

柳小颖的话让杨劲一个战栗……

12　残酷真相

柳小颖说的“搞垮”其实是让杨劲注意自己的身体，别因为友情醉酒将身体伤害了；而杨劲突然间觉得可怕的，却是这几天自己已经被丁如花“搞垮”了！她差一点就让杨劲跟西门庆学徒弟了！

杨劲和柳小颖跟着泰谦出去玩的时候，他们都看过华筱筱，对她的印象不错。而他们两人都与海成东认识，可是二人并没有听海成东说起过他的老婆，就连和海成东走得很近的胡初安也只知道海成东有个做白领的老婆，却并不知道他老婆叫什么名字。华筱筱给所有认识她的人的印象都非常不错：她是个职业女性，知性，漂亮，打扮得体，对人没有架子，脸上那副职业笑脸会给人一种春天般的温暖。

应泰谦的要求，华筱筱特意选了一个晴朗的周末，随泰谦去他家里拜访了他的父母。也就是在那一天，华筱筱才真正知道泰谦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家业。

华筱筱知道了泰谦的身家，虽然心因吃惊而跳得相当厉害，但丝毫没在脸上表现出一丝惊奇，她依然很平淡。

见过了父母以后，泰谦带着华筱筱在自己家周围转了一圈。

“筱筱，我一直有个疑问，你为什么一直以来都不问和我有关的问题？”

“你以前好像也问过我是吧？我还是那个答案，你觉得该给我说的时候，自然会告诉我的，我何必要问呢？如果你不是真心想告诉我，就算我问了，得到的也未必就是真结果，又有什么意义呢？”华筱筱这次笑得很开心。

“现在知道我的全部情况了，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么？”泰谦有点不死心。

华筱筱摇头，看着小花园中的绿色的盆景：“一个人的一生和这个盆景有什么区别？人的家就好比是这个花盆子，花盆子有大有小，有奢华的也有简朴的，我们生长在里边，营养好的，多活几年，营养不好的，少活几年，只要我们还能进行光合作用，就能给自己创造生机，但如果连自己都无法自主呼吸的时候，还有谁能救得了？有时，时来运转，我们可以被人移到另外的地方更好地生活，就要珍惜，不要等天灾人祸到来时，花盆摔破了，一切都失去了时才来感叹世事的无常。”

“你说得很好，外面的世界再精彩，属于自己的也就只有头顶的那一片天空。”

“所以，只有照顾好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伸出援手去帮助别人，那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华筱筱欣赏着一朵不知名的花，“是自己的东西自然就会属于你，不是自己的即便失了性命也未必就能得到。”

泰谦哈哈大笑，从后边一把抱住华筱筱：“筱筱，你是我的么？”

华筱筱被泰谦突如其来的一抱着实惊了一下，下意识地伸手去抓住前边的东西，想稳住身形，却突然之间惊叫了起来……

泰谦被她这一叫也吓住了：“筱筱，对不起，你怎么了？”

“哎哟，我的手……”华筱筱甩着手，疼得咧开嘴叫着。

泰谦拉过她的手一看，手掌被什么东西刺了，正在往外沁血：“这花有刺的，你被刺了，快，跟我去消毒。”

华筱筱也定睛看了一下受伤的地方，沁出的血珠有相思子那么大，她在身上掏着纸巾：“没事儿，擦了就是了，消什么毒呢！”

泰谦倒有些不好意思了：“也应该消毒的，这花刺上肯定有细菌的。”

华筱筱掏出了纸巾，泰谦帮她擦着，她笑着说：“蜘蛛侠就是被蜘蛛刺了后，身体才变异的，如果我也变异成一株花，那该有多好！”

“你可千万别变异，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比花好看多了！”

“好看的东西却未必有用。况且在情况还未明朗前，你怎么就知道好

看的外表下就没有藏匿危机呢？”华筱筱好像总是在暗示着什么，可泰谦哪里管那么多。

“呵呵，我就想娶个能共度一生的老婆，你能有什么危机呢？难道你是变异的外星人，还能像螳螂那样为子杀夫不成？”

“千万别说得那么恐怖，我就怕你真正了解了我的过去以后，你会觉得我们未必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华筱筱突然想起那个不争气的海成东。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过去，我只接受现在的你，相信我，筱筱，嫁给我吧，我会给你一生的幸福的！”

华筱筱手上的伤口还隐隐作痛，听了泰谦的话，那种隐隐的痛突然之间就传遍了全身，被刺的地方虽然不再往外沁血了，可她突然觉得那些带毒的血珠子已经遍布全身的每一寸肌肤！她怔怔地看着泰谦，看了好一会儿后，才幽幽地说：“泰谦，谢谢你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陪着我，给我力量，给我快乐。其实在不久以前，我一直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和你交往的，近来我认真思考我们的交往以后，发现你对我那么好，所以我想了又想，今天我想把这句话说给你听，希望你听了以后认真地再想一想，然后再告诉我答案。”

“什么话，你说吧。”泰谦眼睛里的笑如同一潭春水，在阳光下闪耀着粼粼波光。

华筱筱正要开口说话，刘泽芳笑着站在小花园门口招呼他们：“筱筱，快来吃饭了！”

“哎，刘姨，来了！”华筱筱迎着刘泽芳走了过去，悄声对跟在身后的泰谦说，“一会儿再说吧。”

泰谦猜测着，华筱筱究竟要说的是句什么话呢？

也幸好是刘泽芳叫吃饭打断了华筱筱，要不然她的话一出口，肯定会伤了泰谦。

华筱筱想告诉泰谦，她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虽然那段感情伤害了她，让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精神不好，但现在有了泰谦的爱，她肯定会重新审视自己，定位好今后的生活。这就好比以前生活在一个破花盆里，如今被泰谦移到一个更大的更有营养的花盆，她会生活得更加滋润和快乐，

也会将更多的幸福给带给她美丽天空的人。

可这句话她没来得及说，在吃了一顿饭，听了他们一家三口的对话以后，她庆幸自己没有把那句话说出口。她暗暗发誓，要将与海成东的关系暗自掐灭，要让这世间不再有第三个人知道自己那段曾经幸福无比的感情生活。

华筱筱已经做好了全盘准备。如果说在那天以前，她对泰谦的感情还是虚假的话，那天以后，她就将全身心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对泰谦的爱情中去了。

那顿饭，成了华筱筱感情生活的分水岭。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与海成东若即若离的关系，原本是她想激励海成东快些找到自己的定位，快速成长的举措，她是带着所有的爱，无边的痛苦暂时离开海成东的。可是那次离开后，倒给了她一个认真思考自己未来生活的机会。

与泰谦的前期交往，实在是她为了满足父母的要求；后来泰谦带着她去旅游，她在酒醉以后与泰谦发生了关系，她也没觉得有什么，人嘛，总是有欲望的，况且和泰谦摆在面前的关系是恋人关系，如果一再拒绝，那倒会让他怀疑自己的真诚。做一次就做一次，权当在放纵身心。

可就是那一次以后，华筱筱不得不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行为究竟属于什么？是道德的沦陷，是婚姻的背叛，还是心灵的放纵？想来想去，她觉得这种极端个人的行为就好比是一次自慰，没什么大不了的！

有了第一次，就肯定逃不脱第二次，第三次，第 N 次，好比那些吸毒的人，慢慢成瘾后，想戒掉已是相当困难。

当华筱筱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面对泰谦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时，她重新审视了自己见不得人的隐婚生活。

诚然，她和海成东的隐姻得不到父母的支持，但那是法律认可的，如果她敢公布她的隐婚实情，最可怕的后果可能就是，有心脏病的母亲会因接受不了而让心脏停止跳动。那么法律和母亲的生命比起来，谁大？

快三十岁的女人，理智比同龄男人多得多，这是不需要证据的实情。

华筱筱迅速转变思维，她想看看一直被父母吹得很不一般的泰谦究竟

有多么不一般。虽然和她在一起那么长时间，偶尔也去过他们的公司，从公司的规模来看，也不是什么小公司，但华筱筱从来就没想过要认真地了解一下他，因为她一直抱着的都是玩儿的心态，如果过早地去了解那些很有可能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只能让自己眼红。

这一次，她准备好了。

去了泰谦的家，坚定了她想继续与泰谦好下去的决心。

也就是这次行动，让她最终决定与海成东摊牌：他们俩的婚姻将走向终点！

海成东正在屋里喝着闷酒，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电视上波动的股票线条，那红红绿绿的线条牵扯着他脆弱的心。这会儿那些线条就好比是牵着风筝的线，海成东的心是风筝，而放风筝的人就是那一串又一串的股票代号。

线条一往上，海成东的心就跳得很快，血气就会上涌，脸就会通红；可是只要线条一往下，那牵着的风筝就随时都有可能掉到地上摔得粉碎……

海成东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华筱筱突然出现在屋里，她看着凌乱的屋子，都不知道往哪儿搁脚。

“你就这样成天在家里也不知道整理一下？”华筱筱下意识地弯腰去捡脚边的沙发抱枕，“你跑的业务呢？”

海成东先是一愣，很快回头见是华筱筱，他心里一阵难过，差点就没有哭出来：“我的筱筱，你终于回来了！”

海成东起身将华筱筱拉到他身边坐下，就要将嘴凑过去，华筱筱赶紧伸手挡住他：“你几天没刷牙了？臭死了！”

海成东嘿嘿地笑着，赶紧捂着嘴就往卫生间跑，却不料脚下踩着一个什么东西，咣啷咣啷地响了几下，差点将他跌倒，他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啤酒罐子，就踢了一脚：“我马上去刷牙，你可要等着我，别走开！筱筱，你不知道，这段时间，可想死我了！”

华筱筱将屋子打量了一番，每月两人花去近千块钱租到手里，可以住上几十年，到头来还是不属于自己的这间屋子，以前她每天回家都要认真地收拾整理一番，好让它有一种温馨的家的样子。可是，很长一段时间过

去了，海成东依然一无所有，他的承诺依然是天方夜谭的咒语一般，可以让人看到魔鬼，却看不到魔鬼许诺的美好东西，自己真还要在这样的地方住下去么？那样有意义么？

海成东已经刷了牙跑了出来，一把抱住华筱筱："筱筱，你可想死我了，来，我要你！"

华筱筱使劲推开他："你吃饭了没？"

海成东眼睛都红了："你不在我身边，我吃什么都不香。"

"你就每天吃这些东西？"华筱筱指着茶几上的方便面盒，快餐盒，"这些东西能填得饱肚子么？"

"我就要连这些东西都吃不起了，你没看到，股票一个劲儿地下跌！"被华筱筱推开后，海成东原本涌起的原始欲望很快消退，他的目光又很快落到了屏幕上。

"咱们不是说好不拿钱买股票，存钱买房子的么？你怎么……"

"我买股票的钱不是我的，是一个合伙人的，我用他的钱来进行投资，赔了算他的，赚了我分红！"

"你脑子里都想些什么东西！"华筱筱一听到海成东这样不务正业，要在往常她会很生气，可是今天她却气不起来，嘴里虽然像往常那样抱怨着，心里却很平静，她怎么也想不到，以前很是上进的丈夫为什么在车祸过后变得如此不堪！

"发财，发财，我要发财！筱筱，你不知道，我弄到了一笔比较大的资金，对方授权我给他炒股，找投资项目……"

"钱呢？"华筱筱皱着眉头，就你这个样子，像是搞项目的人么？

"那儿！"海成东指着屏幕，眼里闪着忧郁的光。

"全部？"

"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已经……"海成东不再往下说。

可华筱筱什么都明白了，真要是赚了钱，他不每天都笑着给自己打电话，说从今以后你爸妈再也不能看不起我了！说从今以后他也是有房有车的人了，可是他就没敢给自己打过一个电话，如果自己不回到这个屋里，可能会一辈子都不知道他目前在做的事儿。

也幸好自己回来了，知道了他目前的沦落程度，也坚定了她要与他离婚的决心，只是，如何对他说出口。

华筱筱默默地站起身，向卧室里走去。她将自己的衣服装进了一个包里，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分钟，可海成东居然没到卧室门口来看一眼！如果他来了，看到她的动作，再苦苦地劝说几句，可能华筱筱还会在心里斗争很久，可是，海成东真的没有来看一眼，连一句好听的话都不曾对华筱筱说。

华筱筱提着包往外走时，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张凌乱的床，曾经，在这张床上，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如今什么都没有了。看到床实在太乱了，她放下包，回头慢慢地把床整理好后，再次提起包，向外间走去。

目光一直在屏幕上的海成东这才回头看到她提着的包："你干什么？"

"我收拾我的东西，可能今后一段时间都要在公司里住了，今年的任务很紧。"

"你究竟有什么话要说？"海成东猛然站起身，他从华筱筱的眼神里多少看出了一些什么，只是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成东，我们还是离婚吧，这样对谁都好！"华筱筱眼里居然没有泪。

她曾无数次地想象自己如果真对海成东说出这句话，会伤心到什么程度，可是现在看来，她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伤心，她是那样冷漠，也是那样平静。

海成东跌坐在沙发上，眼睛里失去了所有光泽。

华筱筱已经迈向屋门口了，她停下脚步："你考虑一下吧，找个时间我们把手续办了。咱们好聚好散，我祝你早日实现你的梦想，找到比我更好的人！"

"你敢跨出这个屋子，我就自杀给你看，反正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活着比死都难受。"海成东突然抓起桌上的水果刀，大声地吼着。

华筱筱眉头一皱："好死不如赖活着，就算你真想留住我，也不至于用死来威胁我，我在屋里收拾东西，你连来看我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我在你心中还有地位么？这会儿你用死来威胁我，更是对我的侮辱，可见我在你心中，在很久以前就没有你的幻想重要了！成东，我们还是放手吧！"

华筱筱一说完这句话，头也不回，就往门外走，当她刚站到门外时，

就听到海成东的惨叫，紧接着有刀子落到地砖上的叮当声，她一回头，只见海成东手腕上的血在往外喷涌！

华筱筱手里的包落在了地上，她赶紧回身进屋，随手抓起扔在沙发上的一张毛巾，紧紧地缠住海成东的手腕，缠好后，她站直身子，扯出纸巾擦掉手上的血，自始至终没对海成东说一句话，然后拿出电话拨打了120。

“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在等待120的时间里，华筱筱站在他对面，“我们的爱在你不敢面对现实那天开始就已经在慢慢消退，你不但不努力去争取，反而一再让我伤心，这样的生活过下去还有意义么？倒不如我还你一个清静，从今以后你好好奋斗，不再为钱的事儿，为房子的事儿，为车子的事儿，为得不到别人的认可的事儿伤心，或许只有那样你才能为自己而活，丢下了所有包袱，你或许就能活出真我，活出你的风采！你干吗就想不开呢？”

“筱筱，我真的很爱你！”流的那点血算不得什么，它最多只能让海成东疼一会儿，他心里的伤才是真正让他致命的！

“你就是这样爱我的？用死来威胁我也叫爱？俗话说有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可是你呢，你想过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没有？你就只想着发财，只做不切实际的梦，所有的这些慢慢地让你迷失了心智，急功近利的求财方法并不适合你我！”华筱筱越来越冷静，她把很久以来就想对海成东的说的话，这个时候一并说了出来，她还是想警醒他，免得他越陷越深。

“你真的要离开我？我们就没有一点回旋余地了？”海成东还在努力着。

华筱筱摇头：“首先是我父母对我们不承认，我不想因为我的婚姻把我母亲的老命送了，其次是我和你奋斗了这么多年，到头来什么都没有，而你现在这个样子，又让我很伤心，与其大家都痛苦，不如放手。其实放手也是一种爱。”

“我不要听你说得这么好听，你就直接告诉我，是不是你已经找到比我更好的了？”

“至少在目前没有，但不排除我很快就会找到。当然我也祝福你也能尽快找到真正属于你的婚姻。”华筱筱仍然十分冷静。

海成东沉默了，他看着没有一点笑容的华筱筱，想努力回想起一些两

人在一起时的快乐情景，可是一时之间他脑海里竟然一片空白，他什么都想不起来！

原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脑子装的就是要挣钱，要买房子，他从来难得用某个细胞再去回忆或者记取两人在一起时的快乐情景，所以他再也想不起和华筱筱之间，以前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值得回味的！

两人都不开口说话了，屋里死一般沉寂，街道上响起了救护车的声音，华筱筱站起身："车来了，你好好养伤吧，手上的伤口愈合了，我也希望你心里的伤口早日愈合，早点走出低谷。等你伤好了，我们找个时间去办手续吧。"

华筱筱打开房门，救护人员正好出现。

华筱筱并没有跟着海成东去医院，她返身回了公司宿舍，一路上，她想起那些曾经有过的美好，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

正在她伤心的时候，泰谦突然打来电话，问她在哪儿，说他到公司里接她去玩，却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儿。

华筱筱赶紧将微笑堆在脸上："我回家去拿点东西，这会儿正赶回来，可能要半小时左右才能到。"

"你现在哪个方位，你在下一站下车，在车站上等我，我来接你。"

华筱筱往四周看了眼，确定了自己的方位后告诉泰谦，然后问他："你要带我去哪儿玩儿？"

"我要送你一个惊喜，你等着我，我马上就来了。"

泰谦究竟要送什么惊喜给自己呢？做朋友这么久了，他从来没说过要送自己礼物，今天怎么突然想起送自己惊喜呢？难道他……

胡初安这些天真的心急到了顶点，在工地干活也是心神不宁的。就算坐下来打开电脑，他也不知道干什么。

王静见他这个样子，就忍不住关心地问他："安，你究竟怎么了？"

"哦，没什么，家里发生了一点小事儿，我明天要回家一次。"

"什么时候回来？"

"我妈病了，这一次可能耽搁的时间要久一点，你要保重你自己。"

“你走了，我就不敢到这儿来睡了，怎么办？要不我和你一起回去看看你妈？”

“我倒是想让你和我一块儿回去，只是你的工作怎么办？老板会答应你走么？”

“耽搁几天而已，我又没卖给他，他凭啥不让人家休假？”王静挺不在乎。

“我看还是算了吧，等我妈病好了，我再带你回去。她现在病中，你去了她也不认识你。”胡初安说的是实话，可在王静看来却是在故意搪塞她。

“到现在你都不愿意让我为你分担一些忧愁，为什么？”王静实在有些想不通。

“不是我不愿意，确实是因为时间不合适，我怕我妈的病吓着你，再说，我还没跟她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这突然间带一个女朋友回去，会不会让她病得更严重……”

“啥，我又不是吃人的妖精，还会吓坏了她不成？”王静这下子生气了，“就算你不想让我去，也不必把借口说得这么让人不舒服是吧，我还说，如果我去了，给你妈冲冲喜，说不定她一下子就好了，这谁说得清呢？”

胡初安没想到自己无意中说的真话会让王静这么不高兴，赶紧继续解释：“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我妈这病是受刺激而生的，医生说了，她完全康复前，千万不能再受到什么刺激，不管是喜是忧的刺激都可能让她突然之间血液上涌而造成神智再度不清。所以，静，你要原谅，这次你就暂时不要跟着我回去看她，如果我没在这儿，你确实害怕，你就回家一次怎么样？”

“既然是这样，我也就不勉强了，等你妈好了，我再去吧。要说让我回去，我倒是想回去看看我爸。”王静突然间觉得出门这么久了，也不知道父亲在家可好。

“那你明天一早去给老板请假，要是他准假，我就把你送回去我再回去。”

“算了吧，中午特别忙，他肯定不会让我走的，我还是下午再走。你也不要送了，早些回去早些回来。”王静抱住胡初安，开始索吻。

胡初安原本没有多少心境，这会儿见王静高兴一点了，他也跟着兴奋

起来，王静的嘴唇一接触到他的嘴唇，一种湿热的感觉就迅速让他膨胀起来。可是，王静晚上肯定吃了韭菜，残留在口中的味道让胡初安有点不舒服，他迅速调整作战方案，嘴巴从王静脸部下移，一直从脖子拱到了胸部，两团绵软清香的半坡状肉球让胡初安更是兴奋。

王静坐在胡初安大腿上，伸手褪下他的短裤，一把抓住他的热兵器，胡初安忍不住轻轻地啊了一声……

两人的缠绵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终于疲惫而又温软地睡去。

六点，胡初安再也睡不着了，王静也醒了，她抱住胡初安想再来一次，可他一点兴致也没有："算了吧，你一会儿还要上班，等我回来再弄。"

"不嘛，你这一次回去不知道要等几天才回来，你让人家好难忍受嘛！"王静嘟着嘴说着，一脸不高兴。

胡初安捏着她的鼻子，微笑着说："哎呀，我的小狐狸精，你怎么就那么骚呢！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是确实痒了，从饭馆子里拿一根黄瓜回来不就解决问题了？"

"不要嘛，我就要你这根黄瓜！"王静紧紧地抱住胡初安，又伸手去抓胡初安的命根子。

胡初安见确实是躲不过了，就翻身趴到她身上："好吧，天快亮了，咱们速战速决！"

正到紧要关头，却突然听见外边有钢管落地的声音，两人一惊，不自觉地停了下来，短短几秒钟后，胡初安又要开始动作时，却又听到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夹杂着几个人的声音响起："有人偷钢管，往那个方向跑了！"

"抓贼呢，管他的，来……"王静抱紧胡初安，扭动着腰肢。

经过如此折腾，胡初安再也提不起精神了，抬头往外边一看，天已经麻麻亮了，他赶紧起来："起来吧，你一会儿要上班，我也得走了。"

胡初安走了后，王静一早上班就给老板请假说要回去。老板问她为什么突然要回去。

"我安哥回去看他妈了，我一个人睡工地不完全，我也害怕。"

"如果你不是非要回去的话，晚上你可以在后堂搭个铺将就睡几个晚上呢。"老板还是挺人性的。

“那好吧，我就是回去也没什么事儿。”王静昨晚想回去看父亲的想法早已经消失得没有了踪影，她本来也害怕回去面对后娘看自己时那有些恶毒的眼神，就好像她随时都可能从家里偷什么东西一样。

老板的好心无意中给了王静一个知道胡初安这段时间的秘密的机会。

隔天晚上，工地有人加班，十一点左右，有十多个人到饭馆来加餐，其中有一个长得很帅的，笑起来很迷人的小伙子，王静只听到其他人叫他老宁，却并不知道他叫宁什么。每次他来吃饭，王静都喜欢多看他几眼，和他对视着笑笑，却未曾说过除了点菜以外的其他话。

几个人边吃边聊天，王静也没多少事儿，就坐在旁边看电视。

老宁抓了一把花生走到她旁边坐下：“美女，来，吃些花生。”

王静回头一笑：“谢谢。”

“你老公今天没上班呢。”

“他回去看他老妈了。”

“可能不只是看他老妈那么简单吧，你是他女朋友，如果只是看他老妈，怎么会不让你一块儿去呢？”老宁看着王静，有意无意地说着。

王静也不好把胡初安的老妈究竟生的是什么病告诉别人，但也确实不知道如何回答他这个问题，只得含糊地说：“我也要工作，他不让回去就不去了。”

“我倒是听说，胡初安的父亲因为赌博打伤了人，他起先给人赔了二十万块钱，这段时间在打官司，要他再赔二十万呢！”老宁并不知道王静不知道这些事儿，想着他们两人早已经是同居关系，和两口子没什么区别，不可能这么大的家事都不知道吧。

王静瞪大了眼睛：“哪有的事儿，就算把胡初安卖了，他也值不了二十万呢，他拿什么钱去赔人家？再说如果他有几十万块钱，他干吗还要这么拼命地在工地干活，不如回家开个苍蝇馆子也比干活来钱，还自由得很！”

王静哪里会相信老宁的话，自己和胡初安每天都睡在一起，他若真的因为赔钱的事儿回去，怎么不可能不对自己说，虽然前不久他突然买了台电脑，但他也不像是有几十万家当的人！

“哎呀，你不相信就算了，我们工地上，有人就是和那个被打的人是一个生产队的。听说，胡初安的父亲把人打伤以后，自个儿逃跑了，却把烂摊子让胡初安来收拾。他一下子就给了那人二十万，想私了，谁知那人血盆大口张得太开了，还想要更多的钱，这下子够胡初安受的了。我们就一直在猜想，他小子究竟哪儿来那么多钱。”

“就是，就他那个穷酸样，平时包里拿得出一百钱都算他生活富裕了，我给他洗衣服，就没从他包里掏出过除了生活费外的其他钱。”王静哪有不知道胡初安的底儿的，“所以你说的那些话我就一点不相信。”

“或许真是他救的那个泰老板帮他的呢。”老宁继续猜想，“要不然就是他小子买彩票突然中了大奖了！真要是那么有钱了，他可就对不起咱们这帮兄弟了，连杯酒都舍不得请我们！”

听老宁说买彩票的事儿，王静突然想起自己才来这儿那次买彩票的事儿，只是听胡初安说彩票一分钱都没中，自己也就没去在意，可从那次以后，王静就总觉得胡初安做事有些神秘，而且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胡初安干活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尽心了，难道……

王静越想越觉得老宁的话有些意思，她再也静不下心来了。

看到王静走神，老宁用肘靠了她一下：“想什么呢？如果他那么有钱却不给你说，我倒是有些怀疑他对你的爱呢！”

王静真的有些傻眼了，抬头看着电视里，男女主人公正在亲吻，她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委屈！胡初安你既然不爱我，这么对不起我，那我也用不着那么傻。

“你还知道一些什么消息，要不一会儿我下班了，你和我一起去我睡的地方，一并告诉我如何？”王静突然间决定，她一定要打听到更多关于胡初安的事儿！

老宁一听这话，轮到他发愣了，可很快他就镇静下来，看到其他人都在喝酒，没人注意他们俩，他就认真地点了点头。

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这话一点也不假。

就算你胡初安瞒得住你中奖的事儿，可是你给人钱治病，又在家里想修房子的这类事儿可是摆在别人面前的，你又怎么能堵得住别人的嘴不让

说，堵得住别人的心，不让去猜想呢？

王静从老宁嘴里知道了胡初安想在家里修房子，可修房子的钱却被父亲胡华光拿去赌博，以至于伤人的全部事实，还听他说，胡初安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同一个穿着光鲜的年轻人在一起到酒楼茶楼宾馆里去潇洒，虽然大家都不知道他们俩究竟在干什么，但大家都是有眼睛的人，你胡初安和人家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人，居然能那么亲近地走在一起，其中肯定有猫腻！

听完这些，王静简直就要气炸了，可是再气又有什么用，胡初安又不在身边，想要发气也找不到对头。

坐在对面的老宁色眯眯地看着她："你们俩是情人关系，他居然都不告诉你这些事儿？可见他还没有我爱你爱得深！"

王静听到这句表白，心儿跳得更快，可脸却并不曾发烫，她抬手拍着自己身边的位置，示意老宁坐在她身边："我有一个计划，希望你能帮我。"

"我若帮了你，你怎么报答我？"

"你不就是想让我陪你睡觉么？不过，咱们的事儿先暂时不能让他知道。"王静突然间觉得自己太不值了，如果胡初安真是中了奖，却不告诉自己，那就是他在对不起自己，她要报复胡初安！

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可感情究竟是种什么物质，有没有重量，有没有形状，这可是谁也说不清楚的。要说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生存规则是条真理，那么你随口吐出的一口唾沫究竟会影响多少生灵，恐怕更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13　犯罪事实

感情只能慢慢培养，也只有慢慢培养起来的感情才是牢固的。而感情培养显然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的，任何一方有了不配合都会让感情一如襁褓中的婴儿般易夭折；就算勉强度过了危险期，那也终究有一个永恒的疤。

海成东与华筱筱的感情是在工作中慢慢培养起来的，但在两人培养感情之初，就遭到了华筱筱父母的反对，这段感情虽然暗中结了果，但却是见不得天日的，一旦遇到意外，这样的果实就只能枯萎，落地却不能生根，而只有腐烂。

华筱筱被泰谦拉去培养感情，虽然华筱筱当初并非自愿，但生活所迫，当她不得不侧目这个比海成东更优秀的男人时，她感情的转变就有了突破口，这也不能怪华筱筱移情别恋，毕竟，没有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持的婚姻生活是难以长久的。

丁如花暗恋的人并不喜欢她，为了报复，她不得不采用非常手段，得到一次算一次。生活本来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冒险，战胜困难就会得到一次惊喜与快乐，不管那种短暂的幸福能持续多久，它都将是生命中永远难忘的体验。为了今后的生活更好过，丁如花得抓住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杨劲是一个机会，抓得住抓不住并不在功夫多深，而在于智慧的多少。

杨劲能被丁如花俘获，并不是杨劲有多花心，而是杨劲虽然外表强劲干练，可实则因为生意难做，他也不得不屈从于别人向他施加的压力。他想与柳小颖培养一种真正的感情，可是他却并不知道柳小颖之于他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心理。

柳小颖原本想找到杨劲借了种以后，就悄然消失，可是一回到家就被家人冷落谩骂甚至于无视，她就不得不重新审视与杨劲的感情。可是杨劲究竟是不是梅娉婷说的那样，有着让人无法接受的过去呢？关于这一点，柳小颖依然还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爱屋及乌，爱一个人就得容忍他的缺点与过去，这一点柳小颖对马腾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马腾渊对柳小颖的突然不辞而别，原本并没有想到什么，可当他一边打着游戏一边听着母亲的数落时，他突然觉得母亲的话也不无道理：为什么柳小颖会在那次突然离家隔段日子回来后，说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可又没说究竟是什么工作呢？如果真是有工作做，凭她的个性，怎么会不可能念叨一些工作中遇到的事儿？她是不是真的有了外遇？一想到这些，马腾渊突然间打了一个抖，电脑上有人在 Q 他，他也没有在意了。

马腾渊决定去看看老婆究竟做的是什么工作。

这两天，马腾渊几乎早中晚都给柳小颖打一次电话，打电话的目的也只是问候她今天过得怎么样，有没有想家一类的日常话。

柳小颖起初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是当杨劲在身边时，她就不得不小心应付。电话一响，她就拿着电话去外边，或者去卫生间。她让马腾渊没事别打电话，影响她的工作，可马腾渊照样一日三次电话。

几天以后，柳小颖的异常终于还是引起了杨劲的注意，他多了一个心眼，终于听到柳小颖在对着电话哀求对方："你别这样好不好，我得工作，我有自己的作息时间，过一段时间，你妈不再那么骂我了，我自然就回来了。"杨劲瞪大了眼睛，柳小颖是有夫之妇！她可是一直都瞒着自己的！想想从认识到现在，自己也并没有好好地问过她，这也不能怪她瞒着自己呢！柳小颖换了一副面孔坐到杨劲面前时，杨劲脸上少了微笑，冷冷地看着她。"我一直真心对你，你为什么还要瞒着我？"

"我瞒你什么了？"柳小颖心里一紧，他知道什么了？

"你刚才是不是和你丈夫打电话？"杨劲注视着柳小颖，看她究竟有些什么神情变化。柳小颖愣了一下，突然轻轻地笑了："你可别说我瞒你，你什么时候真正关心过我，问过我有些什么情况？你想说你喜欢我是吧？说实话，我也是在第一眼看到你时就喜欢你了，可是当时我只想找你借点

东西……你别紧张，不是找你借钱，我这人不是爱钱的人。我和丈夫结婚几年了，可一直没有生育，我婆婆老是骂我，我丈夫又不去医院检查，究竟是什么原因，他就想玩儿，不想要小孩儿，所以我才想出这一招，我就想看看，我究竟是不是不能生育……”柳小颖一激动，突然心里一阵翻腾，她有一种想吐的感觉，她赶紧起身向卫生间跑去，可是干呕了好一会儿，居然什么也没有吐出来。

杨劲关切地站在她身后：“好些了没有，我并没有怪你什么，我只是觉得我们之间应该坦诚一些。”

“你跟我说的你的生活都是真的？”

“当然。”

“可我听人说，你天涯海角都有情人，你身边的花儿有不少，你真正爱的女人究竟有多少？”

“你信我还是信别人？”杨劲从身后抱着她，“对你，我什么时候亏待你了？”

“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说实话，你给了我很多快乐。我原本并不想和你有感情的，可是现在我真的很舍不得离开你。”柳小颖转身双手搭在杨劲肩头，“要是我没有丈夫，我一定会嫁给你！”

“你和他离了不就行了？”

“不，我还是很爱他的，他也很爱我！”柳小颖摇了摇头。

“可是你现在已经有了我的孩子，他还会爱你么？”杨劲摸着她的肚子。

这句话让柳小颖清醒了不少，是啊，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是杨劲的，如果这个事实让马腾渊知道了，会有什么结果？杨劲让柳小颖好好考虑一下，他不认为她现在回去以后，生活会因为有了孩子而改变，相反，他的丈夫可能会不再爱她，而婆婆只会因为她有了别人的孩子而骂得更凶，外人又会怎么说？这些，都是摆在柳小颖面前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马腾渊依然每天给柳小颖打电话，只是这以后，柳小颖不再避开杨劲，当着杨劲的面和马腾渊说着那些无关痛痒的话。柳小颖哪里知道，几天以后，一个人的突然出现，打破了她所有美好的向往。

丁如花还是时不时地骚扰杨劲，可有柳小颖在杨劲身边的时候，她是

无法得手的。所以杨劲几乎片刻都不让柳小颖离开自己，他把她当成了挡箭牌。杨劲和泰谦在办公室里商量着工程合作的问题，丁如花一直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注意着他们俩的动静。当她看到杨劲离开办公室向卫生间走去时，她马上跟在了后边。杨劲从卫生间一出来，马上就被丁如花拦住。

“你这些天干吗要躲着我？”丁如花火辣辣的目光直射杨劲心里。

“我天天都在这儿走来走去，我哪儿就躲着你了？”

“可你却不愿意和我说话。”

“我们之间还是保持一些距离的好，你想想，万一你被泰总怀疑了，我们之间的合作还能搞得成么？”

“那你今天晚上来和我喝酒。”

“晚上我得陪小颖，她这段时间需要我的照顾。”

“她好好的，哪里就需要照顾了，你是不想和我在一起了吧？”

“不是，她真的需要照顾，再说我也找不到什么借口晚上出门的。”

“我去告诉她，今天晚上有应酬，让她在家等你就是。”

“这种把戏还是少玩的好，免得被人利用。要不，等我们的合作成功了后，我再一次性满足你怎么样？”

“我需要的是过程的积累，我并不需要一次性的满足！”

“那这事儿还真的不好办了。要不，我去比着我的尺寸，给你买一个玩具？”杨劲开起了玩笑。

丁如花猛地打了他一下：“去你的！”

泰谦突然出现在卫生间门口，看到两人的亲热行为，他咳了一声。

杨劲猛然回头：“泰总……”丁如花瞟了一眼泰谦，转身就走了。

泰谦站到杨劲面前，似笑非笑地说：“杨总，你比我当年还风流啊。不过，我可告诉你，柳小颖是个好女人，其他人嘛，你得小心一点。”

“你们之间不是有过一段过去么？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信任她？”泰谦站到小便池边，杨劲也假装小解。

“我连我自己都很怀疑，我还能信任谁？”泰谦盯了他一眼，“你要解几次？”

杨劲尴尬道：“我这不是陪领导么，好让你不寂寞呢！”

“咱们有合作关系，我和你也能算是朋友，对吧？所以，我以朋友的身份告诉你，凡事要信自己的实力，要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不要信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泰谦洗手，注意着镜子中站在自己身后的杨劲。

杨劲微笑着，可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难道自己和丁如花的事儿，他真看出了什么端倪？

“我什么时候都相信自己的呢，至于说道德底线嘛，我觉得我自从有了柳小颖后，连出去应酬的时间都少得多了。”杨劲听出了泰谦话里的意思，他玩起了偷换概念的游戏。

“真的么？但愿你说的都是真的。”泰谦拉了他一把，“走吧，继续商量我们的事儿，这些事儿，以后就别说了，你在做，别人在看，没有什么事能瞒得过别人的眼睛，瞒得过天地。”

“哎呀，我的泰总，你这话说得就好像我在搞什么阴谋一样，如果你真是怀疑我在背着你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现在就给一句痛快话！”

“别激动，你千万别激动，我只是以事实在说理，就刚才你做的那事，这儿可是公司，人来人往的，眼睛可多着呢，难免不会被人看到，这要让柳小颖知道了，你说说，你还能保得住哪个？”泰谦原来说的是丁如花的事儿。杨劲吓出了一身冷汗，以为泰谦说的是和丁如花暗中搞鬼的事儿！

“呵呵，呵呵……”杨劲松了一口气，尴尬地笑笑，“放心，泰总，我有分寸。”当两人又回到办公室后不久，外边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女的，说是要找泰总。

分寸，是需要把握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这样，一旦失去准心，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果你再想纠正，恐怕困难就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了！胡初安思想倒是周密，他原以为自己有钱的事儿是瞒得密不透风的，可是你瞒得过心，却瞒不过眼睛。

除非你拿着钱，一分也不用，存在银行里，继续打你的工，埋头干个十年八年，然后把那钱拿出来用，可能怀疑的人会少一点。这如今，一个小打工的，顶多一个月挣个三千块钱左右，却突然之间就能拿出二十多万给人治伤，能不让人怀疑么？

王静从老宁那儿听来的关于胡初安的事儿，让她坚信胡初安并不爱自

己，所以才对她隐瞒他有钱的事实！王静对工地的工头不是很熟，所以她要老宁帮忙，设法找工头问到了泰谦公司的地址。

这一天，王静向老板请假，说父亲病了，她要回家看一下。老板给了她一部分工资，王静非要老宁请了一天假，陪她到城里到处看看。

费了很大的劲儿，王静找到了泰氏工程公司。

王静和老宁在公司里东张西望的时候，坐在休息室里等着杨劲的柳小颖突然觉得王静很面熟，就走了过来。柳小颖打量着王静："你……找谁？"

王静突然笑了起来，拉着她的手："哎呀，柳姐姐，你怎么会在这儿！不认识我了么？我是王静呀，在车祸中，我受伤了，你还来看过我呢！"

柳小颖这才定睛看清楚了，真是王静："哎呀，这么久不见，你漂亮多了！"

"没以前那么土了是吧？在城里生活了这么长一段日子，当然得改变一些呢。柳姐姐，你在这儿工作？"王静真是欣喜极了。

"不是，我在这儿等人。你来这儿干什么？这位是……"柳小颖看了一眼旁边的老宁。王静不好意思地笑了："这位是胡初安的工友，他陪我来的。""胡初安？救你的那个小伙子？"

"是啊，他在工地干活儿，干得好好的，可是突然就失踪了，打电话也不接，不知道跑哪儿发财去了，听说他同泰总的关系不错，所以我来问问，看泰总知道不。"王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说出的话像真的一样。

"哦，是那样啊，这些天我都陪朋友在这儿和泰总在一起，没见他来过呢。或许泰总让手下人安排他在哪个工地干活儿也说不定呢。你直接去找泰总吧。走，我带你去。"

"谢谢柳姐姐！"王静拉着柳小颖的胳膊，三人向泰谦的办公室走去。

"你和胡初安是不是已经好上了？"

"好又有什么用，人家都不当我是个人，我就是再想和人家好，那也得人家愿意不是？"王静心里很委屈。

"哎呀，总是有点误会吧。你先找到他再说，好好商量，好好说话，能遇到一起就是缘分。"王静带着二人到了泰总办公室外，"你俩等一下，我先看泰总在忙什么。"

柳小颖轻轻推开泰谦的门，见杨劲和泰谦正在喝茶。

“泰总，有个和胡初安相识的女人来找你有点事儿要问，你现在有空么？”

“谁呀？”泰谦有些奇怪，自从那次送胡初安回去以后，他几乎就想不起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要不是父亲时不时地告诫他要记恩，恐怕他还真的忘记了曾经告诉胡初安的，有困难就来找他的话。

这会儿和胡初安相识的女人来找自己，是不是胡初安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当王静站在泰谦面前时，他确实不认识这个女人。

王静笑着问泰谦：“泰总，你好，我来找你，就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给胡初安安排了新工作？”

“没有呀。最近胡初安都没来找过我呢。你……”泰谦皱起了眉头。

“可他已经好多天都没有消息了，”王静几乎要哭了，“他妈妈生病在医院里，被他爸打伤的人又要告他，你已经借给他二十万治伤了，可那人还要二十万！”

“什么？我什么时候借给他二十万了？他根本就没来找过我，我哪就借钱给他呢？”

“什么，你没借过钱给他呀，那他哪儿借的钱给人家治病呢？该不会是借的高利贷，还不起了，就被人杀了呢！”王静急了，开始擦眼泪。

泰谦赶紧安慰她：“你先别急，你说他家出事儿了，问题很严重么？”

王静将从老宁那儿听来的胡初安家的事儿从头到尾复述了一遍，最后她将胡初安突然之间就失踪的事儿说成肯定是为了去筹集钱才不得已离开自己的，她本意是想引起泰谦的高度重视，可她哪儿知道，就在她说胡初安找他借二十万的时候，泰谦就已经开始重视这个事儿了。

泰谦认为，胡初安肯定不会有能力去借高利贷，那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会不会是父亲瞒着自己借钱给他的呢？真要是那样，那想让胡初安还清那笔钱，他非得给自己打工十多年了！

泰谦安慰了一会儿王静，让她回去等消息，他一有胡初安的消息，就会马上告诉她。

王静和老宁一走出泰氏公司的办公室，两人就长舒一口气。

“怎么样，我的办法有效吧，这下子你知道人家究竟爱不爱你了吧。要不是我给你想办法，你会一直被蒙在鼓里！”老宁得意地说。

“只是我在想，他哪儿来那么多钱？”王静咬牙切齿地说。

“别人猜得不错，他肯定发了横财！人家泰总都没有借钱给他，其他人谁能借钱给他？他要是一个什么大老板，还有还钱的可能；可他就是一个打工仔，二十万呢，不吃不喝地干活，他也要还上十多年才还得完呢！这如今人家觉得他给钱大方，还要二十万，就算把胡初安拿去卖了，他也值不到那多钱呢！”老宁的分析很有道理。

王静皱紧了眉头，她暗下决心，非得弄清楚胡初安究竟是怎么回事。

胡初安做梦也没有想到王静居然会给他来这一招。因为处理那个被打伤的人的事儿，他不得不听从朋友的建议，向一个律师进行了咨询，并给了律师一笔好处费，律师答应帮他将对方的事儿摆平。

胡初安在医院里陪着母亲治病，每天安慰她，陪着她说话。栾光燕不停地念叨：“你爸把你的钱输光了！输得咱们再也没有房子住了！你爸还打伤了人，你别去管，让他自己去给人治伤！”

她反反复复地说着同样的话，目光呆滞，神智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不清醒时连胡初安都认不太清楚，总是拉着胡初安的手说：“医生，你给我一点安眠药，我要让他爸一天到晚在家睡觉，免得出去赌博。”

胡初安真的很伤心，不住地安慰她：“妈，你别担心给人治病的事儿，我已经处理好了，你就好好地安心地养病吧，等你病好了，我给你带个儿媳妇回来。”

“家里连房子都没有，你把媳妇带回来又住哪儿呢？”清醒时，她会和儿子说些看似很正常的话，“不行，以后再也不能让你父亲去买材料修房子了，你要亲自去买，你也别把钱让我管着，你爸会想方设法从我手里把钱拿走的！”

唉，父亲都吓得不知道跑到哪儿去藏着了，胡初安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担心他的安危。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这如今只有等律师消息，如果那边处理好了，再想法把父亲找回来就是了。

时隔一天后，胡初安接到律师的电话说，他已经处理好了，只要胡初

安再拿出三万块钱，律师会让他写一张不再找胡家麻烦的保证书。

三万就三万吧，折财免灾只要人还活着，就没有挣不回来的钱。

胡初安答应了律师的调解，又给律师拿去三万块钱，托他全权处理好这个事。至此，胡华光因赌博失手打伤人的事儿有了结束。

很快这个消息就通过老宁的嘴传到了王静的耳朵里。

晚上，胡初安刚从精神病医院里回家，正在煮面条吃时，王静打来了电话。“安哥，你怎么还不回来呀，我好替你担心呢。”

“没啥，这两天我妈好一点我就回工地继续干活儿，陪着你。”

“安哥，我听说你爸打伤人的事儿，你赔了人家二十三万，你哪儿来那么多钱？”

胡初安一愣，这事儿可传得真快，自己下午才托律师处理好，她怎么就知道了呢？“你是听谁说的？”

“你先别管我是怎么听到的消息，你只说你是哪儿找的钱？要是你真是借了那么多钱，你这辈子光还那个钱都得累得死去活来的！”

“泰总答应帮助我，等我家里的事儿处理好了，我就去他的公司帮他干活儿。”

“你又不是什么技术人才，你有啥本事能很快挣够那二十多万呢？你是不是买彩票什么的，中了大奖了？”王静一步一步地套胡初安的话。

胡初安还是没有打算告诉王静钱的来源：“你别管我哪儿来的钱，反正不是偷的不是抢的，我会用我这辈子的努力去挣那笔钱的。”

“你可别想让我帮你一起挣钱还债！”王静似是嗔怪的话语，让胡初安猛然间背心一冷，“谁借的钱谁去还，别想用我累死累活挣的钱还债！”

“你这样说有意思么？那是我父亲，如果我不管他，他就会被人告了，被抓进去坐牢！如果是你父亲，你真的就忍心不管？”胡初安有些生气，但声音还是那样平静。

“如果我父亲敢像你父亲那样去赌博，还给我弄一屁股债的话，就休想我这辈子再认他！”王静的话斩钉截铁，让胡初安更心冷了！

这样的女人，是因为年轻不懂事，还是真的那样冷酷无情？幸好两人只是同居，并没有真正说到谈婚论嫁那个事儿上。

胡初安真的有些后悔认识王静了。不久他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证实了他的猜想，王静已经通过别的渠道知道他有钱了。

王静的为人，让杨劲和柳小颖也感到惊讶。

两人在泰谦的办公室见到王静追问他胡初安的钱的来源时，杨劲皱着眉头想了又想。时隔几日后，杨劲还一直为胡初安担心。两人在回住处的路上，突然又就此事有了一番对话。

杨劲问道："小颖，你觉得胡初安那个人怎么样？"

"挺热心的一个人，是个好小伙子，只是老天太不公平了，怎么会给他出那样大的难题？"

"有一天我在太白茶楼那边碰到他和海成东在谈业务，他就一定要请我喝酒，其实也就是在那一天我才真正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他和海成东在谈业务？他一个老老实实的打工者，他能有什么业务？"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总觉得海成东那个人太滑了，胡初安如果和他做什么业务，肯定是要受欺负的。"

"你有没有他的电话，要不要提醒他一下，王静已经找到泰总那儿了，咱们也算是做点好事吧。"

"你没听说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么，就是因为找不到他，人家才找到那儿去的。就算我有电话号码，也找不到人呢！"

"试试吧，或许真能帮助到他呢。"柳小颖极力让杨劲给胡初安打个电话。杨劲拿出电话，找到胡初安的电话号码一拨，居然通了。

"哎呀，杨总，你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呢，我还以为你已经把我忘了呢！"胡初安在电话那头很是惊讶的声音。

"咱们不是已经是朋友了么，怎么可能说忘就忘了呢？我还真以为你失踪了呢，小颖让我试试，这才试着给你打电话的。"

"我失踪了？谁说我失踪了？我的电话一直都是通的呀！"胡初安很是奇怪，一时摸不着头脑。

"前两天，王静和一个男人找到泰总的公司里，当时刚好我俩也在现场，她问泰总看到你没有，说你已经失踪几天了，还问你是不是找泰总借

了二十万给别人治伤……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借那么多钱真是给人治伤？”

“哦，那事儿已经处理好了。你说王静和一个男人去找泰总？那男人长什么样？”胡初安的语气明显有些担心，也夹杂着愤怒。

“你也别急，她说那人是你工友。”

柳小颖突然插了一句：“哦，对了，听王静说那人叫什么老宁。”

“小颖说那男的叫老宁。他真是你工友？”

“是在一个工地上干活儿的。”胡初安什么都明白了，自己一直纳闷为什么给人钱治伤的事儿很快就让王静知道了，原来真是老宁说的。“杨总，谢谢你给我打来这个电话。”

“你没跟王静说你家里发生的事么？”杨劲有些奇怪了。

“我和她也就是朋友关系而已，和她说也解决不了问题，又有什么用呢？”

“可是我听她的意思，好像你俩感情非同一般呢！”

“呵呵，杨总，有些话不好说。如果她真是和我是感情非同一般的人，她用得着想方设法去找别人怀疑我么？”

“你和海成东业务谈得怎么样了？”

“我哪有业务和他往来呢。这段时间我妈生病，我很多天没和他联系了，不知道他生意做得怎么样了。杨总，你要有什么业务的话，可以和他谈谈呢！”胡初安不失时机地避开危机。

“呵呵，我们公司是做建筑的，应该不在他的业务范围内吧。还想提醒你一句，你真要是用钱和他做生意，你一定得小心一点。”杨劲也不好说海成东不对劲儿，他只能告诫胡初安别太相信别人。

“谢谢杨总提醒，过些天我回工地时，一定联系你和泰总，咱们去喝茶，我请客。”

“那好吧，你自己保重，改天再见。”杨劲挂了电话，对柳小颖说：“我看他是个太没心眼儿的人，说不定王静正因为钱的事儿和他闹别扭呢！”

“要是胡初安真的找什么人借了那么多钱而没和王静商量的话，他俩的事估计得黄。你想啊，看王静那个样子就不是愿意吃苦的人，她肯定不愿意嫁给胡初安就和他一起挣钱还债。”

两人回到住处，开始动手弄吃的。

正当两人说说笑笑地忙着时，突然有人敲门。

杨劲起身去开门，见门外站着一个男子，他眼神里有些愤怒："柳小颖是不是住在这儿？"

"是啊，你谁呀，找她什么事儿？"杨劲奇怪极了。

"我就找她说几句话，你帮我叫她吧。"

柳小颖在屋里听到外边的对话，听到熟悉的声音，她猛地开始发抖。

杨劲见对方不太友好，也没打主意让他进屋，向屋里叫了一声："小颖，有人找你说句话，你出来和他说吧。"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柳小颖拿在手里的菜刀掉在了地上，咣当声随即传来。

杨劲突然发愣，这人究竟是谁，为什么能让柳小颖受惊而掉刀？他迟疑着回身往屋里走时，那人也听到了屋里的动静，他很快就跟在杨劲身后出现在柳小颖面前。

杨劲见柳小颖浑身发抖："小颖，你这是怎么了？"

"这就是你找的保姆工作？"那人也看着柳小颖，愤怒地问道。

杨劲猛地看着那人，那张娃娃脸上呈现的愤怒把他心底的恨一览无余地摆了出来，他那并不算茁壮的身子很明显是因为愤怒同样在发抖。

"什么保姆工作？你是她什么人？"杨劲看着来人，很不高兴地问道。

"我是她什么人？你就没问过她？"那人将目光移向杨劲，"我和她结婚几年了，你和她才认识多久？你哪有资格质问我？"

杨劲见柳小颖浑身发抖，他什么都明白了，他轻轻地拍着柳小颖说："我早料到你是有丈夫的人，也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走吧，咱们到客厅去，把这事说说明白。"

杨劲起身往客厅走去，柳小颖缩在厨房里，她明显因为害怕而发抖，所以不敢看丈夫马腾渊。

马腾渊心里的怒火已经将他烧得浑身发烫，他渐渐失去了理智。

杨劲从他身边走向客厅时，他差一点就想将他按住，可见他身形比自己高大了许多，他略一迟疑，杨劲已经走了过去，他失去了机会。

看到地上明晃晃的刀，马腾渊在脑子里盘算着。

“小颖，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俩那么相爱，你却要这样对我？”马腾渊向她走了过去。

“我们相爱又有什么用，咱们几年来一直没生有孩子，你妈把我当成是绝了你家香火的罪人，只要你不在家，她骂得好难听，你知道么？”柳小颖不敢看马腾渊眼睛，躲避着他伸向自己的手。

“并不是我不能生育，我是悄悄地做了长久避孕措施的，我就想多玩几年，想不到让你受苦了！”马腾渊的话让柳小颖很是吃惊。

“你干吗不早说？”柳小颖猛地看着他，“我确实受不了你妈的辱骂，才决定找杨哥借种的……”

“什么，借种？这种事儿你也想得出来？”马腾渊突然一把抓住柳小颖的胳膊，愤怒地摇晃着她，“我就想我并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却给我来这一招，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呀！”

马腾渊举起拳头就向柳小颖打去，柳小颖努力忍住，不叫出声，任凭他打着。

打了几拳后，见柳小颖不但不反抗，也不躲避，他就抓起柳小颖的头发想把她按倒在地上继续打，这时杨劲在客厅里听到厨房的动静不对，猛然出现在门口，他见马腾渊如此欺负柳小颖，忍无可忍就冲上去一把抱住马腾渊。

“你凭什么打她，你有什么资格乱打人？”

马腾渊被杨劲一抱起来，双脚就腾空了，他在空中乱踢：“她是我老婆，她背着我偷人，我怎么就没资格打我的人！你算老几，老子的家事儿轮得到你来管！”

马腾渊乱踢的脚，在狭窄的厨房里猛然间踢在柳小颖身上，她哎呀一声，护住自己的肚子，蹲下了身子。

杨劲见柳小颖痛苦的表情，又用双手护住肚子，他知道肯定马腾渊肯定踢中了她的腹部，愤怒让他眼珠子都红了，他将马腾渊使劲往地上一摔：“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马腾渊被横着摔在地上，他也顾不得疼了，伸手就抓起地上的菜刀，

挥舞着向杨劲砍去。

慌乱中，杨劲无处躲闪，刀背落在他的小腿上，疼痛让杨劲更是愤怒，他猛地跪在马腾渊身上，用强有力的手按住他挥舞刀的手，一把抢过刀，“你踢掉了我的孩子，我就要你偿命！”

柳小颖看到杨劲高高举起的刀，吓得大叫起来：“不要啊！”同时她奋不顾身地向杨劲扑来。

杨劲略一迟疑，刀本来是向对准马腾渊的头砍去的，被柳小颖一撞，落势失了准，深深地砍入了马腾渊的肩膀！

马腾渊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杨劲还想把刀拔出来再砍，可刀陷入了骨头，一时没能拔出来，柳小颖抱住杨劲：“你不要杀他，他死了，你也就没了，我这肚子里的孩子，谁来养活呀！”

杨劲一下子清醒了，他起身向客厅跑去，抓起了电话。

柳小颖这才注意到倒在地上马腾渊早已经昏迷，鲜血已经流了一地：“渊，你可不能死呀！你睁开眼睛，你一定要挺住！”

柳小颖手忙脚乱地想要捂住马腾渊的伤口，可是又捂不到点上，慌乱中手背碰到刀口上，倒让她受了伤，她疼得叫了起来。

打完电话后回来的杨劲见柳小颖受伤，心疼得不得了，他一把抓住刀把，往上一使劲，刀拔了下来。

柳小颖害怕他再砍下去，一下子扑到马腾渊身上……

14　毒计丛生

杨劲把刀拔了下来，并没有还要再砍的意思。他见柳小颖突然趴在了马腾渊身上，就扔下刀一把拉住她："小颖，你……"

"你不能杀了他！我不能失去你，也不想让他失去性命！"

"他对你那么狠，你还爱他？"

"是我自己不争气。以前他从来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其实我们之间是有真爱的。"

"你找我只是想借种，就没对我有过真爱？"杨劲帮她捂住手背。

"当初确实只是那么一种想法，可慢慢地我觉得实在是离不开你了，可是又没办法和他说。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柳小颖这会儿才有眼泪往外涌。

"这就够了，只要你是爱我的，就算去坐牢也值了。不过，我希望你能为我留住肚子里的孩子。"杨劲看着她，见她点头了，就埋头去捂住马腾渊肩头的伤口。

"不，我不能让你去坐牢，这故意伤人罪不轻的。我只要承认是我和他两口子之间打架，我误伤他的就行了，反正我肚子里有孩子，他们不可能关我很久的！"

"他呢？他不会照实说么？"杨劲将马腾渊抱起来，走到客厅，放到沙发上。

"他可巴不得让我去坐牢呢，因为我对不起他，对不起他们马家！"柳小颖寸步不离地跟在杨劲身后。

杨劲把马腾渊放好后，这才抓起沙发上的一件衬衣，使劲地裹住他的伤口，又回身拿起一条毛巾，缠住柳小颖手上的伤。

“杨哥，一会儿有人来了，你就按我说的说，不要生出什么枝节。”

“能行么？如果你俩说的不一样，警方会调查的。”

“只要我一口咬定是我们俩打架，警方也没有办法的，你只要照我说的去说就行了，你要答应我！”柳小颖用幽怨的眼神看着杨劲。

杨劲一把将柳小颖拉到自己怀里：“这样可就太委屈你了。”

“我实在是太爱你了，我可不想让你去坐牢，你得抓紧这几年的时间多挣钱，等孩子大一点的时候，要花很多钱的！”

“小颖，我实在是对不起你。”

“你并没有对不起我，真正对不起你的是我。我虽然很早以前就想告诉你，我是有丈夫的，可是我又怕很快失去你，所以我一直就没敢说。”柳小颖先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也有一个正在闹离婚的老婆……这些年我常年在外奔波，忽略了家庭，忽略了她的感受，前年，一个很有钱的男人向她示好，他们俩好上后，她就一直逼我离婚，可是很多年的感情，我又怎么舍得放手，所以我选择逃避，谁知到了这儿，却遇到了你，咱们俩好上后，我认真地思考，既然我和她之间已经没有爱了，我还是决定放手。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我被关进去也好，逃过这一劫也好，我都会爱你一辈子的，我会为你守候！”

柳小颖幸福地依在杨劲怀里：“杨哥……”救护车的声音在街道上响起。杨劲和柳小颖上了古井市的电视新闻。

丁如花看到杨劲在镜头前出现时，她正在沙发上喝果汁，当听到躺在病床上的马腾渊说是杨劲差点杀了他时，她一口果汁呛在了喉咙里，呛得直流眼泪。好一会儿过去了，她才缓过神来。她马上拨打杨劲的电话，关机。她将电话打给了泰谦，泰谦一听，很是吃惊。

这个时候的泰谦正在为自己的事儿伤心，他根本就不想过问别人的事儿，可对方是自己的合作伙伴，而且还算是朋友，怎么着也得关心一下。

杨劲的电话打不通，柳小颖的电话也关机，泰谦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只能给官场上的朋友打去了电话，他被告知，由于马腾渊报案，现在

杨劲和柳小颖都被暂时请到了派出所里，要等事件调查清楚了，他才能去见杨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杨劲为什么要将人砍伤，看来也只有他自己说得清楚了。

这会儿的泰谦，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华筱筱的事儿，他突然间觉得自己是这个世间最大的傻瓜，自从认识了华筱筱以后，他就被她所迷，他倾尽所有感情，就只为博得华筱筱的爱，谁知到头来居然会是一场骗局！

要说泰谦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还得从那天他想送华筱筱礼物时说起。

那一天，泰谦突然心血来潮，他看到丁如花戴着新买的首饰在她面前晃来晃去，就忍不住问了一句："丁主任，你那首饰在哪儿买的？"

"新开的香港首饰店。怎么，你也想给你女朋友买？"

"随便问问，还没那想法。"泰谦漫不经心地说，其实他已经心动，觉得和华筱筱认识这么久了，人家不开口向他要东西，他也没说要给人买点礼物，这已经说不过去了，如果再不想法笼络一下，恐怕都会被别人笑话了。丁如花已经看出了他的心思，笑着说："泰总，不要那么小家子气，女人虽然嘴里不说，可还是希望自己喜欢的人送点什么礼物的，你要是连这点女人心理都不懂，你也就只有打一辈子光棍了！"

丁如花说完就走出了办公室，泰谦想想自己可能也确实有点过分了，还是抓紧时间给华筱筱买点什么礼物吧。华筱筱接到泰谦的电话，自然十分高兴。二人去了首饰店，逛了一圈，泰谦花了五万多块给华筱筱买首饰。

华筱筱惊得眼睛都大了："有这个必要么？只要有个意思就成了，买这么多干吗？"

"我要把你打扮得漂亮一点，我才有面子呀，让你陪着我去那些场合，也显得你很高贵呢！"泰谦欣赏着戴着首饰的华筱筱，突然间觉得她实在是太美了！

"可是，现在大街上抢首饰的事儿经常发生，你觉得我敢戴着这些东西出门么？"华筱筱皱着眉头说。

"那有啥怕的，抢了另外再买就是了！"泰谦很不在乎地说，"钱财可是身外之物，只要你能快乐幸福，就算是花再多的钱我都愿意，只要我出得起。"

“幸福并不是靠钱就能买得到的。”

“对，你这话很有道理，可是，你知道吗，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不管有没有钱，只要有爱，两个人在一起，一次抚摸，一个眼神，都能让人忘记天下所有而感到快乐无比。”泰谦向后退着，想远一点欣赏面前的美人，却不料撞着了身后的一个人。

华筱筱看着泰谦身后的人，突然瞪大了眼睛，愣在了那儿。

泰谦正要回头给人道歉，却听那人说：“筱筱，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哪儿对不起你么？”

泰谦一愣，这人是谁？他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他回头莫名其妙地看着华筱筱：“他是谁？”

“你问我是谁？你知不知道她是我老婆？”那人看着泰谦，一步跨到华筱筱面前，“筱筱，他是不是就是你妈逼你去相亲的人？”

华筱筱终于醒过了神：“海成东，我们之间早就完了，这两天我们就去把手续办了吧！”

“想和我离婚？你想得太容易了吧？如果不是我多了个心眼，跟着你，我怎么会知道你因为找了一个有钱朋友，就想把我甩了，好啊，现在我有一个条件，你如果真要和我离了后嫁给他，那你得给我一百万！这几年我为你付出的辛苦太多了，一百万算是便宜你了！”海成东眼圈都红了！

突然，华筱筱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又吐了一口唾沫在他脸上：“你也值？婚是离定了，你要钱，一分也没有！”

华筱筱突然转身就走了，也不管泰谦是否跟着。泰谦看着还愣在原地的海成东，总觉得这人有些眼熟，可一时又想不起在哪儿看到过，那一头乱发就如同一蓬乱草，丛生的胡子还显示出他是个男人，只是那衣服和裤子就搭配得太不伦不类了！这哪儿像个配得起华筱筱的男人呢！

泰谦醒过神来，正要回头去追华筱筱，海成东冲着他的背影说：“你叫泰谦是吧，我早听说过你的名字，我要早知道她妈逼着她和你相亲，我一定会好好设个局，现如今不用设局了，你如果真是爱她的，就给我一百万，我将离婚协议双手捧到你的面前。”

泰谦头也不回地走了，等他走到自己的车前，却并没有华筱筱的身影。

华筱筱打的回到了自己的宿舍，取下身上所有才买的首饰，放在盒子里，静静地坐着，流泪。然后，她又打的，一言不发地走进泰谦的办公室，将所有首饰放到泰谦面前，说了句“对不起”，转身离开了公司。

自始至终，泰谦都默默地看着华筱筱，她在他的眼里，以前的美丽一瞬间就消失得没有一点踪影了！

这是那个让自己曾经神魂颠倒的女人么？

这是那个突然到来就让自己陷入了爱情旋涡的女人么？

这是那个让自己的世界一瞬间就失去所有色泽的女人么？

这是那个用谎言骗取自己付出所有的感情又亲手将她在自己心中的美好形象打破的女人么？

她那个叫海成东的丈夫，泰谦终于想起来了，他在那次发生车祸后，在医院里见到过一次，后来又在电视里看到过他一次，只是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可是当时的他也算是俊朗帅气，怎么就变得那么猥琐不堪？变得那么贪得无厌？

哦，想起来了，自己曾经听人说，他好像为了得到保险公司的大笔赔款，故意让自己伤得更严重，也不知道他的阴谋得逞了没有。

如果阴谋得逞了，他应该容光焕发才是，怎么可能会是那个形象，也许正是因为他的不作为，才让华筱筱决定要离开他的吧！

如果华筱筱是个自由之身和自己交朋友，或许他还能接受，可是目前的状况就相当于自己就是一个十足的第三者形象，这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侮辱！泰谦失眠了！一连几天他都在思考，自己下一步要怎么走！

可这个时候，杨劲却又出事了，他不得不先放下一些自己的心事，着手关心一下杨劲。

可杨劲的事儿还没有办好的时候，又出了一件让他本不想干却又不得不干的事儿，这件事又是他老子泰青川督促他干的，他也不可能违背。

胡初安的母亲栾光燕稍微好一点后，成天念叨修新房子的事儿。医生对胡初安说，或许他修了新房子，他母亲会好得快一些。

一听这话，胡初安决定先把房子修好再说。

王静听说胡初安要修新房子，暂时不在工地上干活儿了，她找到胡初

安的家，想看看他究竟还有多少钱。

胡初安和王静坐在破院子里的两把破竹椅上。“安哥，你把房子修好了，我们就结婚吧！”王静倚在胡初安怀里，声音很是温柔。

“你可要想好呢，我这房子也是借钱修的，要不是医生说或许有了新房子我妈的病就会好一些，我才不敢借钱修房子呢。你想啊，医她的病我已经借了不少的钱，这如今修房子还得借钱。唉，我常常在想，我要打几辈子工才能还完呢！”胡初安不无忧虑地说。

王静听了老宁的分析，知道胡初安肯定是中了什么大奖，钱并不是借的，只是他不肯说罢了，既然是这样，王静决定顺着他的意思，看什么时候能够从他嘴里套出他究竟中了多少钱的奖。和老宁搅在一起，王静觉得自己是实属无奈，对胡初安，她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感情的，可一想到胡初安居然中奖了也不跟自己说，不把自己当爱人看待，她多少又有些伤心，就像老宁说的，胡初安未必是真爱她，于是她打定了主意：把胡初安榨干！不管他有多少钱，只要他一松口给自己钱，拿到钱她就走人！

哼，谁叫你先对不起人呢！

“安哥，我从看到你的第一眼起，就觉得你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可是，你却并不把我看在眼里，不管你有什么事儿，你都不愿意与我说，你这明显就是把我当成外人呢！你这样做着实让我很是伤心。”

“你也不能这么说，像我这样的打工者，累死累活也挣不了几个钱，家里又是这样的情况，爸爸打伤人逃跑了，妈妈又在生病，我就算跟你说了，你也为我分担不了什么，与其让你跟着我一起不高兴，还不如就我一个人承受这一切。”

“咱们很快就会是一家人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可不愿意看着你累得不死不活的！安哥，就让我和你一起把新房子修好吧！”

“你看现在就只有这么一点材料，地基都弄不好，还差很多材料也差很多钱的。我真的不知道我想修房子的疯狂想法是怎么出来的！可是，我又不可能看着我妈就那么病着，我总得想点办法吧！”胡初安说的是心里话，他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还有多少钱，一天到晚都在医院里刷卡买药，他从来没有去注意昨天花了多少，明天还需要多少，他就想让母亲快些好

起来。为了治好母亲，胡初安有些不择手段了！

有了王静在家里帮着他打理，胡初安很快就将大部分材料采购回来了，当然，还有一部分材料是欠款。

请来工友给自己修房子，几天后他去银行取钱，看到卡上只有七万块钱时，他一下子愣住了！

七万块钱，够干什么？

得留下一部分给母亲治病，他只好取出四万，三万付了材料的欠款，他将一万块给工头时，工头告诉他：现在的人工很贵，你也是在工地打工的，也不是不知道，这一万块钱解决不了问题，你要是连工钱都付不起的话，我可不能保证明天还有人来帮你修房子。

胡初安不好意思地告诉工头："哥啊，你也看到我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不想马上就把工钱给兄弟们，只是确实有些困难。这样吧，明天就给大家答复，肯定会想到办法的！"

工头微笑着说："你给人家治伤都那么大方，说给多少就给多少，既然那么有钱，干吗对大伙儿这么抠呢？我听说你中了大奖，既然中了大奖，大家几年来都在一起干活儿，你的快乐也得让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大家又不是想要分你多少钱，你就请大家伙喝一杯茶，那也是情谊呢，可是你什么时候把大家记在心里过？你和别人去酒楼宾馆大吃大喝，你怎么就连在小饭馆里请大家吃一顿的心都没有呢？"

胡初安尴尬极了："哥，我哪里是中什么大奖呢，确实是有人暗中帮我，要不然，我哪有钱给人治伤和修房子呢！"

工头脸上没有了笑容，冷冷地说："那你再去找他帮你呀，你什么时候有钱了，大家自然就会帮你把房子修好的！"

胡初安无语到了极点！看着正在给自己干活儿的工友们，他这才注意到，大家对他再也没有了以前的那种亲热劲儿，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胡初安和大家都离得很远了！

胡初安认真地思索了一下自己的行为，自从中奖以后，为避免不小心说出秘密，他确实是很少和大家在一起吃饭喝酒，尽情说笑了。其实是自己冷落了大家，这也不怪大家会用冷眼看自己。

想到这里，胡初安赶紧去买了两条三百多的烟，工地上每个工友他都散了一包，并赔着笑脸给大家说对不起。工头拿到两包，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胡初安：你不是说你没钱了么？怎么又想到买这么好的烟讨好大家呢？你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么？

胡初安一听这话，心想糟了，自己怎么就没有好好考虑一下呢？这下子可是欲盖弥彰呢！“哎呀，我的哥啊，你早些时候说的那些话确实有道理，是我因为家里太多的事儿慢待了大家，这不是给大家赔礼道歉么？请兄弟们多多包涵！”

这天晚上，胡初安趁着王静休息时，站在院外给海成东打去电话，告诉他自己急需用钱，希望他从项目里撤一些钱回来，先解决好当前的事儿再说。可海成东告诉他：目前正是紧要关头，撤一分钱出来，就可能有上百倍的损失，他让胡初安再咬紧牙关忍一忍，过几天他就能让胡初安得到一个大金蛋！

胡初安觉得自己确实不能再等了，就将目前自己遇到的困难一股脑儿告诉海成东，让他无论如何先弄十万块钱出来，就算收成少一点，他也要先顾自己的母亲。海成东一听这种情况，他想了想，平静地告诉胡初安：其实他们的投资根本就是陷入了旋涡，赔了一大部分不说，就连买的股票，也跌到了最低点，他现在每天都只能吃两顿饭，他包里连给房租的钱都不够了！说到后来，海成东居然哭了起来！

胡初安呆了，他浑身发抖，手里的电话掉落下来，刚好落在一块大石头上，摔成了几块儿。过了许久，胡初安才定了神，他将电话捡起来，重新装好，可是电话已经坏了，打不出去了。胡初安用王静的电话再拨给海成东时，却被告知，对方已关机！

胡初安这一晚失眠了。隔天，没有拿到工钱的工友们还真是没来给胡初安修房子。他站在院子里，望着只修了一半的房子，心里很不是滋味。

电话还没有修好，他只能又用王静的电话给海成东拨电话，依然无法拨通。

王静注意到胡初安的反常行为，可是又一时不知从何问起，她一直睁大眼睛观察，寻找着机会，想知道胡初安究竟是怎么回事。

“今天他们怎么不来修房子了？”王静实在是忍不住，在胡初安还自己电话时，她问道。

“我没钱付他们工钱，所以暂时不来了。”

“你真没钱付工钱了？”王静有些奇怪，“你要连工钱都付不起，那还修什么房子？当初就不应该急着动工！”

“我是担心我妈的病呢，哪知道他们那么现实，原想都是一起干活儿的人，晚几天付工钱也应该没问题的，可……唉，现在的人啊，简直没钱就是寸步难行啊！”胡初安望着一片狼藉的小院，到处都是散乱的建筑材料，散乱的工具。

王静皱起了眉头：“那你给谁打电话？借钱么？”

“算是吧。”胡初安想都没想就回答道。

“对方不接电话？还是不肯借？”

“从昨天到现在根本就没打通。那些人说得好听，当面说，我如果有困难时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可你真正需要帮助时，他们却连电话都不接！”

“我就在奇怪呢，听泰总说你没去找他借钱，那你是找谁借的呢？你居然有那么好的人缘，干吗不利用呢？再去找他借呀！”王静一直注视着胡初安，想从他的表情里看出点什么。

胡初安眉头一皱，杨劲的话是真的，可是王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你怎么知道不是泰总借给我的钱？你都听到些什么？”

“我……哦，大家一直都奇怪你怎么突然间有那么多钱给人治伤，所以有人就猜测一定是你对泰氏公司有恩……可有认识泰总的人说，泰总亲口说的，他并没有借钱给你！”

胡初安看着王静：“你干吗非要知道我找谁借的钱？”

“我就想知道你还有没有可能再去找他借钱呀，你这房子总还得修是吧。”

“人家借我钱时就告诫我，千万不能告诉别人他借我钱的事儿，所以你也就不要问了。”胡初安是不会轻易告诉王静钱的事儿的。

“我也算别人么？这房子如果修不好，你妈的病就一时也好不了，我就算想嫁给你，这条件也会让人耻笑的！我看你还是找那人再借个几万块

把房子先修好再说吧！”

胡初安笑了：“你说过，你不会跟着我过苦日子，我借了那么多钱，都不知道几辈子才能还清，如果再借钱修这房子，你还会跟我在一起么？”

“人家那是担心你嘛，怕你被人骗了！再说，你本来可以与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可是你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你让人家怎么想嘛？我只不过说了句气话而已，你怎么就记在心里了？”王静摆在脸上的就是不高兴，“你要嫌弃我，那我走就是了。”

“咱们好聚好散，我也不想连累你和我一起受苦，你应该有你想要的美好生活。你什么时候想走都可以。”

“嗬，原来你就是这样想的啊！看来你真是中了大奖，看我不顺眼了！要我离开你也容易，你把中的奖分我一半，我马上就走！”

胡初安瞪大了眼睛：这才是王静的真实嘴脸，幸好当初自己没告诉她中奖的事儿。

“我哪有中什么奖啊，你看我什么时候买过彩票？我要真中过什么奖，我还不第一时间告诉你啊！”

王静冷笑：“怕就怕你愿意告诉天下所有人了还不愿意告诉我呢！”

“我要是那样的人，天打五雷轰，我真要那样做，就算中了奖，也消受不起！”胡初安的话音才落，他就后悔了，自己怎么能笨到说这样的话呢？王静听到这话高兴了，心说：这不是现报么？

“好了，你也别赌咒发誓了，我相信你没中什么奖，这房子还得修，你快想法借钱吧。”

胡初安起身往外走：“我现在进城去找他，你就在家守着，晚些时候我才能回来。”

看着胡初安远去的背影，王静隐约觉得，就算和胡初安生活在一起，也不可能有什么幸福可言，还不如趁现在自己还没有投入全部感情前离开这儿。王静正在收拾自己的东西想离开时，突然想起胡初安拿自己的电话给人拨过电话，对方是谁呢？

王静决定试一试，王静一拨号码，居然通了，她还来不及说话，对方对她一通乱骂，她还没回过神来，却什么都明白了！

王静下定了决心离开胡初安，不过要等到他借回钱后，她非要他给自己一笔感情损失费不可！

胡初安在进城的车里，把肠子都悔绿了，他居然不知道海成东究竟住在城里哪个地方。这如今连地址都不知道，又到哪儿去找呢？

电话修不好了，没电话实在不方便，胡初安路过一个卖二手手机的小店，花两百块钱买了一个样子还算不错的手机。把卡一装上，胡初安马上就拨打海成东的电话！这一次居然拨通了！

海成东看着来电显示，见是胡初安，他实在不想去接！他现在都对电话铃声过敏了，一有铃声响起，第一反应就是会不会又是陌生人来电话骚扰。他今天已经将一个陌生号码着实骂了一通了！那个打电话的人也不知道是男是女，被他骂得一声不吭后，他毅然挂了电话，根本就不给对方还嘴的机会。

海成东一直觉得那个电话是胡初安用其他人的电话打来找他的！

如果真是胡初安，他已经将他骂了一通了，他怎么还会一如既往地打来电话？

如果那个电话不是胡初安打来的，又会是谁呢？

管他是谁呢，反正骂已经骂了，也收不回来了："你不就是要你的钱么，我告诉你了，你那几十万早已经亏完了，你要么就等我赚了钱还你，要么你就拿刀来一刀把我杀了，咱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像你这么心急的人，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刚撒下种子，还没发芽呢，你就急着要收成，再无赖你也不能无赖到这个程度呀！我再告诉你一遍，现在你要钱没有，要命倒是有一条，你要随时都可以来拿！"

电话已经是第三次响起了，如果再不接，也说不过去了。

海成东接起电话："喂，你究竟想怎么样？我告诉你了，钱没了，命还在！"

胡初安一听这话，急了："东哥，我求求你，你千万别这么说，咱们还是合伙关系，只是目前我确实手头紧，需要钱治我母亲的病。要不是你说投资越大，收益越快，我能把钱全部给你么，弄到现在我……东哥，你就行行好，撤一小部分回来，我先治好我母亲再说。"

“我告诉你了，真的一时之间撤不回来，你另外想法吧，哦，对了，你去找那个泰谦借点钱呀，就说等你赚了钱，马上就还他！”

“这样能行么？”胡初安很是担心，“你能告诉我你在哪儿么？我想来看看你，再商量一下。”

“我现在外地谈业务呢，你就算找到我也是那样，何必呢？”海成东语气柔和了一些，也确实是自己估计出错，才让他陷入现在这个僵局，如果真将他逼出个三长两短，那也不是办法，“我跟你说，你去找泰谦，他肯定会帮你忙的。如果泰谦有半点迟疑，你就去找泰青川，我想他不可能那么绝情。”

“那……那……那我去试试吧。”这个时候的胡初安真的是蜻蜓仰着飞……抓天了！“东哥，你一定要快些赚到钱哦，我现在有些撑不住了！”

胡初安嗓子发涩，他突然间想起自己在王静面前说的那句如果他骗她的话，就算中奖他也消受不起的话，难道这冥冥之中真是对自己的惩罚？

自己只不过是有些担心王静感情的真假而已，又不是真的不愿意与她有福同享，只要时间一到，王静真成了自己的婆娘，自己还有什么钱不让王静管着呢？可是这如今，老天为什么就要如此惩罚自己，昨天还是百万富翁，今天就成负翁了呢？

和海成东通了电话，得知他还在为赚钱的事儿努力，胡初安安了一点心，可目前的困难他还得努力去克服，正如海成东说的，他也只能去泰氏公司试一试，如果泰总真的愿意帮助自己，一旦自己的钱赚了钱，他首先就还泰总的钱。

胡初安找到了泰氏公司，可是泰谦由于心情不好，提前下班回家休息去了。胡初安在公司里转了一圈，确实没泰谦的踪影，他只好拿定主意给泰青川打电话了。他向门外走去时，在门口遇到了丁如花。

“丁主任，你一向可好？”

“你是……胡初安？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女朋友前不久才来过，这会儿你又来干什么？”

“我来找泰总。”胡初安有些尴尬。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借钱？”丁如花动动脚指头都知道他的来意。

“也不是，找他说说话。”自己的心思一下子被人猜透，着实让胡初安心里很不是滋味。

“你也别隐瞒什么了，你的困难我已经听说了。你有钱给人治疗腿伤，这时候却又来找别人借钱，有些说不过去吧。就算我是泰总，我也不会随便借钱给你。你也不想想，你就一个打工的，你什么时候能够还得起呢！”

“这个你别管，我就找他说会儿话，他什么时候回来？”胡初安有些不死心。

丁如花打量着他：“听你老婆说，你中了大奖了，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没钱了呢？”

“丁主任开什么玩笑？就我这样的人也能中大奖？我要真中了大奖，还会来找泰总？”

“是啊，像你们这种人，有钱时哪想得起别人。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想来你又是以为有恩于泰青川，这才来求人办事的吧？”

胡初安脸红到了脖子根：“我来找泰总是真的有事，丁主任别开我玩笑了，告诉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吧，我妈还病在医院里，等着我回去呢。”

丁如花鄙夷地看了他一眼：“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问问。”

胡初安也不好意思再到处逛，只好随便在角落里找了个位置坐下来等着。

丁如花迈着碎花步子，扭着腰肢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一边走，她一边想着心事：自从杨劲出了事儿以后，自己的事儿就好比那癞蛤蟆吃豇豆……悬吊吊的了，这如何才能实施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呢？想等杨劲出来再说合作的话，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了。她已经向有关人士打听了，柳小颖的老公确实是杨劲出手砍的，虽然事后他帮忙救助了，但他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法律，只要马腾渊咬住要告他的话，杨劲在里边的年限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丁如花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好的方案。

在看到胡初安时，丁如花只想就那天晚上他帮助杨劲逃离自己的事儿进行报复，所以言语中极尽讽刺挖苦。当后来看到他确实是因为母亲生病的事儿担心时，她又动了恻隐之心。

坐在办公室里，丁如花想着如何给泰谦打电话说胡初安的事儿。如果胡初安找泰谦借钱，无非就是几万块钱而已，而且借了后还是要还的，如果她能说服他替自己办事，当自己的心愿完成以后，那他……

想到这里，丁如花突然笑了，她看着电话中泰谦的名字，哼一声，出了办公室。

丁如花笑着对胡初安说："泰总现在比较忙，看天色也不早了，他让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找他，他忙完后就会来和你见面。"

胡初安有些受宠若惊，他被丁如花带到她的住处："泰总要晚些时候才能过来，他让我先请你吃晚饭，然后就在这儿等他。"

"这是哪儿？"

"我住的地方呀。"

"泰总也住在这儿？"

"是啊。"丁如花笑着，"你也别拘束，在这儿就要像在自己家一样，既然泰总对你那么好，我也不好意思失了他的面子。"

胡初安发觉丁如花的笑容有些特别，可是又说不出来是种什么滋味，看着丁如花忙着做饭弄菜，他隐隐感觉到背心有些发冷。

胡初安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突然一则新闻让他大吃了一惊，而半个小时以后发生的事儿，又更让胡初安感到自己罪孽深重……

15 良心发现

那一晚，泰谦并没有出现在丁如花的住处，而胡初安却享受了一次又一次销魂蚀骨的刺激。和王静睡在一起也有些日子了，可那同在野地里打滚有什么区别？铺是直接铺在地上的，硬硬的，冰凉的水泥地虽然能给人一种刚硬的感觉，可是总没有丁如花的软床香房有情趣。

胡初安也就喝了一点酒而已，他怕万一喝醉了，一会儿泰谦要来了的话，自己醉了总是不礼貌的，所以不管丁如花怎么劝，一玻璃杯啤酒下肚以后，他就再也不喝了。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平时至少能喝三瓶啤酒的他，这会儿突然间就觉得脑袋昏得厉害，而且两只眼睛总想往丁如花胸前看……那不争气的传宗接代的家什突然间充血得厉害，胀得他都不好意思站起来。丁如花一脸笑容，还一个劲儿地往他身边蹭，还用手在他身上摸来摸去："胡初安，你这一身肌肉好性感呢！"

"丁主任，你别这样，泰总随时都会回来的，你让我怎么对得起他！"

"哈哈，你没有对不起他，是他对不起我！我就要让他看看，老娘将如何施展自己的本事！"丁如花说着，解开了胡初安的衣服扣子。

胡初安多少还是有些意识的，他躲闪着："丁主任，你别这样，我得回家去了，明天再来找泰总。"胡初安起身想往外走，可是脚又不怎么听使唤，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绊了他一下，他扑倒在沙发上，又从沙发上滚到了地上。他想爬起来，想稳住身形，可是不知道是酒的原因，还是酒中放了什么东西的原因，胡初安浑身发热，该硬的地方硬朗不起来，不该硬的倒霉东西却硬得想冲破所有束缚！

胡初安还没有站起来时，丁如花笑着，手里拿着一个什么东西出现在他面前，她将那东西放在茶几上，然后扑到胡初安身上，也不去解裤子扣子，三下两下就将胡初安扒了个精光……胡初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一个翻身压在了丁如花身上，她发出了像是痛苦又像是愉悦的声音……

胡初安的破电话响了好几次了，他哪里顾得上那些，丁如花嫌电话吵得讨厌，探起身子将电话接通，喘着气骂了一句："你这么讨厌干吗？他在干活儿，没时间理你！"然后将电话关了，扔在了旁边，继续和胡初安搂在一起。半夜里，胡初安清醒了，他看着自己光光的身子，又看看旁边睡着的美丽女子，他突然间捂着脸哭了起来。

丁如花醒了，见胡初安的样子很是可怜，就笑着对他说："是我被你强奸，又不是你强奸我，你有什么好哭的？真是个尿包男人！"

胡初安怔怔地看着她："我这哪里对得起泰总？"

"这天下人有几个真正对得起亲朋好友的？你别以为泰谦对你有多好，要不是他老子护着你，他才懒得理你呢！你以为你是谁呀，要不是你将泰青川从车里救出来，对他有恩，这辈子他都不会看你一眼！你别以为有钱人是那么好接近的！你在他们眼里，连一根草都不如！"丁如花愤愤地说着，她要想法激起胡初安对泰谦的恨。

"不会吧，我看他也不像其他有钱人那样高傲呢！"胡初安还是相信自己的感觉的。

"哼，你做你的梦吧，等你真正认识泰谦这个人后，你就不会这么想了。昨天我将你来找他借钱的事儿告诉他的时候，你是无论如何也猜不出他是怎么说的。"丁如花坐在沙发上，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吃了起来。

"他说什么？"胡初安实在是猜不出泰谦听说自己来找他，他会是什么态度。

"哼，他那些话，我都说不出口，让我学我都学不像，说什么我们泰家上辈子究竟欠了他多少，已经给了他五万块了，他还来要钱？也太不要脸了吧！又说什么，要不是因为他爹信佛，为了不让他老人家不高兴，他巴不得你出门被车撞死，他这辈子都不想你这种穷鬼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胡初安浑身发抖，想不到泰谦居然是这样的人，看来想找他借钱是根

本不可能的了！看着胡初安如此失望的神情，丁如花心里好笑，她让胡初安坐到自己身边，微笑着告诉他："你也别那么伤心，你不是正缺钱修房子，给你妈治病么？我倒是有个方法可以让你得到一笔钱，而且也不用你还，当然，前提是你得听我的话，照我的方法去做。"

"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做？"胡初安哪里想得到这么漂亮的女子心里究竟有个什么样的主意。

"只要你和我合作，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保证事成以后，你能拿到一大笔钱。"丁如花看着胡初安，要看他究竟有些什么样的表情。

胡初安皱着眉头："你究竟想做什么，想整泰总？"

"你要明白，是他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们俩就必须联合起来，问他要一大笔钱方能填补他对我们的亏欠！"

"你想勒索他们？"

丁如花恨恨地说："我只想拿到属于我的那部分钱！"

"你们之间的恩怨与我无关，泰青川给过我五万块钱，也算是扯平了，他这次就算一分钱不借给我，我也没有什么怨言。要说让我去干勒索他们的事，我是无论如何也下不得手的！"胡初安赶紧表明自己的心迹。

丁如花瞪大眼睛看着他："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因为我的计划现在只有你知道，你要是往外边泄露一点，我都不可能拿到钱，所以现在你没得选择！"

"我的姑奶奶，你就饶过我吧，我什么本事都没有，不可能帮你实现你的计划的！"胡初安突然跪在丁如花面前哀求道。

看到胡初安这个样子，丁如花简直无语极了，她很轻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拿起茶几上的摄像机："现在我来告诉你吧，我这里边录有我被你强奸的证据，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将你告上法庭，现在强奸可是重罪，看你是想得到一笔钱呢，还是想进去坐几年牢再出来！"胡初安彻底傻眼了！

丁如花站起身，打开录像机回放，他看不到图像，却能听到清晰的声音。丁如花痛苦的声音："不要啊，我是泰总的女人，你这样做对得起他么……你别这样，你要什么，只要这屋里有的，你都可以拿去……我卡上还有三万块，你全拿去吧，你饶了我吧，求求你……"

胡初安脑子里一片空白，丁如花什么时候说的这些话？

这天晚饭前让胡初安吃惊的新闻是关于杨劲和柳小颖故意伤人的追踪报道。新闻中说：由于这起案件的受害者马腾渊坚持说是杨劲想杀人灭口，而不是先前柳小颖说的是他们夫妻俩吵架，是马腾渊动刀吓唬她，她奋起反抗而伤的他，所以马腾渊已经向公安局报了案，目前这起事件的起因正在调查中。听到杨劲和柳小颖的名字，胡初安不禁愣了一下，他对正在做饭的丁如花说："丁主任，你和杨劲不是有联系么？他们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丁如花不屑地说："他呀，宁愿为了一个有夫之妇而杀人，这样的男人太可怕了！"

"不会吧，他怎么会是那样的人，看柳小颖那么纯朴善良的人，怎么可能？"胡初安印象里的柳小颖总是一脸淡淡的微笑，杨劲那帅气的脸上也总是挂着让人无法忘记的笑容，这两人可算是天生的一对，地设的一双，怎么可能会出现如此波折呢？

"这世上什么样的人没有？是人就有不择手段去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的时候，是人就有只顾利益而不要脸的时候，你敢说，你这辈子都是清清白白的，没做过哪怕是一件亏心的事么？"丁如花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感觉不到脸红了。这话倒让胡初安脸上有些发烫，一个人内心的黑暗让丁如花如此直白地剖析出来，不管从哪种角度来说，都不得不让人深思。

两人关于杨劲和柳小颖的谈话戛然而止，可胡初安的心里却总也挥不去杨劲的影子，他那么一个高大帅气又仗义的男人，怎么可能会去故意杀人？马腾渊说杨劲想杀人灭口，这是他从杨劲眼里看到的杀机，就在杨劲举起的刀要砍下来的那一瞬间，马腾渊真的有些后悔去激怒他。可当柳小颖的阻止见效后，他的肩膀挨了一刀时，疼痛让他一口气接不上来，竟然连叫一声的机会都没有，就昏死过去了，他以为自己死定了！

如果杨劲真要杀死马腾渊，机会多的是，还能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么？这是柳小颖在警察面前说的话。马腾渊挨的那一刀确实是自己在愤怒时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他打得急了，趁他不注意时抢过他的刀砍了他的！

"你们俩因为什么原因打架？"警察注意着柳小颖的眼睛，看她是不是在撒谎。

“我是杨劲的保姆，每天给他洗衣做饭，他每月给我工资，这些情况我也是跟我老公说过的，可是他误会我，无理取闹地说我和别人勾搭上了，连家都不回了，所以跑来欺负我。我俩在厨房里吵架的时候，杨劲就在客厅里。”柳小颖说这些话时很平静，她在心里已经不知道演习了多少遍了，她是豁出去了，一定要保护杨劲！

警察在问马腾渊的时候说：柳小颖说她是杨劲的保姆，他们俩只是雇佣的关系，并不是你所说的有暧昧关系，你为什么要跑到别人家里打老婆？马腾渊眼睛都大了，他也曾想过老婆可能要把砍人的事儿揽到自己的身上，可他没想到柳小颖居然会那样护着杨劲，居然还说是自己无理取闹！

“她敢对天发誓说她自己是清白的么？她敢说出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么？马腾渊明显很激动：因为我贪玩，不想现在要孩子，所以做过节育手术，我怕我母亲伤心，所以没告诉任何人。我们结婚几年了，因为她一直没怀上孩子，所以我妈就对她进行无数次的责骂。她几个月前从家里出来，我原以为她只是出门散心的，谁知她居然和别的男人……我跟踪了她，在那个男人住的地方我问她为什么要对不起我，那个男人就打我，她不但不帮忙，反而和那个男人一起谋杀亲夫！”

马腾渊说得很伤心，说话之间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杨劲对警察说的话就更有意思了：“他一个大男人，不对家庭负责，不对老婆负责，任凭自己的母亲骂自己的媳妇却不闻不问，还跑到我的家里来无理取闹。你要教训老婆你回家去教训，跑别人家里打闹算什么事啊？我就看不惯他那个挨球的样子，逞什么能啊，自己的老婆都不爱护，却当着别人的面随便打骂，这样的男人还是人么？我可是巴不得那一刀把脑袋给他剁下来，要不是柳小颖挡着，他早到阎王那儿报到去了！一人做事一人当，现在他还没死，你们觉得该给我什么惩罚我都认了，只要你们别为难柳小颖。”

“你们三人各执一词，究竟谁是谁非还得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只希望你说的是事实，要不然惩罚会更重！”警察冷冷地说。

“我听到他在厨房里打骂柳小颖，我进去看情况，见他俩正打在一起，我就出手将他摔倒在地，他抓起地上的刀，也许是因为慌乱，他也没看清

楚就向我脚上砍来，幸好是刀背我才没有伤了脚。他的行为激怒了我，我才把他按倒在地上，抢过他的刀正要向他头上砍去时，柳小颖挡住了我，她说她不想失去他，也不想失去我，更不想让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没有爹，所以我迟疑了一下，刀砍偏了才落在他肩头上的。"

杨劲的话被警察转给了马腾渊，看着柳小颖不住地流泪的画面，马腾渊说，自己拿刀背砍杨劲只是想吓吓他，并不是他说的慌乱中认不清刀背，所以杨劲并不是防卫过当，而是故意杀人，再加上他违背自己的意愿与柳小颖睡觉并让她怀上了他的孩子，杨劲就这就是明显的强奸行为！

马腾渊的愤怒让本来想来医院里安慰一下他的柳小颖望而却步，她在医院外徘徊了很久，想说服马腾渊松松口，可又一想，自己这一去，也许会更增加他对自己的恨，倒不如不去见他的好。柳小颖转身回了杨劲的住处，准备好了和马腾渊的离婚协议。

最终杨劲被判了故意伤害罪两年和重婚罪一年半，共计三年半的徒刑。

到此时，柳小颖才真正得以确认，杨劲在遥远的他乡其实是真有一个家庭，正像他当初说的那样，两人的关系早已经破裂，但一直没办离婚手续而已。杨劲被关了，他老婆很快和他离了婚。柳小颖虽然心里还爱着马腾渊，但经过此次事件，她想通了，自己自始至终都是他爱玩的个性造成的受害者，她对他的感情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她将离婚协议摆在他的面前时，冷冷地对他说："你保重吧，咱们好聚好散。"

"他已经被关了，难道你还要对我这么绝情？"马腾渊不想输给一个犯人！"我肚子里有他的孩子，他被关三年半，我就要等他三年半，我曾经那么用心地爱你，可你却一直不告诉我真相，让我一直被人误解被人责骂，这样的生活我受够了，咱们的缘分尽了……"

柳小颖没有再看马腾渊一眼，她眼里也没有眼泪，自从她知道杨劲为了她把所有的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的时候，她的眼泪就再也不会为马腾渊流了，她要留住那些泪水，直到杨劲出来，再将那些泪水尽情涌出，洗尽他身上所有的晦气……柳小颖打电话给泰谦，希望他将杨劲的部分工程款给自己时，泰谦正因为一些恼人的事儿揉脑袋。

"你要拿工程款的事儿，杨劲知道么？他现在怎么样？"

“他被判了三年半。他要我找你拿一部分钱，先将我和孩子养活，等着他出来。”柳小颖很平静的声音。

“你有了他的孩子？”泰谦倒真是没料到会有这么突然的事儿。

“要不是因为我怀了他的孩子，他也不会伤人，也不会被关起来。”

“你随时都可以过来拿钱。要是你不方便的话，你就给我一个卡号，我给你转过来就是了，免得你跑一趟，累坏了身子。”泰谦很是关心地说。

“那谢谢泰总了，一会儿我把卡号发到你手机上。”柳小颖挂了电话。

泰谦放下电话，这段时间以来，由于忙着自己的事儿，他已经想不起上次想关心杨劲却无从下手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倒不是泰谦不想关心杨劲，确实是因为他有太多的烦心事儿了：公司的事儿他得一项一项过问；与华筱筱的事儿他得认真考虑要不要继续，自己那么爱她，到头来爱的却是一个谎言！

母亲左金艳一听说华筱筱并不是自由之身，还是一个有老公的人，她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当她出现在华家时，劈头盖脸地就给华筱筱的父母一顿乱骂，说他们是骗子，拿自己嫁了人的女儿来哄骗泰谦的感情！华母哪里受过此等侮辱，一激动，心脏病猛然发作，等到把她送到医院，已然人事不省。华筱筱赶到医院，在母亲病床前流泪却什么也不敢说。在父亲的逼问下，华筱筱用无言来默认了自己的行为。华母从女儿的表情里看出了端倪，再次激动不已，等到伤心的华筱筱发现情况，母亲已经西去！

泰谦知道华筱筱母亲去世的原因，非常自责，他赶去安慰筱筱，却被她拒之门外。泰谦非常郁闷，回到公司，也无心去处理工作上的事儿，可正在这个时候，却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儿，父亲打来电话告诉他：有一件棘手的事儿，如果不马上处理，可能会对公司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只是要处理好这件事儿，会花去很大一笔钱！

泰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赶紧赶回家，却见父亲神色慌张，吞吞吐吐了很久这才从书房里拿出一个信封：“有人要勒索我们……”

泰谦拿出信封里的东西，是三张相片，一张是泰青川被丁如花拉着胳膊，一张是赤裸的丁如花在与人做爱，看不到男人的脸，只能看到其器官，而另一张则是丁如花与泰谦在一起的相片。

信封里还有半张纸，上边写着几句话：这只是一大堆相片里的三张，如果想这些相片不外传，你们的公司不被整垮，请准备好两百万现金，要是敢报案，我只要鼠标一点，泰氏艳照门事件将在网上疯传，美女床侍父子两代老板的新闻将传遍世界各地。想想那种后果，别试图想通过其他渠道来解决。相片中的女主角目前还不知情，假如你们敢向她问些什么，可能她也就只有自杀一条路了，要不然还有什么脸面在这世上生存？钱准备好后，交给给你们送这封信的人，别告诉他让他送的是什么东西，我会给他地址让他送到什么地方。

泰谦皱起眉头，他疑惑地看着父亲："爸，是什么人送来的？"

"是胡初安来找我的时候，带给我的。"

"他？他为什么来找你？他怎么会有这封信？"泰谦更是不解了，这胡初安于泰家有恩，泰家也对他不薄，他怎么可能……

"他说是他来我们家的路上，向一个人问路，人家让他捎来的。他并不知道里边是什么东西，和我坐了一会儿，他走了后，我才打开这封信的。"

"他来找你有什么事么？"泰谦急切想知道胡初安究竟来找父亲有什么事儿。"他原本是到公司来找你的，可你不在，丁如花就让他到我们家来找我。他说他母亲神经病犯了，整天念叨家里修新房子的事儿，医生建议胡初安，为了她的心愿，让他回家将旧房子改造一下，他房子才修一半就没钱了，所以想找我们借点钱，等他母亲病好后，他就到我们公司打工还钱。"

"让他捎信的人，他认识不？"

"我打过电话给他，他说他并不认识，就是在离我们这儿不远的街角问路时别人给他带来的，他当时也没在意，只以为那人是街道办事处的人一类的，那人手里拿着一些报纸信件，让他带他就带了，也没多问。"

"这么说这封信是随机选人送的了？究竟是什么人要这么做？"泰谦皱起眉头，又将半张信纸仔细地看了又看，再看那张做爱的相片，男人的肚脐下靠左的地方有一颗黑痣！

泰谦赶紧解开自己的皮带，往肚脐下看，没有黑痣！

"爸，我看看你小肚子上有没有黑痣。"

泰青川奇怪，皱着眉头说："我小肚子哪有黑痣！"

泰谦执意看了父亲的小肚子后，拿着那张相片说："爸，这个人不是你也不是我……"

"你知道这些事儿？"泰青川很有些过意不去。

泰谦笑："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只是我装傻，什么也不说而已。这样的事儿哪怕有一星半点传出去，对公司都是很大的影响，要不然很多年前，我就会让你将她赶出公司，想着万一她出去后，因为报复说出点什么，那我们的公司还能有今天么？"

"那现在这事儿会不会是她觉得报复时机到了，她与人合伙这么干的？"泰青川一时想不通。

"这个可能比较小。公司的实力她是清楚的，如果是与人合伙干这事儿，他们不可能开口只要两百万，这数目太小了，不太符合她的性格。"

"那这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前些日子，我听说她住的地方出了贼，她丢失了一些财物，其中包括她的电脑……"泰谦猛然间拿起电话，"我打电话回办公室问一下，看这起盗窃案破了没。"

泰谦的电话是打给公司里另外一个员工的："小玲，这几天你听丁主任说她家失窃的案子破了没？"

"破什么破啊，今天早上她还苦着脸说，可惜她那条几千块的项链了，戴在脖子上在街上怕被人抢，这如今放在家里又要被偷。派出所的人说，都是流窜犯随机作案，一时之间根本无法破案的。"

"她还丢了些什么东西？"

"电脑丢了，还丢了几百块现金。这周她还约我陪她去买电脑呢！"

泰谦挂了电话，他什么都明白了："爸，这些东西肯定是盗贼从丁如花的电脑里弄出来的。这如今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都是屎了！"

"你准备怎么处理？"

"我还没想好，要是确实没有其他办法了，只好当白做两个工程，给他两百万把这事儿彻底摆平，要不然再生出些什么祸端，我们的损失就不只是两百万那么简单了。"

"既然你已经决定这么做，我也就用不着再操什么心了。只是我有个

事儿，你一定得赶紧去做，胡初安家里修房子的事儿，你去看一下，究竟需要我们提供些什么帮助。要是缺材料，随便买点送去，要是缺人手做，就把工地上的人叫些去，帮他把房子修好就是了。"

"给钱让他自己修不就是了？"泰谦不想那么麻烦。

"这万一他拿着钱又不知道怎么开销，钱用完了，房子还没修好，我们不是白费力气了？干脆我们就送他一幢修好的房子，也不给他算花去多少钱，他也就不用那么愧疚，以后到公司来打工，也给他开工资，就说每个月扣一些下来还债就是了。只有这样，我们的善意才能让他真正得到实惠。"泰青川的头脑总是那么清醒。

"还是爸你想得周到，就这么办吧，我这两天就去他家看看。"

"你最好现在就去，顺便在路上理一下思绪，如何对付要钱的人。如果确实找不到其他的解决方法，就像你说的，给钱就是了。就当在做一件善事，千万别把丁如花再扯进去。"

泰谦听从父亲的安排，马上就开车去胡初安的家。

一听说泰谦要来，正在和胡初安吵架的王静马上换了一副笑脸："你那天晚上究竟和什么女人在一起，你不告诉我也就算了，我也不想过问了，一会儿泰总要是送钱来，所有的钱你都得交给我管着，我怕你房子还没修好，所有的钱又让你拿去逮猫儿去了！"

"话别说得那么难听，我什么时候逮过猫儿？我倒是怕房子还没修好，你后妈又来连你也一块儿带走了！"胡初安反唇相讥。

自从那天从城里回来，王静就一直追问他电话里说话的女人是谁，可胡初安就没有印象，什么时候王静给自己打过电话，而自己的电话又是被谁接的："你是不是拨错了号码，可能电话串线了？"

"你别和我装糊涂，我听得清清楚楚，那女人说你在干活儿，没时间理我，你还想狡辩！"王静哪里肯饶了胡初安。

"我没有找着泰总，说好去和朋友喝酒，晚上喝得太醉了，在哪儿睡的都记不起来了，或许你打电话来，是哪个朋友的老婆和你开的玩笑吧！"胡初安暗想一定是丁如花接了电话，可自己又如何能把那事儿说给王静听呢？

正如丁如花说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阴暗的角落，是不能随便展示

给别人看的。虽然胡初安心里的阴暗是别人强加的，但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他假如想说的话，也只能越说越乱，他干脆将谎撒到底！

两人这两天一直在扯，起初王静很不高兴胡初安没有借到钱回来，但听说老秦总答应帮他的忙把房子给他修好后，王静歇了些怒火，她非得等到秦家把钱送到为止。

这会儿听说秦谦要来，王静觉得一定是给胡初安送钱来，所以马上换了一副笑脸。

"你就别扯我后妈的事儿了，我和你好，她还不知道呢！就像你这样的，连个住的窝都没有，你在她眼里，根本就连一条狗都不如！"

"那你还和我睡在一起？"胡初安早就知道王静的后妈是什么样的人。

"那是我要报答你的救助之恩，陪你睡了这么久，什么恩都报完了，所以，如果你这房子修得好，将来有发展前途的话，我才会考虑要不要嫁你。人家都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要是跟着你，连衣服都没得穿，连饭都没得吃，这如今连住的窝都没有，你觉得你对得起我不？"王静的嘴从来都是不饶人的！

是啊，娶了别人，就得给人家幸福，就算不能让她穿金戴银，也至少应该不让人家饿肚子呀！王静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胡初安有些后悔，如果中奖当初就把一部分钱让王静管着的话，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连简单的房子都没法修好了，可惜那一百多万了，也不知道海成东什么时候能翻身！

唉，就算全部赔完了，也没有什么，反正那只是一笔横财，不劳而获的钱财带给自己的只有痛苦，要不是因为突然有钱了，父亲不会去赌博打伤人，母亲也不会因此犯病，要不是因为那些钱财，王静也可能不会和自己有那么多的隔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一个钱字！

胡初安早已经想好了，王静跟不跟着自己生活都无所谓了，这辈子能不能娶到老婆只能看自己的造化，他也不想去强求了，他只求，秦青川能将自己这修了一半的房子修好，让生病的母亲快些好起来，让在外躲避的父亲回来有个地方住，自己就算去给秦氏公司打一辈子工，他都认了。

听说秦谦要来，他心里相当高兴，可是又真怕秦谦真的给自己送来的

是一笔钱，他怕自己就算是拿着钱，也未必能找到师傅帮他把房子修好，这一刻他是多么希望泰谦送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

泰谦来过胡初安的家，很顺利地就把车开到了离胡初安的家不远的一处空地上停了下来。

胡初安老远就看到了泰谦的车，他丢下手里的活儿，飞快地跑去迎接泰谦。

泰谦脸上挂着微笑："胡哥，我爸让我来看看你的房子修得怎么样了。"

"哎呀，泰总，实在不知道如何感谢你了，我这是哪辈子积的德，能得到泰总如此厚爱。"胡初安看自己的手太脏了，也不好意思伸出手去与泰谦握手，尴尬地在泰谦旁边走着。

泰谦远远地看着修得半途而废的房子："怎么没有一个师傅？怎么停工的？"

胡初安苦笑："我没钱付他们工钱，再说也缺点材料，所以停了下来。"

泰谦哦了一声："还差多少材料？准备修成什么样子的？"

胡初安往邻居家一指："原曾想修成他们那样的三重三的房子，可如今的材料修好下边的三间有余，要想修好上边的三间又不够。我就想，只修三间平房，再修个厨房，以后有钱了再往上修就是了。"

"这样吧，我父亲说了，我给你提供材料和师傅，保证你二十天后有新房子住就是了，其他的你什么都不要管。"泰谦站在院子里一边说着，一边拿出电话准备拨出号码。

站在旁边的王静突然笑着说："哎呀，泰总，那怎么好意思呢，你一天到晚那么忙，要不你就直接给他一笔钱，让他自己修这房子得了，省得你还得为他操心！"

胡初安瞪着她，想让她停下来，可她根本就不去管胡初安的表情。

泰谦在公司里见过王静，他淡淡地一笑："我们的工地里有的是师傅和材料，也用不着再花钱去买，随便哪个角落拉些材料来，建这么简单的一幢房子都绰绰有余的！"

胡初安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感激地看着泰谦。

泰谦已经打通了电话："喂，小林呀，你这几天是不是空了一些师傅

出来？我有一个小工程你得来帮一下我的忙，你先来看看还需要多少材料，全部做完需要多少人工，你把所有做的都记到现在的工程上，其他的什么都别说。好，你现在开车过来，我在这边等你，我希望你明天就带着人来把这处房子修好。”

泰谦挂了电话，看着胡初安：“好了，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什么都不用操心了，只等着住新房，娶老婆吧。我坐会儿，等小林过来。”

胡初安突然跪到泰谦面前，满脸是泪：“泰总，我真不知道如何感谢你们！我这辈子就算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完你们的恩情！”

泰谦赶紧去拉起他：“你别这样，修幢房子而已，举手之劳。我爸是信佛的，他始终相信善有善报，你能够接受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在帮助我爸完成他善因！”

胡初安擦着眼泪，飞也似的找了一把破竹椅，他脱下自己的衣服，使劲儿地擦着，他要把椅子擦得一尘不染，然后再给泰谦坐。

泰谦看着光着身子的胡初安，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肚子……

胡初安给泰谦安放椅子时，突然注意到泰谦的目光正盯着自己的腹部看，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泰总你请坐，我这就给你泡茶去。”

泰谦眼前突然浮现出那张相片：正在和丁如花做爱的男人看不到脸部，可能够看到小肚子上的一颗黑痣，另外那身材怎么就和胡初安这么相像呢？

丁如花那么高傲的女人，怎么可能会把胡初安这样的打工仔看在眼里，她更不可能不要脸面地与胡初安做爱！

泰谦否认了自己的想法，他把目光从胡初安腹部上移开，笑着说：“我还真有些口渴了。”

“你先坐会儿，我马上给你泡茶去！”胡初安转身进了后边的破屋，他拉了一把王静：“快些烧火给泰总煮荷包蛋！”

王静一扭身子：“要煮你去煮，我可没那个心情侍候他，我得走了！”

16　意外收获

所谓厨房，早已经破烂不堪了。由于地基太窄，新房子的基础摆不下，就将旧房子拆了一大半，厨房只剩下半边了，就连灶也快垮了。厨房后边是胡初安原来睡的房间，拆这边的房子时，差点全部垮掉，胡初安赶紧弄了些棍棒来撑着，这才勉强没让他那张破床暴露在风雨中。这些天，王静就和他挤在那张床上，两人稍微动一下，那床就发出痛苦的呻吟，好像随时都要垮掉一样。

王静说到做到，胡初安点火烧水，也没心思去和王静说什么，当他低头往灶膛里吹火的时候，王静三步并作两步从另一个缺口走出了破屋，手里提着她来这儿时买的两套衣服。

泰谦正低头看着电话，却见王静气冲冲地向院子外走去，他以为她出去办什么事儿，也没去理会，隔了一会儿，听见胡初安在里边叫："王静……"

他喊了两三声见没有动静，这才走了出来："泰总，水马上就开了。这王静一下子就没影儿了。"

"她刚才出去了，我还以为你让他去买什么东西呢！"泰谦见胡初安紧皱的眉头，也不好再问什么。

"呵呵，没啥要买的，她可能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胡初安突然笑了起来，一脸尴尬。

"怎么回事？你这房子马上就修好了，你们就可以结婚了呢！"

"光有房子有什么用？我还得挣钱还债，她不是那种可以和我一起辛苦一辈子的人。"胡初安还是往远处望了一眼，"你看我现在的情况，我连

养活自己都挺困难的，她真要嫁给我，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养活她呢！走了也好，省得我替她担心。”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我看你们俩还是挺合得来的。”泰谦哪里知道其中的原因。

“泰总，你不知道，她一直以为我有多少钱，总想让我把钱给她管着，她替我料理这个家。可是当我连工人的工资都付不起的时候，她才知道我是真没有钱。她早就想离开这儿的，又听说我去找你，以为我能借多少钱回来，想不到刚才听你说，你支援我材料和人力，把房子修好，并不是直接给我钱修房子，所以她……”

泰谦听到这儿，突然笑了，笑了一会儿：“你想我怎么支持你？”

“我当然希望你帮忙把房子弄好，而不是借钱给我。”胡初安不好意思地笑着，“钱啊，真是害人的东西，没有它寸步难行，可真正有了它的时候，却又祸不单行！”

“你这话太片面了，钱只不过是一种我们生活中用来换取必要生活用品的替代物，挣多挣少，取决于你的能力，花多花少，又要看你的需要。俗话说，有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别人的钱都是别人花了心思力气挣来的，这天上哪有那么容易掉馅饼的？就算是真掉了馅饼，那也得看你有没有那个福气享受是不？”

“哎呀，泰总，你说得太好了！我……”胡初安想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遭遇，他真想感叹几句，可是那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不久前自己还算是百万富翁，这如今连个普通住房都修不好，还得求助别人，这说出来有谁会信啊？

“我听王静说，你找人借钱去医你父亲打伤的人，有那事儿？”泰谦还是有些不相信那是真的，可是眼前的事实是，胡初安确实是可能有了一些钱才敢修这房子的。

胡初安鼓了很大的劲儿，终于还是把自己中奖的事儿说了出来。

“泰总，不怕你笑话，我确实买彩票中了三十多万块钱，原想把房子修好，再把王静娶回来，要给她一个惊喜，所以并没有跟她说我中奖的事儿。哪知，我父亲却将给他买材料的钱拿去赌博，钱输了不说，还把人打

伤，他倒是逃跑了，可被打伤的人还得医治是吧，所以我只好花了二十多万将那人的事儿摆平了。我母亲受了刺激，突然神经错乱，医生说，如果能将房子修好，说不定我妈会好起来。我把剩下的那些钱拿一部分给我妈治病，其余的就拿来修这房子，原承想材料已经差不多了，那些工友们搭把手，我先欠他们一点工钱，等有钱再给他们，谁知他们认钱不认人，我才说没工钱付给他们，要拖欠一些日子时，他们就再也不来给我修房子了……”胡初安不住地擦着眼泪。

泰谦安慰他：“你什么也别想了，这房子的事儿就包给我了。房子修好后，只要你认真在我的公司里干活儿，也要不了几年，你就能挣不少钱的。”

“真是太谢谢泰总了！这辈子就算是给你做牛做马也还不了你对我们的恩情。”

“你也别说这些话，我还有一个疑问想问你，请你认真想一想，那天你去找我父亲的时候，是什么人让你带一封信给我爸的？”泰谦目不转睛地看着胡初安，看他究竟有些什么样的表情。

胡初安愣了一下，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

“那信封里的东西对泰总不利么？”

“其实也没啥，就几张相片而已。”

“那相片会对公司的发展造成影响不？”

“呵呵，你想到哪儿去了，几张相片怎么可能影响到公司的发展，我实话给你说吧，那几张相片如果落到我妈手里，我爸和我妈就会吵得天翻地覆，还很有可能会离婚。所以我就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人想污蔑我父亲。”

胡初安好像听懂了，他点了点头，然后努力回忆的样子，皱着眉头说：“丁主任告诉了我你家的地址后，我坐了个三轮车到了你们家所在的那条街，我在街角东张西望，不知道你们究竟是在哪幢房子里的时候，一个手里拿着报纸信件的人叫住了我，问我找谁，他听说我找老泰总的时候，就笑着给我指了你们家的方位，然后给我一封信，请我带给你爸。那人三十多岁，一身休闲装，衣服是什么颜色我倒是想不起来了，哦对了，那人的左脸上有一颗肉痣，肉痣上还有两三根毛，我当时就注意去看肉痣了，没来得及细看其他的，他转身就走了。”

“你以前看到过这人没？”

“肯定没看到过。”

“如果再见到他，你能认出来不？”

“只要他那肉痣还在，我就一定认得出来！”

泰谦在脑海里翻捡着，他的记忆里也没有脸上长着肉痣的熟人，就算是有过照面的人印象深刻的人里边，也没有人长着肉痣的。

“泰总，那人怎么会给你们一封信，难道只是想让你父母不和？”

泰谦摇头：“没那么简单的，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吧。”

“他不会是想利用那些相片勒索你们的钱财吧？”胡初安关心地问道。

泰谦冷笑：“几个钱算什么，问题就是怕给公司造成不必要的影响，那样的话，将来公司的发展就很困难了！”

哦，胡初安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他突然转身走向厨房：“哎呀，水已经开了。”

泰谦紧走几步，探头看了一下胡初安说的厨房，看到那个寒酸样子，他什么喝水的渴望都没有了，他冲着胡初安的背影说：“你别去泡茶了，小林马上就到了，我和他合计一下就要走了。”

胡初安愣了一下，心想，泰谦肯定是看到这个破旧的样子，怕水不干净，这才说自己不喝水的！看来丁如花说得不错，像泰谦这种富家公子，哪里真会把自己这种小人物看在眼里，要不是老泰总逼着他这么做，他会来这儿么？想当初在医院的时候，他二话不说拳头就落在了自己的身上，他哪里会真正尊重自己这种贫穷的打工者？给自己五万块钱，对自己还算是有点笑脸，那都是他父亲伪善的佛心下的一种矫情而已，自己对他表示出再多的感谢之情那也是没有用的。

想到这里，胡初安也懒得去洗茶杯了，他走了出来，见泰谦正一边打电话一边向他的车走去，听他话里的意思，那个叫小林的人已经快到了。

胡初安跟在他的身后，见他电话打完了，正想说自己到商店里去买瓶矿泉水，泰谦的电话又突然响起了。

泰谦一见是代一江打来的，就问道：“最近给你的任务完成了没有？什么，她想见我？真的想帮我弄到那个工程啊……既然是这样，那一会儿

这儿的事儿办完了，我就去会她，你把她的电话号码发给我，另外你先给她说一声，今天晚上我请她吃饭。"

胡初安去村里的小商店买矿泉水回来时，小林到了，泰谦和他将房子前前后后看了一遍后，他告诉小林："这是老泰总的意思，你从现在的工地上往这儿补材料，缺多少，补多少，把上边的三间修好，再在旁边的位置修一个厨房。从明天起，你带上你的工人，这里全权交给你了。你也不用去问主人家，直接按我的意思修就是了。所有的费用，我会在工程里给你结算的。"小林点头，在心里默算这儿大概需要多少材料和人工。

胡初安将矿泉水递到二位面前，憨笑："谢谢你们！"

"好了，胡哥，我先走了，你这儿的事儿从今天起我就全部交给小林了，你想在家里待着也好，去医院照顾你母亲也好，反正二十天之后，新房就会基本完工，到时我再来检查一下。这期间你要有什么事儿，可以给我打电话，也可以直接到公司里来找我。只是别随便去打扰我父亲休息。"

胡初安点头："谢谢泰总关心，你一路慢走。"

看到泰谦的车消失在村外，小林对胡初安说："你的造化真大，居然让泰总亲自过问你这房子的事儿。我听说你在车祸中救过他父亲，是不是真的？"

胡初安点头："我也是出于道义，伸出援手而已，没想到要得到他们的帮助的。想不到……"

"老泰总是信佛的人，他总是相信善有善报。其实啊，你真该好好利用这层关系，到他们的公司里，随便给你一个组带，一年下来赚个几万十来万是不成问题的，你何必非要自己到处打工呢？现在在哪儿打工吃的都是受气饭。"

"林哥说的都对，可我目前还没那个实力，等到以后有那个机会了再说吧。"胡初安也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

"好了，咱们来说说你这房子的事儿吧。"

代一江的电话是告诉泰谦一个重要信息，平水县县政府正在招标工程，要投资两千万重新修建政府大楼，这个信息是梅娉婷今天早些时候透露给代一江的。

代一江本想亲自到办公室告诉泰谦的，可是他在办公楼里等了半天，也不见表哥回来，就打电话给泰谦，听说他正在平水县，就让他去见梅娉婷。

梅娉婷接到泰谦的电话时，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她其实并没有看到过泰谦本人，只是从代一江给她的相片中，看到过高大帅气的泰谦。她一直想见见这个传说中的大老板，可是一直没有机会。代一江一直都对她说，泰谦是如何忙，简直找不到时间休息，她也就不好意思老是让代一江帮她约泰谦。

梅娉婷想见泰谦，并不是因为他是有钱的老板，而是因为她觉得他实在是太帅了，太养眼了。要说有权有钱，袁春立可谓是第一人选，可是在她眼里，她总觉得袁春立少了一些男子汉气概，骨子里多了些柔弱；而代一江实在太年轻，根本就没有成熟男人的那种魅力；所以她很想见见泰谦，看他究竟是不是自己心目中的偶像。

终于逮住机会了，平水县政府大楼建设工程招标，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算自己提供的这个信息最终不能让泰谦成为中标人，但至少自己可以见到泰谦。

泰谦会不会真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么英明神武，让人看一眼就会神魂颠倒的男人呢?

从接到代一江电话的那一刻起，听说泰谦就在附近，她的心跳就开始加速，两个脸蛋很快就红得比苹果更可爱。

女同事奇怪地看着她："这气温并不高，屋里也不是太热，你怎么就像喝了鸡血一样，脸那么红呢？是不是打了腮红了？"

女同事伸手在她脸蛋上摸了一下："哟，这么烫啊，你是不是感冒了发烧呢？"

梅娉婷笑着躲闪着："没，我好着呢。"

"那你脸蛋怎么这么红这么烫？"

"不知道，我也不知什么原因突然之间血液上涌……"

"啊，哈哈，我知道了，一定是你男朋友要送你什么礼物，你兴奋成这样的吧？"

“没有的事儿，你别乱猜啊！我一个多年不见的同学从省城那边来看我，我得出去一下。一会儿下班的时候，你帮我打打卡，谢谢了，明天我请你吃烧烤！”也不管同事答应不答应，梅娉婷提起自己的小坤包，飞快地出了办公室。

泰谦已经在平水县最好的茶楼里开了一个包间，坐在里边等着梅娉婷的到来了。梅娉婷周旋在代一江和袁春立之间，可是两个男人的身上都少了些许气质，这对追求完美的梅娉婷来说，简直就是致命的打击，可是在没有找到更好的目标前，她又不好将这两个男人从生活中抹去，她在等待。

当梅娉婷走进包间的时候，眼前突然一亮：自己见过的男人也不在少数，可面前这个男人怎么就那样摄人魂魄呢？

“梅小姐是吧，快请坐！”泰谦微笑着站起身，将面前的椅子微微挪了挪，请她坐在自己旁边，“梅小姐喝点什么？”

“来杯咖啡吧。”

“吃点什么点心？”

“随便吧。”

“请将你们这儿最好的点心来两份。”泰谦对服务员说完，目光落在梅娉婷脸上，“梅小姐这么看着我，是惊讶我长得寒碜是吧？”

梅娉婷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其实早就听你表弟说起过你，一直就想约你一起聊聊天，可听他说，你一直很忙，所以没有机会见识你的风采。要不是这一次有一个工程的招标活动，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见到你呢！”

“呵呵，梅小姐说哪里话，其实只要你一个电话，我再忙都会抽出时间来陪你聊天的。只是我一直没有那个缘分罢了！”泰谦说话很有分寸，这让梅娉婷心里很受用。

“这次约你来，只是想告诉你平水县县政府大楼工程招标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梅娉婷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泰谦棱角分明的脸上，特别是那双大眼睛，更让梅娉婷有一种很想伸手摸一摸的想法。

“我当然有兴趣了，如果我们投标，你认为有多少成的把握？”泰谦听说是两千万的工程，就想听听具体的东西。

“对外说的是两千万，实则至少不下八千万，因为工程庞大，整个平水县早已经有好多家建筑公司跃跃欲试了。如果你愿意投标的话，能否成功还得看你们的实力与你们做事的能力！”梅娉婷哪里不知道其中的水有多深。

泰谦怎么会不明白其中的曲折，他会意了：“这个当然，如果梅小姐可以帮忙以减少阻力的话，我自然会竭尽全力疏通其中的关节的。”

“那好，这两天我就进一步收集资料，你等我消息，我将你们公司的名字报上去后，会有一个前期招标审核，我会保证你们能进入那个审核名单。你将贵公司所有的相关资料让小代给我拿来，我会通知你什么时候来拿预算资料，什么时候投递标书的。”梅娉婷笑着说。

“那真是太感谢梅小姐了！事成之后，我一定会重谢你的！”泰谦笑着，他从梅娉婷的眼睛里看到的是一种渴望，这种眼神有别于其他女人看自己时所射出的光芒，其实说白了就是梅娉婷正色眯眯地看着自己！

泰谦脸上的笑容很淡，很职业，可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自从他离开华筱筱后，他就觉得这世间再也不会有华筱筱那般清秀可人的女人了。要不是因为每天有很多工作要做，泰谦真觉得自己会抑郁而死！面前这位梅小姐，虽然面容姣好，可眼神也确实是有些让人觉得可怕：哪有女人这么色的？

两人又天南海北地说了一阵后，梅娉婷突然觉得肚子开始叫了，于是皱了一下眉头。她这细微的表情被泰谦看在眼里，他马上起身，微笑着说：“梅小姐，我突然感觉有些饿了，你能不能赏个脸，我请你吃一顿晚饭。”

梅娉婷心里当然高兴得不得了，面上却不以为然地说：“哎呀，咱们这才初次见面，什么事儿都还没办好，怎么可以让你请我呢？”

“呵呵，就算什么事都不请你办，就当是朋友，我也应该请你吃顿饭的，走吧，这平水县城哪儿的菜品好，你带路，我开车！”

梅娉婷陪着泰谦在平水县最好的餐馆吃了一餐她这半辈子以来最愉快的晚餐后，她差点就开口邀请泰谦去自己的家里坐坐了。要不是泰谦突然接到公司的电话，非要他马上赶回去处理公司事务，她真的就能与泰谦共度春宵了！

泰谦被突然叫回公司，其实并不是公司里的事儿，而是丁如花又收到了一封没有寄信人地址的信，由于平时公司的信件多数都是丁如花在处理，所以这一次她也依然如往常一样打开信封，可这一次，她吓哭了！

泰谦看着这封信，也皱起了眉头。

丁如花坐在他旁边："泰总，我的电脑丢失了，可我没想到居然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这也不怪你，对方不就是要钱么？我再暗中调查一下，如果确实不知道是什么人做的，就按他的指示把钱给他们就是了，只是要把所有的会对我们不利的东西要回来！"

丁如花擦着眼泪："我只是把当初的那些相片存在电脑里，哪里想到会被人利用。"

"这也不能全怪你，只是以后你如果再要把和什么人做爱的相片视频保存到电脑里的话，你就得把电脑保管好！你还年轻，可不能再因为那些事毁了前程！"泰谦没去看她，又把目光落在这次寄来的几张相片上。

"我电脑里只有我们去玩的相片，哪里会有这些相片嘛，这些分明是用 PS 拼接起来的！都是什么人啦，怎么会把我牵连进来嘛！泰总，要是我们去报了案，我还能活么？"丁如花哭得更伤心了。

"你放心，我暂时还没有非要报案的打算，毕竟他们要的只是两百万而已，我不可能拿整个公司的前程和你的名誉来做这场交易的。"泰谦看着这组相片里的其中一张，这一张是女人半跪着，男人采用后进式进攻的姿势，泰谦注意看的目的，想从这个男人的小肚子上看看究竟有没有一颗黑痣。

可是这张相片因为角度不对，泰谦没有看到想要看的东西："将这些相片收好，你先回去吧，我来考虑如何处理这事儿。"

丁如花看着泰谦："泰总，我看我还是从这儿消失的好，要不然，你明天给我把工资结了吧，我出去旅游一下，散散心，看能不能在其他地方找个工作。"

"你真不想在这里干了？"看到丁如花毫不犹豫地点头，泰谦只好又说："那样也好，你先出去散散心，要是找不到其他工作，等我把这件事摆平

了，你想回来上班也行。"

丁如花含泪离开了办公室。

泰谦又将所有的相片看了一遍，想从中发现一点什么，可是，除了自己和父亲陪丁如花玩的相片外，那张做爱的相片并没有给泰谦提供些什么帮助，他只是觉得这张相片上的男人的身段有些眼熟，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会是谁和丁如花搞在一起。

丁如花第二天将自己的工作交待了后，低着头从泰谦手里接过一个厚厚的信封，就离开了公司。

丁如花离开几天后，小林给泰谦汇报工作，说胡初安家的房子主体已经完成了，正在进行抹灰和贴墙地砖的工程。

泰谦满意地点点头，嘱咐小林一定要做好，不能给老泰总抹黑。

小林满口答应着，突然他想到了什么，便问泰谦："泰总，我怎么没看到丁主任呢？今天没来上班么？"

"她出去旅游散心了，可能以后不会来公司上班了。"

"哦，发生什么事儿了？她怎么会突然离开公司？"

"没什么。别打听不应该打听的事儿。"泰谦埋头忙自己的事儿。

"泰总，我昨天在胡初安家，听到胡初安接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叫对方丁姐，当时我没在意，可事后听人说公司里最近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儿，我就在想，如果胡初安嘴里的丁姐就是丁主任的话，他们怎么可能打得那么火热？"

"哦？"泰谦突然抬起头来，怔怔地看着小林，"你还听到什么？"

小林努力地想了想："胡初安当时脸上挂着微笑，说话的声音很小，加上干活的噪声很大，我也没听清楚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只是听到他提高音量说了相片两个字。他可能也是注意到我离他不远，所以他走开了。"

泰谦的眉头皱得更紧，过了好一会儿，他对小林说："你明天去胡初安那儿时，告诉他我爸想见他一面，让他明天到公司来找我。"

小林答应着走了出去，泰谦从抽屉里拿出那几张相片，再次找出那张做爱的相片，仔细地观察着相片中的男人身体。

胡初安不知道泰谦叫自己什么事儿，赶到公司时，已经是中午时分。

泰谦由于突然接到梅娉婷的电话，要他下午到平水县商量事情，他也没多少时间和胡初安细谈，就叫代一江点了一些饭菜送到办公室来，他和胡初安一起吃。

“胡哥，你的房子主体已经完工了，你还满意吧？”

“满意，满意，实在是太好了！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泰总，你对我太好了！”

“唉，我这人对朋友就是这个样，一旦付出感情，觉得对方是个可以做朋友的人，就一定会死心塌地地对对方好，可是有些人就觉得像我这种人好欺负，都想爬到我头来拉屎了，你说可气不可气？”泰谦说这话时，一直看着胡初安。

胡初安打了个颤，但很快镇定下来：“什么人那么没良心呀！泰总应该教训他才是。”

“哎，一个在我们公司工作了许多年的员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居然想学网上那样弄个什么艳照门出来，我也不知道她究竟是怎么想的，无非就是想要点钱而已，干吗连自己的名誉都不要了呢？你说这人啊，真到了不要脸的时候，确实连鬼都害怕了！”

“你怎么就没有早点看出来呢？她会给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呢？”胡初安担心地问。

泰谦笑：“哎呀，损失是小事，我不在乎那点钱，我只在乎人与人之间的情义。钱财没了可以挣回来，可这情义没了就如同一个人的形象死了，这人死了，还能有复活的可能么？”

“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对，你说得对，胡哥，我想问你一句，你和丁主任熟识到什么程度？”

“和她？只是认识而已，也没说过几句话。泰总怎么想起问这个事儿？”

“我听我朋友说，你好像经常和她通电话呢！你们之间是不是建立了一种不寻常的友谊呢？”泰谦的话让胡初安身子一颤，他的这个动作让泰谦看在眼里。

“泰总说什么话呢，我一个穷打工的，和她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人，丁主任哪儿能把我看在眼里呢！我和她真的没说过几句话。”

泰谦笑了："呵呵，好了，咱不说她的事儿了，既然你和她并没有交往，我也就不再和你说她了。你先吃饭吧，一会儿我去平水县的时候，顺便把你送回去。"

"小林说你找我有事儿，究竟是什么事儿，就问丁主任的事儿么？"

"不是，原本今天下午我爸是想让我带他和你去洗一次温泉的，可突然接到梅小姐的电话，要过去和她说工程的事儿，所以就不能陪你去洗温泉了，以后有机会再去吧。"

"老泰总这段时间还好吧？"胡初安突然问道。

"唉，我爸那人一直信佛，一直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他一直都做好事，怎么就会遇到这种事儿呢？他一向喜欢帮助人，想不到居然会被人诬陷！这有些人的心啊，真不知道是怎么长的。"

胡初安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站起身子，慢慢地解开衣服。

"胡哥，你解衣服干吗，快穿上。"泰谦赶紧阻止他。

"我知道泰总想带我去洗温泉是什么意思，在我们家，我看到泰总盯着我发呆，泰总你想做什么就做吧，就当我报答你的恩情！"胡初安已经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了！

泰谦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了胡初安的小腹上，他看到了肚脐下靠左边的那颗黑痣！

泰谦身子一震，竟然呆呆地张大了嘴巴！

胡初安误会了泰谦的意思，脸上一阵发热……胡初安听说过那种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游戏，只是他不知道今天居然会落在自己身上，对方是个老板，是个很有身份的人，自己真的有这种遭遇……

泰谦也顾不得脸红了，他飞快地从抽屉里拿出前一次那张相片，举到胡初安的小腹上进行对比。

胡初安一看到相片，扑通一下跪到了泰谦的面前，眼泪流了出来……

泰谦与梅娉婷再一次相见还是在上一次那个雅间里，只不过这一次泰谦在见到她之前心情十分愉快。

并不是说一见到梅娉婷，泰谦的情绪就低落了，而是梅娉婷对他发出的笑容让他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在出卖肉体一样，这让他多少有些不舒服。

从胡初安那儿得到了真相，他简直是悲喜交加，从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有了主意，要如何处理相片这件事儿。

梅娉婷约见他，他认为一定是和工程招标有关的事儿，可他没有料到的是：梅娉婷居然对他的身体有所企图！

泰谦到达茶楼雅间时，梅娉婷已经坐在里边笑盈盈地等着他了，一见到他走进雅间，她就迫不及待地走到他的面前："哎呀，泰总，要不是跟你说工程的事儿，真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你呢！"

泰谦笑着："真不好意思，这几天一直有些俗事缠身，其实前两天就想过来看望你的，可公司里又发生了一件让人不太愉快的事儿，所以耽搁了，还请美女原谅。今日来见美女，来得匆忙，也没买什么好的礼物，这是前几天陪朋友逛商场时，给你挑的一件首饰，希望你喜欢！"

泰谦从包里拿出上一次给华筱筱买的首饰，双手递到梅娉婷的面前。梅娉婷瞪大眼睛看着他："泰总，这样不好吧，无功不受禄，咱们的合作才开始，还没有结果，你若现在就送我礼物，我怎么好意思接受呢？"

泰谦笑着打开盒子："哎呀，就算咱们不是因为工程相见的，是其他原因认识的朋友，送你一件礼物也是人之常情，你何必想得那么复杂呢？难道我就不配做你的朋友么？"

"哎呀，泰总，你这是什么话嘛，我能高攀上泰总做朋友，那才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呢！"梅娉婷看着盒子里金光闪闪的首饰，"这么贵重的首饰，我怎么敢收呢？"

"梅小姐，你就不要客气了，咱们以后还有很多合作机会，这一次如果成功了，我还有大礼送给你呢！"泰谦看着梅娉婷的眼睛，希望能看到她除了激动以外的眼神。

"其实我倒并不在乎你送不送什么大礼给我，"梅娉婷伸手抚摸着泰谦的手臂，"我倒是很想看一看这华丽的外表下究竟长着一颗什么样的心灵！"

泰谦一愣，哪有这么赤裸裸地诱惑别人的女人？也太直接了吧！

"呵呵，像梅小姐这么有魅力的女人，什么样的男人不拜倒在你裙下，像我这等粗俗的狂野之徒，又如何能入得你的法眼？"

梅娉婷笑了起来，直盯着泰谦："我听你表弟说，你最近失恋了？我

就觉得奇怪，像泰总这么风流倜傥的男人，怎么可能随便失恋呢？”

泰谦微微一笑：“只不过错过了一处很养眼的风景而已，也说不上是失恋。人生嘛，总有很多风景坐落在前进的路途上的，如果为错过一处风景而萎靡不振，就会错过更多的风景，所以我并不在意一次失去，因为失去一次，我就将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我希望我会是你的一次选择！”梅娉婷的笑容很是坚定，她的目光简直就是火辣辣的勾引。

泰谦挪了挪身子，伸手端起面前的茶杯：“梅小姐，或许我只是你众多选择里的一处吧？”

泰谦从代一江的神色里早就已经看出，代一江对于梅娉婷的尊敬，如果不是二人年龄相差太大，泰谦肯定会认为代一江和她是很配的一对！如果真是这样，面前这个女人，就很可能是自己的表弟媳妇……

“哈哈，我确实有很多选择，不过都是他们主动让我选择的，只有你才是我主动想选择的！”梅娉婷在官场走动多年，何尝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察言观色的人物？

“你这么主动，让我很惊讶，也很害羞。”泰谦放下茶杯，在屋里扫视了一周，目光落在那扇随时都可能被服务员打开的门上。

梅娉婷会意了，她起身走到门边，轻轻地扣上了门，然后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到泰谦的面前，用一种满是柔情的眼神看着他，就好像想把他直接刺穿一样……

泰谦伸出双手，梅娉婷也伸出双手，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希望你不要后悔！”

“我只求曾经拥有……”

“希望我们的合作不只是暂时的！”

“这世上可以真正长久的东西只有彼此的心……”

17 起死回生

就在泰谦和梅娉婷出入高级茶馆、宾馆的时候，海成东也将自己打扮了一下，开始出入那些一般只接待富人的高级娱乐场所。只不过他在那些地方并不是去玩儿，他是在寻找着猎物。

这世间总有一些越有钱越是寂寞的人，正所谓高处不胜寒！

海成东想抓住每一个机遇，充分利用自己的特长来寻找赚钱的机会。咸鱼要翻身，就得不耻劳作，有时出卖思想，有时出卖行为，有时甚至还得出卖灵魂，谁都不可能不劳而获。

海成东还得避开胡初安，毕竟自己欠了人家那么多钱，按揭的房子得按月付钱，生活费得去挣，买的那几只股票他都不敢去看，他怕看一次就失望一次，干脆把他们锁起来，每天早出晚归，用堆在别人面前的笑容来冲淡自己内心的苦楚。

自从那次在首饰店看到华筱筱和泰谦后，海成东再也没有看到过她，就连她的电话也不敢去打，就算打了，她也不会接，也许她早就把他拉入了黑名单！

这一天，当海成东在一家高级会所出现的时候，猛然间看到了一个让他很是愤怒的身影。刚开始他以为是自己眼睛花了，直到他走到那人面前，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情敌原来也是寂寞至极。

海成东面前的男人是泰谦。

当泰谦突然看到海成东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先是一惊，既而往四周看了一下，确定是他一个人在这儿的时候，他有些惊讶："你一个人？"

“你怎么也是一个人？”海成东哪里知道泰谦也是在那一次与他的不期而遇后就再也没有继续那份感情的意思了。

泰谦苦笑了一下：“你也别做出那么恨我的样子，我其实也是受害者。咱们也算是天涯沦落人了，我请你喝一杯？”

“有人请当然好。”海成东从来不会拒绝送上门来的好事。

“你和她没有联系过？她不是要找你离婚么？”泰谦坐下后，看着海成东那一脸的迷茫，觉得还是把情况挑明的好。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真要娶她，要让我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话，你就得给我钱。”

“你觉得我会花一百万去买一个已婚妇女么？”泰谦很是不屑的口气说道，“你们俩的隐婚已经将她母亲害死了，同时我也是你们的受害者，要早知道她是有夫之妇，你觉得我会和她交往么？”

“她就从来没对你说过她有男朋友？”海成东不相信泰谦的话，华筱筱如果真没对他说起自己的任何一点情况的话，那泰谦也确实是爱得太冤了。

“说句实在话，华筱筱确实是我见过的很有涵养的女人，她身上的某些特质是我在其他女人身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对她有种特别的好感。”泰谦想了想又说，“和她交往的日子也不算短，可她就从来没有像别的女人那样，每天都追着问我，你究竟有多少钱，你们公司每年能做多少工程，一遇到问那些话的女人，我心里就特别烦，而她就连我的公司办公室，如果不是我带着她去，她是从来不会轻易踏入半步的！”海成东突然笑了起来，笑得身子打颤，他端起面前的饮料喝了一口，又差点呛住，他转过头咳了一下，这才止住笑。

“你笑什么？”

“我笑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泰谦无语了，认真地看着海成东，眼前闪过华筱筱淡淡的笑脸，很清纯很美。

“你看到的那些都是表象，你也不想想，如果她不爱财，她妈不爱财，我们至于隐婚几年么？我们原打算，只要我的事业有成，能赚钱买到房子车子，就对大家公布我们结婚的事儿，到那时她的母亲就会接受我。可是

好几年过去了，我不但没有像预期那样赚到足够多的钱实现理想，还连工作都丢了。如果我的情况被她母亲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被生生扯断；而且因为她母亲有心脏病，如果知道我们已经结婚几年了，会马上就要了她的命的，所以她选择退让，选择伤害我来保全她母亲的性命。我知道她对我的爱还是有的，所以当她母亲让她去相亲的时候，我清楚她只是去应付而已，她不会轻易就爱上不三不四的男人。我哪里知道她的相亲对象会是你！我和你比起来，经济实力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下在地下。自从和你相了亲后，她对我就开始冷淡了，很少再回我们租住的小屋，却是住到了公司的宿舍里，居然还对我说，是给我空间，让我好好思考寻找赚钱的路子，我倒是信以为真了，却并不知道她却是为了更好地接近你！”海成东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他也不去看泰谦的表情，他知道泰谦这会儿不知道心里有多郁闷呢。

“我并不觉得她是像你说的那么爱财的女子……”

“哈哈，这就是她的精明之处。再说她原本也是有顾虑的，你也不想想，她真要是一开始就对你疯狂进攻，今天要买这样，明天要买那样，你还会喜欢她么？她和我的关系一直没断，她还是要先保护她自己是吧？你说她母亲已经死了？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料到。现在想来，一定是因为你们家里知道了她的情况，而她母亲也突然间知道了她和我已经结婚几年这个事实，让她受不了而突然去世的。”

“你一点都不知道？”

“我从哪儿去知道，要不是你今天对我说，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见到她，即便见到她，她也许也永远不会对我说她母亲去世的事儿的。”

“你们之间不是还有爱么？”

“有爱又怎么样？爱就能融化一切么？我和她爱了那么多年，到头来的结局是什么？还不是两败俱伤？就因为我没有钱，没有房，没有车子，在他们家人的眼里，我再优秀都是无用的，都是一无是处的！”

“你也别这么想，理智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学会看重自己，相信自己，只要付出了，就不怕没有收获的时候。”泰谦心里已经没有那么多恨了，相反他突然间觉得海成东和华筱筱也确实是太可怜了，真的是一对苦命鸳鸯。

“难得你在这种时候还这样对我说话。刚才见到你的那一刻，我真巴不得一刀捅死你。”

泰谦笑了：“我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无赖是吧？我这种人身边是不缺女人的，但少有女人能像华筱筱那样让我很投入地去爱。可是她和你的关系，真的让我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她母亲去世的消息让我很是痛心，我觉得是我不应该把她和你的事实说给我的家人听，从而间接地害了一条人命，所以我也想到去表示我的哀思，可是，她居然连我的面都不见，想来也没有多大意思，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她一丝消息。”

“泰总，我真的很敬佩你的为人。当我听胡初安说起你时，他眼里满是崇敬的表情让我怀疑，我一直都觉得是你们这些有钱人在假装是伪善，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一直以来我都误解了你。我真诚地对你说一声，对不起。”

“那没什么，你也用不着说什么对不起，俗话说人正不怕影子歪，我们做事对得起良心就足够了。另外，在这件事中，没有谁对不起谁的，其实我们都是现实与金钱的受害者，所以我还是要对你说，如果你真的还很爱华筱筱，你就应该努力，争取早日让她回到你身边。”

海成东突然有种想流泪的感觉，自己一直做的事儿是不是真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正当海成东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一般，不知道如何应对泰谦的话时，一个打扮得很是耀眼的四十多岁的女人向他走了过来。

女人走到他身边坐下：“帅哥，你早已经来了啊？”她的眼光投向泰谦，“这位是……”海成东赶紧笑着说：“他是我以前的同事。泰哥，我先走一步，改天再约你喝茶哦！”

望着海成东被那个女人拉着走了出去，泰谦心里很不是滋味，看着会所里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一种深深的寂寞感刺伤着他。梅娉婷好像也不是那种特别爱财的女人，可她觊觎的是自己的身体。她趴在泰谦的胸前，嘴里喃喃的全是她在梦里都想着和泰谦在一起的胡话，这让泰谦觉得自己有一种卖身的错觉！海成东卖身还可以挣钱，可自己呢，只有付出，能有收获么？要不是梅娉婷可能会带给自己一些利益，泰谦真的不太喜欢和她在一起。每一次和梅娉婷约会后，泰谦都会感觉相当失落，甚至有一种在出卖自己的色相，以换取公司利益的罪恶感。

为此，一到难耐的夜晚，他就出没在高级会所以期遇到与自己一样有着诸多烦恼的人来消除寂寞；而白天，他就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忘掉所有的不愉快。

胡初安的房子快要完工了，小林来向他报告进度，并希望他有空去检查一下工作。泰谦很是高兴，当即和小林开车前往胡初安的家。

胡初安的母亲栾光燕病情稳定了不少，清醒的时候多了；父亲胡华光也在前两天回到了家，埋头在家和儿子一起做一些杂活儿。

泰总再一次亲自来过问修房子的事儿，让胡初安感激得嘴唇哆嗦。

那一天，当他告诉泰谦，自己被丁如花要挟，两人合伙起来勒索泰谦的钱时，他觉得自己从此完蛋了，泰谦一定不会饶了自己，会报案抓了自己，可是他预想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泰谦告诉他：我知道你的难处，也知道你是被人逼的，我也不为难你，免得让我父亲不高兴，让他觉得罪孽深重，所以你只要听我的话，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帮助你。胡初安将自己如何被丁如花骗到她的住处，他又如何着了她的道，等到第二天醒来，他才知道丁如花设了一条什么样的计的整个过程告诉了泰谦。泰谦听出了原委，他反复将丁如花的所有行为串起来想了想，觉得这么些年，自己对她的冷落可能真的深深地伤害了她，所以才有她疯狂地向自己进行报复的这个结果。

泰谦将胡初安叫到院子外，问他："最近她还和你有联系么？"

"我告诉你实情后两天，她过问了一下进展情况，我告诉她，你已经知道全部实情了。她就问我是怎么样知道的，我跟她说是因为相片的事儿，你知道一部分相片里的人是我时，她突然就不出声了，然后就挂了电话，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如果她再要和你联系的话，你让她直接来找我，我和她有一些事终须要了结的。"泰谦看着远方，"我们多年的交情就此要断了。这次可不是我在负她。"

"泰总你是个大好人，我真后悔当初听她的话给你送什么信，让老泰总和你担了那么多的心。"胡初安抹着泪说。

"你也别太自责，有些事儿是谁也不想发生的，但是如果不发生的话，

我们就看不清楚某些人的面孔。这样早发生也好，至少今后不会再有莫名其妙的痛突然发生了。”

“丁主任也是的，你们对她不薄，她怎么就会想出那么毒辣的计呢？”

“一个女人如果拿自己的身体来交换今后的幸福的话，那她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女人了，她早已经成了金钱的奴隶了，她也就失去了做一个善良的人的基本条件了。”泰谦摆摆手，“好了，不说了，我要回去了。”

“将就在我们这儿吃点东西吧。”

“不了，你看你们这儿乱糟糟的，等新房子全部完工后，你不请我，我也得来喝一杯酒的！我进城去了，有个美女还要和我谈事情呢！”

泰谦和小林走了，胡初安站在院子里望着他们离去的方向流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泪，这才收住心神，告诫自己这辈子只要一有机会，就一定要报答泰家人对自己的好。

泰谦从胡初安家回来后，又过了很多天，他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来的电话，接通时，泰谦接连喂了好几声，对方都没有吭声，当他正要挂掉电话时，却突然传来嘤嘤的哭声，紧接着对方叫了一声：“泰总，我……”泰谦心里一紧，这声音分明就是丁如花的，他赶紧问了句：“如花，是你么？你在哪儿？”

“我在哪儿现在还重要么？你不是希望看到我死么？”丁如花没头没脑的话让泰谦心里一紧。

“你这是什么话？我什么时候希望看到你死了？”

“你已经知道我干的事儿了，你要知道我在哪儿，你不马上就报案抓我么？”

“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报案抓你呀。如果我真想那么做，你觉得你还能躲到哪儿去？”

丁如花沉默了一小会儿，嘤嘤的哭声又开始继续。

“你做事一直都是想当然地去做，从来就不仔细想一想，你那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这么多年，我泰谦究竟什么时候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们泰家几口人有哪个对你有过不敬，你那样做，你觉得有意义么？”

“我从来就不去想做的事儿有什么意义，我只做我想做的事儿，我只

需要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哪怕让人唾弃，我也要追求我想要的东西。”丁如花觉得自己实在太不值了，因为想报复泰谦，所以投入泰青川的怀抱，又因为想报复泰氏公司，所以赔着笑脸去和杨劲合作，哪知事情还没有一点眉目，杨劲却又因为故意杀人被抓；老天真是捉弄人，原以为送来一个福星，自己只好捏着鼻子委身一身汗臭的胡初安，谁知他却是个纸糊的灯笼。这如今，自己的计划还没有得以全面实施，就已经被聪明的泰谦识破，她怎么甘心呢！

“你得到没有？”泰谦反问她一句，“你觉得你那样就一定能得到？”

“我的失败并不能证明我比你傻，它只能说明你比我更狠！”

“我对你狠过么？我承认在某些事情上，我是比别人狠了些，但那是做生意的人的本质，如果我不狠，就势必就会被别人欺负；如果我不在很多事情上强硬一些，泰氏公司还能有发展么？处处被别人牵着鼻子，你觉得那样做就算是善良，就算是仁慈了？”泰谦很激动，许久以来积压在心底的不快，今日是不吐不快了！

当初他看到那些相片时，还对丁如花产生过深深的同情，他真怕因为公司的事儿会将她拉进去，她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自己的罪孽就深了；可是后来听胡初安说所有的事儿居然是丁如花一手策划的，他惊讶得好半天说不出来话，在那一刻，他恨不得丁如花出门就被车撞死！

可是慢慢地静下心来后，他觉得丁如花可能是因爱而恨，因恨而出此下策，如此说来，其罪责还是在自己。如果将这件事儿闹开去，不但会毁了丁如花这个故人，还对泰氏公司以及自己的家庭带来不可预知的影响，这样想来想去，他最终还是决定，如果丁如花能向自己认个错，他就当这件事儿没有发生过，也不去追究她的责任。

可是很多天过去了，他以为丁如花会出现在他面前，或者给他打个电话，谁知直到他问了胡初安后才知道，原来丁如花害怕他会报案抓她，早已经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我在你身边这么多年，为了泰氏公司的发展壮大，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到头来居然是这个结局，我真的不甘心呀！”丁如花依然带着哭腔。

“你进公司也就五六年的时间是吧？这五六年的时间里，哪一年没有给你工资、奖金？你难道觉得现在就应该把公司分一半给你才叫对得起你么？既然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也不想问你究竟在什么地方了，只要你答应今后不再生事儿，不再拿那些陈年旧事来寒碜自己，抹黑别人，我就会给你一笔钱，你想在哪儿做点小生意都行。”

丁如花一听这话，原本是想再拿他们父子说事的想法也突然之间不知道如何开口了，她喃喃地说：“你说的话可是当真？”

“我什么时候说过的话没有兑现过？你要是能答应我的条件，就亲口给我做个保证，然后给我一个账号，我会给你十万块钱。”

一听才十万块钱，丁如花心里猛地一愣，随口就说：“我要随便往外边说点什么事儿，你觉得你们的损失才十万块么？”

“哈哈……”泰谦笑了，“那你就试试吧，我的公司大不了不做了，你的下半辈子呢？你还想过幸福的日子么？不是自己辛苦挣来的钱，你就算拿到手，花起来你会心安么？”

“有什么不能心安的？我还不是用自己的身体换来的？那些明星为了挣钱还可以用身体换来荣誉换来钱，我为什么就不能？况且我又不是那种明星，只要钱到手，我嫁远一点也就是了，我的死活，也就是草木一秋，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倒是你们的公司……”

“你别老是扯着我的公司，如花，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给你十万块也算是给我们多年的友情的一种肯定，如果你真要逼我，你不但一分钱拿不到不说，还很有可能亡命天涯。当然我也可以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结果，那就是以诈骗罪被关个十几年！”

“你吓唬谁呀！你真要敢那么做，你不是早就做了么？还等得到现在？”

“我其实就是在等你的这个电话，如果你诚心认错，我还是决定放你一马，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我就不知道下一步我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你也知道，泰氏公司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还有其他股东。如果你想让泰氏受损，我可以闭上双眼，任你胡作非为，但是其他人呢？你觉得他们都有我这么善良？”

丁如花沉默了一会儿，泰谦的话让她早已经糊涂的脑袋一下子清明了

许多。短暂的沉默以后，丁如花悻悻地说："泰谦，咱们之间永远没完！"

丁如花说完，挂了电话，泰谦愣了一会儿，摇了摇头。他希望丁如花见好就收，什么时候想通了，给他一个账号，好把这起事儿了结了。

几天以后，泰谦正在胡初安家检查完工的房子时，突然收到丁如花发来的账号，他笑着摇了摇头。

房子修好了，胡初安决定到泰谦的公司里去打工，挣钱还债。可泰谦告诉他："你还是先在家里照顾好你母亲再说吧，等她病好了，你就可以安心在工地上干活儿了。过些日子，说不定我在平水县城的工程也就到手了，到那时你就在工地上好好干，离家也近，不是更好么？"

"我早听说泰总正准备接县政府的工程，我相信凭泰总的实力，就没有竞争不过的道理！"胡初安笑着说着好话。

"这年头，实力是实力，那也只是想要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可真正起决定因素的条件还是要前前后后都得有人呢！"泰谦最担心的还是梅娉婷这个关系究竟铁不铁的问题。

"只要泰总努力了，再难的事情都会成功的！"胡初安相信泰总的实力，也相信只要他想出手做的事儿就不可能做不成。

"其实你有所不知，公司也有公司的困难，咱们上一个工程还没有最后结算，压了一部分资金在里边，前不久接的那个工程前期工作又刚开始不久，全是花钱的大头。一个公司再有实力，其流动资金都是有限的，如果长时间没有流动资金进行周转，所有的问题就都会浮上来，到那时就会给公司的运作打上死结，所以目前我既担心这个工程能不能到手，又担心万一到手了，如何进行资金周转。你也知道政府的工程，活儿好干，工程进度款却从来都是按合同来，这也是很多中小公司不敢轻易接政府工程的原因。"

胡初安听了泰谦的话，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他的心头，可是他又说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有这种预感。他总觉得，接政府大工程的公司，如果不是在政府里的关系特别铁，是想都不敢想的；如果泰谦想了，那肯定政府里有人，至于政府里他有什么样的人，他又不敢去问，即便是问了，他也分担不了什么忧愁，问了又有什么意思呢？

胡初安从泰谦紧皱的眉头里看出，他肯定是担心自己的关系比不过别

人的关系！胡初安曾经听小林说过，这段时间泰谦都在跑关系，尽人事，就是希望能接到平水县政府大楼这项工程的。

胡初安从心底里希望泰总能够成功!

胡初安看着眼前这栋泰谦帮忙修起来的房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本来自己也算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可是才在一转眼之间，自己就从富翁变成了负翁，连自己都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候，就从天堂掉入了地狱，要不是泰谦拉自己一把，这个三口之家就彻底完蛋了。

究竟海成东拿自己的钱搞了些什么名堂，至今胡初安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海成东不但买了股票，还投资了其他的项目，只是他当时就希望海成东能帮他赚钱，他搞什么项目自己又是不懂的，与其知道了担惊受怕，还不如放手让他去搞，自己只到时分钱就是了，可是，他的希望落空得太快了！很多时候他都想给海成东打个电话，可是他没钱就是没钱，你就是每天二十四小时和他通电话，也不可能让他拿出钱来呀。反正自己手里有他拿钱时的收条，前后加起来一百一十二万的字条，都签着他海成东的名字，他不可能就躲得过的，如果他确实要耍赖了，自己就凭这借条就能将他告上法庭!

可是告了又能怎么样了？他若真的把所有的钱都赔完了，法院就是判了他还自己钱，他一分钱也拿不出来，那还不是白搭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的海成东就是山上的小树，得等他发芽散枝，等他枝繁叶茂的时候，他才能还上自己的钱，说不定还真能赚上一把呢!

胡初安其实想得更多的还是这笔钱对自己来说毕竟只是一个偶然，不是自己劳动所得，带给自己的除了意外的惊喜外，还有更多意外的伤害，他已经有些怕了。

在听了泰谦对丁如花的事儿的处理结果后，他感叹泰谦的宽厚仁慈，对自己不但没有追究责任，还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不但帮自己修好了房子，还热心地安排自己今后的生活与工作！就算是自己的亲老子，也未必能做到这个地步！父亲胡华光虽然与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可是已经五十多岁的他什么时候替自己想过？他就知道好吃好喝好玩儿，从来就没有想过如何给儿子计划一下今后的生活。泰谦父子真的犹如自己的再生

父母，胡初安时不时地为自己曾经听信了丁如花的谎言而痛心不已。

听泰谦说海成东出入高级娱乐场所，他的心又揪紧了。海成东依然没有告诉胡初安自己的住处在哪儿，只是有一天，他给胡初安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在努力挣钱，并寻找机遇，他让胡初安放心，等到某一天，他赚回了钱，他肯定会一分不少地把胡初安的钱全部还上！

海成东之所以有这个把握，是一段时间以来，他在富人圈子里混，听了许多发财的故事，也听了许多如何做人的故事。别人说得更多的是做事先做人，人做得好，才有更好做事的本钱，如果连最起码的做人的道理都不懂，那谁还会相信你，谁还会和你合作干事呢？再者，做任何事儿，都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这世上没有谁是一步就能够登天的……

这些道理，其实说白了，海成东都是懂的，只是他对上流社会的人了解太少了，他以为富人要不是上辈人留下的祖业，就都是找准了地头，一锄挖了许多金娃娃的人。

海成东和好几个富婆有了接触以后，他慢慢地明白了富人有富人的寂寞与烦恼，特别是当他被一个富婆介绍给她的一个男同性恋朋友后，他更是发觉上流社会的复杂！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他发誓一有机会就要努力赚钱，直到某一天，自己成为腰缠万贯的富人后，他要做与众不同的富人！

海成东也游说在富人之间，向他们说自己的投资项目，发展计划，可是没有几个人会去在意他的游说，即便是上床时说得很好听，可一下了床，就没有几个能够想得起，上床前海成东曾经向他说起过什么发展计划了。

无数次的失败后，一个富婆答应，可以赞助他目前想要投资的项目一部分资金，但她要海成东保证，项目获得收益后，首先要保证她百分之五十的红利，其余的才是海成东的！海成东还能有选择？

他捏着鼻子和富婆签下了协议，拿到二十万的启动资金。可是这二十万也不是那么好拿的，因为富婆的附加条件是，如果海成东将这二十万赔了，他没钱还时，就得做她二十年的情人！这期间海成东只属于她一人，还不得结婚有家庭！

这一条实在是太毒了！可是海成东缺的就是钱，什么做人准则，在现在看来都是假的，有钱就是大哥！

海成东拿到钱的第二天，股市上扬，当他听到电视里评说最近的股市行情时，他将自己以前锁在箱子里的几支股票全部拿出来一看，其中有三支行情看好！

海成东决定孤注一掷！

这段时间孤注一掷的不只是海成东一人，泰谦为了能拿到平水县县政府近一个亿的工程，他几乎动用了公司近四分之一的流动资金作为人事。

泰谦已经有近一周的时间活动在平水县城里了，在梅娉婷的直接带领下，他见过了平水县委县政府里大大小小的官不下五十人，目的只有一个，在工程招标时，泰谦能混个熟脸，能拿到一个完整的标！

用梅娉婷的话来说，跑完这几个领导，应该就万无一失了！

这天晚上，泰谦在县城里最好的宾馆开了房，就为了犒劳一下劳苦功高的梅娉婷。梅娉婷今晚特别妩媚，她从浴室里出来，在半躺沙发的泰谦面前走来走去。

"泰总，你别苦着脸了吧，很快就会有结果了！我相信这一次你一定是个大赢家。"

"真要是那样，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泰谦笑着坐直了身子，看着梅娉婷，伸手示意她坐到自己身边来，"只要我有好处，就一定少不了你的。"

"我不需要太多，只要一点点温柔感受。只要泰总任何时候都想得起我，这次以后，还会有很多合作的。"梅娉婷抚摸着泰谦的大手掌，并拉着泰谦的手按在自己脸上。

泰谦顺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脸："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得快乐时且快乐，只要现在合作快乐，何必还去想以后呢？"

"呵呵，泰总你真的好现实哦！"梅娉婷往泰谦身上蹭，"抱抱我。"

泰谦推开她："我还是去洗个澡再说吧。"

泰谦向浴室走去，在迈进浴室的那一刻，他突然涌起一种无名的悲哀：从来都是别人向自己投怀送抱，可这一次，怎么就轮到自己给别人送抱了呢？梅娉婷也算是有魅力的女人，围在她身边的男人应该有很多，她怎么就抓住自己不放了呢？难道她还有什么阴谋不成？看起来也不像呀，她带

着去见的那些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肯定能在工程投标这个事儿发表意见的人，正如她所说的，花去几十万算什么，只要这个工程一到手，十个几十万都能回来！泰谦躺在浴缸里，半闭着眼睛想着心事，也不知道多长时间过去了，当他睁开眼睛时，却见梅娉婷赤裸着身子正往浴缸里来。

“哎呀，我说泰总，你这个澡也洗得太久了呢。”

“有些累，坐着就想闭上眼睛。”泰谦挪了挪身子，让梅娉婷坐在了自己身上。两人互相抚摸着，梅娉婷两眼放光：“泰总，真想这辈子都和你在一起。”

“其实我心中是有女人的。”泰谦想看梅娉婷是什么表情，注视着她。

“那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比我漂亮还是比我温柔？”梅娉婷微微一笑，扭了扭身子。

“也说不上究竟哪儿比你好，反正她给我的印象让我这辈子都无法轻易忘掉她。”

“可是我听说你早就失恋了，目前正好单身呢。你这么拒绝我，是不是不喜欢我？”

“我是失恋了，可是却并不代表我心里就不能没有女人呀。就像你，你可以和我出双入对，但你心里也不排除有别的男人的影子，他们或许比我更有优势，他们有的优点我没有，他们有的权势我不及，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你无法忘记他们的原因不是么？”

梅娉婷双手抱住泰谦的头，使劲往自己胸前按：“你看问题倒是挺透彻，可做起事儿来，真的有点婆婆妈妈！”

泰谦想动一下脑袋，可是被梅娉婷抱得太紧，他的鼻子和嘴都被她的胸部所捂，差点就呼吸不畅了……

18 心猿意马

梅娉婷的努力与承诺并没有给泰谦带来多少好运，毕竟她在整个县委县政府里边确实算不得一个什么重要人物。整个工程被分割成了好几大块，分别招标给了八个公司，每个公司所得到的标的预算金额都不超过两千万。而泰氏公司所中的只是一半的土建工程，预算金额为一千六百万。

这个标对泰谦来说，简直就是一记晴天霹雳：就算工程做完，决算金额能达到两千万，按百分之十的毛利来算，除去前前后后需要送的礼，估计不下百万，再将所有必要开支一除开，泰谦所能赚的钱也就只有几十万，对于泰氏那么大一个公司来说，这点利润简直就如同鸡肋！

泰谦从拿到标的那一刻起，心里就相当不舒服，如果整个土建工程让自己来做，那还有点意思，现在就连土建都才只做一半，这未免太对不起送的那些礼了吧！梅娉婷也相当惊诧，她之前得到的消息与现在的结果居然完全不同，招标会一结束，她赶紧找到正要离开的泰谦，两人坐在汽车里唉声叹气。

“我真的没听说他们会把工程分成八个标，要早知道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应该再做些努力！”梅娉婷看着脸色很不好的泰谦，有些歉意地说。

“哎呀，也许是他们临时决定的吧，我看其他七个公司也不全是本县的公司，看来都是很有背景的。”

“我已经大概了解了一下，他们都是与县委县政府里的那些头儿们有关系的，只是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在今天以前我居然连一点消息都没有听说过。”

“是政府的工作做得太好，像这样的工程被如此分割肯定是为了工程的质量与进度着想，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各方人物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你也不要再想其他的了，既然我们已经中标了，就算是一坨屎，无论如何也得把它咽下去了。”泰谦意味深长地说，“只是，你得注意自身形象，别让人抓住什么把柄，从这次招标来看，平水县县委和县政府里边的水可不是一般的深，你要小心涉水，别被呛了喉！”

梅娉婷很淡然地一笑：“像我这种没有多少发展前途的人，只求平平安安地工作，找个老公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不去沾染那些没必要沾染的事儿。要不是为了你，我才不会轻易去求那么多人呢。”

泰谦听了这话，皱起了眉头，隔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得回总公司和他们商量下一步计划了，改天再来请你。”

梅娉婷一脸幽怨地看着他：“你就不能迟一会儿回去？累了这么多天了，好好陪我休息一下，不行么？”

“我倒是很想留下来陪你，可是，这烫手山芋在手，总得抓紧时间进行处理呢！”泰谦拍拍她的大腿，“我也确实有些累了，先回去休息一下，不然就算和你一起去玩儿，我也没多大兴致，不是会扫了你的兴么？乖啊，听话，你先去工作，我走了。”

梅娉婷猛地亲了泰谦一口：“好吧，你要快些过来，我等你哦。”打开车门，她恋恋不舍地走了。泰谦回到公司，面无表情地将中标的事儿向几位公司高层通报了一下，满怀希望的所有人一听说只中了整个标的八分之一，再一看中标金额，都大失所望。失望归失望，既然标已经中了，只要管理得好，总还是有搞头的，虽然说期望的大烙饼变成了烤的小饼干，但总归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项目。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工程做下来，平水县的人际关系就会非同一般，今后在平水县的发展就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做工程的人，总有一些工程是人情工程。如果做人都做成了铁公鸡，还能成什么大事？

泰氏公司的人都是猴子成的精，这样的道理都不是不懂，很快大家就从当初的梦想里回到了现实当中，该做的什么准备工作大家还是分头去做了，谁也没有时间去抱怨泰总办事不力。不过，就算大家在泰谦面前没有

敢表现出一点直接的不满，可在泰谦的心里，总还是有那么一点疙瘩的。

泰谦心头的疙瘩还没有完全消退的时候，却又传来了一个更让人心急的事儿。时隔几天以后，泰谦有些奇怪，梅娉婷怎么会几天都没给自己打电话，他问代一江，最近有没有梅娉婷的消息，代一江一脸疑惑，他说自从梅娉婷和你联系上了以后，她就从来不会主动与自己联系了，如果你都不知道她的消息，他更是不知道了！泰谦一听这话，赶紧给梅娉婷打电话，可电话关机。泰谦皱起了眉头，这个时候也不是关机的点儿啊，一个政府工作人员，是不允许在工作时间随便关机的。泰谦嘱咐代一江，想法与梅娉婷取得联系，一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自己。

代一江一见泰谦皱紧的眉头，大气都不敢出了，他预感到可能梅娉婷出什么事儿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代一江赶紧想办法给平水县的熟人打电话，几经周折，两个小时后，有人从平水县打电话过来，告诉他：梅娉婷因为作风问题，正在接受组织的调查！

泰谦一听到这个消息，眉头皱得更紧了……

梅娉婷之所以出事，有人传言是因为其作风问题，可真正的原因却没有几人能说得清楚。倒是袁春立一听说梅娉婷被组织调查了，他很快就弄清楚是什么原因了：在这次投标中，有的公司因为投标失败，打出去的人事就无法收回来，于是就有人开始在网上发泄不满，并向相关部门投诉某某官员在招投标中受贿！

此等投诉关系到平水县委县政府的声誉问题，不得不严肃处理。和她一起被组织审查的据说有十人左右，包括两个正职，四个副职，及其他一些工作人员。袁春立开始动用父亲的关系，将梅娉婷保护了起来。

泰谦在这个事儿上倒真的有些手足无措，当他花了很多心思，费了很多精力才弄清楚梅娉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时，梅娉婷已经被停职了！

泰谦清楚他在这件事上是没有什么办法的，既然梅娉婷没有利用价值了，再说她有袁春立保护着他，泰谦决定从此退出梅娉婷的视线，他给梅娉婷打去了一个电话。

梅娉婷接到泰谦的电话是在她被停职后的第三天。这几天她都在袁春立的陪同下散心。她一直没有想通的是：自从自己被调查了后，泰谦怎么

就不关心一下呢？就算他不愿意关心自己，那也得关心一下与他有关的那些帮他得到标书的人呢，可是她所知道的消息是，泰谦好像从来就没有真正对这件事表示出一点关心的意思。泰谦实在是太市侩了！

这个时候，最需要得到关心的梅娉婷终于看清楚了袁春立对自己的爱。

袁春立听说梅娉婷被审查，丢下自己所有的工作，跑关系，疏通人事，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将梅娉婷的事儿抹平。当她看到来接自己的袁春立，那一刻她的心既冷又热，一瞬间经过冰火两重天的梅娉婷趴在袁春立肩头伤心地哭了起来。在袁春立的陪同下，梅娉婷一边散心，一边认真地思考这段时间以来自己的所做所为，她始终觉得自己并没有在什么地方出过差错，可是自己怎么就会这么倒霉呢？要不是因为帮泰谦得到工程，自己怎么可能去给人家赔笑脸呢？这笑脸赔了，工程也得到了，可是自己却因此惹了一身骚，可结果呢，泰谦居然连安慰一下自己的话都没有！

正在梅娉婷心里愤愤不平，却又不敢在袁春立面前表现的时候，泰谦好像掐准了时机一样给她打来了电话。

“喂，梅小姐，听说你出来了，祝贺你呀！”泰谦明显是带着笑意说的话，话里虽然透着真诚，但在这个时候来表现，未免太迟了点儿。

“哼，你还知道问候我呀！”梅娉婷提高了声音，怒道：“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呀！你是不是听说我被审查就希望我死在里边永远不要出来呢？”

“哎呀，天理良心，我泰谦是那种人么？只是在平水县我确实没有那么好的关系，又听说你的男友在帮你跑关系，我再插手的话，未免有些不伦不类了吧。为了不让你男友起疑心，我才临时决定不出手的。”泰谦的理由相当充分。

“我真是低估了你！”袁春立就在旁边看着自己，梅娉婷也不敢把话挑明了去说，她只能淡淡地不痛不痒地说了句：“我的事儿，以后你也别管了，你好自为之吧。”梅娉婷很快挂了电话，她不想在袁春立面前表现出对泰谦人品的太多失望。

“谁给你打的电话？”袁春立看梅娉婷有些不高兴，小心地问道。

“你管他谁打的电话，与你无关的事儿，你还是少问，免得自寻不开心。”梅娉婷的心情突然之间坏到了极点，袁春立不问倒还好一点，这一

问更让她忍无可忍，她圆睁着眼睛，对袁春立吼了起来，然后起身进了卧室，趴在床上，呆呆地出神。

袁春立知道梅娉婷心情不好，也没去计较，他跟在梅娉婷身后进了卧室，坐在地毯上，盯着梅娉婷的眼睛："梅，我有个想法，这几天草原的景色很美，要不咱们去草原看一下？"

梅娉婷白了他一眼，什么话也不说。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可是你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老是这样，会闷出病来的。身体是自己的，要懂得珍惜，心情好坏就如同一张纸的正反两个面，一面阳光灿烂，一面阴雨绵绵，如果都是对着阴雨绵绵，会冷坏的，要学会把纸翻过来，只要你动手去翻了，自然就会阳光灿烂了。"

"懒得理你！"梅娉婷闭上眼睛，不去看袁春立。

"梅，工作没了你正好休一次长假。只要你跟着我，就绝对不会让你挨冻受饿，很久以前我就告诉你，只要咱们俩在一起，我保证你会享受到你想象不到的幸福。"

"我就是劳碌命，哪有那份享福的福气呢！你每天都策划你的理想与浪漫，有几件是实现了的？"梅娉婷还不忘对袁春立的讥讽。

"我们都是年轻人，不浪漫一点就对不起这份青春年华的！"袁春立还是一如既往地憧憬着，"咱们到草原去旅游一下，顺便找一找项目，要是能在那边做点什么生意，你做老板娘，我做老板，咱们保证能生活得很快乐！"

"不，我要做老板，你做老板娘！"梅娉婷突然睁开眼睛，嘟着嘴说。

"好好，你做老板，我做娘。"袁春立一时口急，也没发觉自己说错了。

梅娉婷突然笑了起来："好，你做娘……"

袁春立爬上床，笑着想抱住梅娉婷，梅娉婷向旁边一滚，差点就滚到床下去了，幸好袁春立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她才没有滚下去，一惊之下，她大叫一声，坐了起来，又侧头看着袁春立，见他正发愣，她一下子趴到他身上。"袁哥，咱们去草原吧！"

失去了梅娉婷的协助，对泰谦的影响并不大，工程已经中标，而且还有好几个人已经同泰谦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所以泰谦并不担心这个工程做下来，损失会有多大，他派出了公司的精英组合，进驻平水县委县政府

的办公室大楼建筑工地现场，以期同各施工单位进行更好的磨合。

设备与材料到场时，胡初安就成了后勤管理的杂工头儿。他在泰谦面前保证，一定要把现场的设备和材料管好，绝不会让大的损失出现。

胡初安是抱着报恩的思想来工地干活儿的，自然比平时干活儿卖力得多，如果是自己挣钱的活，累了还可以休息，可是在泰谦的工地上，他再累再苦也不会向别人说，他不想被别人看不起，更不想让泰谦觉得自己是个不中用的人。他要干出一点样子，他要让泰谦对自己放心，假以时日，自己或许就能被委以更多的任务，那样的话，还起泰谦的债就轻松了许多。

胡初安的想法让他干的活儿得到了泰谦的大力赞赏，很快，泰谦就放手将一些现在的后勤工作让胡初安全权去管理。

胡初安成了泰谦手下的重要人物，这个消息很快就在与泰谦有关系的公司之间传开了。那些当初觉得胡初安这辈子都不可能出人头地的人，这会儿看着胡初安就好比看着领导一般尊敬。

胡初安没有对当初那些看自己不顺眼的人报以怨言，依然是那样平和，好像对当初的那些不愉快早就忘记了一样。

胡初安突然变了一个人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王静父母的耳朵里。他们把王静从老宁身边叫了回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劝了王静几天后，王静依然没有动心，她现在就觉得老宁实在是比胡初安精明得多，在他身边过一辈子应该要快乐得多。

用王静父亲的话说：胡初安看着老实，但实则他心里明亮得很，他不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即便是一时困顿，但那也不是他的全部人生。当初他能在车祸中镇静地救助别人，就注定了他这辈子不平凡的人生。你把老宁和他比一起，老宁虽然表面精明，嘴巴会说，但你要知道，会叫的麻雀是没有二两肉的，跟着哪个会幸福一些，你自己先权衡一下。

王静很不高兴地说：胡初安就一直没有把我看在眼里，他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当我是外人一样，那样的生活还有幸福么？

王静的后妈也发言说：男人有许多事都是埋在心里的，他们实则是在为你着想，只要他是爱着你的，有许多的烦恼他就不会轻易告诉你，毕竟女人的心眼要小些，说了会怕你受不了。静啊，你听妈一句话，只要你跟

着胡初安过上快乐幸福的日子，这往后妈也跟着高兴。

王静白了她一眼，心说：这个时候你来巴结我有什么用，早些年你干吗去了？你不是一直想把我配给二愣子么？这会儿听说人家马上要过上幸福日子了，你什么都变了。王静很不耐烦地说：当初想把我从他身边撵走的是你们，现在又想把我送回去的也是你们，你们当我是什么啊，想呼来就呼来，想唤去就唤去？三个人吵到最后，还是没有结果。王静觉得自己当初的突然离开实在是有些对不起胡初安，这会儿听到人家房子修好了，也有轻松固定的工作挣钱了，这就屁颠屁颠地跑回去，也实在是有些挂不住。

王静嘴里答应着去见见胡初安，但心里却不是十分愿意，离开家，她连弯都没有拐一个就又到了老宁打工的工地。

可这一次，让她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王静看到了一个本不应该看到的女人，也正是这个女人，让她想同老宁在一起的希望一瞬间破灭得没有一点踪影！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呢？

老宁是有老婆的人，只要是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少有人不知道的，但除了老宁的乡亲外，其他工友还没有人见到过老宁的老婆。老宁在外的风流，他老婆是有耳闻的，只是男人常年在外，他老婆也理解，偶尔出入一下风月场所，解决一下生理问题也无可厚非，只要你不把人带回家，只要你不把钱全花在外边，挣到的钱至少有三分之二拿回家来养活家人，他老婆也就懒得去管他。

老宁的老婆姓史，大名月荷，老宁管他老婆叫小荷，可别人都喜欢叫她史女子。小荷没有多少姿色，但两人是青梅竹马长大的，对对方都是有感情的。老宁虽然风流，但对工友的朋友老婆，他还是轻易不会动心的。

要说对王静，要不是王静当初在馆子里总是用眼神勾引老宁，或许他不会对她下手。

王静与胡初安不止一次地开玩笑说，自己喜欢那个总是看着自己的帅哥。虽然同在一个工地，但不是同个工种，而且也在不同的包工头手下干活，所以胡初安对老宁并不熟悉，他也不是那种老是去打听别人的人。

而老宁在工友的怂恿下，在众人的打赌声中，他向王静发起了进攻，正好胡初安回家处理家中的事儿，王静就成了他的俘虏。为此，老宁不但

赢得了众工友轮流请他吃一顿的赌注，还将王静拥入了怀中。

王静无数次地比较过老宁和胡初安，不管从哪个方向进行比较，得到的结果是，老宁实在是比胡初安优秀许多；而胡初安又着实不应该将自己中奖的事儿瞒住，中了多少不说，就算你少说十分之九，拿一部分给王静管着，或许王静都会死心塌地地对胡初安付出真实的感情。胡初安错就错在，他太不相信王静的为人了。

可是老宁也实在是太吸引女人的眼睛了。王静也实在是年轻了一些，是属于那种在感情心理上还不太成熟的人。当初她能一眼看上胡初安，觉得他就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对于英雄，她就是要去爱，去接近；可是一旦她发现，英雄也实在是太自私了，天天和他睡在一起，也得不到他的信任，就算他真是在爱护自己，可是他对她的不信任已经深深地伤害了她的心。那个时候如果不是老宁在他耳边说些什么，或许还好一些，但是老宁的嘴里说出来的话也实在是太恶毒了，胡初安的形象一下一落千丈。

王静也努力想从胡初安嘴里知道一点情况，可是她的努力不但没有结果，还被胡初安无心的话伤害了。王静从胡初安家走了以后，连家都没有回，就直接到了老宁打工的地方，还在那个饭馆里干活儿，只不过，这一次是老宁出钱在附近的民房里租了一间房，两人晚上回来，堂而皇之地睡到了一起。世上本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就算老宁偶尔去寻寻花问问柳，也没有什么，可是他也实在太可恶了，居然在工地公然金屋藏娇！这种事，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种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

史女子从某个乡亲的嘴里知道了老宁的风流事儿，安排好家中的事儿，没给老宁任何一点信息就突然出现在工地。

幸好王静回家去了！老宁还在心中暗喜时，却不料王静好像从天而降一样，突然间就出现在老宁夫妻二人面前。

“宁哥，我回来了！”看到老宁坐在树下休息，王静加快步子走到他的面前，她也没有注意到旁边不远处还站着一个女人。

老宁脸色都变了，看到王静向自己走来，他不住地给王静使眼色，可王静居然没有领会，她走到老宁面前，一把抱住老宁，就往他脸上亲去！

老宁在她耳边急急地说：“我老婆在那边站着呢！”

“什么，你老婆？”王静实在是大吃了一惊，她从来就没听说老宁有老婆，怎么就突然间钻出一个老婆来呢？“在哪儿？”

老宁向她努努嘴，史女子在王静亲老宁时，就已经迈步向他俩走了过来，王静侧头看她时，她正好怒目看着王静。

“你是他老婆？”王静皱着眉头看着史女子。

“你没听说他有老婆？”史女子双手叉腰，摆开了架势。

王静猛地回头看着老宁，抬手一记响亮的耳光就落在老宁脸上：“你他妈的也太不要脸，你有老婆你还来追我？”

老宁挨了一耳光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史女子见老公挨打，所有本来想发向老宁的怒火一下子就吹向了王静，她一把抓住王静的衣领：“你才是不要脸的呢，随便什么男人你都想睡！你一天到晚挣多少钱呢！”

王静哪里示弱，平素里干活儿练就了一身的力气，她也没被史女子吓住，双手抓住史女子的胳膊，一使劲就将史女子扳倒在地，随后两人扭打在一起……慌乱中，史女子抓住了王静的长发，她一使劲，王静的一缕头发连同头皮被扯了下来，王静痛得龇牙咧嘴，但她并没有就此叫起来，忍住痛，抓住了史女子的左手……很快一阵惨痛的叫声蓦地在工地上空响起，呆在一边的老宁一时不知道帮助哪个，他就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女人扭打在一起，短短两分钟时间后，史女子就在地上打起滚来，他这才回过神来，赶紧跑过去，拉起在地上打滚的史女子，看她究竟伤到哪儿了。

史女子右手握住左手，痛得哇哇大叫：“哎呀，我的手，狐狸精咬断了我的手！”老宁这才看到史女子左手的拇指一晃一晃地在晃荡，怒不可遏的老宁丢下史女子，猛地站到王静面前：“你怎么这么狠心？”

王静冷笑，捂住还在流血的头，指着地上的头发：“是我狠心么？她要不扯掉我的头发，我会咬她么？”

老宁看到地上的头发连皮，稍微愣了一下，就这一愣，他失去了保护自己的先机，站在他对面的王静飞起一脚，正好踢中他的裆部，老宁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跌坐在地上，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

王静看着二人：“不要觉得弱女子好欺负，你就当我是玩物！谁要敢再惹我，我就一铁锹拍死他！”

老宁痛得说不出话，在地上翻滚着，史女子也痛得嘴里直叫，根本就没敢再和王静对峙。王静捂住头部，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流，染红了胸前的衣服。她迈开步子向工地外走去时，老宁的工友这才赶过来围着看倒在地上的老宁他们两口子。泰谦正在办公室看着最近的报表，王静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吓了他一跳。

“你怎么了？”泰谦看着头上贴着药布的王静，他怎么也想不到她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泰总，你得给我做主啊！”王静站在泰谦面前，两眼很快就流出流泪。

“我能给你做什么主？我这儿又不是妇联。如果有人要拐卖你，我倒可以给你报警。”泰谦早就听胡初安说王静为什么会离开自己，而且胡初安也明确表示，自己心中也没有王静的什么位置。他也听说王静是跟着一个有妇之夫去过她想要的快乐生活了。可这会儿她站在自己面前要自己做主，他还真的什么主也做不了，如果真是和胡初安有关，他倒还可以关心一下。

“我想回到胡哥身边，你能帮我么？”王静从来就是直肠子，她可不会转弯。

泰谦笑了：“你不是离开他了么？怎么又想着要回去呢？”

“都怪我太冲动了，我现在知道错了，胡哥才是最爱我的人。”

“你和什么人打架了？”

“他老婆。”

“谁的老婆？”

“老宁的。那次我到这儿来找你，和我一块儿来的那个男人。”

“你不知道他有老婆么？”

“他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一直骗我说他还没有结婚，他要和我过一辈子！这次让我撞到了，我们就打了一架。”

“你头上的伤重不重？”

“被那个母老虎扯掉了一块头皮。”

“那么严重，那男的就没有帮帮你？”

“我咬掉了他老婆的大拇指，他对我凶，我踢了他一脚，就到你这儿来了。”

王静叙述这些的时候，没有一点其他表情，很是平静，就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泰谦听着，看着眼前这个听起来很是泼辣的小女人，心里感到一阵隐隐的疼。当初胡初安对她是不是真的付出了全部的爱呢？如果是，他又怎么忍心看着她跟别人跑呢？如果不是，那现在自己带着这个女人去找他，会不会给他出另外的难题呢？如果不带她去找胡初安，自己是不是就显得太没有人情味儿了？

可是就算带她去找胡初安，也得先把事情摆明了，让她有个心理准备，这么想着，泰谦笑了笑说："我带你去见他可以，但他会不会接纳你，我可没那个谱，再说，我也不愿意去劝他什么，因为毕竟这是他自己一辈子的事儿。如果我劝他接纳了你，你以后不听话，看到比他好的，你又跑了，那我岂不是害了他一辈子？"

一听到这话，王静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泰谦面前："泰总，其实我一直都是爱胡哥的，只是他一直都不信任我，我才赌气跑的。只要你肯出手，他肯定会原谅我，从此后，我若再做对不起他的事儿，就遭天打五雷轰！"

泰谦也没叫她起来，只是看着她，淡淡地说："人要学会珍惜，不要看着那些表面上光鲜的东西就随便动心，咱们都是八十年代的人，我比你大八九岁，我看过的东西比你多了许多，像胡初安这样的人，真是不容易遇到，他要不是因为家境太困难，早些年就是有家有室的人了，哪里还轮得到你。你如今进入了他的视线，你就要好好珍惜这段姻缘。我奉劝你一句，如果他接受了你，你要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也别忘了你是如何跪在这个地方的。你要明白，你跪的不是我，而是你的良心。"

王静不住地点头："谢谢泰总，谢谢泰哥！不管胡哥对我如何，我都会记住你跟我说的话的！""你起来吧，一会儿我给你安排住处，明天一早，我到平水工地去的时候，你和我一起去吧。"

这天晚些时候，胡初安正忙得不得了时，却接连接到了两个电话，这两个电话，让胡初安忙了一晚上的活儿都不觉得很累，也正是这两个电话，让他陷入了半喜半忧之中。他先接到泰谦的电话。

泰谦在电话中说："老胡，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儿，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也别激动，你能否接受她我管不了，但是，我有句话你最好还是听一下。

王静今天下午来找我了，她想回到你身边。我看她的样子已经完全醒悟了。老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虽然她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她还年轻，犯点小错也没有啥，关键她还是爱你的。”

胡初安一听说王静去找泰谦了，他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本想一口回绝见她的，可泰谦根本就没给他说话的机会，当他一口气把自己的想法说完后，胡初安想说的话就被活生生地给噎了回去。

胡初安明显是妥协的口气说道：“泰总，她是真心想回来么？我怕她又是怀着什么二心的话，影响我的工作，我怕对不起你的！”

泰谦笑了：“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你以前对人家的做法多少也有些错，你也不能全怪她，我知道你心里对她多少还是有些感情的。她也不是什么坏女人，只是想追求自己想要的美好而已，以前你不能给她，这往后只要你好好工作，当所有的事情都往好的方面发展后，她就再也不会与你产生那么大的隔阂了。这样吧，我也不把话说死了，这件事儿的关键还是在你，我只能把她带到你面前，至于你和她如何交流，那就是你的事儿了。你能把工地上的杂事管理得那么好，我相信管理一个女人，你应该还是有些手段的。要是你以后发觉她再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们俩想怎么处理，我都不会再参言的。”

胡初安很愉快地答应了泰谦，挂了电话，本来挂在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了，想着本来睡在自己怀里的女人，突然之间又跑去和别的男人睡觉，怎么着心里都有一些疙瘩。

工地上机器的轰鸣声让胡初安心里有些烦躁，眼前浮现出王静在自己怀里的温柔，心里有种热量迅速地往外蹿，他浑身的每个毛孔都在往外冒汗。正在这个时候，他又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让胡初安差一点就跳了起来！这个电话是海成东打来的，他在电话里用压抑不住的喜悦告诉胡初安一个天大的喜讯：他们俩的投资开始有回报了！

“老胡，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几天，我们买的几只股票，每天都是涨停！再连续涨停三天，我就全部出手，到时，你的本钱就回来了！”

“啊，是不是真的？”

“那当然是真的，我能拿这个事儿开玩笑么？”

“那要不要再让它涨下去呀？”胡初安当然不希望只是本钱回来，他需要有赚！

“不能再等了，就是跌到低谷的时候，我们被套得牢牢的，这一次涨到巅峰，我们就必须出手，要不然，这种肥皂泡一破了，什么影儿都不会有！”

“那就看你的了！你看着办吧，能赚就赚，不能赚咱们再投资其他的！”

两人又说了些高兴的话，这才挂掉电话。

胡初安心里高兴，在工地转圈检查安全时，由于只顾着看高处，却不料脚下踩翻了一块砖头，他猛然间失去重心，把脚扭伤了。

而这个时候最高兴的还是海成东！

什么叫咸鱼翻身？海成东就是最好的例子。

海成东想给华筱筱打电话，告诉她自己就快要有钱了，可是他确实不知道第一句要怎么跟她说，他怕就算他打去电话，她也未必会接。

想来想去，海成东出去买啤酒庆祝自己的成功时，在公用电话亭拿起了电话。当他拨出华筱筱的电话号码时，居然是通的！

海成东那一刻心跳得好快，他简直都不敢大口地出气。

电话响了两声，没有人接，或许她在忙吧；响了三声了，还是没人接，也许她没听到吧；四声，五声，没人接，六声……电话被接起了！

“喂，你好，谁呀？”

是华筱筱的声音，还是那么悦耳，还是那么让海成东心醉。

海成东小心翼翼地说：“筱筱，是我，你还好吗？”

突然电话挂断了，嘟嘟声从那头如同响雷一般传来，海成东呆在那儿，眼泪流了出来……

19 破镜重圆

海成东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住处的，等到了屋里，坐在沙发上又出神了好一会儿，才想起喝酒，这时才发觉买的啤酒并没有拿回来，返身到公用电话亭去找，只看到地上一堆烂玻璃，一汪水还没有干掉。

重新买了一提啤酒，又买了些卤菜，海成东决定今晚来个大醉！

三瓶酒下肚，海成东已经有些醉意了，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他抬头看着墙上两人的合影，突然晃悠悠地走过去，取下合影，抱在怀里痛哭起来。哭了一会儿，海成东打开音响，播放了一曲优美的华尔兹，他抱着相片就好像搂着华筱筱一样，在屋里转了几圈以后，确实有些头晕了，他一头栽倒在沙发上。

这个时候，他的电话突然响起，海成东还没有全醉，神志基本还算是清醒的，他摸索着找到电话，一看是"小猫咪"的电话，他的酒一下子醒了，他打着哆嗦接通电话："筱筱，筱筱，是你么？"电话那头传来华筱筱的哭声："成东，我……呜呜……我现在好孤独……""你在哪儿？要不要我来接你？"海成东赶紧说出自己一直想说却没有机会说的话。

"这么晚了，不用你来接我，我就想和你说句话。成东，你还好么？你是不是喝酒了？还有音乐，你在酒吧么？"华筱筱虽有哭声，但头脑是清醒的，她听得出海成东说话时的哆嗦是因为酒精的作用。

"我在家里。我的电话一直打不进你的电话，所以刚才我在电话亭给你打的。你不肯和我说话，不肯原谅我，所以我一个人喝了几瓶啤酒……刚才很醉，这会儿清醒许多了。筱筱，你明天回来好么？"海成东不管华

筱筱做过什么事儿，他都不在乎，他只要她明白，自己是这个世间最爱她的男人。“我明天下班后就直接回来，你就在家里等着我好么？我很冷。”华筱筱语音哽咽，经过了这么多，她终于明白世间的冷暖了。

“好，我早早做好东西等你回来，我做你最喜欢吃的菜，然后和你商量，我们的房子怎么样装修，再买个什么样的车……”

海成东本想把所有对华筱筱的承诺一口气说完，可华筱筱很冷静地对他说：“我妈已经不在了，咱们再也用不着那么辛苦，急着挣钱买那些东西了，只要我们过得快乐幸福，又何必非要做什么房奴车奴呢？成东，人生苦短，咱们有多大的脚就穿多大的鞋，别把自己弄得太紧张了。”

海成东本想把自己这段时间咸鱼翻身的故事告诉华筱筱，可是他很快就清醒了，不能那么做，如果告诉她自己现在做的事儿与曾经做的那些事儿的话，她肯定会穷根溯源，那自己那些不光彩的做法可能会引起她的伤心。想到这里，海成东赶紧闭上了嘴，嗯嗯地答应着：“就是，人生苦短，我们也不能把自己弄得太紧张了。筱筱，你能回来，我实在是太高兴了，经历了风雨，我们会更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

“成东，你恨我么？”华筱筱有些担心自己做的那些伤害海成东的事儿。

“我能恨你么？我恨得起来么？我若真恨你，我还希望你回来么？要说恨，我只能恨这个社会，恨这个高消费的环境，恨那些世俗的眼光，它让我们相爱却不给我们向世人展示我们的爱的机会，它让我们相爱却又给我们相当重的压力，让我们爱得相当辛苦……”

“成东，经过了这么多，我终于明白我离开你是个最不应该的错误，从今以后，我会好好珍惜我们的缘分，好好过咱们的日子。”华筱筱对海成东这么说着，却不料她的话让她的父亲听到了。

老伴的突然去世，让华父很是伤心，他虽然没有怪罪女儿，但却把所有的恨都加在海成东的身上，他认为，要不是海成东从头到尾与女儿合演这出戏，老伴怎么可能受到刺激离开自己呢？

听到女儿明天要回到海成东的身边，他伤心极了。

海成东与华筱筱通了电话后，他兴奋得不得了，他不敢把自己再灌醉了，怕明天没有好的面貌迎接华筱筱的归来，他对着镜子看了又看自己现

在的形象，总觉得这个打扮有些奇怪，他要变回以前的海成东！一看时间已经是深夜了，他只好作罢，准备明天一早就去重新整理一下自己。

海成东怎么也不会想到，第二天，当他从理发店回来后，却看到一个他从来没有胆量去见的老男人站在自己的房门前，一脸怒火地看着自己。

王静跟在泰谦身后走进了工地，还很远她就见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一见到他，她的心就突突地跳得厉害，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和胡初安打招呼。

泰谦见胡初安来到自己面前，就笑着说："你们俩先到你房间去谈谈吧，这儿有我看着。"胡初安看着泰谦，微笑着点头说："谢谢泰总。"他话一说完，目光却并没有落在王静的脸上，他转身就向自己住的工棚走去，他以为王静会跟着自己走。王静本以为胡初安会对自己说话，但他对自己没有说一个字，转身就走了，她倒是愣住了，要不要跟在他身后呢？她看了一眼泰总，又看看胡初安的背影，犹豫了起来。

泰总见胡初安没对王静说一个字，就知道他心里还有些不高兴，又见王静也确实没敢跟过去，就知道她多少还是有些怕胡初安不接受自己，于是他笑着对王静说："你跟着他，去和他好好说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患难之处才能见真情。你如果真想从此以后和他好好过日子，就得收起你那些自私的心理。在外人面前你可以自私，但在自己最爱的人面前，坦诚是最重要的。""谢谢泰总！"王静向泰谦深深地鞠了一躬，胡初安正回头看王静跟来了没有，却看到王静的鞠躬动作，他心里又激起一丝对泰谦的敬重。

胡初安坐在用砖头垫起来的铺上，埋头想着心事，王静站到了门口："安哥……"胡初安头也不抬，只嗯了一声。

"安哥，我回来和你好好过日子，你嫌弃我不？"王静跨了进来，蹲在胡初安面前。"我什么时候嫌弃过你？"胡初安这才看了王静一眼，却看到她头上的伤疤，赶紧关切地问道："你的头怎么了？严重不？"

"没什么，和人打架，被扯掉了一块头皮。"王静看着胡初安，见他眼里满是关切，她突然哭了，扑到胡初安怀里，"安哥，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是人就有犯错的时候，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回来了就好，我的衣服裤子都脏了，一直没有时间洗……"

王静赶紧在胡初安脸上吻了一下："赶快换身干净的去和泰总说话，我马上就给你把所有的脏衣服都洗了。哦，对了，我的包裹还在泰总车上，你和他说话的时候，帮我拿下来。"王静动手给胡初安找干净衣服，同时让他脱下脏衣服。胡初安正在脱衣服的时候，不料泰谦突然出现在门口，手里提着王静的包裹。泰谦见胡初安光着上身，赶紧又往外退了一步："我说你俩再性急，也不能在大白天干事吧！"

胡初安赶紧穿上干净衣服，走到门口对泰谦说："泰总，实在对不起，我是想换衣服洗。在你面前老是穿上脏衣服，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这下子你的全自动洗衣机回来了，还省电费，你怎么感谢我？"泰谦将手里的包裹递到胡初安面前，开起了玩笑。

胡初安将包裹接过来，又递给王静："要说感谢泰总的话，我就是粉身碎骨都难以报答你的恩情……""你可别那么说，我不吃人肉的。"

王静抱着脏衣服，提着一只桶，站到泰谦面前，微笑着说："泰总，要是你不嫌弃的话，我有两个初中时候的同学，这两年还在读大学，要不要我给你牵个线？""还在读书的啊？不太合适吧？"泰谦以为王静在开玩笑。

"只要泰总说句话，我一定帮你打听清楚，人品不好的，我肯定不会介绍给你。"王静说的是真话，只是她拿不准泰谦是什么心态。

"以后再说吧，现在没心思说这个。老胡，你跟我来，我得给你交待一些事儿。"泰谦在前边走，胡初安跟在他的身后，两人向工地走去。王静看着二人的背影，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对于王静的突然回归，胡初安表面没说什么，那是碍于泰谦的面子。他是知道王静跟着老宁跑了，但胡初安并不完全知道老宁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和泰谦走得远一点了，胡初安这才问泰谦："泰总，她怎么会找到你？"泰谦早已经看出胡初安的心思，就将王静对自己说的那些话一字不漏地说给了胡初安听。

胡初安原以为王静头上的伤是和老宁打架伤的，想不到居然是和老宁的老婆打架，他彻底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泰总，这人是回来了，可我这心里确实是郁闷得慌啊！"

"我已经跟你说过，她离开你，确实也有你的不是，再加上她的年轻

泼辣，她这种人敢爱敢恨，只要你调教得好，她真心实意和你过日子后，你今后的好日子就长着了！”

“都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她回头了，我也回头了，我们俩谁还能是好马？”看来胡初安心头的疙瘩并不是一时半会儿解得开的。

仔细想想，他心头的结解不开也是可以原谅的，泰谦也不再说什么，只是打总结一样说了一句：“好了，咱们暂时不再说这事儿了。你就当只花点饭钱找个陪你睡觉给你洗衣服的人，如果她再敢水性杨花，就算你想把她杀了，我也支持你。”胡初安这才笑了起来：“泰总对我的恩情还没有还完之前，我才不会去做那些傻事儿呢！”泰谦拍拍他的肩膀：“生命诚可贵，不可轻易抛啊。努力吧，只要咱公司赚到了钱，就少不了你的。”

“哦，泰总，我想问你一下，帮我修房子，究竟花了公司多少钱？”胡初安昨晚就已经想好了，只要海成东把钱一还给自己，就马上将泰谦的钱全部付清，他可不希望欠泰谦太多的情。

“怎么？你问那个干吗？怕我让你多干几年活儿？”泰谦故意皱着眉头，疑惑地问道。“不是，就算这辈子给泰总干活儿我都没意见，我只是想知道而已。过些天我有钱了，就还给公司，免得泰总被其他股东……”

“什么，过几天你就有钱了？你是不是想偷着把我工地上的东西给卖了？”泰谦又开起了玩笑。

“泰总说哪里话。昨晚海成东给我打了电话，说他帮我投资的项目已经起死回生了，所以他借我的钱就可以还给我了，我就想，先把泰总帮我修房子的钱还上，如果还有剩余的话，我就想全部存到公司里，咱也想到年终了分点红。”泰谦哈哈大笑起来：“好啊，这个办法好。我告诉你吧，泰氏公司其实就是我和我爸的，并没有其他股东，不管你有多少钱，只要能投资进来，我都欢迎，年终的时候，我会按比例给你分红的。”

“谢谢泰总。”胡初安这才真正高兴起来。

泰谦压低声音问道：“你那次中奖究竟中了多少奖金？”

胡初安前后看了一下，把嘴凑到泰谦耳边：“中了两百万，除掉扣的税，和海成东投资项目，我给了他一百一十二万，其余的就给人治伤，给我妈治病，加上我爸输掉一些，弄到后来我就没有一分钱修房子了。”

泰谦笑了："我倒想起一句俗话，捡的娃娃用脚踢。当真不是你自己辛苦挣的钱，你居然会一夜之间从百万富翁变得那么穷，连老婆跟别人跑了都没有办法。人家说婆娘家、婆娘家，没有婆娘就没有家，从今以后，你可要学乖一些，别轻易上别人的当哦。"

"想来还是我的不对，我如果不是对王静有偏见，想把房子修好后给她一个惊喜，直接告诉她我中奖了，我们不用以后再打工干活儿了，她哪里会那么容易被别人算计。"

"你也不必再为那事自责了。其实这也算是好事，至少你知道以后该如何行事，不要再那么鲁莽了。这样吧，我在这里给你一个承诺，海成东将钱还给你以后，你就用一百万入股公司吧，其余的你自己留着用。你在公司里工作，我每月还是照样给你工资，年终分红时再扣除给你修房子花去的钱。你老婆也可以在工地做零工，我也照样给她开工资……"

"她你就别管了，已经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了。我已经想好了，这附近饭馆太少，她炒菜的手艺又好，我想等海成东还我钱了，我就在旁边给她弄个小饭馆，请一个帮手，她就给工友们做做饭也是挺好的，免得大家去外边吃，花很多钱也未必吃得好！"

"哎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事儿呢！你的想法很好，马上就着手去办，旁边的空地，开一块出来，你也不用等他还钱回来，这要买些什么厨房用具，你和她先商量好，明天我就带钱过来，让她去办！"泰谦对胡初安的想法很是赞同，这人看着老实厚道，实则想法一个比一个还实在。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胡初安忍不住又要掉眼泪了，泰谦这样无条件地支持自己的每一个想法，这让他差点就想跪在地上给泰谦磕头了！

胡初安在心里希望海成东快些把钱赚回来，还到自己手里，自己就好到公司入股了。海成东这会儿差点没有哭出来！

华筱筱今天下班后就要回来，这让海成东实在是太高兴了。经过一晚上的失眠后，天刚亮，他就想去美容店将自己重新整理一番，他要恢复以前的模样，让华筱筱看着亲切一些。海成东走了几个美容店，都还没有开门，他只好先到农贸市场买了许多华筱筱喜欢吃的新鲜菜，拿回家放到冰箱，又再次出门去美容店整理形象。

快十点了，海成东容光焕发地从美容店出来，迅速地往家走，他要回家看自己那几只股票今天又是涨到什么点上停的。

可是当他还在老远的地方就看到屋门口站着一个老人时，他就着实吃了一惊。

华筱筱的父亲怎么会来？他来找自己有什么意图？

海成东心里确实没底，惴惴不安地走到老人面前，小心翼翼地叫了声："爸，你什么时候……"

海成东的话都没问完，华父就瞪着他，大吼一声："谁是你爸？你们结婚经过我们的同意没有？别叫得那么亲热，筱筱再爱你，我也不会承认你的！要不是你，我老伴会这么早去世么？"海成东彻底傻了！

看来华筱筱想回来，阻力并没有减少多少。以前华筱筱的妈反对时，华父并没有如此激烈的情绪，可如今自己老伴的突然去世，给他的打击也实在是太大了，他把所有的愤怒都转移到海成东的身上，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海成东赶紧打开门，把华父往屋里让："您老请屋里坐，咱们慢慢说话。"华父本来也是来找海成东说话的，站在门口也始终不是办法，他虎着脸，大踏步走进房间，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却没有料到刚好坐在海成东随便扔的毛巾盖着的华筱筱与他的合影上，只听砰的一声，硬质亚克力镜框断裂了！华父一下子弹了起来。

正在关门的海成东赶紧走过来，关切地问："你伤着了没有？"

"你看你做的什么事儿？你怎么就没在沙发上放点暗器什么的，只要我死了，你和筱筱不就有好日子过了？"华父好生气！海成东尴尬地揭开毛巾，拿起破裂的相框，见相片已经皱了，还有被破裂的亚克力刺伤的痕迹，他心里虽然有很多委屈，但此时也不敢表现出来。

"你老人家请坐，我马上给你泡茶。"海成东抱着宝贝一样一边收拾着残局，一边给华父赔着笑脸。

华父见海成东对相片那么珍重，心里的火突然如火山一般爆发，他快步向前，从海成东手里抢过相片，没等他回过神来，他已经一把将相片撕成了几块！海成东彻底愣了，他怔怔地看着华父，好一会儿才说："爸，这是我们的结婚照，筱筱今天要回来的，看到这些她会伤心的！"

华父将撕碎的相片往海成东脸上扔来："都是你害了她，她这辈子跟着你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我要你们马上离婚！不许你再见她。"

海成东突然跪到华父面前："爸，我有钱了，我马上就能买房子车子了，我会让筱筱过上好日子的，你就饶过我吧……"

"什么？你有钱买房子了？你的钱在哪里？你这不是租了几年的房子么？你这租了几年房子哪儿有装钱的地方？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啊？你和她在一起生活了几年，你让她过上几天舒心日子了？她每天跑那么远的路去上班，你倒好，连班也不上了，还到处游山玩水，骗吃骗喝，你还有脸说能让她过上好日子，你这些话只能用来骗三岁的小孩，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么？"华父很生气，抬手一巴掌就打在了海成东脸上。

海成东脸上火辣辣地疼，可他并没有用手去捂着，他只是仰头看着生气的华父："爸，你先坐下歇歇气，别气坏了身子，我就跪在你面前，你什么时候有劲儿了，你再打我，直到你心里的气消完为止。"

华父又举起了手，可是这一次他并没有打下去，他退到沙发前，一屁股坐下，老泪纵横："我上辈子究竟做错了什么，这辈子会受你们的气！"

海成东跪着，用双膝一步一步走到华父面前："爸，我实在是太爱筱筱了，你就成全我吧，我答应这辈子给她好日子过，给她幸福，我就绝对不会食言，哪怕是把我分成块当猪肉卖了，我也要把每一分钱捧到她面前，让她吃好穿好！"

华父抹着眼泪，身子颤抖着："你说得这么好听，可是你努力过么？你又是怎么努力的？人家说有付出就有收获，你总说你在付出，那你的收获在哪里呢？你总说要给她过好日子，可我却从来没见她哪一次回家，脸上有过开心的笑容。我是她父亲，是她的亲生父亲，你知道我看着她那么辛苦，我心里是什么感受？我把她从小养到大，原本指望她日子好过，我们老两口也跟着享享福，可是她跟了你这么多年，她就从来没有过得开心过，我们还能安心享她的福么？你们倒好，结婚几年了，却连说都不跟我们说！从小到大，我就没让我的筱筱受过一丁点委屈，你倒好，你把所有的委屈都让她受！你配做她的丈夫么？你对得起谁呀！"

"爸……我知错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让筱筱受委屈了，我有钱了，我

马上就去买房子，你也来和我们一起住，我们要好好孝敬你老人家！”海成东哭了，他终于觉得自己也确实是太对不起华筱筱的父母了，华父说得句句在理，是啊，人家舍不得让女儿受一点点委屈，好不容易把女儿养大了，跟着自己几年了，却受了那么多的委屈，这让人家怎么会不伤心呢！

“你也别说得那么好听，现在我就要看你究竟如何给筱筱好日子过。你要真有钱，你就赶紧去买一套房子，在房子还没有到手前，我不许你再与筱筱见面。如果你再敢骗我骗她，你看我不宰了你才怪！”华父猛地站起身子，就往外走，走到门边，他又回头说道：“海成东，我也不逼你，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不把写着你俩名字的房产证送到我面前，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筱筱！”

华父的话音刚落，门突然被推开，没有一点表情的华筱筱一脸煞白地站在门口，突然间她慢慢地闭上眼睛，身子软软地向下倒去。

海成东惊叫一声，赶紧爬过来，紧紧地抱住华筱筱，叫着：“筱筱，筱筱，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你可别吓我！”

华筱筱从病床上醒来时，已经是傍晚时分，看到守在病床前的父亲和海成东，她一句话也没说，闭上眼睛，眼泪不住地流。

华筱筱本来应该下午下班后才能回家的，可她想着要见到海成东了，心里有些高兴。到了公司后，她突然想给海成东一个惊喜，于是眉头紧皱，向主管撒谎请了一天病假。

当她站在海成东房间外，抬手想敲门时，猛然听到父亲的声音，她呆了！两人的争吵声让她心跳突然加快，当听到父亲的最后通牒时，她傻了：一个月！一个月这么短的时间让海成东拿出买房子的钱，这怎么可能呀！她倒不是希望眼前就非得有房子才能生活在一起，有没有房子没多大关系，只要相互爱着，钱可以慢慢挣！可是父亲却只给海成东一个月的时间，这不是明显把海成东往绝路上逼么？

华筱筱崩溃了，她猛地推开门，看到海成东跪在地上，父亲生气地站在她面前，她突然之间就晕了过去……

海成东握着她的手，喃喃地说：“筱筱，你醒了，你终于醒了，你知道我好担心么？你可千万要马上好起来，过两天我们就一起去看房，我答

应爸一个月内买一套房子，我就一定要做到！”

华筱筱被海成东双手握住的手慢慢用劲，三只手紧紧贴在一起，她什么话也没说，但一切尽在不言中。

华父见女儿不想说话，就赶紧说了一句：“筱筱，你快些好起来吧，你妈妈走了，我再也承受不了打击了，你可不能让爸和你一起生病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我要在闭眼之前看到你每天都有开心的笑容！”

华筱筱侧头看着父亲，举起另外一只手，华父赶紧抓在手里：“筱筱，爸对不起你，爸不应该这么做的。”

“爸……你别说了，你要保重身体……”华筱筱两行热泪顺着太阳穴往下直滚。

海成东把华筱筱的手拉来贴在自己脸上：“筱筱，我借胡初安买彩票中奖的钱来投资的项目，终于有成绩了，这一次我们买的股票，全部牛起来了，这两天我就要开始抛出，等到所有资金回来了，我先还了胡初安的钱，剩下的钱我们拿一部分继续投资，其余的就用来买房子！”

华筱筱猛然看着他，双唇颤动，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医生诊断的结果让华父和海成东彻底无语了：华筱筱有先天性心脏病，她再也受不得任何大的刺激了。

翁婿两人一左一右坐在华筱筱的病床前，直到她醒来前，二人谁也没有说话。

华筱筱看看父亲，又看看海成东，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地说：“我一直怀疑我的心脏有点问题，但从来没有对它进行彻底的检查。我妈妈有心脏病，我原来以为会有遗传性，但我上网查了后，才知道心脏病遗传的概率不大，所以我就放松了警惕。一直以来，我都很注意我的言行，不去刺激我妈，我就没有想到，我也受不得那种强烈的刺激。”

“女儿，你什么都别说了，以后爸爸再也不为难你们俩了。你们买得起房子就买，买不起就搬回来住吧，房子虽然不大，但住我们三个还是可以的。反正那房子也迟早是你们俩的，你们回来住，我也不用那么寂寞了。”华父眼里有泪，但他强行不让泪流出来，他不想让女儿看到自己的悲伤。

海成东还能说什么，他紧紧地握住华筱筱的手："筱筱，以后我一定注意，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一点刺激。只有你健康快乐了，我才有幸福！"

第二天一早，海成东回家去给华筱筱炖补品时，顺便看股市。他分析了整个情况，觉得有两只股票已经到了顶点了，如果今天再不出手，明天就很有可能跌停。于是他迅速出手，两只股票连本带利回来了六十余万元，净赚三十万。

他给华筱筱送吃的去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她，华筱筱在医院里再也待不住了，她吵着，非要下午出院不可。她说要回家陪着海成东，见证他最辉煌的时刻。

海成东拗不过她，询问了医生。医生的答复是，只要她回家好好休息，是没有问题的，只要记住不让她受大的刺激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海成东陪着华筱筱回家，一路上叮嘱她："要学会淡看庭前花开花落，闲观山外云卷云舒。不管明天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成绩，你一定要淡定！"

华筱筱笑着说："你放心，什么样的风雨我没有经历过，我妈突然去世的时候，我虽然很悲伤，但我也平静地接受了那个现实。这个时候我最感到幸运的是，幸好我向你提出离婚的时候，咱们没有立刻去办手续，要不然这时咱还得跑一趟民政局。"

"我就知道你离开我是迫于无奈的。怎么说我也不想让你受到太大的伤害。有首歌唱道，有一种爱叫作放手，当我不能更好地给予你幸福的时候，暂时地放手其实是对你更深的爱。"

"我真要成了别人的老婆，那也是你对我的爱么？"华筱筱心里有种隐隐的痛，她怕海成东某一天突然知道自己与泰谦已经有过肌肤之亲时，他会是什么样的激动甚至愤怒。

海成东幽幽地说："我已经失去过你一次了，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以前我只顾着自己的想法，忽略了你的感受，从今以后我要拿出一个做丈夫的样子，我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委屈！"

华筱筱眼里有泪，幸福地依偎在海成东胸前。

晚上的财经节目播出时，两人坐在电视机前认真地看着，记着，当主持人从国外到国内对整个大盘进行分析时，海成东眼睛都大了：明天一定

要在开盘时把已经连续涨停的几只股票全部出手！

海成东听完节目，将自己所持的几只股票说给华筱筱听，并粗略估计了一下，这剩下的四只股票如果全部出手，能回来将近一百二十万，净赚七十万。如果加上今天上午卖出的六十万，共计有资金一百八十万左右，除去还胡初安的本金外，还余下近七十万，再还一些别人的账，两人可能还能余下三十万左右。

华筱筱皱着眉头听着，她说："人家说了是和你一起投资项目的，这如果挣了钱，你总得分一些给人家，怎么能只还本金给人家呢？"

"如果分一半给他，咱们就买不成房子了。我觉得只要还给他本金，告诉他我现在是用赚来的钱在继续投资，以后有了赚就分红给他，他一定会答应的。"

"我总觉得那样不好，太有些不厚道了！"

"要不，我只还他一百万，剩下的十多万说在继续投资也就是了，他一定会很爽快地答应的。"海成东早已经按揭在那儿的房子需要一大笔钱才能搞定，现在他不能再放过机会了。

"好吧，你去和他商量，但有个原则，你不能再欺负人家老实了。"

海成东抱着华筱筱亲了一口："老婆，我太爱你了。"

正如海成东所料，他所持有的几只股票，第二天刚开盘时，就以比平时高出一大截的点数突然迅速飙升！

海成东压抑不住心头的喜悦，他又怕华筱筱太过于激动，受的刺激太大，就让她先回房间睡着休息。可华筱筱不肯，非要坐在他的旁边，睁大眼睛看着那红色的曲线不停地上扬！海成东手心里都在冒汗，他不停地切换画面，密切注视每一只股票的动静！

半小时后，海成东觉得其中两只股票的长进不太大了，就迅速地抛出两只，又过了十多分钟，其中的一只开始有下滑的趋势了，他赶紧将这只股票全数抛出。还剩下一只。

整观全局，今日的股市实在不太稳定，已经有好几只股票已经跌停了！

海成东马上回头看最后一只，虽然还有上扬趋势，但势头已经开始疲软了，他果断地再一次全数抛出！

海成东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瘫软在沙发上，大口地出着粗气。

刚从厨房里端着茶杯出来的华筱筱见他这个样子，有些担心地问："我才进去一会儿，你就成这样了，行情怎么样了？"

海成东突然笑着站了起来，一转身，一把抱住华筱筱："亲爱的，我们有钱了！"

华筱筱笑着："说给我听听，究竟怎么回事。"

"我刚才粗略地算了一下，除开所有的投资，咱们净入近五十万！"

华筱筱瞪大了眼睛，好一会儿没说出话来。海成东急了，赶紧把她放到沙发上坐下："筱筱，你可别吓我！"

华筱筱突然笑了起来："成东，真还能剩下五十万？"

"那是当然！"海成东见华筱筱没事儿，他放心了，肯定地点头说。

"那你最多留下一半吧，另一半分给你的合伙人吧。"

"好，我都听你的！"海成东单脚跪在华筱筱面前，"我得再认真分析形势，抓住机遇再挣些钱，我要让我的筱筱每天都生活得开开心心的！"

华筱筱甜蜜地笑着。

20 指点江山

这天下午，正在干活儿的胡初安被海成东的电话惊得很久没有回过神来。听说自己的一百多万本钱能够回来了，自己还能分到至少十万的红，胡初安张大的嘴巴差点就合不上了。

听海成东的意思，他还想利用他的老母鸡再生蛋，可胡初安猛然想起泰谦的话：你的钱回来了的话，就不能再让别人随便支配使用，特别是股市，很多富翁昨天进去，今天就是负翁出来，最好你还是投资到公司里来，再怎么说公司有这么大一个架子，是有形的，股市呢，纯粹就是一种赌博，那种性质的赌博并不是所有人都玩得起的！

想到这里，胡初安很平静地说："如果全部资金都回来了的话，我想你还是先给我一百万吧，我要投资一个实体公司。其余十二万和你要给我分红的钱就加在一起放在你那儿，你继续帮我投资吧！"

听到这话，海成东已经很是高兴了。毕竟胡初安对自己的信任已经让自己赢回了曾经差点失去的一切，现在能将大部头还给他已经不错了。

海成东最终还是听从了华筱筱的建议，还给了胡初安一百一十万。华筱筱说："股市实在不是一个普通人玩得起的东西，要学会见好就收。我们还是用现有的钱投资一个实在一点的项目，一步一个脚印地赚钱吧。如果钱来得太容易了，兴奋过后的失落会把人废掉的！"

海成东将存有一百一十万的银行卡还到胡初安的手上时，紧紧地抱住他："胡哥，谢谢你，这辈子要不是有你，我可能早就看不到今天的太阳了！"

胡初安有点吃惊，他认识的海成东居然还有真情流露的时刻！过了好

一会儿，他才笑着说："我们俩一起在车里救人的时候，你心里想过没有，万一那车突然之间爆炸了，会有什么结果？"

海成东摇头："我可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那你现在想一想，车祸当中，车子发生爆炸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我们当时只顾着去救别人，却并没想着要自己先逃出去，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我们能活着出来，就说明有着很深的造化。一时的困难算得了什么，只要我们挺一挺，努把力，还有什么爬不过去的坎儿呢？"胡初安深吸一口气，以往和海成东在一块喝茶聊天时，他都是洗耳恭听海成东的处世哲学，赚钱手段，今天他得以将自己最纯朴的想法说给这位自恃有着很深学问的世间高人听。

海成东确实没想到平时连笑容都憨得相当可爱的胡初安心里居然有这么一些让人听着很有道理的想法："是啊，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胡初安笑了："我说一大堆，你几个字概括了，有知识的人就是可怕。你不知道，当我最需要钱的时候，打电话给你时听到你正在烦恼，我就知道肯定咱们的投资损失了不少。那个时候如果知道你住在哪儿，说不定我会来杀了你，而且，我已经有了想法，万一你躲起来，再也不见我，我非把你告上法庭不可。可是后来，在泰谦的帮助下，解决了我的困难，他告诫我说，做人要有诚信，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是曾经答应过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到。所以回头来想想，你其实真是一个有头脑的人，我也相信你的智慧总有一天会得到回报的。这不，这才多长一点的时间啊，咱们还真的就盼到这一天了！"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不知道，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差点就失去我的筱筱了……"

"筱筱？你老婆叫筱筱？"胡初安第一次听海成东说她老婆叫筱筱，有些奇怪。

"是啊，她叫华筱筱。"海成东突然意识到胡初安与泰谦走得那么近，肯定听说过华筱筱的事儿。

"我听丁如花说起过泰总有个女友也叫华筱筱，两人都快结婚了，连定情信物都买好了，可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人很快又分手了。难道……"

胡初安看着海成东的眼睛，猜测着其中的故事。

海成东叹了口气，把那段最不堪回首的往事简要地说给了胡初安听：“胡哥，咱们俩是最好的兄弟，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对我的教训还是很深的，我总结出一句话，一个男人，你可以无知一点，但却一点都不能无能，如果你连身边最爱的人都照顾不好，你又有什么本事去做大事，去实现理想。说到底，我还是要感谢泰谦，是他在我和华筱筱的这场人生游戏中扮演了一个剑客的角色，他不但救了我的生命，也救了我的爱情。改天他有空的时候，我想请你替我约约他，咱们三人好好喝一次酒。哦对了，还有杨劲，他不是和泰总有合作么，你把他也叫上，我很喜欢他的豪爽。”

胡初安抿抿嘴唇，摇头说：“杨劲爱上了柳小颖，可柳小颖当初却只是想找他借种的。当两人真正陷入爱情中时，柳小颖的丈夫马腾渊发觉了此事，三人发生了争执，杨劲失手将马腾渊砍伤了，他被马告了，正在监狱里服刑呢！”

海成东瞪大了眼睛：“居然会有这事儿？那柳小颖现在呢？”

“她同马腾渊离婚了。她说她要生下杨劲的孩子，等着他出来。”

“柳小颖是个不错的女人，想不到居然会有如此曲折的人生。这人啊，不经历风雨是不知道真情的可贵的！”

“是啊，握在手中的东西总以为不是最好的，等到失去时，再发现其他的东西未必能好过以前的时，就能明白这世间的后悔药其实并不好吃。”

两人唏嘘感叹了很久，这才分手，并约好，下一次见面时，各自带着老婆来个小聚会。

胡初安送走海成东，马上就给泰谦打去电话，他要尽快将钱全部入到泰氏公司里去。

泰谦答应明天到工地时会带上会计给他办手续的，他这才放心。

胡初安将卡放在贴身的衣服袋子里，捂了又捂。他还没有想好，要不要把这事儿全部告诉王静。在他看来虽然现在王静已经铁了心跟着自己过日子了，但是，人心是多变的，就像海成东说的故事那样，华筱筱和他曾经爱得那样执着，可在金钱面前，华筱筱还迈出了错误的一步呢。华筱筱

属于有知识有头脑的人，王静简直无法与她相比，如果让她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家当，她还会那么用心地去劳作么？

很多人一旦有了钱，就会滋生惰性，这是人之常情，也不能怪谁无知。在年轻时候不吃点苦头去磨砺一下，将来很有可能在遇到人生的坎坷时，失去方向与动力，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东西。

钱，固然重要，但有钱却并不代表可以拥有一生的幸福。在金钱与真情面前，唯有真情才能让人幸福一辈子的，当然，金钱这种附属物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断然少不了的的。

还是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告诉王静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吧。

胡初安忙了一天，晚上睡觉时，倒忘了衣服袋子里的银行卡，王静在帮他脱衣服做爱时，猛然间发觉了袋子里的卡，就掏出来问道："早上换衣服时，你都没这卡呢，这是什么时候办的？"

胡初安一愣，一时找不到话说，支吾了一下："是一个工人的工资卡，他昨天回去了，我暂时帮他收着，等他来的时候就给他。"

"别是你存私房钱的卡吧。"王静微笑着顺手把卡放到枕头底下，将胡初安扑倒在铺上。

"我哪有什么私房钱，工资卡不是早给你帮我保管了么？我又没其他本事挣外快，哪儿来私房钱？"胡初安说的倒也是实话。

"你可以去找那些富婆呀，只要把他们侍候好了，你不但安逸了毬，还能挣到不少的钱呢！"王静咯咯地笑着，身子下滑，一口含住了胡初安的命根。

胡初安深吸一口气，身子一阵颤栗："我都快被你吸干了，哪还有那个精力去侍候别人！"

两人正在享受快乐，突然门外有人喊："老胡，来材料了，快去收！"

胡初安赶紧答应着，停下了动作，就要从王静身体里出来，却被王静死死抱住："你让他们先把货弄下来，你一会儿只去点数就行了。"

"那怎么行，万一他们耍滑，弄虚作假，泰总就会受到损失了！"

"这么大一个工地，少收几块砖头几根钢筋算得了什么？你这么一走，我受的损失可就大了。"王静依然不放手，突然她大声对着外边说，"你让

他们先下着货，安哥正忙着呢！”

门外传来笑声，来人走了。

胡初安却一下子蔫了，他瞪大眼睛看着王静：“要让泰总知道了，我非得挨批评不可！”

“你那么胆小干吗？他要骂你，我给你顶着！快，再来！”

“没劲儿了。我要起来去收货了。”胡初安翻身拿起裤子要穿。

王静一把抓住胡初安的胳膊，使劲一拉，胡初安又仰躺在铺上了，光溜溜的王静迅速趴到了他的身上……

胡初安永远也想不到的是，泰谦的公司这段时间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用泰青川的话来说就是，泰谦过于年轻，考虑问题不周全，狗揽三堆屎，导致战线拉得太长，资金回笼出现严重危机。

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接平水县委县政府的这个工程之前，泰氏公司在建的工程还有一个杨劲很想与之合作的大工程。虽然泰谦已经采用分包的方式将工程进行分割，让兄弟公司与之一起承担一些压力，可作为总承包公司，他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

各承包单位由于前期协调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各公司之间的工作衔接出现失误，以至于影响到工程的进度，工程进度达不到合同的要求，泰氏公司想让甲方付工程进度款就成了问题。

这个问题摆在眼前时，泰谦在所有负责人的工作进度会议上虽然大发了雷霆，但也无济于事了。静下心来想一想，还是工作细节出现了失误，目前急需要补救的就是各单位之间通力合作，把落下的进度赶回来！

可是，即便是要赶回来，那至少也得近一个月时间。一个月后，即便工程进度赶上了，如果甲方再拖延十天半月付款的话，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你乙方都可以不按合同进展工作，我不付款也就有理由了！这种哑巴亏泰谦只能捏着鼻子自己承受。别说一个月拿不到工程进度款，就是半个月的时间，泰谦都耽误不起！

平水县的工程是政府工程，款项拨付的手续更是繁复与精细，虽然政府工程都是必须按合同办事的，但是越是按合同办事的工程就越是没有回

旋的余地。这一点泰谦相当清楚。

泰氏公司的流动资金早在一周以前就全部用完了。虽然一些材料供应商是老合作伙伴，他们的货款可以推迟一点时间结算，但是，两个大工程的战线，总有一些需要付现金的环节，如果每天的流动资金少于二三十万，那工程只能停下来。可是停下来一天，公司的损失就会更大。

怎么办？向银行贷款！

泰谦正在思考怎样解决目前危机的办法时，有两个有合作关系的兄弟公司的老总开口了，他们向泰谦递来橄榄枝："如果泰总同意，他们愿意为泰氏公司提供流动资金，但条件是，他们投入的资金要算作股份！"

这不等于要把泰氏公司重组么？

好不容易接到手的两个大工程，只要能挺过去，公司的再次壮大就不在话下，可如今居然遇到如此大的麻烦。如果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向银行贷款的话，风险就只在自己头上；如果接受他们的建议，眼看到手的馅饼就得分成几块！

泰谦虽然很不情愿，但最终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兄弟公司的建议：把泰氏公司目前在建的两个工程平均分成三股。

泰谦站在胡初安面前时，脸上挂着微笑，他是不会将公司目前的困难随便向别人透露的。他接过胡初安的银行卡，听说上边有一百一十万，他就说："这样吧，我接受你一百万的资金投入，剩下的十万你自己保管好。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得有些富余的钱在身上，不能全部用完，省得急需用钱时叫天天不应。"

胡初安点头："谢谢泰总。"

"这公司有你的股份了，你也算是老总了，你要不要换个工作？"

胡初安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泰总千万别那么说，这事儿我希望只有你我知道就是了，我还是先把这个工程干完再说。你知道我不是那种招摇的人，这点钱与漫长的人生比起来，实在算不得什么，我怕因为这些钱再给我惹不愉快，那就实在没有意义了。"

"好吧，我尊重你的意见。不管公司发生什么变化，我会首先保证你的利益，绝不会让你受到损失。"泰谦笑着将卡放进公文包里，"会计今天

没空来，改天我给你手续。”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胡初安就知道了泰氏公司在建的两个项目已经被平均分成了三股，这些都是因为泰氏公司流动资金出了问题，泰谦才不得不改变的策略。

胡初安很为泰谦不值，眼看到手的东西却被人算计了去，这种遗憾也着实让人惊心。

几天后，当泰谦出现在工地上查看工程进度时，胡初安神秘地将泰谦拉到一边，往他包里放东西。

泰谦皱着眉头 :“你往我包里放什么？”

“卡。”胡初安微微一笑，“泰总，我听说你最近资金流动有些困难，这卡里还有十万块钱，你先拿去应应急，我放在身上也暂时没有用。”

泰谦笑了，掏出卡 :“哎呀，老胡，胡哥，我的事儿你就别再操心了。流动资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没看到这工程还是在按原样进行么？如果真是有什么问题，工程早就停工了。”

“那我也把这些钱先借给你，你要应付的人和事太多，哪儿都有用钱的时候。等到工程完工时你再给我吧。”胡初安按住泰谦的手，不让他把卡往回送。

“老胡，你听我说，我就算再没钱，我也不能用你的钱，这事儿要让我爸知道了，他会怪罪我的。再说，你这点钱，在公司里根本就连水都搅不浑，你还是让你老婆给你好好保管吧，别弄丢了。”泰谦微笑着把卡放到胡初安衣包里。

“我还没给她说我有这些钱的事儿。我想等我们结婚后，我再告诉她这些事儿，这段时间，还是要让她多受些锻炼，免得将来再生什么事端！”胡初安说出了自己并不想让王静知道自己有钱了的事实的原因。

泰谦明白了，点了点头 :“这样也好，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多个心眼，免得吃些不必要的亏。就这样吧，以后不要再为我的事儿操心了，你好好干好的你工作，等这个工程完了后，我再考虑如何调整你的工作问题，我总不能老是让一个公司的老总干这些杂活儿是吧？”

“万丈高楼从地起，我要不从这些小事做起，不熟悉做工程的流程与

辛苦，将来也干不了大事。”胡初安笑得很真诚。

胡初安将卡交给王静的时候，没告诉她卡上有多少钱，也没告诉她密码，只说这是备用卡，将来有用，让她收好。

王静虽然很有疑问，但她学乖了，没有多问，只帮他把卡收好。她知道，只要时机一到，胡初安会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她的，如果这个时候多问，势必会引起他的怀疑，那自己就会得不偿失。

“你不是说这卡是别人的工资卡么？怎么还在你这儿？”王静脸上含笑，仔细地将卡看了又看，好像想从上边看出点什么一样。

胡初安忙说：“你没看到和上次那张卡不一样了么？这是泰总今天重新给我的，他说办张备用卡，免得急用时麻烦。”

“泰总真是太关心你了。你什么时候也关心一下别人呢！”

“人家那么有钱的大老板，我有什么本事，哪有资格关心别人。”

王静笑了：“那你就关心一下他的终身大事呢！我们上次说要帮他介绍个女朋友，这么久也没听他说什么，他究竟有没有意思，别我把人给带来了，他却有女朋友了，那才叫尴尬呢！”

“就是呢，我每天忙着工作，倒把这事儿给忘了！我明天打电话听听他的口气。哎，你说你要介绍的是你的同学？人长得怎么样？”胡初安来了兴趣，两眼放光。

王静一见他的样子，笑道：“别一说起女人，你就那么色，我要说的这两个女人都是大学生，都还在学校读书。就算你再喜欢人家，人家也看不上你这样的一没钱二没权三没知识的穷鬼的！你这辈子也就只能抱着我这样的瓜女人睡觉了！”

胡初安心里冷笑：你就不知道老子有什么样的潜力，什么时候你敢惹老子不愉快了，就去找几个大学生来陪老子睡觉，看你还敢这样作贱老子不！虽然心里这么想着，但胡初安脸上并不动声色，只是顺着王静的话往下说：“两人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你说来听听，我好给泰总介绍一下，看他喜欢什么类型的，你再作打算吧。”

“怎么说呢，我其实也不知道泰总究竟喜欢什么类型的，不过我这两个同学，一个特纯朴，读几年大学还没有改变当年勤劳善良的形象，我听

说她正在考研，为了不花家里一分钱，一个人打几份工呢！这个叫严谨的姑娘还和我有点表亲呢。每次放假她都要来找我，我们挺合得来的。”

“那另一个呢？”胡初安觉得这种姑娘也太迂了，现在是什么样的社会，如果还墨守成规的话，又怎么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呢？读了几年大学，形象怎么着也得有些改变呢，勤劳善良是没错，可思想怎么也得进步呢！要不然就读成书呆子！

“另一个叫曹莹莹，我这个同学和严谨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她的思想可先进了，进大学一年后就变得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她爱打扮，向往城市生活，想彻底改变形象，她说以后就是累死饿死，也再不回农村里了。她对我说，你要走出去，不看看外面的天空，你就这样在家里嫁人生孩子，简直就是没出息！”

“你受她的影响简直不小啊！如果你这个同学长相再灵秀一些，我想泰总会喜欢她的。”胡初安猜测着。

“我家里有她们俩的相片，改天我回去把相片拿来，先让泰总看一下，她觉得对哪个有意向的话，我再想法联系。反正你得把握准了，弄清楚泰总现在究竟是怎么想的，人家两个都是在校的大学生，别把人叫来了，他又嫌人家小了。”

胡初安笑：“年龄能算是问题么？只要两情相悦，就算让泰总再等几年他也是心甘的。况且你那两个同学也是二十出头的人了，偶尔陪泰总睡个觉也不是不可以的！”

王静捏起拳头在胡初安身上捶着：“我叫你乱说，你们男人就知道睡觉！”

“睡觉怎么了？是动物就得睡觉。这人类的进步还就是睡觉睡出来的呢，要是连觉都不会睡，还能有什么作为！”胡初安笑了。

“给你脸了是不？你要再这么乱说，就滚一边儿睡去，别挨着我，都什么人啊，思想这么龌龊！”王静嘟着嘴，假装不理胡初安。

由于一直忙于工作，泰谦也没机会考虑自己的事儿，胡初安给他说起想给他找个女朋友的话题时，他淡淡地笑着说：“过些日子再说吧，你不是说她们都还在学校么？那就等人家放假了再说。”

“我就想听听你喜欢她们中的哪一个，我好让王静仔细打听一下情况，进行重点培养。”

泰谦心说，我光听你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哪儿知道哪个值得我喜欢呢？“要不这样吧，两个你都带来我看看，要是两个都喜欢呢，一个娶做老婆，另一个就培养成小情人儿，岂不更好！”

胡初安笑了：“好啊，就这么办，我支持你的想法！”

两人的这般谈话，胡初安自然知道是玩笑，但是这种玩笑是不能说给王静听的。她给王静说：泰总希望两个姑娘都了解一下，选择一个更适合做公司老板娘的人，毕竟人品和学识才是最重要的。

平水县的工程顺利地进行到金秋时节，国庆节时，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成，泰谦公司所面临的所有压力也逐步得到了缓解。泰谦终于有时间休息一下了。胡初安告诉泰谦，王静有孩子了，他准备在国庆节时和她把喜事办了，想请泰谦主持他们俩的婚礼！泰谦很高兴地答应了。

王静联系了两个正在休假的同学严谨和曹莹莹，告诉她俩，自己在国庆节时要结婚了，希望她俩参加。胡初安告诉海成东自己要举行婚礼时，海成东很高兴地答应了，并说到时一定会准备一份厚礼，祝福胡初安新婚大喜。泰谦也把胡初安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了柳小颖，希望她也来凑个热闹。挺着个大肚子的柳小颖自然很是高兴，她从泰谦那儿得到了胡初安的电话号码，隔天就打给胡初安，并和王静通了电话，开玩笑说：“王老板，恭喜你啊！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就到你那儿来打工，咱们娘儿俩还得你照顾着呢！”

王静哈哈一笑：“哎呀，柳姐姐，你说哪里话呢，只要你看得起，到了妹子这儿，只要锅里有，就少不了你碗里的，咱们曾经差点死在一块儿，怎么说也是患难与共是吧？你一个人在家里要是闷得慌，你就到我这儿来，只要你不嫌工地上太简陋，咱好好侍候你坐月子！”

柳小颖一听这话，感动得不得了，眼泪刷地一下就下来了：“谢谢妹子好心，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娘家呢，有爸妈陪着，也不觉得闷。只是每天都在想着杨劲，这孩子都快出生了，要是有他在身边该多好啊！”

王静听着柳小颖的感叹，回头看了一眼正在忙碌的胡初安，她心里涌

起一阵又一阵的心酸，可这种心酸却有种甜蜜的味道：胡初安虽然没有杨劲那么英俊那么有本事，可是他却能日日夜夜陪在自己身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啊！自己还奢求什么呢？曾经为了金钱自己伤害过他，这往后一定得好好珍惜他！

女人与女人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自从王静和柳小颖联系上了以后，几乎每天王静有空闲的时候都要给柳小颖发短信，打电话说悄悄话，两人聊肚子里的孩子，聊为了孩子要吃些什么样的东西，甚至王静还悄悄地与柳小颖聊她与胡初安的夫妻生活！

转眼国庆节到了，在泰谦的安排下，花了近二十万在平水县城最好的饭店给胡初安和王静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首先，在婚礼还未开始时，海成东和华筱筱双双登场。

当两人与胡初安和王静握手后，要面对的就是这场婚礼的组织者泰谦。

泰谦看到海成东时，心里多少有些尴尬，面前的海成东不是在首饰店里看到的那个落魄样，也不是在富人会所里看到的那个颓废样，他一脸的笑容呈现的是幸福与满足，这让泰谦突然之间又有一种羡慕的感觉。

两只手握在一起时，泰谦说："祝福你们俩！"

海成东突然一把抱住泰谦，拍拍他的肩膀："泰总，我真的要感谢你，是你让我重新做回了人，是你成全了我的爱，我希望从今以后，我能和你做个朋友。"

泰谦一愣，心说：只要你不是想报复我睡了你老婆，做个朋友有什么关系？当泰谦的目光落在他身后的华筱筱脸上，两人的目光一碰撞，他又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小肚鸡肠了，简直有点卑鄙。"做朋友当然可以了，我求之不得呢！"

"只是你要记住一句古话，朋友妻，不可欺。我很敬重你，泰总，我也祝福你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海成东微笑着又使劲握了握泰谦的手。

华筱筱走过泰谦的面前，泰谦想伸手与她打个招呼，可华筱筱哪里好意思，她侧头看着一边，快步跟着海成东的步子，夫妻二人进去了，丢下发愣的泰谦。就在泰谦发愣的时候，王静的两个美女同学相约前来，二人往王静面前一站，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

曹莹莹打扮入时，一袭秋装得体而优雅，风头大有盖过新娘王静的架势；严谨虽然寒酸了一点，但其亮丽的登场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泰谦在相片上看过这两个姑娘，他很快让自己镇静下来，他要密切注意这两个姑娘的言行，以便像王静说的那样，从中选出一位自己的真命天女。面对两位姑娘，胡初安的目光自然地落在了相当漂亮的曹莹莹的身上。当严谨站在他面前，她看着这位打扮得很是帅气的新郎官，高兴地说了一声："表哥，祝你新婚快乐！"直到这时，胡初安才回过神来，礼貌地与严谨握了握手："谢谢！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板，泰谦泰总，你们俩认识一下。"

很自然地，胡初安就将严谨推到了泰谦的面前，而他就开始独自面对曹莹莹了。这个时候的王静正在招呼其他客人，也没有时间去顾及胡初安与曹莹莹。

"曹姑娘，欢迎你的光临！你打扮得实在是太漂亮了！我娶的怎么就不是你呢？"胡初安开起了玩笑。

曹莹莹咯咯一笑："你不怕我把你的话告诉王静，让你今晚上不了她的床。"

"那才是我求之不得的呢！我就正好去觅点野食！"

曹莹莹还没来得及开口，胡初安压低声音对她说，"一会儿我给你介绍一个老板，他现在可是未婚哦，你能不能成为未来的老板娘，就看你的本事了。如果真能成，我还得叫你一声嫂子呢！"

"现在的老板一抓一大把，谁稀罕呢！"曹莹莹不屑地说，"王静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神经了，居然会看上你，要是她敢跟着我出去混，我保证她嫁的会是一个家产上百万的富翁。这眼下，她居然嫁给你这么一个在工地打工的男人，窝囊得还得让她自己做生意，侍候别人，我要是你这种男人，非得端块豆腐撞死算了！"

曹莹莹说这话的时候，笑得很开心，拿新郎官开玩笑也不犯忌，其实这种半是玩笑半是讥讽的话，在胡初安听来，确实还是有些刺耳的，心说：你可别看不起你眼前的人，你不是喜欢钱么？老子有的是钱，有机会非得让你见识一下不可。

“你可要记住王静跟你说的话，我的这位老板非同常人，你若真想和他好，就得慢慢了解他的情况，不要过于性急就想着和他上床，你要记住了。”胡初安回头叫了一声：“泰总，你空了没，这儿还有一位美女要给你介绍呢！”

“他究竟有多大的公司，一年有多少利润？”曹莹莹趁机悄声问胡初安。

“你自己慢慢了解吧，我们知道的情况也未必是真的。”胡初安将她领到泰谦面前，“泰总，这位美女是王静的同学，叫曹莹莹，她很希望了解你，和你做个朋友。”

泰谦很有礼貌地微笑了一笑：“曹小姐好，欢迎你的光临，来，咱们这边说话。”泰谦的帅气与修养很快就吸引了曹莹莹，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泰谦，脸上泛起了红晕。

两人刚站到一边，泰谦还来不及寻找礼貌话题，曹莹莹就开口问道：“泰总，我听说你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请问，你一年的产值大概有多少？”

泰谦看着眼前这位漂亮的姑娘，虽然穿着很是华美得体，但猛然间，他觉得他看到的就如同一尊没有任何服饰的雕塑的一样，空有美丽，却没有思想。

“嗯，你若想知道今年的产值，回头我让我们公司的会计告诉我了后，我再告诉你。哦对了，曹小姐请原谅，我得接待其他客人去了，你请随便。”泰谦很快离开了曹莹莹身边，迈步向新来的客人走去。

严谨看着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泰谦的背影看的曹莹莹：“你干吗呢，没见过男人呀，脱了衣服都是一样，看你那眼神，想吃唐僧肉一样！”

“我泡定他了！”曹莹莹突然笑着对严谨说。

严谨耳边响起泰谦刚才给自己说的话，她攥紧了手里的那张名片：“严姑娘，我很欣赏你的气质，这是我的名片，希望能够常联系。”

当婚礼进行到高潮时，柳小颖一不小心扭伤了脚，她猛然坐到了地上，疼痛让她突然间叫了起来……

后 记

胡初安和王静的婚礼完美地举行完了后，送走了客人，夫妻俩和海成东夫妻俩以及泰谦一起到医院去看望柳小颖。

柳小颖因为意外受伤，跌破了羊水，为保住婴儿，医生建议剖宫产。还有二十天才足月的婴儿一出生就被送进了监护室，不过，据医生说，这个男婴很强壮，要不了几天就能和柳小颖一起出院了。

王静自愿留在医院里陪陪柳小颖，海成东夫妻俩要回去，胡初安和泰谦送走了二位后，两人坐在车里。

“你对两位姑娘有什么看法？”

“我有严谨的电话，我要约她去兜风！”泰谦笑着，拿出电话。

“她可没有曹莹莹漂亮。”胡初安以为泰谦会喜欢曹姑娘。

“漂亮能当饭吃么？越是漂亮的生物越具有危险性，就好像蘑菇一样，越漂亮的越有毒！”泰谦已经打通了严谨的电话：“喂，严小姐么？我是泰谦，这会儿我和胡初安刚忙完，你还在宾馆里么？我想来接你出去喝点饮料，聊聊天，你方便么？”

泰谦很高兴地挂了电话，对胡初安说：“成功了，我会给你封一个大红包谢红的！”

“那曹姑娘呢？她看样子很喜欢你的！”

“我看你看她时眼睛都绿了，你要是喜欢，你就上吧，反正别让你老婆知道就是了！我会给你保密的！”

两个男人哈哈大笑，汽车一溜烟没影儿了。

王静陪着柳小颖说话的时候，两人无意中说起了梅娉婷。柳小颖说有梅娉婷的电话，想把自己生了个男孩子的事儿告诉她，让她也跟着高兴一下。

柳小颖给梅娉婷发去了短信，很快就收到了她的回信，她在短信中说：祝福你，小颖，我真替你高兴，你的愿望实现了！我正在草原上和爱人一起享受快乐时光，也不能亲自来看望你，请原谅。我就送给孩子一个小名吧：杨如风！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安静的面纱
作者=高低著
页数=282
SS号=13949056
DX号=
出版日期=2016.04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